北欧神话与英雄传说

Nordic Myths and Hero Sagas



当代世界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北欧神话与英雄传说

NORDIC MYTHS AND HERO SAGAS



当代世界出版社

制作说明

本书是以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为底稿进行校对制作，修正了原文的少量错别字。由于林桦先生直接通过原始语种翻译，与现行通过英语转译的很多名称有所区别，因此进行了一些常见名称的加注。在原书基础上收录了《埃达》多个版本的画集，以增加收藏价值。

注：为获得最佳阅读效果，请在多看设置中将排版设为“原版”（多看2.x版本）或“无”（多看3.x版本以上），背景为预设背景（不要自定义背景和字体颜色，以免整体配色出问题）；字体设置为“默认”（使用书中指定字体），字体大小为默认大小（一般手机上为+4，平板上为+2——即减小字体到最小值后，点击增大按钮的次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欧神话与英雄传说/林桦编著.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4
ISBN 7-80115-126-7

I.北… II.林… III.①神话-文学评论-北欧-古代
②传说-文学评论-北欧-古代 IV.1530.077

书名 北欧神话与英雄传说
著者 林 桦

出版 当代世界出版社（北京复兴路4号 邮编：100860）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佳顺印刷厂

开本 1/32
印张 12.5
字数 280千字
版次 1998年5月第1版 199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册

书号 ISBN-80115-126-7/I · 6
定价 25元

About the book

内容提要

古代神话是人类在原始时代对自然力的畏惧的产物，也是他们和对宇宙现象所作的解释。一个民族的古代神话通过语言和文字流传下来，成为其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了解一个民族的神话对了解该民族的思想意识、风俗习惯以及文化形成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北欧神话是世界神话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它是中世纪北欧，特别是中世纪冰岛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这些神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北欧诸国，尤其有助于我们欣赏灿烂的冰岛文学。

古代英雄的传说是一个民族对其先人的形象的描述。先民们往往爱把他们的古代英雄人物神化。这样，很多关于古代英雄人物的故事便带有神话的色彩，古代英雄人物便与古代神话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读一个民族的古代英雄人物的传说，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个民族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一定历史时代的发展情形。北欧古代英雄的传说，生动地反映了北欧古代历史的变迁、北欧民族风俗习惯和气质的形成。

本书作者长期从事北欧的社会、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在研究和阅读了大量关于北欧神话和北欧古代英雄故事的著作的基础上，写成这本《北欧神话与英雄传说》。

这本书的结构基本保存了冰岛和丹麦学者记述他们的神祇和英雄的传统方式和文体，内容丰富，语言生动，故事精彩，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记述北欧神话和英雄传说的好书。

Ancient mythology is a product of primitive man's fear of the natural forces and his need to explain the universal phenomena. The mythology of a nation is preserved by the language, oral and written, of the nation and has thus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nation's culture. To know a nation's mythology is significant in understand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ideology, habit and custom of the nation. Norse mythology is a colorful flower in the garden of world

mythology. It is a very important component part of the medieval Nordic, especially medieval Icelandic literature. An understanding of Norse mythology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the Nordic countries, appreciate the splendid Icelandic literature.

Sagas of a nation's ancient heroes are vivid descriptions of real and thought-to-be persons of the old times of a nation. The primitive people often deified their ancient heroes and in this way the ancient heroes of a nation are mythicail. They are closely linked with mythology. Reading the sagas of a nation witl enable us to understand better the world and the historical world outlook of a nation and its development at a certain historical stage. Northern hero sagas reflect in an interesting wa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rn society and the formation of habits, customs and dispositions of the northern people.

序

在此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是我长期酝酿和准备的。

1955年秋我国派出了以楚图南同志为团长、马少波和任洪同志为副团长的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瑞典、挪威、丹麦和冰岛四国。当时我在中国驻丹麦大使馆工作，被派协助代表团进行对丹麦和冰岛的访问并为团领导做翻译。楚老是我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资深学者，对世界文化史有极深入的研究，他翻译的《希腊神话》是我国研究世界文化史的重要资料。因为随团工作的缘故，我和楚老有较多的接触，在两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我得到了楚老许多宝贵的教诲。他关于冰岛“埃达”和“萨伽”的谈话对我极有教益。他说，冰岛的《韵文埃达》和《散文埃达》以及很多的“萨伽”都是世界文学的瑰宝，从事促进中冰友好交往的青年人有很好的研究冰岛文化的条件，应该有志于把两部“埃达”和重要的“萨伽”译出介绍给中国人。

中国和冰岛是1971年建立外交关系的。1971年之前中国和冰岛之间的一些文化友好往来是通过中国驻丹麦大使馆联系的。这方面的许多具体工作我都接触过，我还曾数度到冰岛访问过，对冰岛的文化很有兴趣。受到楚老的启发，自1955年起我便开始留心了解冰岛文化和文学。从1955年到I960年断断续续地读完了英译的《韵文埃达》。

1971年中冰建交后，我被派到中国驻冰岛大使馆工作，得到了实地了解、研究冰岛的机会。我在冰岛居住了近3年，这期间积累起来的关于冰岛的知识对我后来比较系统地研究北欧神话是极重要的。

1974年后我被派往泰国和印度工作。从这以后直到1988年离休，我对丹麦和冰岛的研究时断时续。

世界对北欧神话的关注时间并不太长，这大约是因为利用阅读很不通行、很难掌握的丹麦文和冰岛文写成的资料较困难的缘故。直到上个世纪末，冰岛的“埃达”和“萨伽”被译为英、德、法、丹等文字以后，对北欧神话的研究才日渐深入；特别是在丹麦，论述北欧神话的作品和将北欧神话通俗化的文学作品纷纷出现，对世界了解北欧神话起了重要的

作用。

中国学者对北欧神话的研究大约开始于本世纪30年代。茅盾先生的《北欧神话》一书是我读到过的介绍北欧神话最完整的著作。这是一部很好的著述，简明扼要，内容丰富，可以称得上是一部简明的“北欧神话学”。

我一直认为深入研究北欧神话对于我们在总体上了解北欧国家有重要意义。1988年后我比较空闲了，有了重点研究自己喜爱的课题的条件，终于决心动手编写一本关于北欧神话的书献给我国的读者。从1988年起，我在完成其他写作和翻译工作的同时，便着手系统地研究北欧神话。1995年初到1997年秋，我用近3年的时间写完了这本介绍北欧神话的书。其间，我曾于1997年9月中旬至10月底访问了丹麦和冰岛，专门就与北欧神话有关的问题向丹麦特别是冰岛的学者请教，在丹麦和冰岛的有关学术机构查阅了许多重要的资料。

我希望这本书能引起我国同胞对北欧神话的兴趣，并在促进我们和北欧国家的文化交流方面有所贡献。

笔者学识不高，见识不广，特别是不能阅读冰岛文原文的“埃达”和“萨伽”。因此，书中的错误和疏漏必定不少，真诚地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林桦

1998年1月27日，丁丑岁末

引言

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向读者介绍北欧的神话和北欧人民视之为自己的古代英雄人物的传说，从而增进读者对北欧国家的历史文化的了解。北欧的神话是世界神话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在世界神话家族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关于北欧古代英雄人物的故事也是北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神话是人类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是人类对自己与宇宙的关系的感知。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神话；每个民族都有神话。一个民族的神话是这个民族在远古时代、原始时代的生活和思想的产物。神话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一个民族的神话，对了解该民族的文化有很重要的作用。而要了解一个民族的神话，我们又必须首先对这个民族的自然环境、民族形成过程，及其语言、文字、历史和风俗习惯有一定的了解。

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的古代英雄，而这些英雄当然不仅指那些在征战中有业绩的人。在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总会遇到天灾人祸，总会有人站出来为民造福，会有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力的提高，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发明和发现。凡是给后人留下可以让他们歌颂怀念的事迹的人，都是这个民族的英雄。在原始时代，书写还是一件难事的时候，人们歌颂英雄的方式大多是口头的，英雄的事迹成了代代相传的故事，成了传说。英雄故事并不需要历史的真实，但是英雄故事需要历史人物的名字.从而让流传下来的英雄的业绩及其神话般的行止以及人们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感情有所依托。因此关于古代英雄的传说往往是一个民族对他们希望歌颂的古代人物（其中不乏大量的真实人物）的最形象的描述。先民往往还把他们的英雄人物神化，因而很多关于古代英雄人物的故事便带有神话的色彩，古代英雄人物因而也便常常与古代神话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读一个民族的神话及其古代英雄人物的传说，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那个民族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一定历史时代的发展情形。

为了让读者能更好地了解和欣赏北欧神话及北欧英雄传说，在此首

先向读者介绍有关北欧民族和国家的一般情况以及最早记载北欧神话和古北欧英雄人物的文献。

地理学上的北欧，包括今天的瑞典、挪威、丹麦、冰岛和芬兰。根据地质考察，早在4000万年以前，这一片地方就已经露出海面。在第四纪期间它三度被冰覆盖，每次所覆盖的冰层都厚达几百米。地球第二个间冰期，在今天丹麦的日德兰南部曾经出现过一片无冰地带。1972年在日德兰南部一条河边的一个冰碛层中发现了一些极为粗糙的燧石工具和饰物。经考古学家考察证实，那是一个有25万年历史的原始人文化遗址，当时已经出现用燧石割食兽肉的猎人。但是后来，另一个冰期的到来又把这一切都深深地埋在冰里。

一万年前，地球进入最近一个冰川期的末期，气候变暖。公元前8000年的时候，覆盖欧洲和美洲北部的冰层开始溶化，积冰开始朝北面退却。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丹麦一带渐渐地摆脱冰的重压而上升，最终成为地球上的一块陆地。

北欧虽说处于高纬度地区，但是这一带正是北大西洋暖流流经的地方，又常年受着从西面和西南面刮来的太平洋潮湿风的影响，很适合生物的生长。因此，陆地上的积冰溶化后，很快就出现了苔藓、地衣和细草，这些冻土原始植物引来了驯鹿等动物。动物又吸引居住在中欧的中石器时代善于狩猎的人在夏天到北欧来狩猎，这大约是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6000年的时候。在丹麦、瑞典和挪威发现和出土的大量石斧、石制矛头、箭头和其他石制工具以及用树干凿出的独木舟便是遗证。

应该说，这些狩猎人就是最早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但是他们具体来自何处，却已完全无从知晓了。

公元前6000年以后，气候继续变暖，斯堪的纳维亚的积冰便完全消失。植物进化了，种类增加了，这一带开始生长出一片片北极柳、矮白桦和桧属植物，已经适于人类定居。1944年在今天丹麦锡兰岛的布罗默出土的一些人类原始燧石工具和食物等遗物，证实南方的猎人已经开始在北欧定居了。到公元前3000年，从东南面又迁来了新的更加进步的移民。这些新的移民已经懂得农业和饲养家畜。在他们的帮助下，原先的居民也开始用火烧掉林木，用石斧、石锄耕种土地，种植大麦、小麦之类的谷物，并且还学会了饲养家畜。这就是斯堪的纳维亚的新石器时代。随着与东欧和中欧联系的不断增加，东欧和中欧的部落不断地迁移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来。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发现的少数青铜器就

是斯堪的纳维亚居民与中欧和东欧部落交往的证据。这些青铜器有的是东欧和中欧的部落在迁移的时候带去的，有的是斯堪的纳维亚的居民在与东欧和中欧的部落进行货物交换中得到的。

像其他许多地方一样，不同批次的移民总是要相互影响或同化的。居住在斯堪的纳维亚的不同批次的人群渐渐地同化为新的人群，成为斯堪的纳维亚新的土著。

公元前500年前后，居住在欧洲大陆中部和西北部的克尔特人已经进入铁器时代，斯堪的纳维亚人从克尔特人那里学到了冶锻铁的技术。于是，斯堪的纳维亚进入铁器时代，以往石质的生产工具逐步被铁质的生产工具取代，劳动生产率有很大提高。这时居住在欧洲西北部的日尔曼条顿部落迁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比起长时期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居民来，日尔曼条顿人的生产和文化都是先进的，他们同化了土著的斯堪的纳维亚居民。

根据少量的考古发现以及人类学者的研究，虽然经过多次同化，但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种族变化。他们的身体结构、肤色、毛发等等都和今天的挪威人和瑞典人（真正意义上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丹麦人和冰岛人很相似。这进一步说明，斯堪的纳维亚人和盎格鲁萨克逊人、德国人、荷兰人等同属一个种群，都是日尔曼民族的不同分支。

在耶稣诞生、地中海沿岸成为西方中心的时候，居住在斯堪的纳维亚的这部分日尔曼人还处在史前时期。南边的文明人对这个种群的注意开始于罗马帝国的鼎盛时代，在南方文明人的眼中，他们是野蛮人，是罗马人奴役的对象。南方的统治者先是掳掠他们做奴隶，接着又把他们编入军队。这批北方人后来竟成了罗马帝国赖以维持其统治的军队的中坚。

随着这个日尔曼种群日益被卷进罗马政治之中，南方人对他们的兴趣也增加了，开始研究他们的性格和生活方式。最早取得成效的研究是由塔西图斯完成的，他于公元98年写成的《日尔曼尼亚志》一书，是一部记录北欧人民的人类学著述。这本书的性质和后来常见的那些传教士以及欧洲派驻美洲和澳洲的殖民地官员们描写美澳野蛮人的书一样。书中对北欧人的描述很肤浅，因为作者是站在这个种群之外的角度。作者自以为比这些野蛮人高出一等，当然也就不能深入到这个种群人民的奇妙的思想中去，于是他只能记录这些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的一些行为和习惯，完全不懂得这些行为和习惯与当地人的思想有什么联系。然而

不论《日尔曼尼亚志》多么肤浅，它仍然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

塔西图斯记载：

> 斯堪的纳维亚的日尔曼人长着金黄色或红色头发，身体健壮，大自然造就了他们完美的体质，不过他们缺乏创造美的能力。他们身上披着兽皮，用带尖的东西把皮缀在一起，上面偶尔也缀上一片有颜色的东西。他们在身上涂颜色，不过这种做法并不像是美饰自己，而更像是恐吓敌人。他们用木头搭建住所，屋墙面糊上一层泥，完全没有文明人重视的诸如品味、舒适、美观等等。最奇特的是，文明人是一排排、一行行地建造房屋，而这些野蛮人则是孤立地筑造自己的房屋，房屋四周还要保留一大片空地。这大约是因为害怕火灾吧，但无论如何是建筑艺术极不发展的表现。他们的财富是牲畜，却不懂如何改进畜种。只要有许许多多的牲畜，他们也就满足了。此外他们稍懂一些耕作，不过那是最原始的耕作方式，不断地开新弃旧。总而言之，生活中的美是什么，他们完全不懂得。他们的器皿中有银瓶，那是他们酋长收到的礼物，或者是在易货贸易中得到的，但是，一只瓶子是银的还是泥的，对他们全都一样。他们生活在昏灰的天空下，生活在极不舒适的树林中和沼泽地上。男人唯一的兴趣是战争，不打仗的时候，他们打猎。他们消磨时间的主要办法是睡，是吃喝。他们有一种用谷物发酵酿成的类似葡萄酒的饮料，可以坐在那里喝上一天一夜，直到一个个都酩酊大醉或者相互口角斗殴。他们依氏族分群，由酋长统治，可是他们有最原始的民主管理，有一种氏族全体人民参加的议事办法。他们的议事地点叫庭，男人们都带着武器参加议事。男孩子长大，都要在庭亮相，由酋长或者他的亲人授给他武器，他这才算是成人，并成为酋长的卫士，跟随酋长作战。他们为酋长而战，他们的功勋全看他们保卫酋长的成绩。女人都身体健康、强壮而且端庄，轻浮是为社会所不齿的。妇女甚至很受尊敬，有时被看成是先知，她们的意见或者预言有时能左右氏族的大事。日尔曼人的宗教意识是和森林的神圣性质紧密相连的，他们喜爱森林，在森林里举行许多秘密的宗教仪式。原始日尔曼人有严格的结婚仪式：新郎要和新娘的亲属交换礼物。这种习俗象征妇女要和她的丈夫同甘苦，共命运。这些野蛮人缺乏美感，但是对森林的崇拜表明他们对大自然的神秘有一种朦胧的感觉。

《日尔曼尼亚志》可以说是记述古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唯一文字史料。古斯堪的纳维亚人遗留下来的作品只是史前时期刻在今天挪威、瑞典和丹麦的岩石上的岩画和刻在兽骨用具及兽骨饰物上的一些形象。

直到公元100年前后，斯堪的纳维亚人才有文字。文字这种书写艺术是表达人类思想和智慧的重要工具。但是文字表达思想是不能脱离语言的，是在语言的基础上进行的。

居住在今天瑞典、挪威、丹麦以及法罗群岛等地的不同氏族原是一个大集团，他们讲的是共同的原始斯堪的纳维亚语言。那是日尔曼语系的一支，与古英语、古上下德意志语是姐妹语言。逐渐地若干氏族组成的大集团使用的原始斯堪的纳维亚语言开始根据各自的条件发展，具有了更多的自身特点。到公元200年前后，各集团的语言开始有了差异。到公元800年的时侯（北欧海盗时期的开始阶段），他们的语言发展成为瑞典人和丹麦人讲的东斯堪的纳维亚方言与挪威人讲的西斯堪的纳维亚方言。到公元1000年左右，这个地域的语言逐渐成熟，出现了十分相近而又独立和富有特点的丹麦语、瑞典语和挪威语。

在北欧，文字首先出现在丹麦，这种文字充满了神秘性，叫做鲁纳文字。鲁纳文字的书写方法大约是由萨克逊人从南部日德兰传进丹麦来的。它的确切源头至今没有定论，极可能是对拉丁文字或者希腊文字的模仿。在丹麦发现的鲁纳文字可以分为第一期和第二期鲁纳文字。第一期鲁纳文字终止于大约公元750年，有24个字母。公元750年前后，鲁纳文字传到了瑞典和挪威，瑞典人和挪威人发展了丹麦人使用的鲁纳文字，将其简化为16个字母，并开始将鲁纳文字刻在岩石上，一个世纪后，新的鲁纳文字连同刻写技术又传回到丹麦。这便是第二期的鲁纳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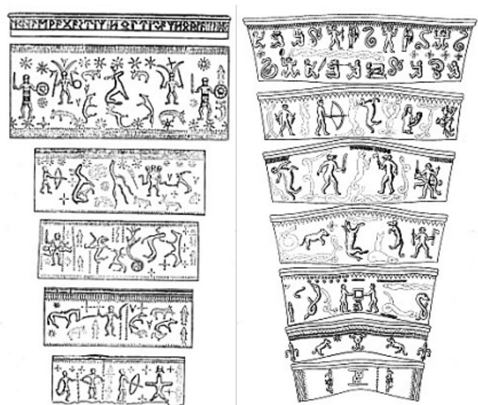
第一期的鲁纳文字十分简单，大多刻在如梳子、手镯之类的个人用品上面，常是一些名字。有一些字则丝毫没有意义，有的古文字学家则认为这类文字表达的是各种咒语。

最值得注意的是分别于1639年和1734年在南日德兰墨格尔春诺地区盖勒胡斯出土的两只金质号角。其中短的一只上面刻有这样一行鲁纳文字：

我，拉伊盖斯特，霍尔特之子，制成此号角。



两支盖勒胡斯号角1802年被一金匠从皇室盗走，并被熔化。图为根据原号角的图画所作的复制件。



号角上的图案

像这样表达一个完整意思的鲁纳文字句子，是今天能见到的第一期鲁纳文字中唯一的一例。而第二期鲁纳文字所表达的东西便复杂得多了。让我们看看刻在丹麦菲茵岛的格拉汶德鲁普地方发现的一块石碑上的鲁纳文字。这块石碑刻于大约公元900年，是迄今发现的最长、最完整的一段鲁纳文字。这段文字是这样的：

拉恩茜珥德立此石碑以纪念萨尔维地方的牧师、当地寺庙的神职役仆阿利。阿利的儿子们立此石碑以纪念他们的父亲，他的妻子以纪念她的夫君。愿索尔赋予这些鲁纳文字神力。推倒此碑、将此

碑移往他处的人将受到惩罚。

这几乎是第二期鲁纳文石碑的标准摸式：某人为纪念某人而立石碑，逝者在社会上的地位如何，谁刻制碑上的鲁纳文字。在文字结尾时，往往都加上对后来可能毁坏石碑的人的诅咒。

最著名的石碑是立在丹麦日德兰中部的耶林厄地方的大石碑。耶林厄石碑是丹麦蓝牙国王哈拉尔德为纪念他的父母亲而立的。立碑的时间是983年至987年。耶林厄石碑呈不规则三棱形，最宽的一面上刻着鲁纳碑文。它的文字是这样的：

国王哈拉尔德敕令立此石碑以纪念他的父亲郭尔姆和母亲瞿拉，是哈拉尔德征服了全丹麦和挪威并使丹麦人信奉基督。



耶林厄碑为三棱形巨石，图为该碑三个侧面的铜版画。该碑现仍在丹麦耶林厄教堂前。

石碑的第二面刻有一幅耶稣像，第三面刻有一头原始宗教中说到的狮子。

耶林厄石碑的发现有重要的意义。在这块石碑上首次出现了“丹麦”的名字；它同时还说明从987年起基督教成为丹麦的正式宗教。石碑证实了两种文化在北欧的交汇，证实了当时在北欧出现的过渡时期。

基督教被强制奉为正式的宗教对北欧有重要的意义。从信仰方面看，单一的、外来的神（耶稣基督）取代了土著的多神信仰。从广泛的文化上看，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相互融合的开始。因为在斯堪的纳维亚和丹麦，在鲁纳文字出现之前并没有用文字写成的文学作品，所以在基督教思想渗透到北欧人生活以后出现的文学著作，特别是记述土著民族的神话和远古英雄人物的著作，就必然受到基督教的影响。

在塔西图斯之后的几百年中，北欧外部关于北欧的记述便不多了。

例如，迄今只知道在拜占廷的普罗柯匹亚斯（6世纪）、乔丹内斯（约550年）关于高斯人的编年史和土尔的格里高里（6世纪末）关于法兰克人的编年史中提到过丹麦。

大约是因为文字发展滞后的缘故，在鲁纳文字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没有进一步与其他印欧语种融合之前，关于北欧传说中的英雄人物的文字记载至今尚未在北欧发现，而在欧洲其他地方流传下来的文学著作中却可以看到少许。例如6世纪的英国叙事诗《维德席斯》中有一段讲酋长乌夫的故事，虽然后人把乌夫解释成英国国王奥法，但故事的背景明显地是丹麦。用古英语写成的长诗《贝奥武甫》，是叙述6世纪前后居住在今天瑞典南部斯科讷的一个济次族王室贵族的故事。

在北欧首次出现讲述“往事”的是萨克索·格拉马惕库斯用拉丁文写成的16卷《丹麦人行止志》。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公元初期，北欧民族先后开始向阶级社会转变，原始公社社会逐步被宗法奴隶社会取代。宗法奴隶社会的单位是氏族，在长期的发展中，氏族不断兼并，势力强大的氏族掠夺势力较弱的氏族，这种掠夺在8世纪末期发展成为对海外的大规模掠夺。这便是北欧民族发展过程中著名的“海盗时期”。

由于地理条件的便利，北欧人首先是通过内海航运与波罗地海沿岸的其他民族进行贸易。随后这种贸易便逐渐扩大，到7世纪，北欧国家和西欧北部诸国的往来已经十分频繁。

逐渐地，北欧人与海外的交往扩大了。在东面他们经过俄罗斯和爱沙尼亚深入到了东欧和中亚、西亚，在西面他们到达英格兰、威尔士、易卜河和莱茵河流域。到8世纪末，北欧人在海外的行径就不再是单纯的贸易了，他们成了海盗，掠夺的规模越来越大，地域越来越广，从英格兰一直掠夺到地中海，对英国和北大西洋沿岸诸国危害极大。历史学家把793年挪威海盗掠夺英格兰东海岸的林第斯法恩算作北欧海盗时期的开始，把1066年丹麦征服英国算作北欧海盗时期的结束。海盗时期持续了近3个世纪。

北欧海盗现象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一方面，北欧地区的发展比西欧和南欧滞后得多，西欧、南欧较高的生活水平对当时还处在靠掠夺他人而致富的北欧氏族首领是极大的吸引；另外一方面，9世纪初，查理曼帝国崩溃，西欧社会陷入封建割据状态，给强悍的北欧海盗提供了进行掠夺的机会。

虽然海盗掠夺是消极的，但是为时3个世纪的海外交往却给西欧、南欧以及北欧自身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盎格鲁-萨克逊人在中世纪按北欧的沃登、索尔和弗里格神分别重新命名他们的星期三、星期四和星期五，是北欧条顿民族对盎格鲁-萨克逊人影响的著名例子。南方发展程度较高的文化对北欧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促进了北欧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例如对北欧语言和文字的影响，原始的丹麦、瑞典和挪威语言文字发展成为相应的中世纪语言文字。北欧国家的上层人物则以学习西方为时尚，精通拉丁语言的上层人物大量出现。

丹麦人萨克索·格拉马惕库斯便是这样一位人物。萨克索生活在1170年到1240年之间，是丹麦锡兰大主教阿卜萨隆手下的一位神职人员。很可能是为了在知识界建立自己国家的威信，阿卜萨隆令萨克索编写丹麦史。萨克索经过艰辛的努力，搜集了散存于民间的关于北欧的传说人物、英雄勇士、部落酋长、国王的故事，用优美的古典拉丁文写成了16卷的《丹麦人行止志》。其中的13卷记述了大约60个丹麦酋长或者国王的行止。



北欧中世纪海盗及其妻子的形象

萨克索没有在著作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也没有在任何地方提过此事。在萨克索的一位同事斯汶·阿格森的著作中提到萨克索在写一部丹麦史后，人们才因此知道萨克索。萨克索的著作原稿流传下来的只有几页。1514年克里斯钦·裴德森在巴黎出版的《初版文集》中全文发表了

萨克索的《丹麦人行止志》，人们这才完整地读到这部重要的文献。萨克索是一位很有水平的文学家，他能非常出色地把搜集到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素材编写成为文体连贯的完整的长篇故事。萨克索虽然是在为一位基督教的主教创作，但是他的文笔充满了对原始多神教的崇敬，并流露出对南方日尔曼人的明显厌恶。

萨克索的《丹麦人行止志》是一部介绍北欧社会生活的文学巨著，它不仅是古代丹麦人民宝贵的文学遗产，而且是北欧人民的共同文学财窗，是世界了解和认识古代北欧风情、习俗、社会状况和人际关系的重要材料。关于斯克约尔德王族、哈拉尔德·西尔德坦、斯达尔卡德、伍弗、阿姆莱特、哈格巴尔德和茜格妮等等人物的传说，后人都是从萨克索的《丹麦人行止志》中认识到的。

《丹表人行止志》也记述了北欧的神。但是，萨克索笔下的神都被人格化了，有的已经变成了人间的王侯英雄。在研究《丹麦人行止志》的时候，学者们发现他有关真实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记载中就有不少地方带有神话的成份。例如在读到他写的莱尔国王弗络泽时，我们不难发现阿斯神祇弗莱尔的影子。萨克索关于哈丁的记述，实际上也是对弗莱尔的父亲莞讷神祇尼约尔德的描述。

萨克索是从民间搜集到素材的。他曾提到，许多素材得自漫游到丹麦的冰岛吟唱诗人（弦歌诗人）。

北欧社会在北欧的具体环境中发展着。这种发展的一个极其特殊和重要的结果便是冰岛成了保存古北欧社会文化模式的基地。认识冰岛历史对认识古北欧文化有重大的意义，对认识北欧神话则有决定性的意义。

冰岛是紧附于北极圈的一个大约11万平方公里的岛屿。岛屿的生成极晚，大约在1万年以前。由于这个大岛远离文明中心，远离文明人的航道，9世纪中叶以前它仍是一个无人居住的荒岛。8世纪时，极少数克尔特人（爱尔兰人）漂流到这个荒芜的岛上，但是他们没有在这里定居下来。按照冰岛最古老的文献《定居者之书》，挪威人纳多德尔和伽达尔·斯瓦尔松于9世纪初漂流到了这个荒岛。纳多德尔在这里作了短期停留后便离去，在他离开这个岛的时候，天下着大雪，于是他把这个岛命名为“雪岛”。伽达尔在冰岛过了一个冬天，他在居住的地方建了一所屋子，把这个地方叫做胡萨未克（意译为“小屋海湾”），并把这个巨大的岛屿命名为伽达尔斯霍尔姆（意译为“伽达尔之岛”）。但是，他也没有在这里定居下来。他离开冰岛的时候，他的一个随从纳特法里带着

一个男奴和一个女奴留了下来。这三人应当是这个岛屿的最早定居者，不过，他们的下落如何，却无法考证了。尽管这些记载并不很可靠，但是公元860年，确实有挪威人来到这里则是无疑的。

之后，一个名叫弗珞基·维尔格尔达松的挪威海盗为寻找伽达尔斯霍尔姆也来到了这个岛上。他在一个海湾落了脚（即巴达斯特让），由于那里有丰富的鱼类，他和随从忽略了为牲口储备过冬的粮秣。就在那个冬天他的牲畜全部冻死了，他和随从不得不返回挪威。在离开前他爬上一座高山，看见海湾中漂满了浮冰，于是他为这个岛屿取了一个冰冷的名字——冰岛。

第一批来冰岛定居的人是以英果尔夫·阿尔纳尔松和西于尔雷夫·赫罗德马尔松为首的一群挪威人。西于尔雷夫到达冰岛后不久，被他的随从杀害；英果尔夫则定居下来。根据冰岛历史上第一位历史学家“智者阿里”的记载，那是公元874年。这一年在冰岛历史上被称为“定居时代”的开始。英果尔夫·阿尔纳尔松一伙把他们定居的地方叫做雷克雅未克，意思是雾气笼罩的海湾。之后的60年中，不断有挪威人和爱尔兰人以及苏格兰人迁到冰岛来。随着家庭数目的增加，便形成了一个个小的群体，全体成员聚在一起议事的地方叫做“庭”。于是，这种极小的社会单位便也叫做“庭”，庭的成员推举一位领袖在庭内主持公道，排解纠纷。930年，这些小的群体在雷克雅未克以西约40公里的一个峭壁前的一片草木旺盛、有山有水的地方聚会，决定全民每年举行一次大会，讨论有关民众的大事。这就是冰岛阿尔庭（“阿尔”是"全体”的意思，这个词后来转化为"议会”）在第一次阿尔庭会议上，他们推举了由36人组成的立法团，立法团由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老主持。由于这是全体冰岛人民的统一行动，因此930年便被视为冰岛建国的年份。通过这种方式建立的国家被称为共和国，冰岛因而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议会制的共和国国家。他们第一次聚会的地方后来被冰岛人称为议会谷。整个岛上的居民自930年起，每年都要在议会谷聚会一次，这个传统一直沿袭到今天。1944年冰岛重新获得独立，把1944年7月17日定为冰岛独立日，这一天在古议会谷聚会庆祝冰岛致立的人有10万人，是全体冰岛人的一半。

关于那些人为什么要迁移到冰岛来，研究北欧历史的学者为此进行过长期的讨论，有着不同的解释，在此不拟对这个问题作专门的介绍。但是有一点是需要说明的：当时只有拥有大船并且有本事漂洋过海的人（以挪威人为主）才能迁移到冰岛来。他们往往是一船船成群地来到冰岛的，当中自然就有一部分是很富有的、有文化的人。这一事实就决定了从冰岛历史的开始，冰岛人就是有文化的人。



英国19世纪作家、艺术家威廉·莫里斯曾于1871年及1873年到冰岛考察。图为他按其实地印象绘出的议会谷情景。

冰岛人比挪威人更喜爱文学。冰岛人说他们个个都喜欢写诗，这并非夸张之辞。在中世纪，冰岛出现了许多吟唱诗人，他们在各种形式的集会上朗读诗歌、讲述故事：在祭神的时候颂扬神，在宴会上为宾主的欢聚助兴，在举行婚礼的时候表示祝贺，在丧葬的仪式上表示哀悼，在群众集会商议公事的时候唱歌以娱乐群众。冰岛有比其他任何欧洲国家都多的吟唱诗人。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很多，有社会的，有自然的。譬如，冰岛的气候条件就是形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因素：冰岛处高纬度地区，从11月中旬起到次年3月底是漫漫的长夜；冰岛的冬季大雪纷飞，在整个冬季里寰宇是白茫茫的一片，人们之间的交往受阻暂停，居民都呆在家里，在这样的时候人们最大的消遣便是赋诗作文，抄写文章诗歌。他们把从挪威带过来的古北欧神话故事、英雄传说以及他们自己的诗文手抄记录在羊皮和小牛皮上。这种活跃的“冬季创作”，在夏季就自然地成为群众集会上的交流内容。又如，冰岛从定居时期开始，从来没有过像挪威、丹麦那样的君主统治。冰岛立国便有的民主议事制度很适合讲故事习惯的发展。冰岛人从不同的地方迁移而来，他们不同的经历也成为社交场合中的话题。

三百年间，冰岛人民在小牛皮和羊皮上抄写了大量的诗歌故事，这些文献成了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份宝藏。冰岛在受丹麦统治的时候，冰岛手稿几乎全部被带到了丹麦。1944年冰岛独立后，经过20年的斗争，冰岛手稿终于又物归原主。



《散文埃达》的首篇

在众多的手稿中，有一部被人们称之为《乌普萨拉书》。这部手抄稿的卷首写有“此书叫做埃达，系斯诺里·司徒尔鲁松所著”。斯诺里·司徒尔鲁松是冰岛中世纪的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生年不详，卒于1241年。据考证，这部手稿成于司徒尔鲁松逝世前五六十年，后人将这部作品称为《散文埃达》、《新埃达》或者《斯诺里埃达》。但是，有一些冰岛学者认为这部埃达或者某部类似的作品是斯诺里·司徒尔鲁松的前人、另外一位历史和文学家“智者赛蒙”所作。

“埃达”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至今仍是一个疑问。关于它的讨论这里就不详谈了。需要说明的是，研究北欧文化的专家们比较同意冰岛学者埃立克尔·马格努松的意见，认为“埃达”是地名奥地（Oddi）的所有格。奥地是冰岛西南部一个居民点的名字，那里是斯诺里·司徒尔鲁松和智者赛蒙的家乡。因此，把这部书说成为“奥地之书”即“埃达”是完全合理的，而且这种对书命名的方法也是符合冰岛习惯的。

1643年，北欧文坛发生了一件大喜事。斯卡尔霍尔特大主教布吕尼约尔夫·斯汶松把他收藏的一部讲述古北欧神话和英雄人物的手抄诗稿赠送给了丹麦国王腓德烈三世。这部诗稿被定名为《御存手抄本》，一度存于丹麦皇家图书馆；1971年丹麦政府将这部手稿归还冰岛，现存于雷克雅未克手稿馆。手稿抄录了完整的和片断的诗共29首。在

《散文埃达》中斯诺里曾一字不变地引用了这些诗的一些节或行。斯汶松认为它是“智者赛蒙”的“埃达”原作，至少是“埃达”的一部分，于是他把它定名为《赛蒙埃达》，或者叫《旧埃达》、《韵文埃达》。后来在其他地方又发现了几首性质相同的诗，后人将它们也编辑入《韵文埃达》中。因此，一个完整的《韵文埃达》版本一般包括34首诗。《斯诺里埃达》虽然是散文，却也包含有一首完整的诗《石磨之歌》，不少编辑也把斯诺里的这首诗编入《韵文埃达》中。这样，现在的《韵文埃达》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版本：34首诗版本和35首诗版本。其中有14篇属于神话故事诗，20或21篇属于英雄传说诗。



冰岛一篇萨伽手稿之一页

《韵文埃达》的开篇《沃卢斯珀》极为重要，它汇集了北欧古民对天地初成的感知和认识，实际上是全部北欧神话故事的总纲。《沃卢斯珀》的意思是“沃卢娃或智慧女人的预言”，共有66节，全诗的结构极为清晰。它是这样敷衍开来的：

阿斯神族的至上神奥丁对大灾难即将降临世界（他心目中的世界，实际上是神的世界）总是忧心忡忡，而且，他十分渴望获得知识。于是，他去拜访一位叫沃卢娃的智慧女人。他大约是从坟墓中唤起这位沃卢娃的，奥丁恳请她讲述世界和人类的创造、毁灭和世界的再生。沃卢娃先给他讲了过去：天地的初成，岁月的开始，矮人的来历，世上的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讲述了大梣树宇格得拉西尔，阿斯神祇和莞讷神祇之间的第一次故争。沃卢娃甚至讲述了奥丁自己的一些过去。接着，沃卢娃对奥丁预言了神祇的劫难和末日，讲述了神祇的最后一仗，在这一仗中，大火毁灭了神的世界。沃卢娃还讲述了瓦珥库里女武士如何在疆场上收罗战死的武士——归天英烈以支持奥丁和阿斯神祇，讲述了阿斯神祇中最美最杰出的神巴尔德尔由于珞基的阴谋而遇难。沃卢娃讲述了阿斯神祇和

他们的敌人巨人族进行的殊死战斗，直至奥丁本人也被杀死，烈火冲破了天空。最后沃卢娃预言巴尔德尔复活了，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在被毁掉的世界之上诞生了，大地又繁衍出了人类，生产出丰硕的果实。

《韵文埃达》中的20或21篇属于英雄传说诗，记述了古北欧的王侯如沃伊尔松王族人、沃伊纶、赫尔厄·赫约尔瓦尔德松和赫尔厄·弘丁斯班尼等的故事。这些故事在北欧流传极广（这些故事大部也已经被收入本集子中了）。

《韵文埃达》写成于公元1200年左右。可是，其中的诗歌在此之前存在了多少时间，却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丹麦人萨克索·格拉马惕库斯在他那部写成于两部“埃达”出现之前的《丹麦人行止志》中就使用过冰岛吟唱诗人口述的材料。有的学者认为，从《韵文埃达》中一些诗歌所具有的古日尔曼风格来看，它们早在日尔曼民族北迁的时候就存在了，是后人用古北欧语重新唱出来的。但是，这重唱的情形又是如阿，至今尚无论证。不过，如前所述，它们主要是由移民从挪威带到冰岛去，则是无疑的。

大量的冰岛手稿中有几十部是散文故事。在手稿中，这样的故事被称为“萨伽"。“萨伽”在日尔曼语言里的意思就是“故事”，也称“历史”。学者们经过长期的研究分析，把手稿中的“萨伽”分为几个大类：讲述斯堪的纳维亚人生活的是“古代萨伽”，叙述初期迁移到冰岛来的人民生活的是“冰岛人萨伽”，讲述12世纪和13世纪冰岛斯德龙时代冰岛政治斗争的叫做“斯德龙萨伽”，讲述挪威国王的叫“国王萨伽”，讲述基督教传到冰岛之后的宗教故事的叫“主教萨伽”。冰岛的“萨伽”绝大部分属于民间文学，只有讲述冰岛政治的“萨伽”中的一部分是那个时代的司徒拉·多尔达尔松（1214—1284年，斯诺里·司徒尔鲁松的侄儿）根据历史事件写成的。

“萨伽”到底是历史记载还是故事，也是学者们讨论的问题之一。大多数学者认为，由于“萨伽”是对口头文学的记录，讲述和抄录都有一定的随意性（同一个故事有不同的手稿便是证明讲述者或抄录者往往喜欢在讲述和抄录的时候增些意思进去，因此手稿中讲述的事件距离讲述时间越近的，历史可靠性便越大；而距离讲述时间越远的，故事的性质就越浓。但是，它们都是极优秀的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大部分“萨伽”实际上是一部部中篇或长篇历史小说。例如，最著名的《埃吉尔氏萨伽》就是一部长达数十万字的人物传记。在世界文学史上，13世纪以前，像《埃吉尔氏萨伽》这样的长篇人物传记，可以

说是绝无仅有的。而更难能可贵的是，创作这样大量优秀散文作品的，竟是只有三四百年历史、人口不足十万的一个小国的人民。

除去丹麦和冰岛的这些记录神话和古王侯、英雄的文献外，在瑞典还流传下来一部由“布里门地方的亚丹”（一位基督教的神职人员）记录的关于汉堡大主教事迹的著作，它记载了关于怀着原始信仰的北欧古民在瑞典乌普萨拉的祭神活动。这是在瑞典发现的唯一有关北欧古民原始信仰的古典文献。

丹麦和冰岛这么多的涉及古北欧人民宇宙观和原始宗教信仰以及古北欧人民生活情形的文献，是后世学者研究古北欧历史和社会的重要素材，也是研究北欧神话的基本依据。两部“埃达”，特别是《韵文埃达》中14篇关于北欧神祇的长诗，实际上是北欧神话的总纲。在国际学术界，北欧神话已经成了一个专门的学科，不仅北欧的学者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英国、德国、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学者也在进行同样的研究。除在本世纪30年代就建立的哥本哈根大学“阿尔尼·马格努松文献所”外，丹麦将冰岛手稿归还冰岛后，冰岛政府已经成立了专门的手稿研究所“阿尔尼·马格努松研究所”，专门从事对手稿以及中古冰岛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工作。经过学者们对冰岛中世纪手稿的艰辛研究，近百年来已有大量的关于北欧中世纪文学以及神话的专著。在这众多的专著中，也有不少著作用通俗的语言介绍了较为难读的《韵文埃达》的内容，讲述了北欧神话和古英雄的故事，在向世界人民介绍北欧神话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现在，让我们走进北欧神话的奇境，共同去领略北欧古英雄的风采吧！

1. 又译为如尼文（rune）。
2. 又译为石勒苏益格的加利胡斯（gallehus）号角。
3. 指拉恩茜珥德。——作者注
4. 又译为都尔的格雷戈里，是都尔教会的主教。
5. 英国艺术家大卫·莫列特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绘制。
6. 《散文埃达》的首篇是〈欺骗古鲁菲〉（Gylfaginning），借由古鲁菲向三位神秘人物询问关于北欧的神话。由于斯诺里是基督教的忠诚信徒，他不认为以奥丁为首的这些北欧诸神是“神”，因此在他的作品中，皆将其“人格化”。

神话故事



天地初成

北欧古民对天地初成时的情形有自己独特的认识。《韵文埃达》的开篇《沃卢斯珀》记述的是北欧古民对天地形成的比较完整的、神话性的推想。斯诺里·司徒尔鲁松的《散文埃达》对天地初成也有一些描述。这一章介绍的是天地初成时的一般情形，讲述了阿斯神族、莞讷神族、阿尔夫精灵、家族精灵、霜巨人族和矮人族的故事。

太古时，寰宇中既无天，也无地无海。混沌初开，只有一个极大极大、空空如也的裂隙——劲农阿嘎普ℹ南北横亘着。裂隙的中心有一个泉眼名叫赫维尔盖尔米尔ℹ，从这里发出一点点微弱的光。这个裂隙的北部是严寒的尼夫尔海姆Niflheim，那是雾和黑暗的家园；从赫维尔盖尔米尔泉眼涌出的水，在远离源头之后结成冰，形成了巨大的冰川。裂隙的另外一头是姆斯佩尔海姆Muspelheim，那是火焰之家，这里到处都是熊熊烈火，一个名叫苏尔特Surtur的火焰巨人镇守着姆斯佩尔海姆。苏尔特有一柄赤红的冒火星的利剑，他用这炽热的利剑砍击从北方滚来的巨大冰坨。

冰川逐渐向南涌去的时候，遇到了从南方蔓延来的烈焰，冰于是溶

化为水汽，水汽又受寒风的侵袭凝结为霜，霜在裂隙中受热，又化为水滴。在悠悠岁月中，这种反复的运动促使水滴产生生命。生命发展的结果，产生了霜巨人Hrimthurs宇米尔。宇米尔昏昏沉沉地躺着，浑身冒汗。后来，从他的左腋生出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从他的双足生出一个男孩，名叫索鲁斯格尔米尔，索鲁斯格尔米尔又生下悲尔格尔米尔，他们全都是巨人。由他们又很快繁衍出了许多巨人。

冰受热转化为水滴的运动在不停地进行着。在宇米尔出现的同时，还诞生了大母牛奥德宏布拉。从奥德宏布拉的乳房里流出了四股乳汁，形成大河。霜巨人的一族就靠这四股乳水生活。



大母牛从盐岩中舔出了卜里

大母牛奥德宏布拉舔食着冰山上的盐岩，被它舔食过的盐岩上第一天先露出了毛发，第二天露出了一个人头，第三天一个巨人就从那里站了起来，他是卜里。卜里高大强壮而又俊美，他的儿子叫卜尔。卜尔娶了霜巨人卜尔托恩的女儿蓓斯忒拉为妻，生下了三个儿子：奥丁odin、威儿Vili与伟Ve。从他们这里繁衍出了一族，这就是阿斯神族，奥丁成了阿斯神族的至上神。



卜里、卜尔和奥丁三兄弟杀死了霜巨人宇米尔。从宇米尔身体里淌出的血把除悲尔格尔米尔夫妇之外的霜巨人统统都淹死了。这两个幸免于难的霜巨人以后又繁衍了后来的巨人族。

卜里的子孙们把宇米尔拖到无底裂隙的中央，用他的身体创造出了大地。宇米尔的肉变成了陆地，他的血成了海洋、湖泊和河流；他们用宇米尔的骨骼造成山崖，用他的牙齿和散碎的骨块造出大小各种石块，用他的头发造出树木和百草，用他的颅腔造成天空。

阿斯神祇发现宇米尔的肉上长出了蛆虫，于是就让蛆虫变成人形，繁衍出矮人一族。矮人很有手艺，是有名的金匠和铁匠；他们还会魔法。后来阿斯神祇多次请求矮人的帮助，他们安排矮人诺德、苏德、奥斯特和维斯特各据一隅，用肩扛着天空。他们又用宇米尔的脑髓造出云朵，把他的眉毛布置在天空和陆地之间。

从姆斯佩尔海姆那里不断地迸出星火。星火飞溅四处都是。于是大神就用星火造出星宿。他们给一些星宿安排了各自的轨道，让它们运行，把另外一些星宿固定在天空的各处。从星火中他们还创造了太阳和月亮。

阿斯神族中有一个叫做蒙迪法尔Mundilfari的神，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女儿叫做娑珥，男孩叫做摩尼。两个孩子光彩四射，美丽非凡。奥丁认为蒙迪法尔过于炫耀，作为对他的惩罚，奥丁把他的两个孩子捉住，送到天上，让娑珥驾驭载着太阳的马车，摩尼驾驭载着月亮的马车。

托载太阳的车子由两匹马拉着，一匹叫做阿尔瓦克，另一匹叫做阿尔辛，它们必须在一天的时间里跑过天空。太阳是一个赤热的火球，为了不让太阳灼伤两匹马和娑珥，于是奥丁在两匹马的腹下各装了一个

大气囊，让它们能够得到凉气，还在车上安装了一面名叫斯瓦林Svalin的巨大的盾。托载太阳的马车必须飞奔，因为太阳的后面有一头名叫斯柯尔的恶狼在追赶它，每天晚上都要把太阳吞食掉。

娑珥的哥哥摩尼驾驭着托载月亮的车子的马，这匹马的名字叫做阿尔斯维斯，因为月亮并不那么热，阿尔斯维斯跑得略为轻松一点。但是，摩尼丝毫也不能懈怠，因为后面同样也有一只狼在追赶月亮，这只狼叫做亥愓。摩尼还安排着月亮的圆缺。

有一个霜巨人名叫诺尔维（Norvi，时间），他有一个女儿名叫诺忒（Nott，夜），诺忒一身漆黑。诺忒和几个巨人有过孩子，最后和一个叫德凌（Delling，黎明）的阿斯神祇生下一个儿子名叫岱（Dag，昼）。岱是一个光彩照人的美男子，他的光彩明亮和他母亲的深黑形成鲜明的对比。诺忒和岱每天轮流驾着马车驰过天空。诺忒的马叫做赫里姆法克熙。每到早晨诺忒便完成了她的行程，从赫里姆法克熙的口里流淌出来的唾沫落到地上成为露水。这时岱正赶着他的马斯劲法克熙出发，这时天空大地都被岱的光彩和斯劲法克熙的鬃毛散发出来的光芒照得明亮无比。诺忒在天上驰骋的时候是夜，岱在天上驰骋的时候则是昼。

阿斯神祇把悲尔格尔米尔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后裔都圈定在大地边缘的海边，那片地方叫做乌兹郭。在乌兹郭的最北方则居住着霜巨人赫莱斯崴尔格，他的外形是秃鹰。赫莱斯崴尔格扇动双翅的时候，海上便狂风大作，海浪翻滚，船只翻沉。

《散文埃达》讲述道，至上神奥丁和威儿以及伟把这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漫步来到了海滩。他们在海水冲来的什物中找到了两根树干，把它们做成人形。奥丁让它们获得生命气息，威儿给他们以智能，伟让他们产生听、视等各种感觉。阿斯神让他们穿上衣服，把男的叫做阿斯克，把女的叫做蒽卜拉，并让他们住在弥兹郭里。他们在那里生育子女，繁衍出人类。奥丁三兄弟又用宇米尔的眼睫毛在弥兹郭周围筑起一道坚实的围栏，以便人类安稳地在里面生活，不受巨人的骚扰。而在《韵文埃达》的开篇《弗卢斯珀》中，则说造人的事是由奥丁、赫虞尼尔和珞菽尔完成的。

阿斯神祇也为自己圈定了一个家园，他们把它叫做阿斯郭。不过，谁也不知道阿斯郭到底在什么地方。进入阿斯郭的唯一通道是三色彩虹桥碧芙珞斯特，谁也不知道彩虹的末端又在什么地方。彩虹桥看去虽然空虚不实，但是实际上它是十分坚实的。碧芙珞斯特是火、水和

空气构成的，那红色的部分实际上是火焰的光芒。一个叫做海姆达尔Heimdall的阿斯神手持大刀和银号角，日夜守护着彩虹桥，所以没有一个霜巨人敢于走近它，直到饶纳偌克Ragnarok神祇劫难的那一天，火焰巨人和霜巨人们才涌过了碧芙珞斯特彩虹桥逼近阿斯郭。

阿斯神祇们除索尔之外都时常经过碧芙珞斯特彩虹桥。索尔是威武的雷神，他担心自己沉重的脚步会毁坏彩虹桥。

在阿斯郭的中央有一片开阔平坦而美好的地方，叫做伊达旺，阿斯神祇在那里修筑了住房和厅堂。他们修起了一个铁器作坊，造出了斧子、铁棒和铁钲以及其它用得着的工具，用这些工具打铁、凿石、砍伐树木。他们有很多很多金子，可以用纯金作盆钵和其他日用品。

在这片坦原上生长着大梣树宇格德拉西尔，这里是全体阿斯神族集会商议大事的地方。宇格德拉西尔高大无比，它是世界之树、宇宙之树，也是生命之树，它的枝叶覆盖了整个世界。它有三支大根深深地扎入大地：一支伸到劲农阿嘎普北头，尼夫尔海姆的赫维尔盖尔米尔泉，霜巨人最早出现的地方；第二支伸到约屯海姆，由阿斯神米默守卫着的智慧之泉米默泉那里，米默用吉雅拉角汲饮智慧之水，因此他拥有智慧和远见；第三支则深深地扎入阿斯郭地下的乌尔德圣泉。阿斯神祇有事要商议的时候总是聚集在乌尔德圣泉这里。乌尔德、芙玥赞迪和斯库尔德三个诺娜女神守卫着乌尔德圣泉，她们极有智慧，为每一个人编织生命之索，她们知道每个人的命运，知道世间的一切悲欢离合。因为织出来的索并不都是平滑的，所以人的命运就非常不一样。生命之索在有些地方是平滑的，在另外一些地方则又可能是疙疙瘩瘩的；可能是很稀松的，也可能是很结实的，谁也不知道生命之索什么时候会断掉。



神羊赫德隆

宇格德拉西尔的顶上栖息着一只苍鹰，苍鹰的双眼之间又有一头秃鹰，名叫维斯尔佛尔尼尔。维斯尔佛尔尼尔目光炯炯哦地望着整个寰宇，将所见的一切都报告给至上神奥丁。宇格德拉西尔的根部受到巨龙尼斯扈格和许许多多生长在赫维尔盖尔米尔泉边的爬虫的啃噬。一只叫做拉塔托斯克的松鼠在树干上上蹿下跳，在苍鹰和巨龙之间传播恶言蜚语。四头鹿儿达林、迪尼宇尔、迪拉索尔和德瓦林在枝上吃着宇格得拉西尔的嫩绿叶芽。蜂儿吮饮着从树叶滴下的蜜露。神羊赫德隆也食用宇格德拉西尔的嫩叶，阿斯神祇则饮赫德隆的奶。

三位诺娜女神为宇格德拉西尔浇水培土，所以尽管巨龙和爬虫在不断地啃噬它，它也总是常青不死。

阿斯神族中有十二位阳性主神（阿斯）和十二位阴性主神（阿旭妮娅）。阿斯中奥丁是至上神，其他的十一位主神都有自己的职责。阿旭妮娅中则以芙里格为主。

阿斯神祇在阿斯郭里修建了许多庭院和厅堂，其中最华丽的庭院要算格拉斯海姆和温沃尔夫。十二位阿斯神的主座设在格拉斯海姆里，在阿斯神有事商议的时候，他们便聚集在格拉斯海姆。十二位阿旭妮娅的主座则设在温沃尔夫。阿斯郭中最豪华的厅堂叫做瓦尔哈拉，是阿斯神祇的宴会厅。这里不仅是奥丁为阿斯神祇们举行宴会的地方，也是他款待人世间死于争战的归天英烈的地方，所以瓦尔哈拉也是聚魂堂。



奥丁像

奥丁是阿斯神祇中的至上神，其他的阿斯神都称他为父神。奥丁只有一只眼，那是有原因的：有一次，他要饮用约屯海姆米默泉的泉水，

为的是获得更大的智慧。米默要求他用一只眼睛作抵押，否则便不让他饮用米默泉水。奥丁舍去了他的一只眼睛，于是奥丁成为最有智慧的神，能深人地思考所有问题。在其他的阿斯神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总是来向奥丁求教。奥丁有许多许多的形象，有许多许多的名字。人类依照他的形象、行为和事迹来称呼他。他经常到人世间来走动，有时他化为一个独眼老人，步行在人群中；他的坐骑是一匹八脚马，名叫斯莱普尼尔。他时常骑着斯莱普尼尔巡游四方，操纵着国王之间、掠夺者之间的争战，决定谁胜谁负，谁该进聚魂堂。他能吟唱诗歌，通晓鲁纳文字，也知道在远古时期所发生的一切。奥丁有一首关于自己的歌，说他是经受了极度艰辛的自我奉献后才掌握了鲁纳文字的。他在歌中说道：

我吊在那棵被风暴肆虐的大树上

一连九天九夜，被长枪戳伤，

被献祭给奥丁，

自己献祭给我自己。

知道那棵树的根的人很少。

没有人给我吃的，

没有人用酒角来润湿我的舌头。

我朝下面窥伺，学习鲁纳文字，

在战斗中学习，又活了过来。



奥丁的身边有两头狼，一头叫做格里，另一头叫做弗里吉。在筵席

上，奥丁只喝酒，而把肉分给格里和弗里吉。奥丁的肩上歇着两只乌鸦，一只叫虎晋，另一只叫牟宁。虎晋的意思是思想，牟宁的意思是记忆。清晨，两只乌鸦飞了出去，飞到寰宇的各个角落；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它们又飞回到奥丁的肩上，把寰宇中发生的事情告诉奥丁。奥丁在伊达旺现察宇宙的地方，叫做利得斯基约尔夫，那儿有一座大厅叫做瓦拉斯基约尔夫。他坐在瓦拉斯基约尔夫的主座上，可以看到寰宇中发生的一切。他使用一只名叫做贡尼尔的投枪，贡尼尔可以击中他要打击的任何目标。他的一只手上戴着一个珍贵的金戒，名叫德饶普尼尔。每隔九夜，就会从德饶普尼尔滴出另外八只和它一样光辉的金戒。奥丁有好几个妻子，其中芙里格和他关系最密切。为奥丁备餐的是安德赫里姆尼尔，他每天从奥丁的公猪塞赫利姆尼尔身上割下肉，放在一口叫做埃尔德赫里姆尼尔的大锅中烹煮，供奥丁、其他阿斯神、阿旭妮娅神以及归天英烈食用。到了夜间，公猪塞赫利姆尼尔浑身又长满了肉，鲜活如初。第二天，安德赫里姆尼尔又可以从它的身上割下肉来。



索尔像

索尔是最威武的神，他的地位仅次于奥丁，被称为大地之子。他使用的斧子叫做弥约尔尼尔，是一件神通广大的武器，它总能击中索尔要打击的目标，而且在索尔把它抛出去之后总能飞回到索尔的手中。索尔是阿斯神中主要对付巨人的神，他用弥约尔尼尔打击巨人和妖魔。他一举起弥约尔尼尔，巨人和妖魔便都要吓得发抖。索尔有一副铁手套，只要他戴上铁手套，他的斧柄就决不会从他手上滑脱。他的腰上系着迈金吉约尔德腰带，那是一条神力带，能给索尔增加一倍的力量。索尔经常乘坐的车子由两头雄山羊拉着。这两头山羊，一头叫做坦格尼约斯特，另一头叫做坦格里斯尼尔。索尔可以随时把他的羊杀死吃掉。当他把羊的骨头敛在—起后，第二天两头羊又会复活。索尔居住的地方叫做

斯鲁斯旺，那里的大厅叫做比尔斯基尔尼尔，厅中有540间屋子。索尔掌管着雷电，因此他的性格急躁，容易动火。他赶着山羊出去制服巨人的时候，山岳都要抖颤。阿斯神去宇格德拉西尔集会的时候，索尔从不敢踏上碧芙罗斯特彩虹桥，而总是走一条小路，趟水到那边去。索尔的妻子是金发美女茜芙，他们有一儿一女，他的儿子叫默迪，女儿叫索鲁丝。索尔还和女霜巨人嘉恩挲克萨生了一个叫做马格尼的儿子。

曲尔也是一位主神。别的阿斯神都说他是奥丁和巨人宇米尔的女儿所生的儿子。曲尔是一位很威武的战士，大胆而勇敢，能在争战中取胜，是真正的战神。他很少说话，人们把这位阿斯神叫做沉默寡言的维达尔。他脚上穿着极沉重的鞋子，步履沉重。有一次，他用他有力的鞋子把恶狼兀尔文踩进地缝里去。曲尔只有一只手，他的另一只手被恶狼焚里尔咬掉了。

海姆达尔也是阿斯神族中的一位主神，阿斯神大多说他是由九个巨贞女在天地初成的时候生下的，也有阿斯神说他是奥丁的儿子。海姆达尔靠土地的养分生存下来。他的牙齿是金的，因此他也得了一个金牙阿斯的名字。他的耳朵能听到地上的草和羊背上的毛生长的声音，他的眼可以看到极远极远的地方，而且在黑夜也能和在白天一样看得真切。他睡觉的时候比一只鸟还警觉，没有任何妖魔能从他的身旁溜过。他随身带有吉雅拉尔号角Gjallar horn，当他吹响它的时候，那声音会响彻整个世界，因此他成了守卫碧芙珞斯特彩虹桥的阿斯神。他居住在天山的边缘，所骑的马叫古尔坨普。

巴尔德尔是奥丁和芙里格的儿子。他性格纯真，善良温和，极富同情心，而且聪明英俊，光彩照人。人世间有人用他的名字来称呼原野里最白的草，把那种草叫做巴尔德尔斯布珞。他深受其余阿斯神的喜爱，总是在阿斯神中主持公正。但是他也有一个缺点：缺少力量。巴尔德尔居住在布雷达布利克，那是任何不洁的神灵都不能涉足的地方。巴尔德尔的妻子是讷普的女儿南娜，儿子叫佛尔塞惕。巴尔德尔被他的弟弟霍斯误杀。巴尔德尔之死是阿斯神族最大的不幸事件。

佛尔塞惕是巴尔德尔的儿子，是公正与和解之神。当阿斯神祇中间出现争执时，只要请佛尔塞惕来调解，便总能得到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

霍斯是奥丁的另一个儿子。他是盲者，但是很威武。

布拉吉是美神，掌管诗的艺术。他的妻子名叫伊顿，收藏有一些苹果。哪个神感到年事高了的时候，只要吃了她的苹果，就能恢复青

春。



兀尔厄像

兀尔厄是一位极善于使用滑雪板的神，也是一个射箭能手。许多对手还没有来得及和他交手，就被他射死了。

瓦里是奥丁和琳德的儿子，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也是一个很好的射手。在巴尔德尔被霍斯误杀后，瓦里就再不洗面也不挽发，直到后来他杀死霍斯。他在瓦拉斯基约尔夫有自己独立的住所。瓦里在神之劫难中幸存下来。

瓦达尔是奥丁和女巨人格里德的儿子，他是威力仅次于索尔的阿斯神，他居住的地方叫做维迪。他也是神之劫难中幸存的阿斯神。

天地初成的时候，和阿斯神族并存的还有另外一个神族，叫做莞讷神族。莞纳神族中著名的神有尼约尔德和他的儿子弗莱尔，不过尼约尔德和弗莱尔后来都被看成是阿斯神祇了。尼约尔德掌管风、海和火，他有大量的金子。那些漂洋过海的商人都祈求他给他们刮起顺风，带给他们财富，使他们的辛劳得到报偿。尼约尔德居住的地方靠近海边，叫做诺阿屯，他住所的墙外有成群的天鹅和海鸟在游弋嬉戏。尼约尔德还有一个女儿叫做芙丽娅。尼约尔德后来娶了女巨人斯卡愓为妻。

弗莱尔是尼约尔德的儿子，他能驾驭雨和阳光以及地上的收成。所以人们信奉他，祈求他带来好年景。正像奥丁有他的八脚马斯莱普尼尔，索尔有他的山羊一样，弗莱尔也有自己的坐骑，那是一只名叫辜林

布尔斯惕的阉过的公猪。弗莱尔还有一件宝物，即一条名叫斯基斯布拉斯尼尔的船，是精于工艺的矮人造的。这条船可以折叠得很小放在兜里，需要的时候，弗莱尔从兜里把船取出来一抖，它便恢复原形。这条船可以在陆地上或者海洋里行驶。不论在哪里，只要他把它的风帆升起，便会刮起顺风，把他送到目的地。弗莱尔的妻子是巨人格虞米尔的美丽的女儿葛珥丝。弗莱尔钟情于葛珥丝的故事，可能是北欧神话中最浪漫的一段。

赫虞尼尔是阿斯神祇送到莞讷神祇一方的人质，他是一位高大美貌的神。阿斯神祇认为他可以在莞讷神族一边做首领，但是为了稳妥，阿斯神祇还派了米弥尔和赫虞尼尔一同去，让米弥尔协助赫虞尼尔。在莞讷神祇那边，只要米弥尔在赫虞尼尔的身边，赫虞尼尔总能把事情处理得很妥善；但是，如果米弥尔不在，赫虞尼尔便会束手无策。他总是说："须由别人来决定。"后来莞讷神祇失去了耐心，他们把米弥尔杀死，把米弥尔的头送回到阿斯神祇一边。

在阿斯神祇中，还生活着一个叫做珞基的神。从出身来看，他是巨人族的后代，父亲是巨人法尔鲍惕，母亲是女巨人劳菲。珞基是奥丁的奶兄弟，于是也被接纳在阿斯神族里。珞基的长相很漂亮，活泼而且非常聪明，能说会道；他十分工于心计，诡计多端，心怀不良。他经常给阿斯神祇找麻烦，干了许多损害阿斯神祇的勾当，给阿斯神祇带来巨大的不幸，可是他也能利用自己的狡诈，按阿斯神祇的意愿来弥补自己的过失。当他察觉到要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时候，他的聪明狡诈总可以让他免于遭殃。

珞基的妻子是女巨人茜金，他们生下好几个孩子。但是珞基在约屯海姆还与女巨人安格尔玻达生下了三个鬼怪。珞基生活在阿斯神祇中间，但他实际上又是阿斯神祇的敌人。他用诡计酿成巴尔德尔的死亡。在神之劫难到来的时候，他是带领巨人同阿斯神祇进行厮杀的头人。

下面介绍天地初成时的女神。当时，在阿斯神族中已经有众多的女神——阿旭妮娅。在《散文埃达》中斯诺里列举了芙里格、芙丽娅、萨伽、艾珥、姬菲雍、秀芬、珞芬、瓦珥、沃珥、勋、林、斯诺特拉、芙拉和格纳。但是，她们当中的芙拉、格纳和林其实都只是芙里格的侍女，可以不计在主要女神之列。还有另外三位：伊顿、南娜和茜芙，则比芙拉等三位重要得多。此外还有约珥德和琳德，她们也是阿斯神族的阿旭妮娅。

此外，还有几位杰出的女巨人，她们后来也成了阿斯神族的成员。

她们是茜金、葛珥丝和斯卡惕。

芙里格是奥丁的妻子、巴尔德尔的母亲。她的居所叫做玢萨里尔。她十分聪明，能预知将发生的事情；但是她守口如瓶，从来不透露要发生的事情。女神林、芙拉和格纳都是她的侍女。林协助芙里格保护人类当中芙里格不希望她们受到伤害的那部分人。芙拉是一个有一头飘逸长发、眉毛上长着一串明珠的美女，她掌管芙里格的手提箱和服饰，分享着芙里格的秘密。格纳负责为芙里格在外奔波，在有信息需要传递的时候，她便骑上一匹名叫霍夫瓦尔普尼尔的马，驰过天空和海洋。

芙丽娅原本是莞讷神族的。她是尼约尔德的女儿，弗莱尔的妹妹。阿斯神和莞讷讲和缔约的时候，芙丽娅也作为人质被送到了阿斯神祇的一边，所以芙丽娅有时也叫莞讷迪斯。芙丽娅的丈夫名叫奥斯，关于他的传说极少，我们只知道他总是长期在外旅行。他不在家的时候，芙丽娅就伤心地哭泣，泪水掉在她的膝上，变成了金子。她曾经四处寻找奥斯。她驾的车由两只猫拉着，她最珍贵的首饰是一只叫做布里星厄门的项圈，传说有一次海姆达尔和珞基为了争夺这件首饰而化成海豹比赛游水到海中间的一个岛屿去，结果海姆达尔先到达，因此人们就把海姆达尔叫做“拿到芙丽娅首饰的神”。传说布里星厄门也是矮人打造出来的。芙丽娅的女儿诺斯和盖尔瑟弥是两个极美丽的少女，人世间许多珍贵美丽的宝石都含有她们的名字。芙丽娅居住在佛尔克旺一所名叫塞斯里姆尼尔的巨大的厅堂里。芙闹娅也来到人世间的战场，挑选英勇阵亡的武士。她来到战场，和奥丁各带走一半阵亡武士。她把阵亡武士带到佛尔克旺，把他们供养在那里。

芙丽娅外出寻找奥斯的时候，用过许多的名字。所以她有时也被称为玛尔多尔、霍尔恩、吉芬或者诩尔。

在《散文埃达》中，萨伽出现在芙里格之后，很可能就是芙里格的另外一个名字。她的居所叫做塞伊克瓦贝克，奥丁和她每天都要在她的居所饮用盛在金坛子里的酒。

在《散文埃达》中，姬菲雍是一位处女神。人世间死去的处女都归升到姬菲雍那里。但是，还有另外一段关于姬菲雍的著名神话：姬菲雍向瑞典国王巨尔非求地，巨尔非让她去耕地，答应把她一天能耕出的地全都给她。于是姬菲雍便把她的四个儿子全变成拼牛，他们通力耕作，一夜之间把今天瑞典北部叫做马拉恩湖的那块地耕松，并把那块地拖离瑞典放到波罗的海中。姬菲雍得到了这块今天是丹麦领土的西兰岛（西兰岛的形状与马拉恩湖的形状极为相似），便定居在那里。她和奥丁的

儿子西尔德结了婚。

瓦珥的职责是监督男女之间的誓约。不忠于誓约的人会受到瓦珥的惩处。

沃珥是审慎的女神。她不断探索事物的本来面目，不让任何事物在她面前得到隐瞒。

勋是守卫阿斯神祇巨大厅堂的女神。她监视着巨大厅堂的大门，不让任何破坏者进入。

斯诺特拉是一位很有智慧和举止极有风采的女神。

伊顿是布拉吉的妻子。伊顿手中有阿斯神族最珍贵的宝物：吃后就能恢复青春的苹果。

南娜是讷普的女儿、巴尔德尔的妻子。南娜和巴尔德尔的情爱十分深笃，巴尔德尔被误杀后，南娜也心碎而死。

美丽的金发女神茜芙是索尔的妻子，但索尔并不是茜芙的第一个丈夫。关于茜芙的第一个丈夫，没有任何记载。大家只知道茜芙和她第一个丈夫所生的儿子是兀尔厄。

茜金是女巨人，是珞基的妻子。

斯卡惕也是女巨人，后来成了尼约尔德的妻子。

葛珥丝是巨人格虞米尔的女儿。

阿斯神祇中有一群特别的女神，或者说一群地位略低一点的女神，这便是一群瓦尔库里——女战神。她们的使命是为奥丁挑选在征战中阵亡的勇士，把他们带到奥丁的瓦尔哈拉。她们的数量很多，总数是九的倍数。她们都是很美貌的年轻女子，平时都身着戎装，骑马在天空中和海洋上驰骋；当奥丁在瓦尔哈拉聚魂堂为归天英烈举行筵席时，瓦尔库里则全部身着白色女装，为阿斯神祇和归天英烈斟酒。

阿斯神祇中还有另外一群独特的女神，一群主宰人类命运的女神——诺娜。她们的数量很多，而其中有三位是最特殊的，她们就是前面讲过的是乌尔德、芙珥赞迪和斯库尔德。她们的居所在宇格德拉西尔下面的乌尔德泉边。那里有一对天鹅在游水，宇格德拉西尔的枝条把蜜汁滴给她们。诺娜女神不仅掌管着人的命运，甚至还掌管着阿斯神的命

运。每逢一个婴儿出生，总有一个诺娜要到场，来决定新生婴儿的命运。

寰宇中还有精灵。精灵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超自然生灵，不是原始宗教信仰中受人供拜的神祇。和诺娜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一样，有些精灵也是和人类的各个家族息息相关的。有的精灵被称为家族精灵，有些被称为伺候精灵，它们都是家族的守护精灵。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守护精灵，她们是肉眼看不见的女性精灵，伴随族人从出生到死；有时家族精灵会显身，或者在梦中给她们的朋友提出一些忠告，或者警告她们的朋友提防危险。伺候精灵，一般来说是作为一种动物而守护着一个家族的。一个家族的伺候精灵是什么动物，和这个家族的主要人物的性格有密切的关系。权势很大的酋长的伺候精灵往往是熊、公牛，机智者的伺候精灵就可能是狐狸。下面是一些有趣的传说。

冰岛人格鲁姆是一个古老家族的后裔。他的一族自古以来在沃斯地方一直很有威信，还和挪威的一些国王有亲戚关系。格鲁姆长大成人之后，动身到挪威去看望他的亲人。他首先去了沃斯，到他的外祖父魏格弗斯那里。魏格弗斯一开始对他比较冷淡，把他的座位排得很低。

有一天，大家在大厅里就座之后，走进来了他的远房哥哥毕约尔恩及其伙伴。毕约尔恩是一个以到处闲荡、欺压农民出名的家伙。这位不速之客来到大厅里，走到每个人眼前，问在座的人是不是有敢和他比试比试的，可是没有人和他搭腔。最后他走到了格鲁姆座前，格鲁姆缩到了凳子一边，不抬头也不搭腔。“为什么这个人不能像个人样地好好坐着？问到他的时候也不好好回答问题？”毕约尔恩这样讥笑道，然后又用脚踢他，要他像个人样地坐好，并问他是否愿意比试比试。格鲁姆说自己绝对不能和他一样，因为在冰岛，人们会把像他这样在别人家里撒野的人叫做白痴的。同时，他一步跳起，抄起一根柴火棍就朝毕约尔恩的头上砍去。毕约尔恩摇晃了几下，便倒在了他伙伴的身上，一伙人也全倒在了地上。格鲁姆一下子扑了过去，用柴火棍把那一伙人全都赶出了大厅。

在回到大厅的时候，魏格弗斯走下王座，过来迎接他。他对格鲁姆说道：“现在，你真正表明你是我们家族的成员了！我一直都这样期待着。现在你要陪我一起坐到王座边。"后来格鲁姆就光荣地和他的外祖父坐到了一起。格鲁姆要动身回家的时候，魏格弗斯为他准备了一条很好的船。在分手的时候，外祖父给了他许多礼物，对他说：“估计我们不会再见面了。这里是几件珍贵的东西：一把剑，一条投枪和一块裘皮。它们都是我们世代相传的东西，是我们

十分珍视、十分爱惜的东西。只要你拥有它们，那么你的荣誉和声望便都有了保障。但是如果你把它们变卖的话，那恐怕你就会后悔的。”

格鲁姆回到了冰岛，成了一个很有声望、广受敬畏的人。一天夜里，他梦见自己站在庄园外面，目光越过海湾往远处眺望。他看到有一个妇女朝庄园走来，那妇女高大极了，她的双肩竟填满了整个山谷。他迎着她走去，请她到庄园里来。接着他就醒了，躺在那里回味他的梦，他明白外祖父魏格弗斯死了，家族精灵现在来到了他这里，他是魏格弗斯族中最好的继承人。后来有船只从挪威来的时候，果然有人向他通报了魏格弗斯的死讯。

家族精灵的形象也常常是动物。

冰岛有一个年轻人，名字叫做索尔斯汀，人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做牛腿。他的父系一族和母系一族都是望族。他的父亲是殷纳尔·汤贝斯凯尔沃的亲戚，他的母亲娥珥妮是冰岛一家富有农民的后代。但是索尔斯汀来到世上的时候，是很不幸的。

有一次，他的父亲出外经商，在娥珥妮的哥哥家做客时勾引了娥珥妮。就在娥珥妮要分娩的时候，他抛弃了她，而且临走的时候还对她说了咒骂的话。娥珥妮的亲人不愿意承认这个孩子，他们把他交给一个奴仆，要他把孩子扔到庄园外面。奴仆在扔掉他之前，用一块布把他包住，在他嘴里塞了一块肉，然后把他放在一棵树下。有一个农民走过那里，听到了孩子啼哭的声音，顺着声音找到了躺在那里的孩子，那块肉已经从孩子的嘴里掉了出来。他把孩子抱了回去，他的妻子也很喜欢这个孩子，便收养了他，让他受到很好的教养。

一天，索尔斯汀跑回他母亲的庄园，正碰上他的老外祖父盖特尔坐在那里喃喃自语。小孩飞跑着想逃走，不料被绊了一下，跌倒在盖特尔的跟前。盖特尔看见他跌倒的时候，不禁大笑起来，但是娥珥妮却哭了。索尔斯汀爬起来，走到盖特尔跟前，问他为什么觉得好笑。老人回答说：“你进来的时候，我看见有一头熊跑在你的前头，它看见我的时候，突然停住了。于是你便栽到了它的身上。这样看来，你的出身要比你现在的家世高贵一些。”孩子坐到了盖特尔的身边。老人和他聊天，一直聊到天黑，索尔斯汀站了起来说，他该回家了。“你只管常常来。”老人说道，“显然你是来找人的。”索尔斯汀离开盖特尔出来的时候，娥珥妮站在厅外，给了他一件新衣。

后来娥珥妮的哥哥从索尔斯汀的养父那里了解到这孩子是捡来的，索尔斯汀就是娥珥妮的孩子。他十分高兴，把索尔斯汀领回到自己的身边，并重赏了那个十分细心的奴仆。索尔斯汀后来成为一个很受尊敬的人，国王奥拉夫·特吕格弗松在斯沃尔德作战的时候，索尔斯汀也在他的军中。最后，他和国王一起战死在沃尔门·兰厄。

还有一次，有两个农民，他们中间有很深的隔阂。后来他们经常打斗，闹得左邻右舍都不得安宁。一天夜里，附近的人看见从其中一个农民的庄园里跑出一头公牛，从另一个农民的庄园里跑出一头熊。两个家伙斗了一整夜，那块地被它们踏得就像耕过一样。第二天早展，邻居们到他们家去时，看见两个农民都躺在床上，浑身无力，动弹不得。

感觉敏锐的人，在别人的家族精灵来到自己身旁的时候，是会有感觉的。要是有人看见了别人的家族精灵，那他就应该明白，这表示那个人正在打他的主意，不管他打的是好主意还是坏主意；或者有人会来看望他们。

奥拉夫·特吕格弗松还是一个婴孩的时候，就是由于他的外祖父埃里克的这种警觉，才得以从龚茜尔德手中解救出来的。特吕格维被埃里克·布珞兹虞克瑟的几个儿子杀死的时候，他的遗孀阿斯特里兹带着她刚出生的儿子逃到了她父亲那里藏身。一天，埃里克对他的女儿说，家里来了很强悍的精灵，像是显要人家的家族精灵。他预感到，龚茜尔德估计到了特吕格维还有儿子活着，要派人来把特吕格维的儿子除掉，于是劝女儿带上她的儿子躲到瑞典他的朋友那里。后来奥拉夫在九岁的时候被舅舅带到了霍尔姆郭国王弗拉基米尔的宫廷里。在他到达之前，那边聪慧的人感觉到异邦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家族精灵到他们的国家来了，因此认为不久就会有一个有权势的人要到来。陌生人的家族精灵来到一个人身边的时候，这个人常常会发困，要是他正在睡觉的话，他就会梦见狼或者熊龇着牙冲他们跑来。

家族精灵往往在一个人临死的时候显身。

冰岛默德鲁威利尔庄园的顾兹蒙家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一天，顾兹蒙骑马去地方官那里去，说要到晚上才回来。他的弟弟殷纳尔在家做了一个怪梦，看见一头长着大角的公牛穿过村落朝默德鲁威利尔走来，一直走进他们的庄园，从牲口棚走到仓库，又走到储放食物的地方。它将庄园里所有的屋子都望了一眼，最后，它走进大厅，走上主座，就死在那里了。晚上，顾兹蒙回到家里。他把一间

间屋子都看了一遍，然后进到了主厅里。他让人送吃的给他，但是，他抱怨牛奶不够热。不论人们给牛奶加热多少遍，他依然说奶是冷冰冰的。接着，他就倒在主座上死去了。

天地初成的时候，寰宇中有一种精灵叫做阿尔夫。阿尔夫有黑白之分。白阿尔夫生活在地上，受到阿斯神弗莱尔的监管；弗莱尔居住的地方就叫做叫阿尔夫海姆。有时阿尔夫也是家族的守护精灵。在盖尔斯塔兹，有一族人占据着维斯特佛尔德，他们把阿尔夫看成是自己一族的家族精灵。这一族的始祖名叫奥拉夫，他把他们的族姓定为盖尔斯塔兹阿尔夫。奥拉夫·盖尔斯塔兹阿尔夫是古北欧的著名英雄。黑阿尔夫则像矮人一样生活在地下，他们也不喜欢人类。黑阿尔夫和矮人往往是混在一起的。

天地初成的时候，霜巨人悲尔格尔米尔及其妻子繁衍了后来的巨人族，居住在乌兹郭，位置在环绕着弥兹郭的汹涌澎拜的大海边，世界最远的一隅。巨人们身材高大，十分野蛮强悍，有着黝黑的皮肤和毛发，有的长着好几只手和好几个头。大部分女霜巨人都十分丑恶可怕，但是其中也有美得惊人的少女，例如葛珥丝。巨人们拥有大量的牲畜：牛、羊、马和狗，他们的公牛有的长着金角。他们害怕白昼，女巨人总是避开白昼，在夜间骑马奔跑。巨人之间有时也有纠纷，但是他们绝大部分时间是忙于对付阿斯神祇。巨人族是阿斯神祇和人类的大敌，但是他们并不总是非常恶毒，有时还有些单纯，还心存善意。巨人的活动范围，一直延至到人类居住的弥兹郭。弥兹郭非常富饶，到处都是肥沃的田野，丰产的作物。这个世界还有碧绿的牧草，牲口到处走来走去，膘肥体壮。

但是，周围巨人居住的地方，则是杂草丛生的原野和广袤的森林。原野里布满着光秃秃的乱石，或陡峭的绝壁，奔腾咆哮、冰冷的河水从绝壁泻下。另一些地方的居民点被巨大的森林包围着，很少有人胆敢闯进去。闯进去以后，要是没有机智，没有手段，那就休想活着出来。闯进去的人必须在盘根错节的藤树中间，在东歪西倒、腐朽的树干之间，在密密麻麻的荆棘丛中艰难地开路。树荫下到处是绿萍覆盖的水塘和深泽，充满烂泥腐叶和恶臭的泡沫。一切都预示着不祥。巨人的家就在这样的荒原，这样的荒山，这样的杂丛和森林中。巨人常常以人的形象出现，但是体形比人更大，四肢更壮硕。人们走在野地里的时候，有时突然会遇到一场大雨，或者一阵雪霰。然后，突然看见前面有一个女巨人，而那糟糕的天气，正是她用鼻子喷出来的。她的脸庞是灰黑色的，人们长毛发的地方，她是秃的；人们皮肤光滑的地方，她却长满了毛。她的耳朵很大，垂悬着，手则像爪子一样。她要把行路的男人引到她在

山里的洞穴里去，有时是善意的，有时是强迫着。而这男人是不是能活着出来，就全看他的力量和运气了。巨人具有很大的杀伤力，吹一口气或者哪怕就是看人一眼，也能致人于死地。要是牛跑进了茫茫的森林中，农民再找到它的时候，会发现他的牛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就像有精灵在它身上吹了毒气。在巨人居住的地方，尽是些叫人毛骨悚然、令人视觉紊乱的事物。有的人进到巨人的领地，出来后便会神经错乱，所见的东西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有许多关于人迷乱在巨人住处的传说，他们经过千辛万苦，克服了许多危险，才逃脱出来。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回，一个丹麦国王冒险闯进进乌兹郭去，想亲眼看看巨人住的地方，去经历那里面的危险。他找到一个名叫索尔珂尔的闯荡过天下的冰岛人，雇他做向导。他们带上一大队人马，来到挪威最北面的地方，朝山中走去。他们遇到一处从山石上汹涌泻下的激流时，索尔珂尔知道他们已经快到巨人的领地了。他给了同伴许多忠告，说他们是否能保住性命完全要看是不是注意到他随时提出的警告。他说，若是遇见住在那里的人，千万不能和他们讲话，因为巨人能捕捉人的声音，用声音加害于他。如果送来食物，一定不要去尝，否则便会被精灵迷惑住，再也记不得自己的家，或是记不得自己是谁，甚至于完全丧失神智。他还警告说，不要确信眼见的那个东西；用手去抓在路上看见的东西是很危险的，很可能一下子就被僵住不能动弹，再也无法摆脱，或者拿到手中的东西会变成很危险的东西。

继续往山里走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个高大魁梧的人。那人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向他们表示欢迎。他说他的名字叫做顾兹蒙，是巨人盖尔络虞兹的弟弟。他带他们到家里，安排他们在厅里坐下。国王和扈从坐在一起，离主人家的人远远的。顾兹蒙问索尔珂尔，这些客人为什么都一声不吭。索尔珂尔回答说，他们很不好意思，因为他们不懂本地人讲的话。接着顾兹蒙还注意到，这些异乡人都拿出自己随身带来的食物，一点没有碰主人桌上的食物。顾兹蒙向索尔珂尔抱怨他们没有礼貌，索尔珂尔说，客人当然很感激顾兹蒙的盛情款待，至于只吃自己带的食物，那完全是出于健康的原因。因为他知道，吃自己不习惯的东西很可能会生病。晚间，他们在顾兹蒙的家里过夜，顾兹蒙让他的女儿和女佣来引诱客人。国王的四个随从没有经得起女色的诱惑，于是完全丧失了神智和记忆，忘记了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

第二天早晨，他们渡过了那条把人的世界和巨人真正居住的地方隔开的河。他们往前走，一直走到一个很大的山洞，那是盖尔络虞

兹居住的地方，门前有凶猛的狗守着，朝着他们咆哮。索尔珂尔把一只涂抹了油脂的牛角扔了过去，狗就顾着舔骨头去了。盖尔络虞兹住室的门开得很高，他们要爬许多级台阶才上得去。石屋的屋顶上吊着长枪，地上有各种各样的蛇在爬，满地都是肮脏的废弃物。屋子的最里面坐着一个魁梧的巨人，有一根铁杵戳透了他的身子，他的旁边有几个女巨人，背脊骨都断了。他们的身边放着金圈和其他的珍宝。索尔珂尔对国王说，他们那个样子坐在那里，是索尔神的威力的明证。有一个人伸手去拿一个金圈，那金圈立即变成了一条毒蛇，毒蛇就用牙来咬他。另外一个人伸手去模一只很珍贵的角，但是那角一下子变成了一条龙，用它弯曲的身子缠死了摸它的人。索尔珂尔被摆在屋角的一顶珍贵的帽子吸引住了，大家看见他朝那顶帽子走过去的时候，便一起扑了过去。突然，一个巨大的声音把屋子震得摇晃起来，同时从屋子的四角蹿出来许多怪物。国王和他的一伙人用枪和箭来保卫自己，但是只有二十个人逃出来，其余的都被巨人撕碎了。

宇宙的一切自然力都由阿斯神控制着，每一种自然力受到特定的阿斯神的指挥，阿斯神总是指导自然力为人类效劳。但是阿斯神并不是能指挥自然力的唯一神灵，有时甚至不是主要的指挥者。例如，尼约尔德指挥风，指导风的方向，但是赫莱斯崴尔格也可以指挥风，他有时甚至会是风的主要指挥者，赫莱斯崴尔格变成一头鹰的形状，蹲在天空的最北隅，扇动双翅制造刺骨的北风。只要自然力被恶精灵（例如霜巨人）控制，便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控制自然力的恶精灵中最强悍的是佛尔尼约特和他的子孙。佛尔尼约特的一个儿子名叫勒尔，也叫埃吉尔，是其中最突出的，他指挥着海洋，他的居所在加特伽特的勒斯岛。起初，埃吉尔并不服从奥丁，但是后来他被奥丁锐利的目光镇服。埃吉尔每年冬天都要为阿斯神祇们举行一次宴会。埃吉尔的宴会厅是用闪光的金子来照明的。埃吉尔有两个机灵的仆人，费玛封和他的妻子埃尔迪尔，他们为埃吉尔招待客人。珞基奚落阿斯神和阿旭妮娅神的事件，就发生在埃吉尔的筵席上。奥丁也邀请埃吉尔到阿斯郭去做客，并很好地款待了埃吉尔。但是，埃吉尔凶暴的脾气有时也会发作。如果在海上，就会卷起风暴。埃吉尔的妻子名叫冉，总是和航海者作对。她有一张大网，想方设法要把航海者网走，带到她的海底住所。埃吉尔和冉有九个女儿，她们的名字代表着海上的九级波涛。冰岛的吟唱诗人在他们的歌中常常把波浪叫做埃吉尔或者冉的女儿。

前面讲过，阿斯神祇用宇米尔肉上长出的蛆虫造成矮人一族。阿斯神祇让矮人生活在乌兹郭，生活在地下。矮人们除了矮小外，长相还极丑。他们在山岩里或者土丘里营造他们的居所，并且是很有手艺的金匠

和铁匠，他们打造出来的金首饰和兵器全是精美绝伦的。阿斯神祇们使用的有名武器、阿旭妮娅神祇使用的首饰大多出自矮人之手。矮人嫉恨阿斯神祇和人，极不愿意和阿斯神祇打交道。他们会魔法，若是他们被迫为阿斯神祇打造兵器或者首饰，也总要让他们的工艺品附上某种魔力，让得到那件工艺品的神祇遭受厄运。不过，矮人有时还是帮助了阿斯神祇的。冰岛古文献中曾经提到过许多有名的矮人。《韵文埃达》的开篇〈沃卢斯珀〉中就列举了一大串矮人的名字，其中最有名的是默兹索格尼尔和笃林。

此外，乌兹郭还有无数动物形状的巨人和怪物。在森林里，在荒原上，到处都是恶狼。这些凶狼和贪婪的野兽，吃人类的尸体，把尸体吃得干干净净。他们总是饿着在寻觅食物；要是找不到吃的，它们就相互厮打，要撕碎对方。它们反复无常，性情残暴，对敌人和朋友全都一样。在这一点上，它们和巨人的亲族以及人类当中那些不分亲仇、不分善恶的败类是一致的。在耶尔恩斯考恩原始森林中，女巨人生下一个又一个灰黑的、充满体臭的巨人。他们当中有的极其野蛮和贪婪，竟跑到天上去啃天光。亥惕或者叫做摩尼伽尔姆的狼，竟去追赶夜光，他把人的尸体披在自己身上，当它的口咬住月亮的时候，月亮的皮肤便会脱落，整个天空便会被从它的口角流出的撒满天地的血染成一种令人极不舒服的红色。另外一头狼，斯科尔则在空中追赶太阳，所以太阳就用一种颤抖的高速奔跑。巨人赫莱斯崴尔格坐在世界最北面的边缘那里，披着鹰的羽衣，他一扇动翅膀，便会有刺骨的风暴刮到地上来。

如前所述，约屯梅姆的女巨人安格尔玻达和珞基生下了三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是儿子，大狼焚里尔。他是天地间一切贪婪的鼻祖，焚里尔由曲尔养着。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名叫弥兹郭斯沃尔门，是一条大蛇。他们的第三个孩子是一个女儿，叫做黑尔。奥丁知道珞基有这三个孩子的时候，就大怒起来，把弥兹郭斯沃尔门抓起来投到围绕大地、咆哮不已的大海深处。但是他渐渐长大起来，盘成一团，用嘴咬住自己的尾巴，躲在海底，把大地围住。黑尔被阿斯神祇推到尼夫尔海姆，她身子的一面黑得就像一具腐朽的尸体，另外一面则是新鲜皮肤的颜色。奥丁让她在尼夫尔海姆接待那些死于年老、多病，或者死于意外、不光彩原因的人的魂灵。她的那一大片地方就叫做黑尔（地狱），她在黑尔正中叫做埃尔巨斯尼尔的地方居住，那里一片漆黑。她在埃尔巨斯尼尔的四周用木棍围了—道高高的鲸齿围栅，围栅有一道很结实的门，叫做黑尔门，由凶狗伽尔姆看守着。黑尔的旁边便是赫维尔盖尔米尔泉，巨蛇尼斯扈格便盘踞在那里。赫维尔盖尔米尔泉的边上是死尸滩，黑尔收留的人都聚在那里。黑尔屋子里的东西就和她本人一样令人毛骨悚然，她邀请客人歇脚的塌叫做病塌，挂在病塌四周的是用恐惧做成的帘子，

去她那里的人首先必须跨过一道叫做棘约尔的河和一道绊脚木门槛。黑尔的男奴名叫冈拉惕，女奴名叫冈勒虞斯，他们的腿脚都不利索，给客人端食物的时候总是走得慢吞吞的。

巨人和矮人的世界乌兹郭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到了夜间，从乌兹郭散开来的黑暗，笼罩着紧挨着的人类的住所弥兹郭。在昏暗中鬼怪和幽灵都钻了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夜里走路不如白天那么安全。鬼怪和幽灵会斗胆地钻进大门，在黑暗中他们的力量也比在阳光照射下要大得多。巨人和妖怪总是伺机把人整死，搅乱人的生活。要不是人的守护者索尔保护着人类，用他的斧头威慑着这些妖魔，那大地早就变成一片荒芜。

阿斯郭那边，总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发生着。发生的事情都是大事，都是对阿斯神祇、对弥兹郭和乌兹郭的生灵有巨大影响的大事。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事情越来越沉重，直到最后，那边发生的事情竟把阿斯神祇以及人类都一起引向灭亡。应该说，这—切都要归咎于阿斯神祇自身，是他们没有遵守诺言。受到恶势力的引诱，阿斯神祇竟用狡诈和模棱两可的语言来玩弄权术，希冀以此求得安全。他们每一次对诺言的违背都要在他们自己的生活道路上投下一个长长的阴影。恶势力总是要用更加邪恶的东西来保卫自己的，阿斯神祇们为了对付他们最可恶的敌人，不让敌人毁掉一切，必须在自己的勇敢中掺进狡诈和欺骗。就这样，神祇们在自己的胜利中也迈向了灭亡。



《埃达》组图

1. 又译为“金恩加格”（Ginnungagap）。
2. 又译为“赫瓦格密尔”（Hvergelmir）。
3. 又译为“伊密尔”（Ymir），或名“奥尔格尔密尔”（Orgelmir）。
4. 又译为“瑟洛特格尔密尔”（Thrudgelmir），有六个头。
5. 又译为“勃尔格尔密尔”（Bergelmir），邪恶霜巨人的始祖。

6. 又译为“奥德姆拉”（Audhumla）。
7. 图为丹麦艺术家奥拉夫·布林尼尤夫尔松丹译本《埃达》中的插图。书中风格类似的插图均为此出处，不再赘言。
8. 又译为祖神“勃利”（Buri，产生者）。
9. 又译为“勃尔”（Borr，意为生产，是祖神出生后立即生下来的）。
10. 又译为“波尔斯隆”（Bolthron，恶之刺）。
11. 又译为“贝丝特拉”（Bestla）。
12. 又译为“亚萨神族”（Aesir，意即世界的柱石与支持者）。
13. 即人类居住的弥兹郭，又译为“米德加德”（Midgard，中央之地）。
14. 又译为“诺德里”（Nordri，北）、“苏德里”（Sudri，南）、“奥斯特里”（Austri，东）、“威斯特里”（Westri，西）。
15. 又译为“苏尔”（Sol，太阳）和“玛尼”（Mani，月亮）。
16. 又译为“阿尔瓦克”（Arvakr，早醒者）和“阿尔斯维”（Alsvin，快步者）
17. 又译为“斯库尔”（Skoll，嫌忌）。
18. 又译为“亚斯维德尔”（Alsvider，永远迅速者）。
19. 又译为“哈梯”（Hati，憎恨）。
20. 又译为“赫利姆法克西”（Hrimfaxi，霜之马）。
21. 又译为“斯基法克西”（Skinfaxi，光之马）。
22. 又译为“尤腾海姆”（Jotunheim，巨人之国）。
23. 又译为“赫拉斯瓦尔格尔”（Hraesvelgr，吞噬尸首者）。
24. 又译为“海尼尔”（Honir）和“洛多尔”（Lodur，即“珞基”Loki）。
25. 又译为“阿斯加德”（Asgard）。
26. 又译为“碧佛洛斯特”（Bifrost，虹）。
27. 又译为“伊格德拉修”（Yggdrasil）。
28. 又译为“托尔”（Thor）。
29. 又译为“提尔”（Tyr）。
30. 又译为“巴尔德”（Balder）。
31. 又译为“霍德尔”（Hodur）。
32. 又译为“博拉琪”（Bragi）。
33. 又译为“乌勒尔”（Ullr）。
34. 又译为“法纳神族”（Vanas）。
35. 又译为“涅尔德”（Njord）。
36. 又译为“弗雷”（Frey）。
37. 又译为“芙蕾雅”（Freya）。
38. 又译为“布里希嘉曼”（Brisingamen，情热）。
39. 又译为瓦尔基里（Valkyrie）。
40. 又译为“芬利尔”（Fenrir）。
41. 又译为尘世巨蟒“尤蒙刚德”（Jormungand）。
42. 又译为“赫尔”（Hel）。
43. 从左到右依次为：瓦尔哈拉、牛头钓蟒、世界树、捆住焚里尔。



阿斯神祇和莞讷神祇的战斗与议和

《韵文埃达》的开篇《沃卢斯珀》讲述了阿斯神祇和莞讷神祇的战争与议和。斯诺里在他关于挪威国王的故事集《大地》的开篇也讲述了这宇宙的第一战，他在《散文埃达》中也提到了这件事情。

在远古的时候，阿斯神祇营造了阿斯郭，用金子和精美的工艺把它装点得华丽无比。那时候，他们的生活是欢乐和美妙的。阿斯以及他们的阿旭妮娅一个个都用金首饰和珠宝把自己打扮得雍容华贵，他们的金发闪闪发光，照亮了整个世界。他们围坐在一起，下棋取乐，整个空气、海洋和大地都充满了快乐。

后来，来了一位妇人，谁也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来的。她管自己叫做顾珥苇，她掌握着各种各样的魔法，会施法术把魔力送进空中；她能改换人们的思想，诱发他们贪恋财宝等不正当的欲念。她走访了一个个庄园，为那些想知道自己未来命运的人算命，她在黑暗中为这些人作法，在通道或厅堂里搭起法坛，让人们在火堆上添柴火，在满屋都是烟气的时候作法。贪婪的女人看见她从道上走来的时候，眼里都闪闪发

光。

顾珥苇也来到了阿斯郭，但是阿斯神祇逮住了她，用长矛刺她。他们把她戳在长矛上，在她的身下架起柴火堆，放火烧她，要把她的皮毛和法术一起烧掉。但是他们时努力都是徒劳的，因为她的魔法太大了，不论怎样烧她，她都能再生。她三次来到弥兹郭，又从弥兹郭来到阿斯郭。尽管阿斯神祇不知道顾珥苇是从哪里来的，但是，阿斯神祇发觉她后面有另一个神族，叫做莞讷。莞讷神祇听到阿斯神祇怎么对待顾珥苇以后，便聚集起来，来到阿斯郭，要求阿斯神祇的赔偿。阿斯神祇聚集在一起商量要不要进行赔偿，是不是和莞讷神祇讲和。他们商量的结果是，不对恶待顾珥苇的行为赔偿。奥丁拿起他的长矛，把它投到了莞讷神祇中间。

在顾珥苇被戳在长矛上抬到火堆上的时候，世间便有了戮杀；在奥丁把他的长矛投到了莞讷神祇中间的时候，国王之间就有了战争。从那以后，每当两个群体作战的时候，他们的首领总是第一个把长矛投向敌群之中，而且喊道：“我把你们全都奉献给奥丁。”这种仪式预示着胜利；首领的长矛击中的那个人的下场，也就是全体敌人的下场。

但是，当奥丁的长矛投到莞讷神祇中间时，莞讷神祇全部奋力冲了过来，要攻打那仅仅由栅栏围着的阿斯郭。他们奋力攻破了围栏，唱着战歌打进了阿斯神祇的圣地。这时，最有见识的阿斯神祇和莞讷神祇看出，继续厮杀一定会使阿斯神祇和莞讷神祇两败俱伤。于是他们便坐到一起议起和来了，他们相互立下誓言，交换了人质。阿斯神祇把自己的赫虞尼尔送到莞讷神祇一边，莞讷神祇方面则把他们的尼约尔德以及他的亲人弗莱尔和芙丽娅送到了阿斯神祇一边。

尼约尔德、弗莱尔、芙丽娅从此和阿斯神祇一起生活在阿斯郭，阿斯神祇把他们看成是自己一族的，后来他们便一同与巨人以及其它妖孽斗争。在饶纳偌克，阿斯神祇的劫难日来到的时候，他们在维格里斯旺战斗中被杀死。



1. 又译为“古尔薇格”（Gullveig）。



阿斯郭修起围墙以及
斯莱普尼尔的来历

阿斯郭修围墙的故事也见《散文埃达》。但是在哥特兰发现的关于八脚马驮着骑士在天空中飞驰的石雕证明，这个神话故事在斯诺里生前几百年便已经存在了。

那是远古时代，在阿斯神祇们修造起弥兹郭和瓦尔哈拉的时候。一天，来了一个巨人，说自己精于建筑，愿为瓦尔哈拉修建一道坚固结实的围墙，可以抵御任何山精妖怪的侵入，并且他保证能够在三个春秋的时间里建成。但他有一个条件，就是当他按约定时间把围墙建成后，阿斯神祇把太阳、月亮和芙丽娅送给他作为报酬。当时索尔往东边制服妖魔去了。其他的阿斯神祇聚在一起商量，取得了一致意见，同意这个巨人的要求，但是只给他一个冬天的时间。双方约定，到立夏的那一天，围墙哪怕缺一块石头，那协定就算吹了。神祇们还提出，巨人不得请任何别人帮忙。那个巨人同意了这些条件，他只要求使用他的马斯瓦迪尔法里搬运石头。按照珞基的建议，神祇们同意了他的要求。巨人还提出，他恐怕索尔不会高兴他和阿斯神祇在一起，一旦索尔回来，他就失去了安全保障，所以他要求神祇们发誓保障他的安全。神祇们也照样同

意了。

立冬的第一天，巨人就开始了他的工程。他白天修墙，晚上套上马去拉石头。阿斯神祇对他的马能拉那么多大石块感到十分惊讶，都觉得那匹马比他本人还要能干。子一天天过去，墙一天天地高了起来。那墙真是高大坚固极了，可以抵挡任何外来的攻击。

冬天结束前三天，那道墙只差大门还有一小块地方未完工了。这时候神祇们开始抱怨了，他们相互追问是谁的主意，同意把芙丽娅送到约顿海姆去，同意把太阳和月亮从天上摘下来而让世界被毁掉。他们回想起来，是那个尽干坏事的珞基的主意。他们抓住珞基，威胁他想办法来哄骗那个工匠，否则他们一定要让他惨死。珞基害怕极了，于是发誓不论代价如何，他一定不让那工匠遂意。

那天晚上，那位工匠套马去拉石块的时候，从树林里跑出一匹母马，朝着工匠的雄马嘶鸣不已。那雄马辨明了那是一匹母马，便带着缰绳跑进树林去赶那匹母马去了。工匠赶忙去追他的马，但是两匹马跑了整整一夜，工匠根本接近不了它们。



奥丁及斯莱普尼尔

随后的两夜，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工匠看到他的工程没法完成，便狂怒起来，现出了原形。神祇们看明白那工匠原来是一头山猪精，于是他们不顾自己的诺言，唤回了索尔。索尔立即回到了阿斯郭，他挥起了斧子，一下子就把猪精的脑袋砍得粉碎。

在这期间，那头雄马和那头母马还在一起嬉戏。一天，从树林里跑

出了一头有八条腿的小灰马，以后奥丁就一直骑它。这匹小灰马在天空中和海洋上飞跑，如履平川，它就是奥丁的八脚马斯莱普尼尔。





珞基和矮人打赌

这一段故事也见于斯诺里的《散文埃达》。

一次，珞基恶作剧的念头大发，便偷偷地把索尔的妻子茜芙的头发剪了下来。索尔知道这事是珞基干的以后，就把珞基抓来，对他说，要是他不能为茜芙弄来金发，让金发在茜英头上生根，就要把他浑身的骨头全都打断。于是珞基找到了矮人伊瓦尔迪的几个儿子，请他们为他制作金发。伊瓦尔迪的几个儿子为珞基制作了三件宝物：一头金发，一条名叫斯基斯布拉斯尼尔的船和一把名叫贡格尼尔的长枪。珞基把这三件宝物给另外一个名叫布洛克的矮人看，并对布洛克说："我敢打赌，你哥哥辛德里制作不出比它们更好的工艺品来。我敢拿我的头做赌注。"



珞基盗走了茜芙的头发，奥丁罚他将西芙的头发再生出来，于是珞基便向矮人求助。图为丹麦著名画家家易卜·斯潘·奥尔森的作品。

于是，他们两人来到了矮人辛德里那里。辛德里首先拿一块猪皮放在熔炉里，对布洛克说：“你好好地拉风箱，一刻不能停，等我回来把猪皮取出来。”辛德里刚从工棚走开，就有一只牛虻飞了进来，停在布洛克的手上叮他。但是，布洛克还是若无其事地拉风箱。辛德里回来，从熔炉里取出了他制作的东西，那是一头被阉过的公猪，它的鬃毛根根都是纯金的。

接着，辛德里又把一些金子放进熔炉里，嘱咐弟弟在他折回来之前一刻也不能停止拉风箱。可是他一走，那牛虻又回来了。这一回牛虻落在布洛克的脖子上，更加凶猛地叮他。但是，布洛克没有停手，一直等到他的哥哥回来取出他的作品。这一回辛德里炼出的是德饶普尼尔戒指。

最后辛德里把一些铁放在熔炉里，又叮嘱布洛克一刻不要停止拉风箱，说风箱哪怕只停一下，那就要前功尽弃。可是他一走，那牛虻又飞回来了。这一回，它落在布洛克的两眼之间，狠狠地叮咬布洛克的眼皮。血流了下来，蒙住了布洛克的眼，布洛克看不见了，急忙拿手去赶牛虻，于是，风箱停了。这时他的哥哥回来了，辛德里说，熔炉里的东西现在完全被毁掉了。他从熔炉里取出一把斧子，把斧子连同那两件宝物都交给他的弟弟，要他拿去阿斯郭听候对这次打赌的断决。

布洛克和珞基来到了阿斯郭，请奥丁、曲尔和弗莱尔为他们断决。

于是珞基把贡格尼尔长枪递给奥丁，把金发给曲尔转给茜芙，把斯基斯布拉斯尼尔船给弗莱尔，并且向他们解释了三种宝物各自的特点：贡格尼尔可以击穿它击中的任何东西；金发一安到茜芙的头上就会生根生长；乘斯基斯布拉斯尼尔船出行，不管你要航行去哪里，只要一扯起风帆，就总是可以遇上顺风，而且，要是愿意的话，还可以把它像布一样叠起来放在袋子里。

之后布洛克走上前拿出他的宝物来。他把戒指德饶普尼尔交给奥丁说，每到第九天的夜里，从德饶普尼尔上会滴下另外八只和它一样重的戒指。他把阉猪辜林布尔斯惕给弗莱尔，说那猪能比任何一匹马还要快地飞越长空和大海，而且他的鬃毛发出的光能把所到之处照得像白昼一样，哪怕是在默尔克海姆，哪怕是在黑夜里。他把斧头交给索尔，对索尔说："这柄斧头可以击穿任何东西，要是把它扔出去，它会毫无误差地击中目标，而且它飞出去之后还能飞回到你的手中。要是你愿意，它可以缩小到可以把它揣在怀里。但是它有一点不足，就是它的柄短了一点。"当然，我们大家都明白，那是珞基搞鬼的结果，那牛虻就是珞基变的。三位阿斯神都说斧子是所有宝物中最宝贵的，是抵御威胁的好武器，于是共同断决矮人布洛克得胜。



珞基像

珞基答应赔钱，可是矮人不答应，一定要他的头。珞基便说："好罢，你来抓我罢。"可是当矮人去抓他的时候，他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于是矮人请索尔帮他把珞基抓来，就在布洛克要砍断珞基的头的时候，珞基说："头的确该你拿去，但是脖子却一点不归你。"矮人看出他不可能把珞基的头砍下来，于是拿来一把刀和一根线，要在珞基的嘴上打眼，把他的嘴缝上。可是他的刀刺不进珞基的嘴皮，他便说："我明

白了，只有我哥哥的针才行。”话刚出口，他哥哥的针就飞到了他的手上。于是，他把珞基的嘴皮缝在了一起。

后来，珞基虽然又张开了嘴，可是他的嘴皮上一直留下了好几个窟窿。





阿斯神祇制服饿狼焚里尔

这段故事原载斯诺里《散文埃达》中。

珞基和安格尔玻达生下的三个孩子中，有一个是头灰狼，叫做焚里尔。阿斯神祇把焚里尔带回到阿斯郭，由曲尔喂养它。这样，阿斯神祇们便可以监视着它。焚里尔十分凶野，除了曲尔之外，没有别的神祇敢接近它。阿斯神祇们看到它一天天长大，一天天强壮起来，觉得将来总有一天它会成为祸害。于是，他们聚在一起商量，看是不是能弄到一根很结实的链子把这个野家伙拴起来。

于是他们打了一根所能打出来的最结实的链子，他们把它放在焚里尔跟前，对它说道："让我们看看你是不是能挣断这根链子。"狼坐到链子上，任凭神祇们拴它。可是它一使劲，链子就断了。

神祇们又想法打出第二根链子，这根链子比第一根还要结实。他们又走到狼那里对它说，要是能把这样一根结实的链子挣断，那它的力气就算出名了。狼觉得上一次挣断一根链子之后，它的力气又长了许多。为了让阿斯神祇们知道自己的了不起，于是它又冒险试了试：神祇们用

链子把它捆好之后，它就用力一挣，结果把链子挣断成一截截飞向四方。

这下神祇们真的害怕起来了。他们明白，不用计策是无法制服焚里尔了，于是派使者到矮人那里去，请矮人施展他们的手艺。矮人为阿斯神祇打出了一根像丝一样光亮平滑的细绳，但这细绳却比用铁打出来的任何链子都要结实，所用的材料是谁也找不到的东西：猫的脚步声，妇女的胡须，山的根，熊的感觉，鱼呼出的气和鸟的口涎。

阿斯神祇们拿着矮人制成的细绳，把狼骗到一个岛上。他们让狼看那条丝一般的细绳。神祇们一个个拿起细绳来试，谁也不能损伤它分毫。“看上去它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他们对狼说，“但是，别看它那么细，其实结实得很。不过，你的力气很大，说不定你还能像前两次那样挣断它。”狼觉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说道：“这条细绳看上去的确不怎么样，看来挣断它也不会给我增加多少荣誉。但是，除非它是用阴谋诡计做成的，否则，这么细的绳子是永远也拴不住我的。”诸阿斯神祇说道：“这么细的一根绳子，看来是拴不住一个能挣断铁链的家伙的，但是你要是挣不断它，那么我们也就用不着害怕你了，就会放掉你的。”狼回答说：“要是你们把我捆住，我自己又挣不脱，可就栽了！我没有那么大的兴致来试它。但是，你们不能说我胆小！这样吧，你们尽管来捆我，可是你们当中必须要有人把他的一只胳膊伸到我的嘴里来做抵押，保证你们没有捣鬼。”神祇们相互看了看，心想：焚里尔这一招，可真恶毒！他们谁也不肯把胳膊伸进狼的嘴里去。



恶狼咬断曲尔的右臂

这时候，曲尔站了出米，说他愿意把右手伸进狼的嘴里。阿斯神祇

用矮人打的那根绳子把焚里尔捆住，狼开始挣扎起来，可是那细绳很结实，而且狼越挣扎，绳子就把它捆得越紧。它再也无法摆脱阿斯神祇们给他拴上的绳子了！除了曲尔之外，其他的阿斯神祇都笑了起来。结果，曲尔的右胳臂被狼咬断了。阿斯神祇们把一块大山石戳穿，把绳子穿过山石，再把绳头深深地埋在地里，并在上面压了一块巨大的山石。狼咬断了曲尔的右胳臂后，还张开大口来咬周围的神祇。于是阿斯神祇们就拿一把剑送进狼的嘴里，把狼张开的大口撑住。剑尖抵住了狼的下颚，剑柄抵住了狼的上颚。狼在那里不停地惨叫，涎水从它的口中流出，就像一条河一样流淌。

曲尔失去了一条胳臂。焚里尔则被拴着，一直到饶纳偌克阿斯神祇劫难日的到来。



索尔造访须默

《韵文埃达》和《散文埃达》都记述了索尔造访须默的故事。《散文埃达》的记述特别精彩。这段故事是十分有名的，也是大家十分喜欢的索尔制伏巨人的故事。

有一次索尔离开了家。他没有驾他的车，没有带上他的马，也没有别人陪着。他信步走着，装成一个小伙子的样子，来到了巨人的家园，想把巨人的家园看个究竟。

夜幕降临的时候，他敲开了一个叫做须默的巨人的家门，请求留他过夜。天明的时候，须默起身，做好了出去捕鱼的准备。索尔也跳了起来，迅速穿上衣服，请求须默带他到海上去。须默并不觉得带上这么一个大孩子，对他会有什么用处。“我要出海到很远的地方。”他说道，“我怕到了海上，你会冷的。”但是索尔回答说：“你想到多远就去多远吧。恐怕我不是第一个要求返回的人呢。”这位阿斯神生气极了，差一点就拿斧头去砍须默的头。但是，他控制住了自己，决定留着威力，把它使在别处。他只是问了问须默，得带上什么吃的。须默对他说，想吃什么就自己去找。于是索尔就自个儿走到须默的牛群中，把他

逮到的第一头牛的头扭了下来，拎到了岸边。这时须默已经把船放进水里了，索尔一步跃上了船，拿起两只桨在船尾划了起来，须默这才觉得他很利索。

须默在船头划着，船行驶得很快。当划到须默通常捕鱼的那个渔场的时候，须默要停下桨来。但是索尔说道：“我们还要往前划很远呢。”于是他们又快快地划了一程。最后，须默说道：“可不能再划了。要不然我们就会碰到弥兹郭斯沃尔门了。”但是索尔还是只管划，这当儿须默坐在那里，觉得倒是很有趣。最后，索尔收起了桨，准备好他的钓鱼线，那鱼线又粗又结实，鱼钩粗大，和鱼线很相称。他把牛头套在鱼钩上，然后甩进海里。牛头一直落到海底弥兹郭斯沃尔门盘踞着的地方，那长虫立即就张开大口咬吃牛头，这样鱼钩就钩住了长虫的颚。长虫一感觉到疼便使劲摆了起来，那劲大极了，将索尔的手臂一下子就拖到船边。他使劲地用双脚顶住船底，双脚竟踩穿了船底，落进海里，最终他把长虫拉到了船边上。长虫被索尔拉起来时那种翻江倒海的情景令人生畏，须默的脸被吓得苍白。就在索尔拿起他的斧头要挥出去的时候，须默摸到了他的食刀，在船舷把鱼线割断了，长虫又落入水里去了。索尔跟着就把斧子抛了出去，就在长虫要沉到海里的时候，把长虫的头砍着了。索尔十分恼怒，他挥拳打到须默的耳朵上，须默头朝下落到海里去了。索尔自己则趟水回到了岸上。



索尔与须默一起出海

有的人就是这样讲索尔和须默的故事的，不过也有人说事情不是这样的。下面便是另外一种说法。

有一回，众阿斯神祇想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他们觉得还该由巨人

埃吉尔招待他们。于是，索尔便来到埃吉尔那里，对他说："诸神要来你这里，请你好好招待。你最好马上架起锅，开始酿酒吧。"埃吉尔很恼火，他转过身子，思忖着怎样才能让这一伙神为他们的盛气凌人付出代价。他回答索尔说："那么你们得自己去找一口可以为众神酿酒的锅来。"神祇们站在那里想，到哪里去找这么一口锅呢？这时曲尔走到索尔身边，悄悄说道："在埃利沃厄的东边、天地交会的地方住着威武的须默，他是我的外祖父。我知道他有一口很大的锅，足够我们用的。那锅有一里深。""你说我们能弄到它吗？"索尔问道。曲尔说："动武是不行的，但是可以智取。"

于是，第二天一早索尔就驾上了他的马车，和曲尔从阿斯郭动身了。当晚，他们就来到了巨人须默家。曲尔在那里遇见了他的外祖母，曲尔并不很喜欢他的外祖母，因为她长着一百个脑袋。可是当曲尔的母亲穿金戴银、声音清脆地走出来请他们喝酒、对他们表示欢迎的时候，情形就不同了。曲尔对他的母亲说，他们来是为了找老巨人须默借锅的。他的母亲对他们说："那么我最好把你们藏在锅后面。因为那老家伙对客人的态度常常很坏，又很吝啬。"两位阿斯神等了很久，须默才回来。须默进来的时候，胡须上挂着冰凌，两位神祇还可以听到他走路时冰凌的响声。女儿迎了上去，欢迎他回家来，并且对他说有好消息："你得高兴高兴，我的儿子看我们来了！他住得太远，我们很难见面。他带来了一个叫韦兀尔的朋友，这位朋友通常对人类比对我们巨人更亲热一些。他们在柱子后面山墙那边。"霜巨人瞪眼朝山墙那里望去，那结实的柱子一下子就断成了两截，两位阿斯神祇就走了出来，向巨人问候。可是那老巨人用眼死死地盯着他的敌人，没有一点好心情。

大家的晚饭是三头炖在锅里的牛。索尔没有吃肉，而且在睡觉之前他又把两头牛变活了。须默对他说道："要招待你还真不容易。要是明天晚上做饭，我们就得到海上去找吃的去。"索尔说，要是老巨人有鱼饵的话，他明天可以去海上捕鱼。老巨人对他说："你自己可以到牛群那里去找鱼饵。"第二天清早，索尔走到树林里，看见一头浑身漆黑的牛，就过去把牛的头扭了下来。看见他拖着牛头走过来，老巨人对他说道："一大早你头一桩事就干得糟透了，麻烦还在后头呢。不过，既然已经干了，就算了罢。"

他们来到岸边，把船推进水里。索尔不顾须默的劝告，把船划到很远的地方。最后，他们停下来，收了桨。须默开始钓鲸，有时一次一条，有时一次两条。索尔则在一边准备他的鱼线，他把牛头挂在钩上，放到海里。牛头一落到海底，弥兹郭斯沃尔门便张开大口，一口咬住这稀有的食物。索尔把鱼线收起来，长虫亮晶晶的头一会儿就露出水面，

在那里挣扎。于是，索尔就把他的斧头朝长虫砍去。巨人惊叫起来，山在摇晃！而当长虫沉入水里的时候，整个大地都在颤抖！

他们划船回家时，须默气愤地坐在那里，浑身发抖，一言不发。一直到他们上了岸，须默才说道："我们的事才完了一半。你是不是可以把船安顿好，把捕到的东西都背回去？"索尔抓住船，一下子把船连同船上的桨以及捕到的东西都甩到肩上，把它们全都扛回了家。船底的水随着索尔的步子晃得很厉害。回到家之后，老巨人开始找索尔的茬了。"在人前吹自己会划船，算不得什么。"他说道，"要是你能把我的钵打碎，我就说你是好样的。"索尔拿起钵，身子朝前一弯，把钵朝一根柱子砍去，一下子把柱子砍穿了，可是钵仍是完整无损的。于是曲尔的母亲悄悄对他说："你可以砍砍老巨人的头颅试试，它比钵结实些。"索尔从座位上站起来，把他天神的气运得足足的，然后瞄准须默的脑袋把钵砍了过去。头好好的！但是，这一回钵碎了。须默抱怨说："这下子我成了个可怜虫了，我的钵完了，我再也不能捧着它，像老太太那样说：'可爱的啤酒，你多热呀！'现在，你们走罢，要是你们能把锅拿出屋子去，你们就把它拿走罢。"

索尔去搬锅，一次，两次，他丝毫不能移动那口锅，于是索尔抓住锅的边，把双脚紧紧地蹬在地上，以致于脚都陷进了地里。终于他一下子把锅举到头顶，就跑了起来.身后响起一阵叮叮铛铛的声音。可是，没走多远，他们就看到山野里有许许多多长着好多脑袋的巨人冲他们奔来。索尔把锅放下，拿起他的斧子，把巨人一个一个地砍倒在地。这样索尔便扛着须默的锅回到了家里。

阿斯神祇们高高兴兴地在埃吉尔的大厅里喝起了啤酒。





索尔在乌兹郭的罗棘家

索尔在乌兹郭的罗棘家的故事是《散文埃达》的主要故事之一。这个故事也散见于《韵文埃达》的〈哈巴尔德之歌〉、〈须默之歌〉和〈罗卡森纳〉等篇之中。丹麦人萨克索·格拉马惕库斯也在《丹麦人行止志》中讲到这个故事的一些段落。但是，格拉马惕库斯极大程度地改写了故事，使后人很难辨出它的本来面目。这里参照的是《散文埃达》的叙述。

有一次，索尔不得不输在巨人的法术和障眼法下。一天，索尔驾着马车，让珞基坐到他的车上，一同出行。天黑时，他们来到一个庄园，在一个农民家里歇下来。在吃晚饭的时候，索尔把他的坐骑宰了，把肉烤熟后端上桌子，请主人和他的妻子、儿子一起吃。在用餐之前，索尔先把马皮摊开放在火前，要求大家把肉吃完之后，把所有骨头都放在马皮上。吃饭的时候，农民的儿子切尔夫用刀子橇开一根大腿骨，吸了里面的骨髓。

第二天一清早，索尔就起来了。他穿好衣服，拿上他的斧子，在骨头上比划着祭了骨头，他的马立刻就站了起来。但是索尔马上就看出，

马的一只腿瘸了。他用手摸了摸那只马腿，发现马腿骨折了。看来有人弄坏了那条腿的骨头！索尔气得一下子皱起了眉头，把斧子握得紧紧的。他用的力气极大，以致于指关节都白了。农民一家人看见索尔的眼睛发出的怒光，全都吓得心惊腿软。他们请求索尔的宽恕，愿意把全部家财都献给他。索尔看见他们那一副害怕的样子，气也就消了一些。最后他让农民的儿子切尔夫和女儿珞丝珂娃做他的仆人。从那以后，这两个人就一直跟着他。

索尔让他的马歇在农民家里。他和珞基、切尔夫以及珞丝珂娃一起，越过巨人的家园朝东走去。他们一直走到海边，趟水到了对面的海岸。他们没有走多远，就来到一片森林。那森林大极了，他们走了一整天也没有走出林区，而切尔夫背着的食品袋已经空空了。天黑下来的时候，他们开始找地方过夜。忽然他们发现一所很大的房子。房子的门大极了，占了整整一面墙。他们就在那儿过夜。半夜，突然爆发了大地震，大地起伏波动，房里摇晃。索尔爬了起来，用手往四下摸索。他摸到房子右侧的一间小屋，于是把同伴都叫了进去。这几人正害怕得发抖，索尔坐在门口，手里拿着斧子防护着。一整夜他们的四周都是摇摇晃晃的，响声很大。

天一亮，索尔就走了出去。他看见有一个人躺在外面的森林里睡觉，大声打着鼾。这下索尔明白夜间的摇晃和声音是怎么回事了。他紧了紧裤带，运了运气。突然，那人醒了，一下子跳了起来，索尔问他叫什么名字。“我叫斯克吕米尔。”他说道，“不过，我用不着问你的名字。站在我面前的，是阿斯索尔，可是你把我的手套弄到哪里去了？”斯克吕米尔伸手拿起了他的手套。这下子，索尔看清了他们昨夜过夜的屋子是什么东西了。原来，他们在斯克吕米尔的手套里过了夜！斯克吕米尔问他们是不是愿意和他一起走？索尔说愿意。斯克吕米尔首先打开他的食品袋，准备吃饭。索尔和他的伙伴带着行囊在离斯克吕米尔远一点的地方坐了下来，这时斯克吕米尔请他们一起吃，索尔马上答应了。吃完饭后，斯克吕米尔把食物统统装在一个袋子里捆好，扛着上路了。一整天，他都走在几个人的前面，他的步子可非同一般。

天黑的时候，斯克吕米尔来到一棵橡树下，他要睡觉了。他对索尔说：“现在我要躺下睡觉了。你们可以打开食品袋吃点东西。”说罢他就睡熟了，大声地打起鼾来。索尔拿过食品袋，想打开它。可是说起来也没有人会相信，不管怎么使劲儿，他都解不开巨人的袋子。于是他恼火起来，双手拿着斧子就朝斯克吕米尔的头上砍去。斯克吕米尔醒了过来，问道：“是不是有一片叶子落到了我头上？你们吃过了吧？那就赶快睡罢。”“是的，我们该睡觉了。”索尔回答着，来到另外一棵橡树下

面。可是，索尔没法安安稳稳地睡。

半夜的时候，索尔听到斯克吕米尔在打鼾，整个森林都在呼呼地响。他爬了起来，摸到斯克吕米尔的跟前，抡起他的斧子就朝斯克吕米尔的头顶砍去。索尔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斧子深深地砍进了他的脑袋。这时斯克吕米尔一下子醒了过来，说道："怎么回事？大概是一颗橡子落到我的头上了。可是，索尔，你起来干什么？"索尔急忙走了回去，回答说他刚醒过来，看来还不过半夜，还有时间再睡上一会儿。索尔躺了下去，他等待斯克吕米尔再睡着。他决定第三次再砍，这一斧下去一定叫斯克吕米尔再也睁不开眼睛。

天快亮的时候，他清楚地听到斯克吕米尔睡着了。他爬了起来，用尽浑身的气力把斧子朝斯克吕米尔的脑袋砍去，斧子砍到了斯克吕米尔的头盖骨上。可是斯克吕米尔竟又爬了起来，摸了摸脑袋，说道："树上一定有一只鸟。我觉得在我醒过来的时候，鸟屎落到我的头上了。索尔，你醒了吗？是该穿衣起身的时候了。现在你们快到那个叫做乌兹郭的地方了，我听到你们在悄悄议论，说我的个子很大。不过，你们到了那里，会看到比我大得多的大个子呢。现在我可以给你们一个忠告：别觉得自己了不起。乌兹郭的罗棘手下的人大概受不了你们这些小不点儿的高傲态度。你们或许要顺着原路回去，我觉得那也许是上策。若是你们要继续走下去，那么你们可以朝正东方向走。我要到北面的那道山去。"于是斯克吕米尔背上他的食物袋，朝另一个方向走了。索尔的同伴一个劲儿地嘟囔，希望别再倒霉地见到他。

索尔和他的同伴也上路了，一直走到中午。这时，他们看到在一片坦原中间有一个由结实的桩子围起来的栅栏。那栅栏非常高，他们得仰起头才能看到柱子的尖端。他们走到栅栏跟前，发现栅栏的门是锁着的。索尔用力想把锁扭开，可怎么也扭不开，只好和大家从栏桩间钻进去。他们看见里面有一所大屋子，屋门敞开着。他们走进屋子，看见有好些高大无比的男人坐在依墙而摆的两张条凳上。索尔一行进了屋子，走到巨人的头领乌兹郭的罗棘跟前，向他致意。

但是，乌兹郭的罗棘懒得向客人表示什么。他把嘴角收起，用一种不屑的神态说话了："不值得花很长的时间听你们讲漫长的旅途故事。"他指着索尔说道，"你这个小不点儿大概是索尔罢？不过，也许你比看上去的要强大得多。小伙子们，你们有些什么本事？我们是不接待没有超凡本事的人的。"于是珞基回答了："我有一种本事，马上就让你们看看：我吃起东西来比你们这里的任何人都要快。"乌兹郭的罗棘马上就回答说："听着，要是你有这个本事，我们可以来比一比。"于是，

他叫坐在条凳上一个叫鲁厄的巨人出来和珞基比赛。接着，就有人端上来一个很长的食槽，里面装满了食物。珞基坐在食槽的一头，鲁厄坐在另一头，他们两个都尽力赶着吃。两人正好同时吃到食槽的正中。大家一看，珞基把骨头上的肉吃了，而鲁厄不仅把肉吃了，还把骨头和槽都一起吃掉了。谁都不能不说是珞基输了。

于是乌兹郭的罗棘又指着切尔夫问道：“那个小伙子会什么？”切尔夫回答说，他可以和乌兹郭的罗棘指定的任何人赛跑。“这倒是一种好本事。”乌兹郭的罗棘说道，“你一定有一双快腿了。不过，我们马上就会见分晓的。”乌兹郭的罗棘站了起来，和客人一起走出屋子。在平坦的野地里，有一条很好的路。乌兹郭的罗棘让一个名叫琥厄的小个子站出来，要他和切尔夫比赛。他们先赛了一回，琥厄跑在了前头。他跑到终点以后，还可以回过头跑来接切尔夫。“要是你想赢的话，还得加点油才行。”乌兹郭的罗棘说道，“不过，看得出你的腿脚跑得还会更快些的。”于是他们又比赛了一次。琥厄跑到终点的时候，切尔夫离终点还有近一箭之遥。于是乌兹郭的罗棘说道：“我想切尔夫跑得很不错，不过他是赢不了的。让我们看看第三次比赛的结果怎样。”于是他们又赛了一回。这一回，琥厄跑到终点的时候，切尔夫还没有跑完一半。于是大家都说够了，实在没有必要再赛下去了。



索尔在乌兹郭的罗棘家说，他能一口把乌兹郭的罗棘的酒角喝干。图为丹麦著名画家易卜·斯潘·奥尔森作品。

接着，乌兹郭的罗棘对索尔说：“你能拿出什么本事给我们看看？

要知道，你的名声是很响亮的。”索尔说，他可以比喝酒。“这可以试一试。”乌兹郭的罗棘说道。他走进屋子，叫伺候饭食的小厮把牧人平常喝酒的酒角拿来。过了一会，小厮就把酒角拿来了。乌兹郭的罗棘把酒角递给了索尔，说道：“谁一口把酒喝完，就是好样的。通常，要两口才能喝完这只酒角里的酒。要是三口还喝不完它，那就算不上什么了。”索尔看了看酒角，不算大，只是稍微长一点。他很渴，于是开始喝起来，自觉是用不着用鼻子吸第二回气的。最后，他的气用尽了，把酒角从嘴边挪开，看看自己喝得怎么样了，可是他看出酒并没有少掉多少。乌兹郭的罗棘说话了：“喝得不错，可是还不够。要是有人对我说阿斯索尔只能喝这么一点，那我还真不会相信。当然，我想这回你会一口把余下的酒都喝尽的。”索尔一句话也没有说，把酒角举到嘴边，心想，他要把气运得再足一点。他吸足了一口气，可是他注意到自己并没有把酒角的尖头抬到他希望的那么高。等他再次把酒角从嘴边挪开往里面看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喝掉的酒竟比头一回还要少，酒只不过刚刚不会洒出来罢了！乌兹郭的罗棘又说话了：“怎么，索尔？你还留着喝第三口吗？但你喝第三口还是不算犯规的。要是你第三口能把酒角喝干，那么，这一口就可以算得上是最大的一口了。要是拿不出比这个更大的本事，那你在我们这儿的名声就不会有你在阿斯神祇那边那么好了。”索尔恼了，把酒角又放到嘴边，拼命憋住气，大大地喝了一口。但是当他再往里面看的时候，他发现喝掉的酒只和前一回一样多。

于是，索尔把酒角还了回去，不愿再试了。乌兹郭的罗棘说道：“你的威力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大，这个本领赢不到什么荣誉。不过也许你还有别的本事让我们见识见识的。”“我还有本事的。”索尔说道，“不过在我们阿斯神祇那边，我是很难相信会有人说我喝的只是几小口的。说说你还要我比什么本事吧？”

乌兹郭的罗棘这次回答道：“我们这里的小个子们玩一种普通的游戏，那就是把我的猫举起来。不过要不是我亲眼见到你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我是不会要你来试试的。”这时，马上就有一只灰猫跳到大厅的地上，看上去那猫还真不小。索尔走了过去，把手伸到猫的肚子下面，准备把它举起来，但是那猫用力把它的背缩了起来，就像索尔用力伸自己的胳臂一样。尽管索尔使尽了气力，那猫也只是抬起了一条腿，索尔再也无法举动它。“我猜想就是这样的。”乌兹郭的罗棘说道，“猫相当大。索尔在我们这些大个子里是小个子。”索尔说道：“你可以说我是小个子。好吧，现在你派人来和我角力吧，因为我生气了。”

乌兹郭的罗棘朝条凳那边看了看，说道：“在这里我找不到合适的

人和你角力。让我们看看，把老艾勒叫进来，她是我的奶母。要是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和她角一角力。她曾经把在我看来和你一样有力气的人摔倒跪下。”于是走进来一个老妇人。乌兹郭的罗棘说她可以和索尔角一角力。结果不管索尔使多大的劲儿，老妇人总是纹丝不动。后来，她开始对他用劲了，索尔的脚渐渐站不稳了。在较量了几个回合以后，索尔的一条腿跪到了地上。于是乌兹郭的罗棘走了过去，把他们分开，说索尔用不着和他的人再比试了。天色已晚，乌兹郭的罗棘请索尔和他的同伴入座，款待他们吃饭喝酒，一直到深夜。

天亮的时候，索尔和他的同伴起来，穿好衣服。乌兹郭的罗棘为他们安排好桌子，吃的喝的一样不缺。他们一吃完，便起身告辞。乌兹郭的罗棘陪着他们走出栅栏，送了他们一程。在分手的时候，乌兹郭的罗棘问索尔对这趟造访是不是满意，是不是遇到了比自己厉害的人。索尔回答说：“我不能说我在这儿得到了什么好名声。我知道你们把我看成一个可怜虫，我不喜欢这样。”

于是乌兹郭的罗棘说话了：“现在你走出了栅栏，我可以对你讲实话了。要是肯听我的劝告的话，以后你再不要进到我的栅栏里去了。事实上，要是我早知道你的本事有那么大，差点让我们遭殃的话，那我是不会让你进去的。你们在森林里遇见的就是我。从我在森林里第一次见到你起，我就使了障眼法，让你的视觉紊乱。你要解开食物袋，可是我用魔结系上了它，所以你弄不清从那里解起。后来你用斧子砍了我三次。头一次的劲儿最小，可要是斧头真砍在我的头上，那我也就完了。你看到那天你们过夜的屋子外面带着一条比一条深的三条四方沟的巨石了吗？那就是你的斧子砍的印迹。你看不出我把巨石移到了你我的中间。

“比赛本领也是一样。珞基是真的饿了，吃的东西真不少；可是鲁厄不是别人，他是火。这就难怪他吃起食槽来就像吃肉一样快了。琥厄是思想，他跑得比切尔夫快当然也不奇怪。你喝酒角里的酒，你觉得没有喝掉多少，可是那也真是前所未闻的奇迹——酒角的底是连着大海的。当然，你是发现不了的。你现在看看海岸，你喝掉了多少海水！举猫的时候，你的本事也真够大的。说实在的，大家着到你把它的一只脚从地上举起的时候，没有一个不害怕的！因为它并不是你看见或感觉到的猫，而是盘踞大地的弥兹郭斯沃尔门，它很长，头尾都连在一起了。你举得够高的，离天已经不远了。你在角力时的表现也很了不起，你和老艾勒角力，她只按倒了你的一条腿。你是在和衰老角力！因为从来还没有过，也不会有任何生灵能不和衰老打交道，没有谁能制服衰老，会不被衰老摔倒在地上的。现在我们要分手了，你不要再来打搅我，这样

对我们都有好处。否则，我还要用法术以及别的办法来防卫，不让你控制我。”

索尔听完这一番话，拿起他的斧子，把它抡到空中。可是就在斧子要砍下去的时候，他找不见乌兹郭的罗赖了。索尔折回去，要把巨人的家园捣毁掉。可是除去一片广阔、贫瘠的坦原以外，再没有什么城堡，再没有看见什么别的东西。于是索尔转身上路，回到了斯鲁斯旺的家里。





索尔和赫珑诺的斗争

这段故事是根据斯诺里《散文埃达》的讲述写成的。

一次，索尔要去东方制服那里的魔法师；奥丁则骑着斯莱普尼尔来到了巨人的家园。奥丁来到一个叫做赫珑诺的巨人那里。赫珑诺对他喊道："你是什么人，怎么骑着一匹金毛马在天空和海洋上飞来飞去？你的马真漂亮！"奥丁也对他喊道："在你们巨人的家园里，可找不出比它更好的！"赫珑诺听到这样的话，心中十分恼火，回答道："可是我有一匹马一定比它跑得更快，叫做谷尔法克瑟。"他跳上谷尔法克瑟就追奥丁。他心想奥丁一定是在吹牛，要丢脸的。可是奥丁跑得飞快，总跑在赫珑诺前面一截。于是赫珑诺就越发恼火了，他头也不抬，根本不看前面，追着奥丁一直驰过阿斯郭的门，进入了阿斯神祇的领地。

赫珑诺来到大厅门前的时候，阿斯神祇们很客气，请他进去喝酒解渴，他接受了邀请。阿斯神祇们把盛满啤酒的酒钵递给他，他接过钵，一口就把酒喝尽了，借着酒劲，他开始讲起了大话。他说他要把瓦尔哈拉搬走，搬到巨人家园那边去；他要把阿斯郭捣毁掉；把除开茜芙和芙丽娅的所有阿斯神祇都杀死，并把茜芙和芙丽娅带回巨人家园去。芙丽

娅现在是唯一一个敢给他斟酒的了。他不断地喝，还说他一定要把神祇们的酒全喝完才罢休。最后神祇们听烦了他的胡言乱语，便去请索尔。索尔随即便举着他的斧子来了。他很恼怒，问是谁允许赫珑诺进到瓦尔哈拉来的，为什么芙丽娅要像在神祇们的筵席上一样为他斟酒。赫珑诺连看都不看索尔一眼，只是说是奥丁本人请他喝酒的，奥丁保证客人能够安安稳稳地歇着。“出去以前，你就要为对你的客气付出代价的。”索尔说道。但是赫珑诺回答说：“阿斯索尔杀死手无寸铁的人，可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光荣。你有多大本事，自己明白，你敢不敢在土地边界格里沃图纳郭那里和我比一比？我真是个傻瓜，竟会把我的盾和磨刀石留在家里！要是我有武器在手，那我们立刻就可以在这儿干一场。要是你把手无寸铁的我杀死，那你就是个懦夫！”要知道，在阿斯郭里是不允许流血的。索尔当然不能拒绝比试。从来还没有人向他挑战过呢！

接着赫珑诺就走了，满脸通红，一直回到家里。巨人们个个赞扬赫珑诺的事迹，夸奖他的这一趟闯荡，称赞他敢和索尔挑战。不论谁得胜，对他们都是性命攸关的，因为赫珑诺是他们当中最威武的，要是他倒下，那么索尔是不会对他们善罢甘休的。于是，巨人在格里沃图纳郭做了一个泥人，有九里高，胸脯有三里阔。他们从一匹母马身上取来了一颗心，装进泥人体内。这泥人名叫默库卡尔非。虽然默库卡尔非那么大，但是，后来索尔来的时候，这泥人还是被吓得发抖呢。有一种说法，说他看见索尔的时候，尿都给吓出来了。赫珑诺的心是石质的，是三角齿形的，据说，后来人们叫做“赫珑诺的心”的魔符就是这个样子。他的头也是石质的，他的盾很大，很结实。在站在格里沃图纳郭等着索尔来的时候，他拿着这面盾防护着他的前身。他的武器是一块磨刀石，他把它高高地举过了肩头，看上去很威武。

现在索尔来赴约了，带着切尔夫。切尔夫在前面朝着赫珑诺跑去，对着赫珑诺喊道：“你真蠢得要死，站在那里拿盾防护着你的前身。索尔看见你这样，他会从地底下钻过去结果你的性命的。”赫珑诺立刻就把盾塞在脚下，用双手举着他的磨刀石。突然，电光一闪，传来了一阵雷声，赫珑诺看见索尔骑着他的神马飞奔过来。索尔在老远的地方就把斧子弥约尔尼尔抡了起来，朝赫珑诺砍去。赫珑诺双手举起他的磨刀石来抵挡，斧子砍到了磨刀石上，磨刀石被砍碎了。一些碎块落到地上，变成巨大的砂岩，其中有一块飞到了索尔的额头上，把他打倒在地。弥约尔尼尔砍到了赫珑诺的脸上，把他的大头盖骨砍得粉碎。巨人朝索尔倒了下来，一只腿正正地压在索尔的脖子上。切尔夫把默库卡尔非推倒之后，就赶了过来，要把赫珑诺的腿从索尔的脖子上抬开，可是怎么也抬不动那腿。阿斯神祇听说索尔被打翻在地，便都赶来帮忙。但是，他们也都挪不动那条腿。

就在这时，索尔和嘉恩萨克挲所生的儿子马格尼奔跑而来。当时，马格尼才生下三天。他把赫珑诺的腿从父亲的身上甩开，还说道：“真不好意思，我来得太迟了。换上我的话，用拳头就结果掉那巨人了！”索尔站了起来，亲热地拉着儿子，说道：“你长大后一定是个好样的。你该得到赫珑诺的坐骑谷尔法克瑟。”但是，奥丁对索尔把这样一匹好马给了一个妖崽而没有给自己，感到很不高兴。

索尔回到了他的家斯鲁斯旺，那块碎石还牢牢地嵌在他的头上。神祇们为他找来一个名字叫做格珞阿的女巫，是“胆大妄为的宇尔万迪尔”的妻子。她为索尔念了咒，石头就松动了。就在石头快要掉出来的时候，索尔觉得要让女巫高兴高兴，以报答女巫的医术。于是索尔对格珞阿说，不久前他曾经趟水过了埃利沃厄河，把她的丈夫装在一个背兜里背出了巨人的家园。为了证明他说的是实话，还描述说，她男人的一个脚拇指戳穿了背兜露到外面，被冻坏了；索尔把那个拇指掰折扔到了天上，成了那颗有名的“宇尔万迪尔脚拇指星”，她可以在天上看到那颗星。索尔最后说，她现在可以等着，宇尔万迪尔不久就会回来了。这样一说，格珞阿高兴极了，以致于把她的咒语都给忘记了。索尔额头上的那块石头最终没有掉出来，它还嵌在索尔的额头上。所以今天要是有人向你借磨刀石的话，你最好小心翼翼地把磨刀石递给他，而不是把磨刀石扔过去，因为那样做会让索尔头痛的。





索尔的盖尔络虞兹之行

冰岛许多吟唱诗人都唱过索尔打死盖尔络虞兹的故事。例如吟唱诗人埃利弗尔·顾子儒纳尔松的《索尔的颂歌》就有这段故事。丹表人萨克索·格拉玛惕库斯在《丹麦人行止志》里也提到这个故事。这里参照的是斯诺里《散文埃达》的叙述。

有一次珞基偷走了芙里格的隼羽衣，披上它在世上飞来飞去玩耍。他来到巨人盖尔络虞兹的庄园，受好奇心的驱使，在一个窗孔旁停了下来，往窗孔里望了进去。可是，盖尔络虞兹看到了这个隼形的珞基，就派一个人上去抓他。那人很艰难地爬上陡墙，珞基坐在那里高高兴兴地看着他的狼狈样子，心想，等那个人就要够着他的时候，就一下子飞起来。当那个人伸手来抓时，珞基正要振翅飞起，却发现自己的双脚被绊住了。珞基被那个人抓住，送到了盖尔络虞兹跟前。这位巨人一看见这只鸟，就明白羽衣下面是一个人。巨人问他是谁，可是珞基一言不发。于是，盖尔络虞兹就把珞基锁在一只柜子里，饿了他三个月。当珞基再次被带到盖尔络虞兹跟前的时候，他给了珞基吃的。盖尔络虞兹弄清他是珞基之后，就要珞基答应引诱索尔不带斧子也不戴手套来到盖尔络虞兹的庄园。为了活命，珞基只得答应。

珞基回到家里以后，想出了一个计策，叫索尔什么武器也不带就跟他到巨人那里去。半路上，他们来到一个叫做葛里丝的女巨人的家里，她是“沉默的维达尔”的母亲。她对索尔说，盖尔络虞兹是一个很勇猛的巨人，很难对付。她说道：“你最好带上我的腰带、铁手套和手杖葛里匝尔沃尔。”接着索尔和珞基就离开了那里，继续往前走去。

他们来到了一条叫做玮姆尔的很宽的河。索尔把葛里丝的腰带系在身上，就淌水进到了河里，用手杖在急流中探路，珞基则牢牢拉住他的腰带。但是，在索尔淌到河中央的时候，急流冲到了他的肩上。索尔抬眼往前一望，看见在一个陡峭的河谷之上，盖尔络虞兹的女儿姬雅尔菩双腿跨在河的两旁站在那里。于是索尔明白了那汹涌的水是从哪里来的，他从河里拾起一块石头朝她砍去，并说道：“治水要从源头治起。”他的石头一扔出去，水就平息下来。之后，索尔抓到了一簇花楸，于是拽着花楸爬上了岸。后来人们就很自然地把花楸叫做“索尔的救命恩人”。

索尔到达盖尔络虞兹庄园的时候，巨人对他十分怠慢，把他请到马厩里，在他前面摆了一张凳子。索尔刚坐下，立刻就发现凳子在离地往上升。于是，索尔把手杖举起，撑着厩顶的大梁，便控制住了凳子。这时响起了一阵叫声和发怒的声音，原来盖尔络虞兹的两个女儿姬雅尔菩和格莱菩在凳子底下，索尔把她们的背脊骨都压断了。后来，盖尔络虞兹终于把索尔请到了大厅里，因为索尔能和巨人抗衡。他在厅里点燃了火堆，当索尔走进大厅的时候，盖尔络虞兹用一根棍子把一个烧得通红的铁球挑起，扔向索尔。可是，铁球被索尔用铁手套接住了。索尔把铁球扔向盖尔络虞兹，盖尔络虞兹一看不妙，便转身躲到了一根铁柱的后面。索尔的铁球砸穿了铁柱，穿透盖尔沃虞兹的身体，通过墙体深深地落到了屋外的土里。

这就是盖尔络虞兹让珞基把索尔引诱到家园来的下场。



索尔从特吕姆那里要回他的斧子

索尔从特吕姆那里要回神斧的故事也是《韵文埃达》传下来的。这个故事见《韵文埃达》第九歌〈特吕姆之歌〉，在《韵文埃达》中，它的优美程度仅次于《弗卢斯珀》。有学者说它是“世上最优秀的歌谣”。它不像《韵文埃达》的其他诗那样总有一段段散文连接韵文的几个部分。它从头到尾全是韵文。《散文埃达》没有收录这段故事。

一天早晨，当索尔醒过来的时候，他的神斧弥约尔尼尔不见了。索尔捋了捋胡子，搔了搔头发，在身子周围摸了一阵，但是怎么也找不到他的斧子。于是，索尔十分生气，把珞基叫来，说了他的烦恼：“我要告诉你一件还没有任何人知道的事情。听着，我的斧子不见了！”珞基马上就明白索尔想叫他干什么了。因为在阿斯神祇没有办法的时候，总是要由他来出主意。于是珞基立刻来到芙丽娅那里，向她借羽衣，说是为了去找寻弥约尔尼尔。

珞基借到羽衣后，飞到了约屯海姆巨人的家园，在那里遇见了特吕姆。特吕姆坐在庄园外面的一个山丘顶上，一面四处望着，一面在整理

他的狗的金项圈，梳理他的马的鬃毛。特吕姆问珞基道："诸位阿斯天神怎么样，挺好罢？为什么你一个人到巨人族这里来？"珞基回答说："阿斯天神那边好像不那么好。告诉我，是不是你把索尔的斧子藏起来了？""是我把索尔的斧子藏起来了。"特吕姆回答道，"它埋在地下八里的地方。除非你把芙丽娅带来给我做新娘，否则你休想得到它。"

于是珞基就飞回阿斯神祇的家园。在院子里，他遇见了索尔。索尔一看见他就喊道："请你找的东西是不是找到了？趁你还飞着，没有忘记你要说的话以前，赶快把话说出来。"珞基说道："我打听到了你要找的东西，是巨人特吕姆偷走了它。除非你驾上车把芙丽娅送去给他做新娘，否则你再也要不回来了。"

于是索尔来到芙丽娅那里，对她说："把新娘婚纱系在你的头上。我们两个到巨人家园那边去走一遭。"芙丽娅气得浑身发抖，以致于胸针上的宝石都脱落了。"我想男人还没有想到要去巨人那里去找的程度！"她喊了起来。索尔的目的没有达到，垂头丧气地转身走了。于是，索尔只好向诸位神祇抱怨这件事。

诸神聚在一起替索尔出主意，看怎样才能把斧子弄回来，但是谁也没有想出办法来。后来海姆达尔说话了，他是智慧神，十分聪明。他说应该让索尔穿上白色的婚装，把他打扮起来，送上婚车。那样，索尔便有办法把他的斧子弄回来了。索尔说道："那样一来，诸位天神看见我乘着婚车离开的时候，都会说我是女人，还会嘲笑我。"但是，珞基说道："闭上你的嘴罢，索尔，别说傻话了。要是你不把斧子弄回来，巨人很快就会成为阿斯郭的主人了。"索尔和别的阿斯神都没法再说什么。大家便开始打扮起索尔来，把他的头发挽成了鬏鬏，在他的胸脯上别上胸针，还在他的腰带上系上一个叮叮铛铛的钥匙链儿。打扮完毕后，珞基说道："现在，我们出发到巨人家园那边去罢。你是新娘，我是新娘的仆人。"神祇们从田野那边牵来了马，套上车，送走了索尔。



索尔去失斧子后，便着珞基去寻找。珞基来到芙丽娅处借羽衣。图为丹麦著名画家易卜·斯潘·奥尔森作品。

这时，山崩开了，火从地下冒了出来。特吕姆听到车子的隆隆声，喊到：“起来，你们这些巨人，在凳子上铺上新草！他们用车子把芙丽娅送到我的庄园做新娘来了。我的庄园里有的是金角母牛和漆黑的公牛，箱子里有的是财宝。除了芙丽娅以外，我什么也不缺。”天黑以前，婚车就到了。送婚的人被安排在高位，两旁依次全坐着巨人。接着就给新人搬来了啤酒、烤牛，还有鲑鱼和其他的美食。那天晚上，索尔吃了一头整牛和八条鲑鱼，外加三桶蜜醪。特吕姆非常奇怪芙丽娅的食量竟会这样的大，他说道：“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女子这么大口大口地吃喝。”可是索尔那个仆人的嘴很伶俐，马上就回答道：“芙丽娅已经八天没有进食了。她向往巨人的家竟到了如此地步！”之后，特吕姆走了过去，弓身到面纱下面去亲吻新娘，可是他一遇到索尔的眼光，便立刻缩到了大厅的另一头，惊问道：“为什么芙丽娅的眼光那么严峻？她的眼在冒火花！”不过珞基早已准备了回答：“芙丽娅因为想念巨人的家园，已经八夜没有合过眼了。”在他们要进新房的时候，特吕姆的姐姐走了进来，她来求一件礼物。她已不再年轻，模样丑陋，对新娘说道：“把你胳膊上的那些金圈给我罢，那样你在这个家里就会得到我的祝福。”这时，特吕姆对他的随身小厮说道：“去把弥约尔尼尔神斧拿来，我就正式把芙丽娅娶来做新娘了。”斧子放在膝上时，索尔真是心花怒放，他立刻把它拿到手里，挥斧先打倒了特吕姆，又把一群巨人全都砍死。

索尔就是这样又要回了他的斧子。





契雅兹劫走伊顿

这段故事见于斯诺里的《散文埃达》。

一次，奥丁、赫虞尼尔和珞基三位阿斯神离开阿斯郭家园。他们爬山涉水，走得很远，食物都用尽了。后来他们终于看到一群牛在峻岭中的一个深谷里吃草，便抓来一头牛，把它宰了。他们在地上挖了一个坑，在里面点燃了火，又在火上摆上了几块大山石。在石块被烧得滚烫而火也灭了的时候，他们把牛肉铺在石面上烤。他们等了一阵，想着肉大约该熟了。可是他们仔细一看，肉还是生的。于是又等了一阵子，他们看到肉依然和刚铺上去的时候一样生。他们讨论了一阵，一点不明白肉为什么总烤不熟。



鹰是契雅兹所变

这时，他们听到头顶的一棵橡树上传来一个声音：“是我让肉烤不熟的。”循声望去，看到树上停着一只巨鹰。鹰说，若是他们答应它能随意吃肉的话，那么肉就能熟。神祇们答应了。肉烤熟了，鹰从橡树上落了下来，停在地灶的旁边，第一口就把牛的两只前腿和两只后腿都啄进肚里。这下子珞基发怒了，他从地上拾起一根很长的树枝，用尽力气挥舞树枝，去打那头鹰。鹰飞了起来，树枝打中了鹰，在鹰的羽毛上粘牢了，珞基却无法把他的手从树枝上脱下来。鹰飞得很低，珞基的双脚总是踢着地上的石头，身体还被树挂了几次。珞基觉得两只胳臂好象从肩膀上脱掉了似的，于是他开始告饶了。鹰给他的回答是，若是他不答应诱骗伊顿拿着她的苹果走出阿斯郭来，那他的双手就永远也脱不掉树枝。在极度痛苦中珞基只得什么都答应下来。

珞基和那头鹰约定的那天，他走到伊顿那里，骗伊顿说，他在树林里发现了一种苹果，这种苹果看上去非常珍贵。珞基请伊顿带上她的苹果和他一起到树林里去，比比看她的苹果是不是和树林里长的苹果一样。伊顿没想到这是一个骗局，就拿上苹果跟随珞基去了。他们一同走到阿斯郭外面，那头鹰来了。原来那鹰就是巨人契雅兹，他披上鹰的羽衣，装成了一头鹰。契雅兹抓住了伊顿，带着她飞到他在特吕姆海姆的庄园去了。

伊顿失踪以后，阿斯神祇们的日子不好过起来了，因为阿斯神祇是靠吃伊顿的苹果才保持住青春的。阿斯神祇现在都变老了，头发也开始灰白。他们聚在一起回忆，谁最后见到伊顿。很快神祇们就查出他们最后一次见到伊顿是她和珞基一起走出阿斯郭的那一次。神祇们把珞基抓来，围着他，威胁说要把他处死。珞基十分害怕，答应到巨人的庄园去

找伊顿，不过他请芙丽娅把她的隼羽衣借给他用一次，芙丽娅同意了。

珞基便披着隼羽衣飞到了特吕姆海姆契雅兹的庄园。他看到伊顿独自一人被锁在一间屋子里，巨人契雅兹到海上捕鱼去了。珞基把伊顿变成一粒榛子，这样隼的爪子就可以抓住她，接着他便带着伊顿急急忙忙往回飞去。契雅兹回家后，发现伊顿不见了，便披上鹰羽衣出来追寻。他在天空中飞着，比一般的鹰飞得快得多，飒飒地穿过天空。

阿斯神祇在阿斯郭的栅栏那里看到隼飞了回来，爪子里有一粒榛子，一头鹰在后面狂追。他们在栅栏那里堆起一堆柴火。隼飞过柴火堆以后，就猛地停了下来。这时神祇们便立刻把柴火点燃，鹰在隼落下来的时候便猛扑向隼，实际上是扑向了一团烈火，当它快落到隼的旁边时，火舌烧着了鹰的羽衣，鹰掉到了地上。神祇们就在阿斯郭的栅栏处烧死了巨人契雅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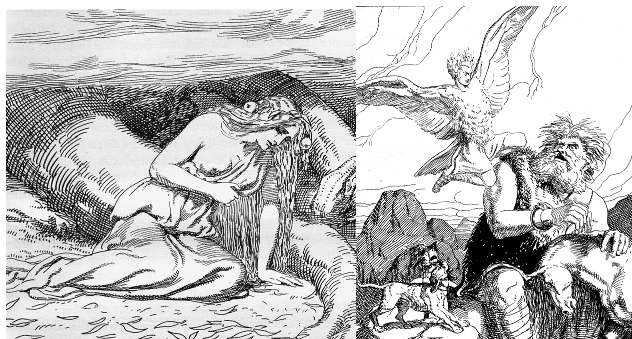
阿斯神祇的行为又一次造成阿斯郭里的流血事件。这是极不光彩的丑闻。

契雅兹有一个女儿名叫斯卡愓，当得知是阿斯神祇杀死了她父亲后，便戴上头盔、穿上甲衣来到阿斯郭，要为她的父亲报仇。神祇们愿意给她许多赔偿，与她讲和。斯卡愓说，如果阿斯神祇答应由她自己挑选一位阿斯神做丈夫，她便可以和阿斯神祇讲和。神祇们同意了，不过规定了一个条件：在挑选的时候，她只能看阿斯神祇的双脚，不能看阿斯神祇的其他部位。

阿斯神祇们排成一行，用一块布把众阿斯神祇除了双脚以外的部位都遮住。斯卡愓走来走去，把一双双脚看了又看，觉得有一双脚是最完美的，她想那一定是巴尔德尔的脚。于是她说："我就挑选这一位，我知道巴尔德尔从头到脚每一处都是美丽的。"神祇们把布揭开以后，她看到自己选中的是尼约尔德，而不是巴尔德尔。斯卡愓很懊恼，于是她又说，除非能使她忘记悲伤，让她发笑，否则她决不让步，一定要为父亲报仇。她以为没有哪一位阿斯神祇能让她忘记父亲。于是珞基牵来了一头山羊，拿来一根绳子，让绳子的一头拴住山羊的胡须，另一头拴住自己的下身，便开始和山羊拔起河来。山羊拽珞基，珞基拽山羊，每拽一下，双方都要痛得大叫。在比试中，珞基故意摔倒在斯卡愓的怀里，这样便把斯卡愓引笑了。斯卡愓不得不与阿斯神祇们讲和。为了抚慰她失去父亲的悲伤，奥丁把契雅兹的两只眼珠取出，抛到天上，这两只眼睛就变成了两颗明亮的星星。

尼约尔德和斯卡愓两人不能和睦地生活。斯卡愓希望定居在她父亲

的山庄里，因为她喜欢滑雪和张弓打猎；而尼约尔德却喜欢住在海边他的斯吉埠斯屯庄园里，因为他的乐趣是航海和做生意。最后他们同意轮换住地，九天住在山里，九天住在海边。尼约尔德上山的时候，就抱怨说：“山让我难受，我觉得在山上住九天真是太长了。狼嚎的声音对听惯天鹅叫声的耳朵来说，实在太刺耳了。”斯卡愓离开海边的时候，也抱怨说：“在海边，鸟儿的叫声吵得我睡不成。每天清早海鸥从树林飞出去的时候，都要把我吵醒。”





奥丁抢劫苏彤的蜜醪

奥丁在北欧神话中也是诗歌之神，这在《韵文埃达》的〈箴言之歌〉中就简单地提到。而斯诺里在《散文埃达》中更详细地讲述了奥丁是怎样获得吟唱诗歌的本领的。

阿斯神祇和莞讷神祇休战讲和之际，为了表示各自的承诺是庄严的，他们分别站在一个大瓮的两侧，在庄严地讲完誓言后，各自对着瓮吐了一口唾沫。议和完毕，阿斯神祇要把象征这次和解的瓮保存起来作为永久的纪念，他们让瓮变成一位神，作为他们议和的证人。

神祇们把这位神叫做柯瓦西尔。柯瓦西尔非常聪明，对任何人提的问题，他没有不能找到答案的。他在世界上各个地方汲取知识，学会了人类的各种手艺。有一回，他来到费雅拉尔和伽拉尔两个矮人的住所。两个矮人看见是聪明绝顶的柯瓦西尔，便对他说，他们想单独和他谈谈，不想让别人听见他们谈些什么。接着他们就把柯瓦西尔引诱到一个荒僻的地方，杀死了他，把他的血注到两口瓮里。这两口瓮，一口叫颂，一口叫玻登。他们还把两口瓮装不下的血放进一口叫奥德瑞里尔的锅里；他们把蜜加进血中，酿出蜜醪。要是有人喝了这种蜜醪，他就有

作诗的才能。阿斯神祇们来查找柯瓦西尔下落的时候，两个矮人对神抵们说，柯瓦西尔被他自己的知识扼杀了。

一天，一个叫吉苓的巨人和他的妻子来看望两个矮人。矮人带着吉苓去捕鱼，在回家的路上，矮人故意让船触上礁石，把船撞翻。吉苓不会游水，便淹死在那里了。回到家里后，矮人谎称吉苓遇难身亡。吉苓的妻子悲痛极了，泪如泉涌，坐在屋里痛哭了一整天。两个矮人觉得她整天坐在那里大嚎，是一种灾难。费雅拉尔到屋里对她说，如果她去看看吉苓淹死的那个地方，或许能减轻一点悲恸。她觉得这么做对她有好处，便起身走到门口，向海上张望。伽拉尔站在门的上方，抱着一大块磨石，她走到门口的时候，伽拉尔一松手，磨石便落下砸在女人的头上，女人一下子就死在那里了。

吉苓的一个儿子名叫苏彤，听说他的父母都死了以后，便找到两个矮人，把他们捉到一块涨潮时会被海水淹没的礁石上。两个矮人大叫不已，哀求苏彤饶他们的命，说愿意把他们最好的宝贝，那两瓮一锅的蜜醪，给他作为赔偿。苏彤同意了，带上蜜醪回了家，把蜜醪藏在赫尼特比约尔山中，并让他的女儿龚珞丝在山里看守着。

奥丁听到关于那宝贵的蜜醪的消息，便离开了阿斯郭，去寻找蜜醪。他来到一片草地，看见有九个奴仆在那里刈草，他们刈得很艰苦，因为他们的镰刀很钝。奥丁停了下来，问他们要不要磨一磨镰刀，他们当然很高兴。于是奥丁从他的腰带里取出一块磨刀石，把他们的镰刀都磨锐了。奴仆看到经他磨过的镰刀非常锋利，便都想不惜一切代价买下那块磨刀石。奥丁对他们说，谁愿意付磨刀石所值的价钱，他便可以得到磨刀石，他们全都愿意出奥丁要的价，于是奥丁便把磨刀石抛向空中。为了自己能得到磨刀石，奴仆们便用镰刀自相残杀起来。结果他们全都死了。

到了晚上，奥丁来到苏彤的弟弟鲍厄家投宿。这个巨人问奥丁是谁，奥丁说他的名字叫博尔维尔克。鲍厄对他讲了家里发生的奇怪事情，他的九个奴仆竟会相互把对方砍死。他抱怨说现在没有帮手了，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帮手。奥丁说他可以为他效劳，一个人干九个人的活儿，可是作为报酬，他要喝一口苏彤的蜜醪。鲍厄说："我没有蜜醪，苏彤自己保管着他的蜜醪。不过，我可以陪你到他那里去，试试看我们是不是能搞到一点蜜醪喝。"奥丁一个顶九个，为鲍厄干了一夏天的活。

冬天一到，奥丁便向鲍厄索要他应得的报酬，鲍厄无法不答应他。

他们一起来到苏彤的庄子，鲍厄对哥哥讲了他和奥丁的约定，但是苏彤却一点听不进去，不愿意把他宝贵的蜜醪给任何人喝上一口。



鲍厄协助奥丁窃取蜜醪

他们出来的时候，奥丁对鲍厄说："你欠着应该给我的报酬。现在我们来试试，想个计策弄到蜜醪。"鲍厄只得照着奥丁说的办。他们来到苏彤藏蜜醪的赫尼特比约尔山前，奥丁从腰带里取出一把钻子，要鲍厄试试，看它能不能钻入石头。鲍厄拿上钻子开始钻起山石来，钻了一阵子之后，他说钻子已经把山石完全钻透了。奥丁往钻孔里吹了一口气，石头的粉尘倒飞了出来，迷住了他的眼睛，这就说明山石还没有被完全钻通，他对鲍厄说："欺骗是抵不了该给我的工钱的。"他要鲍厄把山石完全钻通，鲍厄又拿起钻子继续钻。后来奥丁再往里面吹气，粉尘不再倒回，他知道山石通了。奥丁便变成一条蛇，从洞孔里钻进山。这时候，鲍厄又拿起钻子想钻击奥丁变成的蛇，可是他的动作不够快，没有够着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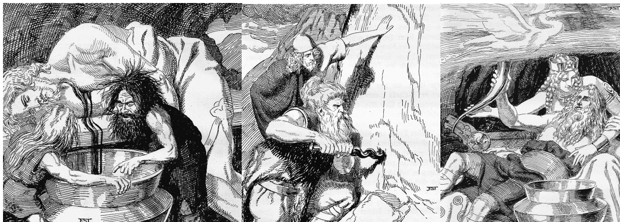
奥丁来到山里面龚珞丝那里，用甜言蜜语骗得了龚珞丝的爱情，他和她同居了三天三夜。龚珞丝非常喜欢他，她让他坐在一把金椅子上，把她最好的东西送他吃。她还把那最珍贵的蜜醪拿出来，对他说，他将享受别的任何人都享受不到的东西，可以从两口瓮和一口锅里各喝一口蜜醪。可是奥丁第一口就把奥德瑞里尔锅里的蜜醪都喝尽了，接着又喝尽了颂和玻登里的蜜醪。当苏彤的蜜醪已经完全在肚子里的时候，奥丁就披上鹰羽衣，头也不回地往阿斯郭飞去，一点不顾在那里哭泣的龚珞丝。



奥丁变成鹰窃取蜜醪

苏彤看见了奥丁化成的鹰，也披上鹰羽衣，腾空追赶奥丁。阿斯神祇们看到奥丁飕飕飞来，便急忙把所有的坛坛罐罐都搬到院子里，奥丁一进了栅栏，便急速地把蜜醪都吐在坛坛罐罐里。苏彤在他后面跟得很紧，差一点就用爪子抓住了他，慌忙中有一些蜜醪还从鹰的肛门泄了出来。奥丁把蜜醪分给诸神祇和别人，于是他们便掌握了抒写优美动人的诗歌的才能。因而后人也把那蜜醪叫做吟唱诗人蜜醪。但是对从奥丁身上泄出来的那一点蜜醪却没有人看得起，什么可怜虫都可以尝一尝，人们管那东西叫歪诗酒。后来常常有巨人来阿斯郭，问阿斯神祇是不是看见过博尔维尔克，说这个家伙曾经跑到苏彤那里把蜜醪偷走了，没有一个巨人知道那个博尔维尔克跑到哪里去了。阿斯神祇们说，并不知道阿斯郭里有谁叫做博尔维尔克。巨人们只得作罢，不好再追究。

奥丁就是这样偷得了那极珍贵的蜜醪的。但是为了得到它，他曾经立下重誓，又违背了自己的重誓。他欺骗了苏彤，骗取了龚珞丝的爱情，让她痛哭流涕。





弗莱尔的情之所钟

《韵文埃达》的第五首歌〈斯基尔尼尔之歌〉完整地讲述了弗莱尔钟情于巨人格虞米尔的女儿葛珥丝的故事。同时，斯诺里的《散文埃达》也讲了这段故事。〈斯基尔尼尔之歌〉在《韵文埃达》中有特殊的地位，与其它的歌不同，它有非常明显的民谣风格，极富戏剧性，对人物的刻划亦很生动。笔者把〈斯基尔尼尔之歌〉中弗莱尔派随从斯基尔尼尔去向葛珥丝求婚的一段据英译本转译出放在故事之后，这样读者便可以欣赏到中古冰岛文学中的这个著名的诗段了。

有一天，弗莱尔爬到奥丁的宝座上坐下，放眼往外面世界望去。他发现在遥远的地方，巨人格虞米尔的宅院内有一个年轻女子在走动，那女子抬起手来揭掉面纱的时候，她的胳臂光芒四射，顿时就把天空、海洋和整个世界都照得通亮。

弗莱尔从赫利兹斯基约尔夫回到自己家里的时候，心中闷闷不乐，充满了对那女子的渴望之情。他不吃不喝，也不能入眠。他一言不发，也没有人敢去问他为什么。看着他一连几天不吃不喝不睡，他的父亲尼约尔德担心起来，他把弗莱尔的随从斯基尔尼尔叫来，要他去了解清楚

是什么事情使得弗莱尔这么忧伤，竟然跟谁也不说话。斯基尔尼尔说他不愿去干这种挨骂的差事，不过他还是去了，他问他的年轻主人为什么这么落落寡欢地呆在黑屋子里。终于弗莱尔开口了，他说："我的悲伤太大了，真是无法启齿。尽管每天太阳都光芒四射，可是它从来也没有能驱散我心中的渴望。"斯基尔尼尔对他说："你从来还没有过哪一次忧伤大到不能对我说的程度。我们自幼就是朋友，而且相互喜欢。"弗莱尔说："我看见格虞米尔的庄园里有一个姑娘，她的玉臂生辉，把天空和海洋都照亮了。自从看到她以后，我对她的爱就胜过了我对任何一个童年时候的朋友的爱。但是，阿斯神祇及其它神灵，谁也不能够让我和那个姑娘相会。现在你去格虞米尔那里代我求婚，不管他是同意或是不同意，你要是没有带上他的女儿，那就别回来。"斯基尔尼尔说他随时可以去求婚，不过，弗莱尔必须为他准备一匹可以飞越巨人庄园周围魔火阵的马，让他带上那把会自动刺进巨人肉里的剑。弗莱尔满足了他的要求。

斯基尔尼尔骑上马，翻过阴湿的山岭，朝格虞米尔的庄园奔去。庄园边上巨人用链子拴着的凶猛的狗在那里狂吠，一个高丘上，有名守卫在四下瞭望。斯基尔尼尔对守卫吼道："我怎么才能越过格虞米尔的凶狗，找到里面的那位姑娘说话？"守卫回答说："你是不是昏了头？要不然你就是什么游魂？竟敢跑到这里来，你永远也别想和格虞米尔的女儿说话。"斯基尔尼尔说道："我们大家都应该是不怕死的。一个有使命在身的人，要是有所畏惧，那他是完不成使命的。"

庄园外面的喧嚣声恰好被格虞米尔的女儿葛珥丝听见了，她把客人请了进去，问他是谁，有什么使命在身。斯基尔尼尔对她说："我给你带来了礼物：十一只金苹果。要是你能答应弗莱尔，把你的爱给他的话，我就把金苹果给你。"她回答说："我是不会为了金苹果而把我的爱送给任何男人的。只要弗莱尔和我活着，我们永远也不会共享爱情。"接着，斯基尔尼尔又提出把那只奥丁放在巴尔德尔祭火上的戒指送给她，还拿出剑来威胁说，要是她不答应弗莱尔的要求，他就要杀死她。但是姑娘总是摇头，说格虞米尔的家里有的是金子，家里也不缺乏挺身而出保卫她的人，她不会屈服于强加于她的威逼。于是斯基尔尼尔提高声音说，如果她不改变傲慢态度的话，他就要用尖刻的话语诅咒她："你将变成最可怜的女巨人，你乞求怜悯的时候，所有的生灵都唾弃你。你得不到欢乐，而只能拥有悲伤。食物在你的嘴里都会变成最污秽的东西。"接着，斯基尔尼尔更加大声地喊道："巨人们，巨怪们，一切神祇，你们都听着：我禁止这个姑娘获得男人的欢心。葛珥丝，我写下了诅咒你的鲁纳文。不过，如果你回心转意，那我还可以抹去它们。"这时葛珥丝害怕了，她拿来了一个钵，里面盛着蜜醪，她请斯基

尔尼尔品尝，要与他和好。但是斯基尔尼尔要葛玥丝先答复，她准备什么时候和弗莱尔会面。葛玥丝回答说：“有一片密林，那里优美又幽静。那个地方我们都知道，名字叫坝砾。再过九个夜晚，葛玥丝可以在那里把爱献给弗莱尔。”这时，斯基尔尼尔接过蜜醪，一饮而尽，然后策马回家去了。

弗莱尔在院子里等他，还没有等斯基尔尼尔下鞍，弗莱尔就对他喊道：“先别忙着下马，快对我说，你是不是在巨人那里得到了我期待的回答？”斯基尔尼尔在马上对弗莱尔转达了葛玥丝的口信。弗莱尔说：“一夜已经无边，两夜更是漫漫！我怎么又怎能熬过三宿？现在我觉得熬过半个夜晚也比往常度过一月要难。”

弗莱尔就是这样得到了他钟爱的姑娘，但是他是用他的剑换来爱情的。后来他多次想起那把剑，特别是在阿斯神祇和霜巨人的最后的争斗中。



斯基尔尼尔之歌

（第16节至诗末）

葛玥丝说道：

“把来人请进来，在我们的厅堂里
喝上一些蜜醪；
虽然我惧怕站在那里的
那位杀害我哥哥的凶手。

“你是精灵，阿斯之子，
还是聪颖的莞讷？

你怎么能够只身越过那熊熊烈火
把我们的家来偷瞧？”

斯基尔尼尔说道：

“我不是精灵，不是阿斯之子，
也不是聪颖的莞讷；
尽管我能只身越过熊熊烈火
把你的家来瞧。

“十一只苹果，全是纯金的，
我要献给你，葛珥丝，
以赢得弗莱尔最珍视的
你的婚诺。”

葛珥丝说道：

“我决不会按照任何人的愿望
接受这十一只金苹果；
弗莱尔和我，只要我们两人还活着，
就决不会共涉爱河。”

斯基尔尼尔说道：

“那我就献给你，老奥丁纪念他儿子

在火堆上焚祭的那只戒指；
每九夜便会从它那里滴落出
另外八只一模一样的戒指。”

葛珥丝说道：

“这戒指我不稀罕，虽然它是老奥丁祭他儿子时
在火堆上焚祭的那只宝贝；
在格虞米尔的家里，我父亲掌管的财富里
金子也算不上什么。”

斯基尔尼尔说道：

“你看见没有，姑娘，我手中这
明晃晃的利剑？
我要把你的头从脖子上砍下，
要是你不理会我的希望。”

葛珥丝说道：

“我决不会为任何人
屈服于武力威胁；我倒是想
格虞米尔会奋力与你作战，
要是他在这儿把你发现。”

斯基尔尼尔说道：

“你看见没有，姑娘，我手中这
明晃晃的利剑？
老巨人会跌落在它的刃下——
你的父亲注定要死亡。

“姑娘，我要用我的魔力诅咒你，
制服你来满足我的希望。
你要沦落到
再没有人看到你的地方。

“你将永远痴坐在鹰鹫栖息的山上，
眼睛只能瞅见地狱的大门。
你的肉体将变成比粘蛇
还要污秽的东西。

“要是你在人前露相，
赫里姆格里姆尼尔看到你也会惊恐万状；
（人类会为你而诧异）
你会比神祇的守卫人还臭名远扬。
在你的牢狱里，去找你的配当。

“狂怒和渴望，脚镣和神谴，
泪水和折磨将永远与你为伍；

不论你停息在哪里，我的诅咒都会
沉重地压在你的心上，叫你倍加悲伤。

“在巨人的家里，邪恶的事情每天都会
恶毒地把你伤害；
你得到的只是悲伤，而没有欢快，
整天伤心，泪流满面。

“你将永远与三头巨人为伴，
要不然你永远觅不到夫谓；
（让渴望钳制你，让苍老损耗你——）
像蓟一般，在草料场
被抛弃，被铡成万段。

“我走向森林，走进湿润的丛林，
去寻找魔棒；
……
我找到了魔棒。

“奥丁怒了，至上神怒了，
弗莱尔将成为你的敌人，
最邪恶的姑娘，神祇那具有魔力的愤怒
已经把你钳制。

“注意，霜的主宰，听清了，巨人，

苏彤的儿子们，
还有你们，神祇们，
我如何设防，又如何阻挡
人们碰见这姑娘。
（不让人们和这姑娘有欢乐）

“他是赫里姆格里姆尼尔，他要把你讨去，
去到那地狱之门一旁的地方；
去到巨人的厅堂里，你每天都得
在那里爬行乞求。
（无望地爬行乞求）

“大树底下的下贱巫婆
为你把握着污秽的水角；
能满足你需要的更干净的水，
姑娘，你永远也别想喝到。
（姑娘，请满足我的愿望）

“我给你写下咒语，鲁纳文三个字，
渴求、狂疾和欲念。
不过，我写下的我也可以抹去
要是有必要的话。”

葛珥丝说道：

“那还是应允罢，请在冰霜杯子中
斟满蜜醪；
尽管我不信我会那么喜欢
莞讷神族的哪个人。”

斯基尔尼尔说道：

“我必须先有一条确切的信息，
才能上马驰返家园；
你最早何时能够和
尼约尔德全能的儿子会见。”

葛尔丝说道：

“坝砾那地方，我们都很熟悉，
一片密林优美又安静；
等到第九夜来临，葛珥丝将在那里
给尼约尔德之子以快愉。”

（接着，斯基尔尼尔骑马驰回家去。弗莱尔在家门外等候着他，问他带回什么信息——）

“骑在马上不要动，也别再往前走一步，
告诉我，斯基尔尼尔，
你在巨人家里干了些什么，
是否能叫你或我如愿？”

斯基尔尼尔说道：

“坝砾就在那边，我们两人都熟悉，
一片密林优美又安静；
等到第九夜来临，葛珥丝将在那里
给尼约尔德之子以快愉。”

弗莱尔说道：

“一夜已是无边，两夜更加漫漫，
我怎能熬过三宿；
现在熬过半个夜晚
也比往常度过一月要难。”



巴尔德尔之死

在北欧神话中巴尔德尔是阿斯神祇中的“美男子”，是正直、忠实的神。可是，关于他的故事却不多。《韵文埃达》、《散文埃达》和萨克索·格拉马惕库斯的《丹麦人行止志》都提到他。但是，三种文献中有关巴尔德尔的故事并不相同，尽管它们都是叙述巴尔德尔之死。巴尔德尔之死在北欧神话中有极重要的意义，正是由于巴尔德尔之死才促使众阿斯神祇放逐珞基。这和接着发生的神之劫难有极密切的关系。

阿斯郭里阿斯神祇们那里发生的一切事件中最大的不幸莫过于巴尔德尔的死了。最初，巴尔德尔不断地做许多恶梦，他把梦到的事告诉了其他神祇。于是阿斯神祇们一起商量对策，大家一致认为，要和世上所有的东西立约，让它们不对巴尔德尔有任何损伤。芙里格让所有的东西，火、水、铁、泥土、石头，以及动物爬虫，都发誓决不损伤巴尔德尔分毫。在神祇们感到安全之后，他们便以袭击巴尔德尔来取乐。神祇们让巴尔德尔站在当中，有的用箭射他，有的用石头打他砸他，大家很喜欢这种玩法。珞基看到神祇们的行径，对巴尔德尔不被任何武器伤害感到非常奇怪。于是他化装成妇女走到了芙里格那里，芙里格向他打听神祇们在干什么。珞基对她说，神祇们在玩一种游戏：他们都在射击巴

尔德尔，可是谁也伤不着他。芙里格说道：“不论是矿石还是树木，都不能伤害巴尔德尔，我叫它们发了誓。”珞基进一步套她的话，说道：“是不是一切东西都答应不加害巴尔德尔呢？”芙里格回答：“不是，在瓦尔哈拉的西边生长着一种植物叫做槲寄生，我觉得它太小，不到发誓的时候^”

珞基接着就去把槲寄生掘出，并带到神祇们聚集的地方。奥丁的儿子、巴尔德尔的弟弟霍斯站在角落里，他是一位盲者。珞基问他：“你为什么不像别的神祇那样射击巴尔德尔？”霍斯回答说：“困为我看不见巴尔德尔，而且我手里没有出击用的东西。”珞基说：“你应该像其他神一样，用射击的方式向巴尔德尔表示你的敬意。你可以用这棵小草射击，我帮你瞄准他。”霍斯拿上槲寄生按照珞基指示给他的方向朝巴尔德尔投去，结果槲寄生一下射穿了巴尔德尔的胸膛，巴尔德尔倒到地上死去了。不论在阿斯神祇那里还是在人世，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大的灾难。看到巴尔德尔倒地而亡，阿斯神祇们都惊呆了，大家站在那里面面相觑，似乎连抬手的气力都没有了。众神对招致这场不幸的凶犯心存恨意，可是在这神圣的地方，谁也不能有报复之举。他们所能表示的首先是痛哭，却无法诉说内心的巨大痛苦。奥丁的悲恸自然最大.因为他非常清楚，神祇们是多么怀念巴尔德尔。



珞基挑唆霍斯刺死巴尔德尔

神祇们终于冷静下来之后，芙里格说话了，她问谁愿成为她最好的朋友，芙里格将请他立刻骑马到黑尔那里去，奉送钱物，请求把巴尔德尔放回阿斯郭来。这时奥丁的儿子赫尔默斯站了出来，说他愿意到黑尔那里去。神祇们把奥丁的马斯莱普尼尔牵了来，赫尔默斯便策马飞驰而

去。

神祇们抬着巴尔德尔的遗体来到海滩上。巴尔德尔有一艘很漂亮的船叫做赫玲霍尔尼，神祇们要把船放到水上，在船上燃起祭火，但是他们无法把船从滚木上送到水里，不得不派人到巨人的家园把女巫巨人赫虞罗金请来。赫虞罗金用一条蛇套上她的狼，骑着狼赶来帮助阿斯神祇们。她从狼背上跳下来的时候，奥丁叫来四位勇猛的武士看守那头狼，但是他们控制不住它，只得把狼的腿打断。赫虞罗金来到船头边，一下便把船推到了水里。船冲向水里时，滚木燃烧起来，整个大地都在摇晃。索尔愤怒地举起斧头，要不是神祇们求情，他一定会把赫虞罗金的头砍碎了。神祇们把巴尔德尔的遗体抬到船上。巴尔德尔的妻子南娜看见这个情景，悲痛而绝。神祇们把她的遗体和巴尔德尔的遗体摆在一起，点燃火堆。这时索尔站在一边，挥动他的斧头，为巴尔德尔举行祭典。有一个叫做利特尔的矮人钻到了索尔的两腿之间，索尔用脚将他踢到火堆里烧掉了。从四面八方赶来了许多生灵参加这场火祭。奥丁带着芙里格和许多阿珥库里女武神以及他的乌鸦来了，弗莱尔乘着他那由阉公猪拉着的车子来了，海姆达尔骑着他的马谷尔坨普来了，芙丽娅骑着她的猫来了，霜精和山猪也都赶来观看。巴尔德尔的马带着马鞍、缰绳等等被牵来了。奥丁把他每九夜便会从上面演变出另外八枚戒指的德饶普诺戒指安放在火堆的最上面。



赫尔默斯骑马去找黑尔

赫尔默斯骑着马在幽深的山谷里奔跑了九天九夜，在到达棘约尔河之前，他什么也看不见。他来到了用明晃晃的金子铸成的格雅拉桥的桥头，守卫在桥头的女子摩兹琪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你来这里干什么？昨天有一队五个死者骑马经过了这里，他们经过的时候，这桥还没

有你一个人经过时摇晃得利害，而且你的脸颊也不像死者的面颊那么苍白。你为什么要骑马到黑尔那里去？”赫尔默斯说：“我要到黑尔那里去找巴尔德尔，你是不是看见巴尔德尔从这座桥上过去了？”摩兹琪回答是的，巴尔德尔从格雅拉桥上过去了。去黑尔那里要从这里往北走。”于是赫尔默斯又骑马往前驰去。

他来到了黑尔住宅的大门前，跳下马来，把马的腹带收紧后又骑了上去。马轻松越过了鲸齿栏栅，直奔到大厅前。他跳下马来，走进了大厅，看到他的哥哥坐在主座上。赫尔默斯被邀在那里过夜，第二天早晨他告诉黑尔，阿斯神祇对失去巴尔德尔非常悲伤，请求她把巴尔德尔放回去。黑尔回答说：“现在让我们看看巴尔德尔是不是真像传说的那样普受爱戴。要是世界上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东西，都为他哭泣，那么他便可以回到阿斯神祇那里去。但是，若是有一样东西不愿意为他哭泣，那他就只能留在我黑尔这里。”之后，赫尔默斯就起身准备离去，巴尔德尔陪他走出大厅。巴尔德尔让霍斯把奥丁在火祭的时候祭给他的戒指德饶普诺带回去还给奥丁作为纪念。他送给南娜一片纱巾，带了一些礼物给芙里格，还给芙里格的女佣芙拉一枚戒指。赫尔默斯骑马赶回阿斯郭，把他所见所闻都讲给众阿斯神祇听。于是阿斯神祇们立刻派遣使者到世界各地对一切东西发出请求，要他们为巴尔德尔哭泣，以使巴尔德尔能脱离黑尔。一切东西，人、精灵、泥土、石头、树木和矿物，都按照神祇们的意思做了。使者完成使命回家的途中，在一个地洞前遇到一个女妖，她说她的名字叫做忒虞珂。使者请她为巴尔德尔哭泣，帮助他返回阿斯郭。可是她说：“忒虞珂不为巴尔德尔洒泪。奥丁那个老家伙的儿子是死是活对我都没有什么好处，还是让黑尔得到她已经得到的罢。”





对珞基的惩罚

这段故事是“巴尔德尔之死”的继续。

使者们回到阿斯郭，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向众神祇作了报告。众阿斯神祇立刻明白，那个女巫只可能是干尽坏事的珞基。珞基害怕阿斯神祇怪罪，逃到深山里藏起来了。他在藏身处建造了一所有四扇门的房子，可以在房子里看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白天他通常变成一条鲑鱼藏在弗兰盎瀑布里，他总在想，要是阿斯神祇在瀑布里把他抓住会拿他怎样。一天，他找来了一些线绳，坐在火前，就像后来人们编织渔网那样织起来。突然他看到阿斯神祇们正朝他的房子走来——因为奥丁从赫利兹斯基约尔夫那里已经看到他躲在什么地方了。他把网子丢到火中，飞身投到河里去了。神祇们来到他的房前，柯瓦西尔头一个走了进去，他是神祇中最聪明的。他一眼看到火里那耀眼的白灰，就明白那原是用来捕鱼的工具，他对众阿斯神祇讲了他的想法。于是阿斯神祇便仿照白灰留下的形状编了一副渔网，把网抛进了河里。索尔拉住网的一头，其余的阿斯神祇往网的另一头，就这样拖着渔网朝河的下游拉去。珞基游在网的前面，当游到两块石头中间时他便戴在那里，渔网从他的头上掠过。神祇们感觉到渔网下面有活物，于是他们又一次把渔网投进瀑布里去。

这一回他们先在网里放了一些有分量的东西，以防止有鱼从网下溜过去。珞基依然在网的前面游着，当他看到马上就要被捕住拖出水面时，用力一跃跳过了渔网，往瀑布上游游去。这下子众阿斯神祇看到他了，于是他们又一次来到瀑布上游，分成两队站在网的两边，索尔自己则走进了水里，他们又一次从上游把网拖向入海口。珞基知道自己或者死在咸海水里，或者冒险跳跃过渔网。他挑选了后者，就在他跳跃的时候，索尔一把抓住了他。可是鱼身太滑，索尔只抓住了鱼的尾巴，把鱼的尾巴揪折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鲑鱼的尾巴都那么短的缘故。

珞基终于被抓住了。阿斯神祇把他带到一个洞里，摆上三块石头，在每一块石头上都打了一个洞。他们把珞基的儿子瓦傈抓来，将他变成一头狼。狼扑向他的弟弟纳尔菲，把他撕碎。阿斯神祇们把珞基按倒在石头上，把一块石头垫在他的肩下，一块垫在他的腰下，第三块垫在他的膝关节下，用他儿子的肠子把他牢牢地捆绑在石头上，刚一捆好，肠子就变成了铁绳。斯卡惕拿来一条毒蛇，把蛇悬吊在珞基的头上方，想让蛇的毒液滴在珞基的脸上。但是，珞基的妻子茜金站在珞基的身旁，用一只碗接着滴下的蛇毒液。每当毒液滴满碗的时候，茜金都要走开把碗里的毒液倒掉，这时蛇的毒液不免滴到珞基的脸上，珞基便浑身发抖，于是世间就有了地震。珞基被捆在那里，一直到神祇的劫难日到来。

但是，清算杀害巴尔德尔的事并未因珞基遭到了惩罚而了结，因为向巴尔德尔施予致命一击的是霍斯。对任何杀害族人的仇人都是要进行报复的，只有通过报复，因损失一个成员而遭受的家族耻辱和不幸才算是得到恢复。但是，对一个家族来说，最大的不幸是家族中的一个成员害死另外一个成员。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补偿都无巧于事，即使再杀死自己家族中的一个成员，带来的只会是更大的不幸。但是那个做了如此可怕、如此不幸的事情的人，给自己家族带来的是不可医治的创伤，他决不能为家族所容忍了，他的亲人必须和他割断关系，把他放逐。巴尔德尔被害之后，神祇们都焦虑地看着霍斯，很害怕他的行径会殃及大家。有一种传说讲，阿斯神祇想到了一个办法，找来一个既是也不是霍斯的亲人的人为巴尔德尔报了仇。奥丁和一个叫做林德的妇人生下了个儿子，名叫瓦利。瓦利生下刚只一夜，还没有洗生时就杀死了霍斯。瓦利的名字是由于他是一个注定要执行复仇行为的人而流传下来的。瓦利、巴尔德尔以及霍斯都在神祇们的劫难后幸存下来了。



1. 作者按：这里的记述似不合理。前面讲过，在奥丁抢劫苏彤的蜜醪的故事里，柯瓦西尔已经被两个矮人害死了。



珞基奚落众神祇

《韵文埃达》的第八歌叫〈珞基之奚落〉。〈珞基之奚落〉讲的是在埃吉尔为众阿斯神操办的一次宴会上，众阿斯神与珞基发生了口角。珞基乘机狠狠地将众阿斯神奚落了一番。

北欧神话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绝对权威的、完美无暇的神，也没有一无是处的纯恶势力。选用珞基来奚落众阿斯神就是吟唱诗人们以及后来《韵文埃达》的作者或编者表达这种哲理的最佳方式。珞基的存在从总体上看，正是这种平衡的需要。

《路基之奚落》有一段散文引言和一段散文结束语。结束语讲到，珞基在奚落了众阿斯神后，逃进了弗兰盎格瀑布。这和前面讲到的斯诺里在《散文埃达》中所讲的不同。但是，后来的研究者更赞同斯诺里的说法，因为那“更合理”一些。

以下叙述中的前两段是《韵文埃达》中的散文引言。

埃吉尔，也叫做格虞米尔，在得到了那口煮酒的大锅以后，就立即为众阿斯神祇准备了酒筵。来参加宴会的有奥丁和他的妻子芙里格，布拉吉和妻子伊

顿，一只胳臂的曲尔，尼约尔德和妻子斯卡惕，弗莱尔和芙丽娅，还有奥丁的儿子韦达尔。珞基也在那里。出席宴会的还有弗莱尔的仆人毕宇格威尔和他妻子蓓拉，以及许多的阿斯神祇以及阿尔夫。

埃吉尔有两个仆人，费玛封和埃尔迪尔。他们用闪亮的金子替代大光照明大厅，酒水自动地流到神祇面前，使大厅里呈现一派祥和的气氛，宾客们大大地夸奖了埃吉尔的两个仆人。珞基嫉妒他们得到那样的夸奖，把费玛封杀死了。于是神祇们拿起他们的盾牌，谴责珞基，把他逐到森林中去了。可是，珞基又折了回来，他在大厅的外面遇见了埃尔迪尔。

珞基问埃尔迪尔，众阿斯神祇在大厅里都在讲些什么。埃尔迪尔告诉珞基，诸神祇讲的是他们的兵器和他们在战争中的神威。他说珞基在埃吉尔这里找不到交谈的朋友，珞基对埃尔迪尔说他很想进去看看筵席是什么样子，他说他给神祇们带来了灾难和仇恨，他要在醪酒中掺进毒汁。埃尔迪尔劝他不要进去，要是他诽谤或侮辱了诸神祇，诸神祇一定会大怒的。他要珞基好好考虑诸神祇会怎样处置他，珞基不顾埃尔迪尔的劝告，走进大厅里去了。诸神祇看到珞基进来，便都不讲话了。

珞基说他走了很远的路，感到口渴了。他要神祇们给他酒喝，可没有一个阿斯神理会他。珞基问诸神祇，为什么这些高傲的神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他说诸神祇本应该为他准备一席之地，这样一言不发，是不是表示珞基他应该走开。于是布拉吉说话了，他告诉珞基，阿斯神祇的筵席上没有珞基的位置，诸阿斯神祇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该与什么人为伍。于是珞基提醒奥丁，要他记住，他俩是以血为证结拜为金兰兄弟的。奥丁答应过，除非两人共饮，否则他决不自酌。这样，奥丁只得叫韦达尔给这位狼之父让出一席之地。奥丁说，不这样做的话，珞基便会在埃吉尔的厅里大放厥词。韦达尔于是站了起来，给珞基斟了酒。珞基举杯说：诸阿斯，诸阿旭，干杯！他与除了那边坐着的布拉吉外的众阿斯神祇干杯。布拉吉息事宁人，提出愿意贡献出精美的礼物，利剑、好马和臂圈，希望珞基不要在那里发泄他对诸神祇的仇恨，不要激起诸神祇的愤怒。但是珞基依旧用粗暴的语言回答布拉吉，奚落布拉吉在战斗中是诸神祇中最懦弱的一个。布拉吉生气了，他说，如果不是在大厅里，那他早就砍下珞基的头，让他得到个好下场。珞基又反唇相讥说布拉吉只会在筵席上说大话，在行动中却是个胆小鬼，是个赖在凳子上起不来的懦夫，要是布拉吉感到愤怒，满可以到外面战斗去，英雄是不可以说瞎话的。

这时，布拉吉的妻子伊顿说话了。为了保持祥和的气氛，她劝自己的丈夫节制。可是珞基却转而奚落伊顿，他要伊顿闭嘴，说伊顿是淫荡的女子，说她和杀死他哥哥的凶手有染。伊顿说，珞基不该在埃吉尔的

宴会厅中以诬言伤她，说她劝布拉吉息怒，为的是不要引起凶猛的争斗。接着姬菲雍说，珞基是个有名的灵魂丑恶的家伙，并一贯仇视阿斯郭诸神祇。珞基当然也不肯对姬菲雍罢休，他要姬菲雍闭嘴，他说，现在他要说说是谁把姬菲雍引向邪恶的。他说，有一个男人给过姬菲雍一个金项圈，姬菲雍曾经把她的双脚歇在那个男人的怀里。这时奥丁说话了，他说珞基不该恶言伤害姬菲雍。珞基却反过来指责奥丁对人间战争的安排是不公平的，不该向本不应该得到礼赠的人赠送礼物，不该把战争的奖励赏给卑下的人。奥丁说，虽然如此，珞基却当过妇人在世上挤了八年牛奶，怀里还抱着婴儿，哪里是男子汉的样子。珞基还击奥丁，说奥丁曾在萨姆赛施用魔法，化为一个女巫，在人群中行巫，难道那就是男子汉的行径？

这时芙里格说，他们两个不该在今天把昔日的所作所为拿出来讲，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珞基当即要求芙里格把嘴闭上，他说芙里格虽是奥丁的妻子，可是她从来就淫荡成性，她曾在奥丁的弟弟威利和伟的怀中睡过。于是，芙里格怒了，她说，要是她的儿子巴尔德尔此时在她的身边，他一定会挺身而出，和珞基一拼死活的。说到巴尔德尔，珞基承认，是他不让巴尔德尔返回阿斯郭的。之后芙丽娅说话了，她指责珞基不该干那样的坏事情，那很无耻。珞基转向芙丽娅，说她和当天在场的男神祇都有染。于是芙丽娅说珞基的话全是诬蔑之词，不久珞基就会看到自己的下场，全体神祇都要发怒，珞基会垂头丧气地逃回家去。珞基进一步说芙丽娅曾在她哥哥的怀里睡过。

接着，尼约尔德开始为他的女儿辩护，讥讽珞基完全没有男子汉的气概。珞基于是挖苦尼约尔德，说他只不过是东方送来的人质；而且在来阿斯郭的途中，还有女巨人在他的嘴里撒过尿。尼约尔德说，他的确是做人质从东方来的，但是他的儿子是受人尊敬的。珞基接着又奚落尼约尔德那美貌的儿子是他和他的妹妹生的。这时，曲尔说，在众神中，弗莱尔是最英勇和最善良的；他从来不伤害妇女，不伤害人妻，而是把桎梏中的女性解救出来。珞基于是转向了曲尔，他提醒曲尔的一只胳臂是被焚里尔咬断的。曲尔说他确实是少了一只胳臂，可是，那凶恶的狼却被牢牢地拴住了。这时，珞基对曲尔说，曲尔的妻子和珞基生过一个儿子，而曲尔一点没有得到补偿，没有得到公正的决断。之后，弗莱尔说话了，他要珞基闭上嘴，要不然他这个口出恶言的家伙也要像他的儿子焚里尔一样被捆绑起来。珞基于是转向弗莱尔说，他用金子把格虞米尔的女儿买来，可惜他把自己的利剑送给了人家。待到姆斯佩尔的巨人杀来的时候，他这个可怜虫只得手无寸铁，束手待毙。这时弗莱尔的仆人毕宇格威尔说话了，他说要是他的出身能像弗莱尔一样高贵，他一定要把珞基这个满口恶言的坏种的骨髓都打出来，并碎尸万段。珞基于是

问他是谁，毕宇格威尔说他是弗莱尔的仆人，出身微贱，但是他很骄傲今天能在这儿与众神祇共饮美醪。珞基讥讽他，问他知不知道，他是个为主子端食送酒的佣人，是一个在战斗中躲在草窝里的家伙，是无权搭话的。之后，海姆达尔说话了，他说珞基喝得太多了，要他快出去，因为喝得太多的人个个都会不知所云的。于是，珞基就奚落起海姆达尔来了，他说海姆达尔只是一个卫士，整天只会挺直腰站在那里，背都弯不下来。

接着，斯卡惕说，珞基终有一天会被众阿斯神用他儿子的肠子牢牢地捆在岩石上。珞基对斯卡惕说道，他的确会被众阿斯神祇们捆绑住，但他可是自始至终参与了逮她父亲契雅兹的行动的。斯卡惕回嘴说，虽然珞基在逮她父亲的行动中有份，却不要指望她会给他什么忠告，珞基又奚落斯卡惕说，在要求他和她上床的时候，她的言辞却是很温和的。珞基说，要是现在是摆一摆他们罪孽的时候的话，那么这件事确实该讲出来了。之后，茜芙走向前来.用一个水晶酒杯为珞基斟满一杯美醪。她为珞基祝福，要珞基把酒饮尽。她说，她自己可以说是诸神祇中无可指责的。珞基饮完了茜芙斟的酒，说尽管茜芙对男子无动于衷，可是她还是有一次对索尔不忠，那就是她和珞基有过不正当的关系。

蓓拉第一个听到山岳在摇晃，知道那是索尔来了。她说现在索尔来了，要胡言乱语的珞基闭嘴。索尔进来了，他要珞基住嘴，要不然他的弥约尔尼尔神斧就会替他把嘴永远闭上。他要用弥约尔尼尔砍断他的脖子，珞基的性命就要完结。但是，在珞基最终停止奚落众神祇之前，他还是顶撞了索尔。他问索尔干嘛这么大吼大叫，说索尔虽然自称勇猛，可是连斯克吕米尔的口袋都解不开。然后，他说，埃吉尔以后再也不会酿这样的佳醪，准备这样丰盛的筵席了；一场大火将把大厅里的众神祇全部烧尽。



神之劫难——饶纳诺克

世界各族先民的头脑中都有关于世界末日的遐想。北欧先民为阿斯神祇和世界勾画了一幅饶纳诺克，即神之劫难或世界末日的图景。在许多吟唱诗人的诗歌中，在斯诺里的《散文埃达》里，都不断地提到饶纳诺克。《韵文埃达》用了大量的段落描述阿斯神祇和巨人的这一决战。

奥丁从智慧女神那里得知阿斯神祇的末日——饶纳诺克，他知道阿斯神祇和巨人族之间的战争最终是要爆发的。他必须募集更多的归天英烈，让归天英烈聚集到他的麾下。于是，他经常来到人世间，在酋长之间、国王之间制造不和。他给酋长和国王们出谋划策，怂恿他们去夺取更多的财富、土地和名誉，让他们四处征战。奥丁无处不在，会突然在某个国家出现。他会和国王在途中会面，传授他们武艺，赠给他们致胜的武器。奥丁所得到的许多名字便是他努力招募归天英烈的明证，人们称他为好战者、挑拨者、战场之主、胜利之主、战神，等等。他毫无愧色地说：“我挑唆酋长们，不让他们和解。”他是漫游者。他常常在战争之前出现，有时也在战争进行之中出现。

一位不知名的吟唱诗人写了一首名叫《埃里克之歌》的关于埃里克

·布珞兹虞克瑟的歌谣，对奥丁的这种行径与意图有很清楚的描述。歌谣中描述说，埃里克带领人马浩浩荡荡奔向瓦尔哈拉的时候，那巨大的喧闹竟把奥丁吵醒了。奥丁对那沉重的脚步声好生奇怪。

> “我的梦预示些什么？我爬了起来，天还没有亮。我下令腾出位置来收容一大队归天英烈。我把早先来到的英烈们都唤醒，大声喊道：起来，摆好凳子，斟满酒角，瓦珥库里们，把酒搬出来！好象有一位威武的君主正向这里驰来。我特别高兴，这预示着将有高贵的客人从世上奔来。听，布拉吉，那是什么声音？就像千军万马在奔驰！”
>
> “凳子轰隆隆地响，就像巴尔德尔又回到了奥丁的大厅。”
>
> “别说空话，聪明的布拉吉，你知道得很清楚，那是迎接埃里克的声音，他就是向奥丁的大厅奔来的君王。西格蒙和辛菲虞特勒，快快起来去迎接国王。要是来人是埃里克的话，那就请他进来，我在等待着这位客人。”
>
> “你为什么比欢迎别的英烈更加欢迎埃里克？”
>
> “是的，他在许多国家染红了他的剑，他把带血的剑刺向太阳。”
>
> “你这么称赞他的勇敢，为什么不让他取得胜利？”
>
> “那凶狠的灰狼正虎视着阿斯神祇的家园，看来很不安全啊。——欢迎你，埃里克，请赐步跨进我的大厅，我们衷心欢迎你！请告诉我，随你来的还有别的君王吗？都是哪些君王？”
>
> “随我而来的有五位君王，你听听他们都是谁。伊瓦尔是一个，还有霍里克和辜索姆和他的两个儿子。我自己则是第六个。”

奥丁挑唆战乱的事情，真是太多了。归天英烈不断地涌向瓦尔哈拉，真是数不胜数。要知道，瓦尔哈尔是无边无际的，它有五百四十道门，每道门可以容纳八百位归天英烈并肩出入！

神祇们和巨人以及其他敌人的决战来临之前，恶兆出现了：

三个严峻的冬天连在一起，没有了春、夏和秋，太阳失去了温暖，寰宇的每个角落都大雪纷飞，寒风飕飕刺骨。在这三个寒冬之前，还有三个灾难的春秋，在那三个岁月里，战争接连不断。贪婪使得人们疯狂，把荣耀和教养完全抛在脑后。兄弟之间相互厮杀，父亲对儿子可以无情，儿子对父亲也可以无义。在那三个艰辛的年份里，巨人的野狼吞

食了太阳，世上的人撞来撞去，还有一只野狼吞食了月亮，天上的星星不断坠进深渊。大地开始震动摇晃，树根从泥土里松脱开来，大树倒在地上。山岩崩裂，捆绑野怪的绳索锁链都折断了。焚里尔狼挣脱出来，张着大口，上颚戳在天上，下颚戳在地上，他的双眼和鼻孔都在冒火。弥兹郭斯沃尔门钻了出来，在海岸上冲撞，他的尾巴狠狠地打击着大海，狂涛巨浪涌到了陆地上。用死人的指甲做成的死亡之舟纳格尔法里乘着惊涛骇浪而来，驾驭它的是巨人宇米尔。

于是巨人从四面八方涌到一起。弥兹郭斯沃尔门摇头摆尾，猛撞过来，身躯的四周尽是毒液，连空中和海上都充满了毒液。狼在它的身旁狂奔着，那一直被拴在格尼帕赫利尔山洞的恶狗伽尔姆也嚎吠着奔来奔去；宇米尔高高地站在纳格尔法里上，一切妖魔鬼怪都聚集在他的船上。天裂开了，火焰巨人姆斯佩尔的子孙从裂口涌过来，一个个浑身带着火焰。带头的是苏尔特，他手里握着一把剑，它发出的光比太阳的光芒还要灿烂。他们骑马冲到碧芙珞斯特彩虹桥的时候，桥摇晃了几下，随即一声巨响，碧芙珞斯特便塌陷了。珞基也挣脱出来，黑尔那里的所有死人都跟随在他背后。他们全都聚集在维格里斯旺大坦原上，那坦原广阔极了，举目望去，无边无际。



海姆达尔吹响号角

海姆达尔看到千军万马奔来，便举起他的吉雅拉尔号角，高声吹了起来。所有的阿斯神祇聚到一起，商量对策。奥丁来到米默泉，想请米默为他和他的神族出主意。这时大梣树宇格德拉西尔也在摇颤，一切生灵都处于极度的恐慌之中，就连矮人也都恐惧地站在他们的石门前观望。阿斯神祇们急忙穿好甲衣，拿起武器。奥丁带领着他们以及所有的

归天英烈，赶往维格里斯旺坦原。奥丁手持贡尼尔长枪冲向巨狼，巨狼一口咬住了他。就在这时，韦达尔一脚踩住了巨狼的口，一把揪住巨狼的上颚，把它的大口撕掉，巨狼便倒地死去。索尔帮不了奥丁的忙，因为他必须用尽自己的气力来防御弥兹郭斯沃尔门的进攻。索尔杀死了巨蛇，但是，巨蛇的毒液染遍了他的身躯，他刚走出九步，便也倒地而死。弗莱尔和苏尔特对峙。弗莱尔十分懊恼，后悔当初真不该把他的神剑送给别人。经过艰苦的奋战，巨人苏尔特将弗莱尔杀死。曲尔和恶狗伽尔姆厮打在一起，两者都受伤而死。在另外一处，海姆达尔和珞基在相拼，最终两人也都死了。最后，战场上只剩下苏尔特一个人，他将坦原点燃，整个世界烈火熊熊。阿斯郭没有了，众阿旭妮娅也没有了，乌兹郭、弥兹郭也没有了。



烈火终于熄灭，寰宇一片宁静。大地又从海中升起，一片碧绿丰饶。没有谁曾撒下种子，可是大地上五谷丰登。瀑布从山岩上泻下，雄鹰在高空盘旋，眼睛盯着水中的鱼。在上颚被撕裂的巨狼冲向太阳娑珥的时候，娑珥生下了一个女儿，和自己一样美丽，这颗新的天光按她母亲的轨道运行着。田野的尽头，韦达尔和瓦利缓缓走来，熊熊烈火和汹涌波涛都没有伤害着他们。曲尔的两个儿子默迪和马格尼也走过来了，他们在劫难中没有受伤，并找到了他们父亲的斧子。巴尔德尔和霍斯从死亡之狱升起，在伊达旺当年阿斯郭屹立的地方定居下来。他们坐在草地上，在草中找到了昔日的方头金箭。谈起昔日发生的惊天动地的事情，他们想起了盘绕大地的弥兹郭斯沃尔门，想起了曲尔的勇猛和奥丁的智慧。苏尔特点燃大火烧毁伊达旺的时候，有两个人躲在霍德米弥尔斯霍尔特大森林里，以朝露维持生命，他们一个叫利芙，一个叫利夫斯拉西尔。他们也走出来了，又繁衍出了新的一族，生活在大地上。

之后，尼兹扈格大龙穿着鹰羽衣，从尸堆中飞了起来，它沉重而低缓地飞过大地。他的双翅上挂着尸骨，它的羽毛被染成蓝黑色。它在极远的地方坠落下去，消失在寰宇边缘那无底的深渊里。

新的秩序又慢慢兴旺起来。新的世界是更加美好的！

英雄传说



沃伊纶

成文的关于沃伊纶Völund的故事首见于《韵文埃达》中。《韵文埃达》的第十五歌，也就是关于北欧古代英雄的第一歌〈首饰工匠沃伊纶〉，讲的就是本文的主人公——沃伊纶。

这是最著名的古北欧英雄人物的故事。从〈首饰工匠沃伊纶〉的敷陈看，沃伊纶是半神半人的人物。有些地方把他说成是精灵或者矮人的后裔；但是，在读《韵文埃达》的叙述时，我们感受到的他则是完全有人的精神和性格的。

诗人把沃伊纶的故事收进《韵文埃达》里的时候，这个著名的传说显然已经脍炙人口。所以在许多地方他只是简单地暗示了一下故事发展的过程和主人公的能耐。他并没有直接说沃伊纶强暴了玻斯薇珥德，也没有直接说沃伊纶有一件羽衣；原诗中也没有讲是因为三位王子拿走了三位瓦珥库里羽衣，所以三位瓦珥库里才落到三位王子的手里。

〈首饰工匠沃伊纶〉只有43节。不过在诗前有一段很短的散文引言。

古北欧英雄传说多是若干个相关联的故事组成的“传说圈”的各个环节，也有少数的是单个的独立故事。《首饰工匠沃伊纶》便是一个独立的故事。

拉普兰地方有一位国王。他有三个儿子，斯拉戈斐斯、埃吉尔和沃伊纶。三位王子常常滑雪出外打猎，还在伍尔夫谷的伍尔夫湖岸修了一所供他们打猎后休息的房子。一天清晨，他们走出小屋，看见三个女子坐在湖边用麻织衣服，她们的身边放着她们的天鹅羽衣。她们都是瓦珥库里。一个绝顶聪明，叫赫尔沃珥，一个雪白如天鹅，叫赫拉斯辜丝，她们两人是赫络斯维尔的女儿；第三个叫沃珥珑，是佤兰地方基雅尔的女儿。三位王子把她们带回房子里，赫拉斯辜丝成了斯拉戈斐斯的妻子，沃珥珑和赫尔沃珥则分别成了埃吉尔和沃伊纶的妻子。

三对夫妻都十分恩爱，在湖边一起生活了七年。但是到了第八年，三位瓦珥库里又都盼望骑马穿过树林去征战了。到了第九年，趁三位王子外出打猎的时机，她们披上羽衣飞走了。男人们回来后，在家里家外寻找他们的妻子，可是哪里也找不到。他们一天天地等待，盼望他们的妻子会再飞回来，脱掉羽衣，重新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最后，斯拉戈斐斯和埃吉尔再也不能忍受等待的日子，于是就动身找他们的妻子去了，沃伊纶则留在了伍尔夫谷。沃伊纶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工匠，在等待的时候，他便动手打造金戒指和金臂环。他反复地把戒指和臂环拴在树条上，随后又把它们取下来。他把戒指放在手里，用手指玩弄它们。渐渐地，他打的金戒指和臂环多了起来，后来竟有了足足七百个。他用绳子把金戒指和金臂环串在一起，一遍又一遍地数着。

瑞典一个名叫倪稣斯的国王听说伍尔夫谷有个孤独的人在那里打造戒指和臂环，屋子里到处部是戒指臂环，便起了贪婪之心，要把那些金首饰据为己有。一天，他骑上马，带上一伙人，趁着明亮的月光来到沃伊纶的小屋附近。他们把马拴在山墙一边，走向小屋。当他们把房门打开时，发现里面没有人。于是国王便在屋里搜索起来，他搜遍了小屋，找到了那七百个拴在绳上的戒指和臂环。他把戒指和臂环一个个取下，用手一个个地试它们。他把其中最好、价值最高的一个臂环套在自己的胳膊上，把其余的又拴好挂起。之后，国王让手下人躲在屋子的四周，自己则躲在一个角落里偷偷地观察。到了深夜，沃伊纶打猎回来了。他点燃了火烛，从带回的熊身上割下一块肉，串在叉子上烤了起来。在等待肉熟的时候，他在火旁的兽皮上坐下，又抚弄起他的戒指和臂环来。他发现少了一个，心想可能是她的妻子回来把臂环拿走了。他坐在那里一遍遍地数着他的戒指和臂环，直到进入梦乡。

沃伊纶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手脚都被捆住了。他问是谁把他绑起来的，倪稣斯对他说话了：“那么多的金子是怎么到伍尔夫谷来的？”“我用不着到处去抢，”沃伊纶说道，“我祖先那里有的是金子！”倪稣斯再没有说什么，只是把沃伊纶带回了他的王宫。在一伙人把被捆绑着的沃伊纶带进大厅的时候，王后正站在门口，她看着沃伊纶，低声说道：“你们从树林那边带回来的这个人，看上去满脸的不高兴。”国王把金臂环从手臂上取下，给了他的女儿玻斯薇珥德，把沃伊纶的剑佩在自己的腰上。

倪稣斯逼迫沃伊纶为他打戒指。当沃伊纶站在炉边的时候，王后看守着他。她警告她的丈夫说：“你要警惕那条蛇。你没有看见他那忌恨的眼神吗？每当他看见他的剑或是看见玻斯薇珥德戴着他的臂环的时候，他都要咬牙切齿。要是你聪明的话，你应该想点办法，让他用不上他的脚，把他安置在一个防范严密的地方。”倪稣斯看了看沃伊纶，照妻子说的做了。他割断了沃伊纶的腿腱，把他送到一个叫做塞瓦斯塔斯的岛上，让他在那儿打造各种各样的首饰、戒指和环圈。在劳动的时候，沃伊纶愤愤地说：“我坐在这儿，一点办法也没有。那把锋利的剑，是按照我的思想铸造出来的.现在它却在倪稣斯的腰间闪闪发光！我为我的妻子打的金臂环，现在也由玻斯薇珥德戴着！我完全失去了慰藉。”沃伊纶整天整夜地锤打着，以排遣他的忧愁。



沃伊纶

一天，倪稣斯的两个儿子来到沃伊纶的铸造坊。他们看见作坊里有一口很大的箱子，便对沃伊纶说：“把钥匙拿出来！我们要看看里面是

什么。”他们把箱子打开，看见里面有很多很多金子，闪亮的金子照得他们眼花缭乱。沃伊纶对他们说：“明天来，你们要多少金子就有多少金子；但是你们绝对不能让人知道你们来过这里。”第二天，两个孩子天不亮就爬了起来，划船到塞瓦斯塔斯来挑选最好的金环。就在他们俯身到箱子里去抢金子的时候，沃伊纶把他们的头砍了下来。他把他们的身躯抛到了熔炉里，用银子将两个头盖骨镶上边做成酒盏给倪稣斯用，把两个孩子的牙齿做成项链给玻斯薇珥德戴，又把孩子的眼睛做成宝石让王后戴着。

有一天，玻斯薇珥德在玩那只臂环时，一不小心，臂环被她弄断了。她害怕倪稣斯看见臂环坏了会斥责她，于是匆匆跑到沃伊纶那里，让他把臂环修好，并不许让国王知道。沃伊纶说：“把臂环给我吧！我会把它修得和以前一样好，你父母还会认为它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好看呢。”玻斯薇珥德不敢空手回去，于是她就坐下等着。沃伊纶忙了一会，拿起酒角来喝了几口，然后又把酒角灌满。他对玻斯薇珥德说：“要是你渴了，就把它喝了。”玻斯薇珥德拿起酒角喝了几口，那甜酒太浓烈了，她喝了之后就在那里昏昏沉沉地睡着了。于是沃伊纶便对她为所欲为。在她醒过来的时候，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她哭着回王宫去了。

“这下子我算是对那恶棍倪稣斯进行了报复，”沃伊纶说道，“他割断我的腿腱！这下全掰平了。”

留在塞瓦斯塔斯的时候，沃伊纶偷偷地捕鸟，用鸟翅膀的羽毛做了一副羽衣。他穿上羽衣，飞过水面落到了皇宫的屋顶上。当时王后正在宫外，她看见沃伊纶飒飒飞来，和上一次把他捆绑着从森林那边带来时候的情形大不一样了。她看出沃伊纶注意到了她的眼神。她走进屋子里，靠着墙沉重地坐下。“你睡着了吗，倪稣斯？”她问道。“没有，”他回答道，“自从我的儿子失踪以后，我就没有再闭过眼。你的主意太冷酷了，我的头脑一片冰凉。我得去找沃伊纶，和他谈谈。”王后告诉他，他用不着跑老远去找沃伊纶了；他只要走出屋子，就可以见到想见的那个人。

倪稣斯走了出去，看见沃伊纶披着羽衣，坐在屋顶上。他对沃伊纶喊道：“你这精灵，告诉我，知不知道我的两个儿子怎么样了？不久前我还看见他们活蹦乱跳的。”沃伊纶回答说：“我可以把你想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你，不过你得先发誓，在你得知你付出的最大代价之后，不会对我的新娘进行报复。”“我发誓！”倪稣斯说道。于是沃伊纶接着说：“那么我先告诉你，我的新娘现在就在你的王宫里，你的女儿玻斯薇珥德怀

着我的孩子，那孩子是你未来的继承人。要是你想找到两个儿子，你可以在塞瓦斯塔斯我的熔炉底下去看看。不过，他们的头盖骨，在你把酒送到嘴边的时候，是可以天天亲吻到的。你的妻子戴的宝石是他们的眼睛；玻斯薇珥德的胸饰也是他们的牙齿做的。”倪稣斯站在那里，痛苦地喊道：“太可怕了！消息一个比一个更残酷。你飞得那么高，箭射不着你，否则你会受到惩罚的！”沃伊纶在天上高声大笑，然后就飞走了，留下倪稣斯痛不欲生地坐在地上。当他神志清醒过来的时候，他让人把玻斯薇珥德叫到跟前。他看着她，问道：“你是不是真的怀上了沃伊纶的孩子？”她回答说：“你知道的都是实情。我曾经在一个很不幸的时候在岛上和沃伊纶单独在一起。我无法抗拒他，也不想违抗他。”



1. 沃伊纶杀死倪稣斯的两个儿子，用他们的头盖骨做成两只酒盏，送给倪稣斯。图为丹麦著名画家易卜·斯潘·奥尔森的作品。



图尔葑剑

关于有魔力的图尔葑剑的故事部分散见于北欧民间歌谣，部分被收在冰岛《赫尔瓦拉尔萨伽》中。这些故事的渊源则分布得很广。其中，最古老的一段是从公元451年东哥特国王埃尔曼里克和匈奴人之间的战争的真实历史敷衍出来的。这说明这个故事的根源在日耳曼民族那里。但是，除了故事中散见的一些日耳曼和匈奴民族之间的纠葛之外，整篇故事已经没有其他的日耳曼痕迹了。

从前有一位国王叫做斯瓦夫尔拉米，他是奥丁的后裔。有一次，他在外面打猎的时候，和他的扈从走散了。日落的时候，他走过一块山岩，看见两个矮人坐在那里。还没有等他们发觉国王在他们身边的时候，国王已经把刻有鲁纳咒文的剑架在他们的脖子上了。这样一来，他们便无法钻进石头里去了。

国王问他们叫什么名字，他们一个说叫德瓦林，另一个说叫都林。两个矮人要求国王饶他们不死。“我可以饶你们不死，”国王说道，“只要你们答应尽你们的本事为我打造一口剑。剑柄要用黄金铸成，削铁如泥，永不生锈，使用它的人将永远是胜者。”矮人别无选择，只得答应

国王的全部要求。国王骑马离开之前，给了他们一个最后期限，到时他就要来取剑。

到了期满的那一天，国王来到了矮人岩，看见矮人已经在岩头上等着了，他们把剑交给了国王。国王刚把剑拿到手上，矮人就钻进石头里去了。不过德瓦林走到石门边的时候，把身子转了过来，说道："每次这柄剑出鞘，它定要杀死一个人。它将三次被用作人祭，你自己也要死在它的剑锋下。"听到德瓦林的话后，国王便用剑去砍他，可是德瓦林已经逃进洞里去了，洞门一下子便闭得紧紧的，剑砍到了岩石上。这剑砍得深极了，剑的两刃都陷到了石头里。

斯瓦夫尔拉米把他的剑取名叫做图尔尌。在黑暗中把它拔出来，它也亮得如同一道寒光，如剑刃上不沾人血，它是不肯入鞘的，被它击中的人没有能活到第二天的。国王佩着它多次征战，每战皆捷。

霍珞伽兰的玻尔姆庄园里住着一个名叫阿尔恩格里姆的人，他有一半巨人的血统。阿尔恩格里姆经常做海盗四出掠夺，有一回，他航行到了斯瓦夫尔拉米的国家来掠夺。国王和他见面后，两人打斗起来。国王用图尔葑朝阿尔恩格里姆砍去，阿尔恩格里姆用盾牌抵挡，这一剑只砍到了盾的下角。因为国王用力过猛，剑砍到了地上，陷进了地里。国王没有了武器，阿尔恩格里姆赤手和国王格斗起来。突然阿尔恩格里姆从地上把剑拔出，用国王的剑把国王杀死了。这样，矮人的咒言便实现了一部分。之后，阿尔恩格里姆洗劫了国王的家园，并抢走了国王的女儿艾芙拉，并和她生了十二个儿子。这十二个孩子个个都野性十足，他们不断地出海抢劫，在海上和自己的人单独相处的时候，他们的野性也会突然发作。如果出现这种情形，他们就得上岸去把大树拔起，把巨石推倒，以发泄自己的野性，否则他们会把自己的船毁掉，把船上的人全都杀光。

十二兄弟的老大叫做安甘图尔，他的父亲把图尔葑剑传给了他。一次，在欢庆新年的酒筵上安甘图尔立下誓言，要娶乌普萨拉国王英夫的女儿蒅娥堡为妻。

到了夏天，兄弟一伙便驶船去了瑞典。安甘图尔会见了英夫，表述了对他女儿的求婚愿望，并说已立下誓言要娶她为妻子。野性人的话说罢，国王的大厅里一片寂静，国王坐在那里也哑口无言。安甘图尔急了，他要求国王马上答复同意还是不同意。这时国王的一个名叫赫雅尔玛的扈从跳过桌子站了出来。他对国王说："你一定还记得，自从我来到你的麾下之后，我竭力为你效劳，我常常为你不惜生命。现在我请求

你给我以应有的报答，把你的女儿嫁给我，而不是嫁给这个人人厌恶的外来野蛮人。”国王久久地坐在那里，左思右想。最后，国王说应该由萦娥堡自己选择夫君。萦娥堡说：“如果你要把我嫁出去，那我还是宁愿嫁给我最熟悉的人，而不是嫁给那个外来的野蛮人。”安甘图尔回答说：“公主，我不和你争吵；可是你，赫雅尔玛，我向你挑战，在桑姆瑟岛上比试比试。如果仲夏那天你不来比试，那就说明你是最可耻的人。”赫雅尔玛说他用不着安甘图尔等他。之后阿尔恩格里姆的孩子们便动身回家去了。

他们在家里静静地等了一个冬天。春天一来到，他们就把船放入海中，往南驶去。途中，他们来到富有的毕雅尔特玛的庄园，大模大样地要求主人按贵客接待他们。到了晚上，野性人安甘图尔要求立刻和毕雅尔特玛的女儿结婚。没有人敢对阿尔恩格里姆的野性人说个不字，安甘图尔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婚宴一敢，兄弟们又继续南航了。

赫雅尔玛先到达桑姆瑟岛，他带去了他的朋友宇尔瓦-奥德。阿尔恩格里姆的儿子到达的时候，看到离海岸边不远的地方泊有一条船，于是一伙人跳了上去，乱杀一阵，把船上的人一个不剩地杀死，之后他们才登上桑姆瑟岛。开始比试之前，他们先讲好了比试的条件：由赫雅尔玛和安甘图尔决斗，奥德则和安甘图尔的弟弟一个一个地决斗。双方谈妥，斗胜的一方要把对手安葬在坟冢里，并把他们使用的兵器一起葬掉。之后，他们激烈地格斗了起来。奥德经过艰苦的厮杀，杀死了安甘图尔的十一个弟弟。奥德看见安甘图尔已经被杀死，赫雅尔玛则在安甘图尔身旁的一堆草上坐着，他受了重伤，浑身都是血。奥德坐在他的身边守着，一直到他断了气。奥德挖了几个大坑，把阿尔恩格里姆兄弟们和他们的兵器一起埋了，并垒起了坟冢。奥德把朋友的尸体带上船，运回了瑞典。萦娥堡看到尸体的时候，伤心之极，竟悲痛而死。人们把她与赫雅尔玛合葬在一起。

安甘图尔死后，富人毕雅尔特玛的女儿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孩子刚刚生下来，人们就建议把她抛弃掉，大家认为因她父亲的血统，决不会有什么妇人之心。但是，毕雅尔特玛却说，只要她活在世上，阿尔恩格里姆的血缘就不会断。他让她受了洗，给她取了个名字叫做赫尔沃珥。

赫尔沃珥长得非常美丽，但同时又性野不羁，喜爱玩刀弄枪，惹事生非。人们要规训她的时候，她就跑到毕雅尔特玛那里说：“我要离开你！我在你这里是不会成大器的。”一天，她穿上男人的衣服，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男人，起了个化名叫赫尔瓦德，混在男人中间当海盗去了。她参加了抢劫，他们的首领在抢劫的争斗中被杀死，她便成了海盗的首

领。

一天，他们的船来到桑姆瑟岛。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她独自一个人上了岛。在海岸上她遇见了一个牧人，她请牧人领她去看父亲的坟冢，但是牧人害怕了，对她说：“可以听出来你不是这个岛上的人。在我们这个岛上，白天是没有多少人敢到那些坟地去的；晚上则根本就没有人敢到那些坟冢的附近。”就在这时，坟冢中传出了一阵轰隆隆的响声，同时还冒出火焰来，牧人吓得拔腿飞跑而去，赫尔沃珥朝火焰走去，对着坟冢喊道：“醒来吧，安甘图尔，是你的女儿在呼喊。从坟冢里把矮人们为斯瓦夫尔拉米铸的剑送出来给我。逝者保存这么贵重的剑有什么用？”随着她的声音，火焰高涨起来，火团笼罩住了整个坟冢，火光射向四方。但是，赫尔沃珥一点也不畏惧，她走过炙人肌肤的烈火，要把她死去的亲人唤醒。她看到安甘图尔站在坟冢的门口，对她说道：“快，我的女儿，快回到你的船上去，你要找寻的剑被安放在烈火之中，世上没有任何女子可以碰一碰它。”赫尔沃珥毫无畏惧地回答说：“哪怕是在火焰中，我也要把它取出来。”听了这话，安甘图尔变得温和了一些，把剑从坟冢里递了出来给她，并且对她说：“把图尔葑拿去吧，这柄剑将带给你十二个人的好运和力量。你将生下一个力大无穷的儿子，他佩上这柄剑，就会勇猛无比，将成为世上任何别的国王都不能比拟的君主。但是，你好好地保护着图尔葑，因为它也会叫你绝族灭种。”赫尔沃珥拿到家传宝剑，高兴得仰天长啸道：“国王的女儿现在有了快乐，要回到船上去了。这个幸运，比我得到整个挪威还要大得多。”

赫尔沃珥得到她父亲的剑后，便动身去了格拉瑟斯旺的古兹蒙德那里。古兹蒙德是一位国王，统治着挪威霍珞伽兰最北面的地方。她在那里住了一些时候，依然把自己叫做赫尔瓦德。一天，她走出大厅时，把剑挂在她的座椅上。她回来的时候，看见有个人把她的剑拔了出来，在那里观摩。她跃过去，一把夺过剑，就把那人杀了。接着，她逃出了大厅，国王的扈从们蜂拥上来追赶她。但是古兹蒙德老早就看出赫尔瓦德是一个女子，他对扈从们喊道：“别动，即使你们赶上了这个人，也得不到你们想要的那种报复。你们不明白追赶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要是你们想把这个女人杀死，那你们要付的代价就太大了。”扈从们知道这人是一个女子之后，便都回来了，赫尔沃珥于是得以逃脱。

赫尔沃珥回到了外祖父家里，收起了剑，脱下男装，坐下来像其他妇女一样习起女红和纺织来了。

格拉瑟斯旺的古兹蒙德有一个儿子叫做赫伊封德，他天性聪敏，很

有远见，为人正直。国民之间有了纠纷，都愿到他那里来投诉，大家都听从他的断决。当他听说赫尔沃珥已经回到家里时，便动身来到毕雅尔特玛，向赫尔沃珥求婚。他们结了婚，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取了安甘图尔的名字，小的叫做海德里克。安甘图尔的气质很像他的父亲，人人对他都很疼爱；但是他弟弟的性子则十分野蛮，恃勇好斗。赫伊封德最喜欢安甘阁尔，而海德里克则自小就是母亲的掌上明珠。

一次，赫伊封德在家宴请宾客，海德里克对他哥哥和宾客们体面地坐在一起而自己却压根儿就没有被请进去十分恼火。宴会进行中，安甘图尔看到弟弟闯了进来，便起身请弟弟在他的身旁坐下。宴会进行到半夜的时候，海德里克开始挑拨坐在他附近的人，让他们争吵起来。安甘图尔过去坐到争吵着的两个人中间，对他们说："同在别人家中做客，便应该和睦相处，而不应该彼此恶言相加。"过了一会儿，安甘图尔走开，海德里克又开始了挑拨。他对同桌的一个人说："真奇怪，你能忍受得了那许多侮辱，那个人想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你，而你却把他的话当做耳边风。"听到这些话，那个人激忿起来，动手打了他的邻人一个耳光。安甘图尔听到里面吵了起来，便走了进来，坐到两人中间，把两人劝和。第二天清晨，海德里克问那个挨了一耳光的人敢不敢进行报复。那个人听到他的话之后，跳了起来，把打他耳光的那个人一刀砍死。赫伊封德知道事情的原委后发怒了，要海德里克马上离开，再也不要让他见着。

海德里克便走出了庄园，安甘图尔陪着他。这时他们的母亲走了过来，把图尔葑剑交给了海德里克。她说道："这把名贵的剑是我的亲人使用过的，这剑让他们总是胜利。现在让你带上它，你永远不要忘记，以前佩带过它的人都是怎样坦率的人。"海德里克回答说："我很感谢我的父亲和母亲，但是感谢的原因却各不一样，父亲把我赶出国土，母亲把祖传的剑给我。这剑对我来说，比整个国家还要珍贵。"他把图尔葑剑拔出了鞘，剑刃闪闪发光，寒气逼人，他一下子疯狂起来，野性大发，当时附近别无他人，他便朝他的哥哥安甘图尔砍去，杀死了安甘图尔。当他神志清醒过来后，对自己的行为痛悔万分，于是他跑了出去，钻进森林里，开始靠猎兽捕鸟维持生活。过了一些时候，他想应该做些能给他带来和他的先人同样荣耀的正事了。一天晚上，他回到父亲的庄园，听说里面正在举行为他的哥哥送葬的祭奠酒宴。他站在外面，请求看守把他的母亲叫出来。

他看到母亲后，对她说："我现在得像一个身世微不足道、无人知晓的人到世上去闯荡了，这使我很难过。我的祖先都是著名的人物，我要用图尔葑获得和他们一样的荣耀。"他的母亲进去见了赫伊封德，对

他说，她的儿子很难过，他就要像一个一点幸福都没有、一点安宁都得不到的人一样到世界上去闯荡了。她请他送一个忠告给儿子。赫伊封德说："我不相信他用得着我的什么忠告，但是我可以照你的要求做。我忠告他永远不要让背叛自己主子的人获得自由；永远不要养育一个势力强大的人的儿子；永远不要向他的情妇吐露丝毫秘密；永远不要把图尔葑剑放在他的脚旁或者高于他膝盖的地方。"赫尔沃珥出来，把丈夫的忠告转述给儿子。海德里克凄楚地说道："我父亲是对的！我用不着他的这些忠告，因为他的话并不出自对我的仁爱。"说罢，他便告辞了母亲。他的母亲又叮嘱他务必记住先人传下来的剑是多么好，他们用它赢得了多少荣誉。

海德里克在路上走了一程之后，遇见了几个人，这几个人拉着两个被捆起来的犯人。他问要把犯人带到哪里去，他们告诉他，两个犯人要被绞死，因为他们背叛了他们的国王。海德里克给了那些人一些钱，买通了他们，请他们把两个犯人放了。两个犯人愿意为他干事，以报答救命之恩。海德里克回答说，他们既然背叛了他们的国王，那他也不会指望他们会对一个陌生人忠诚。他要他们自奔前程，自己则继续往前走去，一直来到雷德哥特兰，在那里他受到了国王哈罗尔德很好的款待。哈拉尔德年事已高，已经无力捍卫自己的王国了，他常常不得不用金钱奉献给他的敌人以求得王国的安宁。海德里克向国王提出，他可以用武器为国王敛税，国王可把他的女儿嫁给他作为报答。国王高兴地答应了。接着，海德里克便去讨伐了哈罗尔德的敌人。在征讨中，他挥动图尔葑剑，所向披靡。这样一来，他不仅给雷德哥特兰带来安宁，而且使哈罗尔德的威信大增，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崇敬。之后他便和哈罗尔德的女儿赫珥伽结了婚，赫珥伽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他为儿子起名叫做安甘图尔。小安甘图尔和哈罗尔德晚年得到的儿子哈尔夫丹同岁。

不久，雷德哥特兰地方发生饥荒，而且越来越严重，看来没有任何生灵能免遭一死。这时雷德哥特兰的人民便安排了一次盛大的占卜活动，讨求神祇的指点。神祇表示，只有把国内最受宠爱的东西奉献出来给神祇，年成才能好转。海德里克说国内最受宠爱的莫过于国王的儿子哈尔夫丹了，但是哈罗尔德却说，海德里克的儿子安甘图尔比他的儿子更有价值。双方意见无法取得一致，他们便把此事提交给赫伊封德决断，因为赫伊封德是他们知道的世上最公正的人。于是，海德里克便去找他的父亲，请他决断他们的争执。赫伊封德回答他说，安甘图尔是雷德哥特兰最受宠爱的人。"那就是说决断我的儿子该被奉献给神祇了。"海德里克说道，"那么，对我失去儿子的损失又如何补偿呢？"赫伊封德说道："你可以要求得到国王哈罗尔德扈从的一半作为损失儿子的补偿。看来，你不再需要什么别的忠告了。"海德里克回到雷德哥特

兰后，宣布了赫伊封德的决断，说他的儿子是国内最受宠爱的人，最应当贡献给神祇。他自己则应该得到哈罗尔德扈从的一半作为对他损失儿子的补偿。他要大家都发誓遵从他父亲的决断，大家都这样做了。之后他把属于他的那些扈从召集在一起，要他们发誓，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追随他，认他为正当的主人，听从他的差遣。在这一要求也得到满足之后，他高声喊道："现在我要把哈罗尔德和他的儿子哈尔夫丹以及他的军队都奉献给大神奥丁。比起奉献一个孩子来说，这样的奉献更盛大一些；尽管这孩子是国内最受宠爱的。"之后，他便举起他的旗帜，率领他那一部分军队向哈罗尔德发起进攻。在战斗中，哈罗尔德、哈尔夫丹以及哈罗尔德的武士大部分被杀戮，海德里克成了雷德哥特兰的国王。赫珥伽则因为她父亲的死亡而悲伤气绝。

一次，海德里克抢劫了匈奴人，他强行把匈奴国王洪姆利的女儿茜芙卡掠夺回家，做了他的情妇。当茜芙卡怀孕后，他把她送回她的父亲那里。茜芙卡在匈奴国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字叫做赫络伊德。茜芙卡在那边很想念海德里克，于是她又回到了海德里克身边。不过，她把赫络伊德留在匈奴国，由孩子的外祖父洪姆利抚养。

海德里克在当上了雷德哥特兰的国王之后，给伽尔达里厄的国王赫络劳格送了一封信，提出他愿意抚养赫络劳格的儿子赫尔劳格。赫络劳格不想接受海德里克的提议，因为他听说了海德里克背叛哈罗尔德的事情。可是王后却竭力赞成这个提议，她对国王说，海德里克是一个多么伟大和战无不胜的勇士。赫络劳格国王遵从了王后的意见，把儿子送到海德里克那里。海德里克很喜欢这个孩子，十分善待他。一次，赫络劳格邀请海德里克到他那里去做客，海德里克带上他的情妇茜芙卡一起去了。一天，两位国王带人到森林里去打猎，在人们都散开，只有海德里克和他的养子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海德里克对孩子说："去，到那边的那个庄园里躲起来，直到我派人来叫你时再出来。听我的话，我会把这个戒指给你。"孩子并不怎么愿意一个人呆在森林里，不过他还是照养父的话做了。海德里克回到家里，开始喝酒，他问赫尔劳格哪里去了。他手下的人出去到处找孩子，可是找不到。海德里克那一天很是沉默寡言，很早就上床睡觉了。茜芙卡问他为什么这么郁郁寡欢，他回答说他不能讲，要是有人知道了，他就会丢掉性命的。但是，海德里克越是沉默不语，茜芙卡便越是疼爱和关心他。她一定要他把心烦的事情告诉她，并答应决不让任何人知道。于是，他告诉她，白天打猎的时候，发生了最不幸的事情。有一个恶人朝他冲了过来，他把长矛朝那个恶人投了过去，可是长矛折断了，他不得不拔出图尔蔚来防卫。要知道，图尔蔚一旦出了鞘，它的刃上不见人血是不会回到鞘里去的。当他拔出图尔蔚的时候，那恶人已经不知去向，身旁除了他的养子之外就再没有别人

了，他不得不把孩子杀掉。第二天，王后看见了茜芙卡，她问海德里克为什么沉默不快。茜芙卡说，她倒是知道原因，可是要是让旁人知道了，海德里克会丢掉性命的，所以她不能说。王后把她拉到一边，和她聊起天来。她们聊了很久，茜芙卡终于把海德里克对她说的话都讲给了王后。讲完以后，她提醒王后记住，海德里克是无法违反图尔葑的本性的。后来，赫络劳格国王发现他的妻子总是在自己的卧室里哭泣，便问她有什么伤心的事情。她说海德里克杀死了他们的儿子，海德里克自己是最不幸的，因为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他的本意。“把我的儿子交给海德里克抚养，是出于你的建议。”他说道，“我估计到那样做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现在果真应了我的预料了。”他走了出去，立刻下令逮浦海德里克。可是没有人行动，因为海德里克很受大家的喜爱，没有人愿意对他动手。

这时跳出来两个人，动手把海德里克绑了。海德里克抬头一看，认出了他们正是那一次他用钱赎出的那两个要被送去绞死的人。国王毫不犹疑地命令把海德里克带到森林里绞死，但是在途中海德里克找到机会让人去把躲在庄园里的养子叫来。正当他被送上疗架的时候，那个孩子飞奔赶来对他的生父喊道：“你永远不能下达绞死一个好人的糟糕命令，特别是像我的养父这样一个好人。”

国王于是命令给海德里克松了绑。海德里克一得到自由，便把他的人召集起来，叫他们准备动身回家。赫络劳格回到宫里，坐到了自己的王位上，但是海德里克不愿意进去。王后看见他在外面准备妥当要动身了，便进到宫里对国王说：“要是我们让海德里克怒气冲冲地走掉，那我们肯定会受到他可能的报复。他是一个十分强大的人，在你们分手前，你最好还是尽一切努力同他和解。”国王又一次听了王后的话，走到海德里克面前，说愿意给他大量财物，以赎取对他的不公。但是海德里克简单地说，钱财他有的是，他仍然一动也不动。国王看了王后一眼，王后对他悄悄地说道：“把你的女儿给他。”“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我的女儿送人。”国王喃喃说道，但是他随即转身对着海德里克高声说：“我不愿我们两人翻脸分手。我想把我的女儿嫁给你做妻子，作为陪嫁，你愿意要多少土地、多大的荣誉都可以。”于是，海德里克缓和了下来，同国王和解了。他接受了赫络劳格的女儿，他们很快就举行了婚礼。接着，海德里克就带着他的王后回自己的国家去了。他和赫络劳格的女儿生了一个女儿，他们也给她取了赫尔沃珥的名字。这个女儿长大以后，和她的先人赫尔沃珥一样，十分美丽，但是长得和男人一样高大健壮，喜欢舞刀弄剑。

从那以后，海德里克安安静静地在自己的国家里生活了一段时间，

成了一个很受人尊敬的能干而聪明的君主。他供奉弗莱尔，在大祭祀的时候，总要用当年最大最好的阉猪供奉。有一年年末，在阉猪被抬进大殿摆在国王面前的时候，他把手放在猪的身上，起了一个誓，说他永远不亲自决断，即使被认为最严重地冒犯了国王的人也应该由最英明的人在国王的王宫中对他做出决断。在做出这个诺言的时候，他更进一步说，如果他的敌人能够在机智方面胜过他，提出让他回答不了的问题，那么就可以免除一切对他的敌人的指控，一切罪行都可以完全得到赦免。

雷德哥特兰有一个人名叫盖斯佟布林迪，他多年来一直敌视海德里克国王。海德里克派人找到他，命令他到城堡来，听从智者在他们之间做出决断。海德里克威胁说，如果他不到城堡来，便要亲自到他那里去。盖斯佟布林迪十分恼火，因为他很明白海德里克心里盘算着什么。在这紧急关头，他向大神奥丁祈祷，请求奥丁的帮助。一天晚上，他听到有敲门的声音，敲门的是一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谁也分不清哪一个是真的盖斯佟布林迪，哪一个是假的。敲门的人让盖斯佟布林迪和他换穿衣服，并冒用了盖斯佟布林迪的名字，径自去见海德里克国王去了。他向国王问了好，可是海德里克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我是来同你和解的。”假盖斯佟布林迪说道。海德里克问他：“你愿意让议事廷在我们中间决断，并且服从议事廷做出的决断吗？”“这个条件太苛刻了。”假盖斯佟布林迪说道。“那么，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和我比试比试机智聪敏。”海德里克说道，“让我听听你是不是能说些谜语或者提些问题把我难倒。”假盖斯佟布林迪说道：“这个条件一点不比前一个宽大，不过我还是愿意接受。”他于是开始出起谜语来。他出了一个又一个谜语，提了一个又一个关于神界和人间的极其深奥的问题，可是海德里克对他出的谜语及所提的问题全都对答如流。来人看到实在没有可以难倒海德里克国王的问题时，问道：“在我们分手前，最聪明的国王，请你告诉我，在阿斯神祇把巴尔德尔投到火堆上之前，奥丁在巴尔德尔的耳边悄悄说了些什么？”这时，海德里克跳了起来，说道：“你想欺骗我，你这坏蛋。说了些什么，那只有悄悄说话的你自己才知道。”他拿起放在自己脚边的图尔葑剑朝假盖斯佟布林迪砍去。但是假盖斯佟布林迪化成了一只隼，从打开的窗户中飞了出去。剑砍着了隼的尾巴，把隼的尾毛都削掉了，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隼的尾巴是短的。这下海德里克招来了奥丁大神的恼怒，从打开的窗子外边传进宣告海德里克的末日就要到来的声音。

海德里克国王的城堡里有几个出身很特别的人，他们是海德里克在做海盗时掳掠来的奴隶。奥丁来访的第二天晚上，他们闯进海德里克的卧室把他杀死了。他们拿走了图尔葑剑，抢劫了大量钱财，逃往荒原里

去了。

议事廷推举了安甘图尔为国王。安甘图尔发誓，没有为他的父亲报仇之前，决不坐到父亲的王座上。之后不久，他只身离开了城堡，去寻找谋杀他父亲的凶手。一天临近傍晚的时候，他来到一条小河边，看见有几个人坐在一条船上，正在钓鱼。几个人当中有一个钓到了一条狗鱼，他要伙伴把钩刀借铪他。他的伙伴说自己也正在用着钩刀。“那请你把钩架旁边的那把剑递给我，”第一个人说道。“这条狗鱼这下子该感觉一下海德里克是怎样被杀死的了。”接着，他便用剑把狗鱼的头割了下来。安甘图尔一下子就认出来，那人用来割鱼头的剑正是图尔葑剑。安甘图尔就在附近等着。天黑了，钓鱼的人上了岸。待他们躺下睡觉之后，安甘图尔走了过去，把他们的帐蓬掀倒，在他们晕晕乎乎地爬出来的时候，安甘图尔把他们一个个杀死。之后他便回家去了，手中拿着图尔葑剑，作为他已经为父亲报仇的见证。

海德里克的情妇所生的儿子赫络伊德在他的外祖父洪姆利跟前长大了。他在匈奴国的亲人听说海德里克死了，便竭力撺掇他去要求他应该得到的一份遗产。正当安甘图尔在举行宴会接受父亲遗产的时候，有人来报说他的兄弟来了，要和他谈话。安甘图尔出去把他的兄弟请了进来，要他一同喝酒。但是，赫络伊德说他不是来吃吃喝喝的，而是来分海德里克遗下的土地、牲畜、财富和扈从的。安甘图尔回答说：“要把图尔葑剑分成两份，那是要死伤许多人的。但是，我愿意把我们父亲的遗产尽量多地分给你，使你满足。”可当海德里克的老养父吉苏尔听说安甘图尔答应他兄弟时，喊道：“把那么多的东西扔给旮旯里的奴才崽子，实在是太便宜他了。”赫络伊德听到这话十分恼怒，再不愿接受弟弟分给他的东西，便径直回到外祖父家。他说安甘图尔拒绝分给他遗产，还叫他奴才崽子。匈奴国王于是召集起一大队人马准备前去征讨。

春天一到，他们便动身穿过分隔匈奴人的国土和雷德哥特兰的大森林米尔克维德。森林的那边是辽阔富饶的平原，那里有一个城堡，安甘图尔的妹妹赫尔沃珥就住在那里。一天清晨，她看见一大队人马从森林里涌了出来，掀起的尘土把阳光都挡住了。她请养父奥尔玛尔去和敌人会面，约定在城堡前对阵。她亲自带领人马竭力保卫自己的土地。但是匈奴人的优势太大，她的队伍大部被杀死，她自己也倒在她的扈从之中。奥尔玛尔带着剩下的少数人逃到了安甘图尔那里，告诉他匈奴人打来，已经把他的妹妹杀死了。听到妹妹被杀害的消息，安甘图尔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一阵，他才说道：“勇敢的妹妹，你从哥哥这里没有得到多少爱啊！”他环视了一遍大厅，说：“举行宴饮时，我们的人着实不少。但是，现在面临危难的时候，我们的人可没有应该有的那么

多啊。我从哪里能找到一个给他钱便能为我去匈奴人那里下战书的人呢？”吉苏尔回答道：“用不着你给我钱，我就可以去完成你交给我的使命。”他叫人备好鞍马，在他跨上马背的时候，他问安甘图尔准备在哪里和匈奴人对阵。“约他们到顿赫德会面。”安甘图尔回答道，“哥特人经常在那里打仗，而且常常是胜者。”吉苏尔骑马赶去会见了匈奴人，他高高地站在马镫上，把一只长矛掷过去，然后大喊道：“你们的队伍一片恐慌，你们的国王必死无疑。奥丁赐长矛以力量。安甘图尔约你们在顿赫德决战。我们这里的法则是，在两队人马未决出胜负之前，谁要是逃脱，谁就是孬种。”安甘图尔把他能召集起来的人都聚在了一起，但是他的人还不到匈奴人的一半，他就带上这些人奔向顿赫德去了。

哥特人和匈奴人一连打了八天，双方死的人都不少。但是安甘图尔这一边每天都有新的人参加进来，而匈奴一边的人却日渐减少下去。最后，安甘图尔冲破了对方的人阵，一直打到了对方的统帅部，他用图尔葑剑把洪姆利和赫络伊德都杀死了。首领死后，扈从们便都逃命去了。安甘图尔在他兄弟死的时候坐到了他的身旁，深切地哀叹一家人的命运多舛。他说道：“我答应给你大量的财富，要拿多少就拿多少；现在你却连一个戒指都没有了，连一小片土地也没有得到。我们都遭到了不幸，我们是这么惨，我竟成了杀死自己兄弟的凶手！这样的恶行是不能留在人的记忆中的。命运女神的意志控制着我们。”

安甘图尔统治雷德哥特兰多年，从他那里繁衍出好些强大的君王，他的后裔中有哈罗尔德·西尔德坦。西尔德坦在布罗瓦拉战役中丧了命。布罗瓦拉战役的声威决不亚于顿赫德战役。





沃伊尔松王族人

在北欧流传得极广的沃伊尔松王族的故事来源于日耳曼民族。这从日耳曼民族的长篇史诗《尼贝龙根之歌》可以看出。这个故事显然是在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时期传到北欧来的，在北欧保存得极为完整。后世的文人在以不同文艺形式重写这个故事的时候，除了使用《尼贝龙根之歌》外，还要取材于北欧文献。我们知道，德国音乐大师华格纳就是据此写成他的歌剧《尼贝龙根之指环》的。

沃伊尔松王族人的故事是一个大“传说圈”的主要部分。从这个故事还派生出了许多其他相关的故事，读者在后面会逐步读到。

这个故事中西古尔德的诨名叫法伏尼斯班尼。“班尼”是bane的译音，在古北欧语中，意为杀死、被杀死或因灾祸意外而死；也指杀死别人的人。“法伏尼斯班尼”的意思就是“杀死法伏尼尔的人”。

安德瓦里的财宝

有一个人名字叫做赫莱德玛尔，很有势力，也很有钱。他有三个儿

子，分别叫做法伏尼尔、奥忒尔和列金。法伏尼尔是三个兄弟中最勇猛的一位，性情强硬专横。奥忒尔是一位高明的猎手，能化成一只水獭在瀑布边寻猎。当他吃猎物的时候，总是闭上眼睛，这样他就看不见食物是怎么样进到肚子里去的了。列金不像他的两位哥哥，没有那么勇敢，也没有那么坦率，但他精于铸造各种武器。

有一次，奥丁、珞基和赫依诺三位天神远行来到了奥忒尔行猎的地方，他们看见化成一只水獭的奥忒尔坐在那里吃一条鲑鱼。珞基拿了一块石头瞄准了他，向他砍去。石头击中了奥忒尔的头，一下就把奥忒尔砍死了，那位神很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骄傲。几位天神继续往前走，来到了赫莱德玛尔的庄园，请求借宿。他们说自己带有肉食，并且让赫莱德玛尔看他们的猎获。赫莱德玛尔请他们进了家门，让他们解下武器，宽衣休息。然后，赫莱德玛尔出来对他的两个儿子说，奥忒尔已经被杀害了，仇人就坐在大厅里。法伏尼尔和列金立即进到大厅里，把三位天神逮住捆了起来，对他们说，他们杀死的水獭实际上就是赫莱德玛尔的儿子。现在如果不对赫莱德玛尔进行赔偿，他们就休想脱身。神衹们答应赔偿，让赫莱德玛尔自己说他的儿子值多少钱。赫莱德玛尔把水獭皮退下，对诸神说，他们必须用金子把水獭皮填满，让它能站立起来；再在水獭身上堆满金子，让它身于的任何一都分都不显露出来。为了付清对杀死奥忒尔的赔偿，奥丁派遣珞基到世上去寻找金子。

珞基首先来到居住于大海深处的冉那里，借来了冉的渔网。他把网撒进瀑布里，因为他知道那里的一块岩石里住着一个名叫安德瓦里的矮人，矮人常常像狗鱼一样在河里蹦蹦跳跳。珞基的网一撒到河里，那条狗鱼便蹦到了网里，被网住了。珞基逮住了矮人，威胁他说，如果他不把藏在岩石里的所有宝藏献出来，便不放他。安德瓦里把全部金子都取了来，交到珞基的手上。珞基看到矮人的手臂上还佩着一只金圈，便要矮人把金圈取下来和其他的金子放在一起。安德瓦里要求保留那只金圈，说只要他保有那只金圈，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再搞到财宝。但是珞基完全不理会他的话，拿走了金圈。矮人回到岩石里的时候，高声诅咒说，谁得到那些金子，特别是那只金圈，谁就要遭大灾，不得好死。珞基回嘴道："就算是我，也不觉得你的诅咒有什么可害怕的。我可以向你保证，得到这件宝贝的人一定会牢记你的诅咒的。"之后，他就回去了。

珞基把财宝给另外两位天神看，奥丁看上了那只金臂圈，他把它留给自己，那就是著名的安德瓦尔瑙特臂圈。接着，几位天神就用财宝把水獭皮填满，用金子把水獭皮盖严实。他们让赫莱德玛尔看他们的补偿是不是完全满足了要求，赫莱德玛尔围着金堆看了一遍，发现须毛还伸

在外面。他说，那也得盖住。于是奥丁只得把安德瓦尔瑙特金臂圈退下，加到金堆上。这样，总算赔清了债。于是奥丁得回了他的长枪，珞基得回了他的鞋。这时，珞基说话了。他说："我们分手之前还有一件事情要说明白：安德瓦里是这样说的，谁要是得了这些金子和这只金臂圈，谁就要遭灾，不得好死，你和你的族人等着瞧吧。"赫莱德玛尔愤怒地说道："要是我事先知道你们的赔偿背后有阴谋，并不是真正的和解与友谊，那我决不会让你们活着的。"珞基回答道："这诅咒决不仅仅停止在你自己和你的家人身上，连你家还没有生出来的后代都要为这些财宝而亡的。"赫莱德玛尔喊道："你们都给我滚出去！只要我活一天，这些财宝就是我的，你威吓不了我。"

法伏尼尔和列金向他们的父亲提出要各自分一份财宝，遭到了赫莱德玛尔断然拒绝。于是法伏尼尔在夜间用剑把他的父亲刺死了。在临死前的挣扎中，赫莱德玛尔叫来他的几个女儿，对她们讲，是他可恶的亲生儿子把他杀死的。他的女儿仑荷德问他："我们怎样才能让你的死得到补偿呢？一个妹妹能不能对他的哥哥进行报复呢？"赫莱德玛尔说："要是你不生儿子，那就生一个女儿，给她找一个勇敢的丈夫，那么她的儿子就能得到对我的死的赔偿。"说罢，赫莱德玛尔就死去了。法伏尼尔把所有的财宝都据为己有。列金向他索要他应该继承的一份，法伏尼尔说："你以为我会把我杀死父亲才得到的财宝分给你一份吗？"法伏尼尔不让任何别人享有那些财宝，把财宝都藏在山上，自己变成了一条大蛇镇守着。列金则投到丹麦赫雅尔普里克国王那里，给国王当了一名首饰工。

西格蒙和茜格妮

有一个名叫西吉的国王，是奥丁的后裔。早先，他因为有杀人的过失而被逐出自己的家园，成了海盗。后来他用武力建立了国家。他的儿子名叫里尔，里尔继承了父亲的国家。里尔有一件不顺心的事情：他的王后不能生育。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们只得祈求奥丁，奥丁派一个瓦珥库里女武士带上一个苹果到国王那里去。这个女武士是巨人赫林姆尼尔的女儿，她变成一只乌鸦飞到了里尔的王宫。国王坐在一个小丘上，乌鸦飞过他的头上，让苹果落到他的怀里。国王马上就明白了这个举动的意思，他拿上苹果，自己吃了一半，让王后吃了剩下的一半。之后王后便怀孕了，但是她生不下孩子来。她请求为她剖腹取出孩子，好让孩子活下来。他们照着她的意思办了，从她的腹中取出了一个男孩，孩子在母亲临死前亲吻了她。孩子取名沃伊尔松，长得很强壮。他成年的时候，赫林姆尼尔把他的女儿赫莉约德给他送了去，赫莉约德就是那

个把苹果带给里尔的女武士，沃伊尔松和她结了婚，他们生了十一个孩子。最大的是一对孪生孩子，一男一女分别叫做西格蒙和茜格妮。沃伊尔松让人围着一棵山毛榉建造了一座大厅堂，让大树生长在屋子中央，大树的枝叶遮蔽着屋子。那巨大的树干就叫做孩童柱。

哥特兰有一位国王名叫西盖尔，他向茜格妮求婚，可是茜格妮不愿意认这桩婚事，认为和西盖尔结婚对她和她的家族都不会有什么幸福。可是，沃伊尔松不愿回绝这么一位有势力的求婚者，便为茜格妮和西盖尔举行了盛大的婚宴。晚上，宾客们坐在那里饮酒的时候，看见有一个谁也不认识的男子走了进来。这男子赤着脚，裹着一条花花绿绿的大氅。他走进大厅时，不和任何人打招呼，也没有人和他打招呼。男子走到孩童柱旁，把他的剑戳进孩童柱，剑戳得很深，只剩下剑柄在外面。然后他说："谁能把剑拔出来，谁就可以得到这把剑做礼物。他会明白，比它再好的剑是找不到的了。"之后，他就走出去了。谁也不知道他是谁，到哪里去了。他一走出大厅，人们便蜂拥而上，都要试一试能不能把那把剑拔出来，可是谁也不能动它分毫。最后，西格蒙上去了，他一下就把剑从树里拔了出来。西盖尔说，他愿意按剑的重量用金子和他换那把剑。可是西格蒙说："要是你身体的力量经得住它，那你也就能和我一样把它拔出来了。现在就是你把所有的金子都给我，你也得不到它了。"西盖尔非常恼火，但他没有把恼怒写在脸上，而是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西格蒙把他的剑取名叫格拉姆，对它赞口不绝。

第二天，天气晴朗。西盖尔说他要趁这样的好天气回去了，若是他在这里等到婚典日子结束再走，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天气会变。在他们动身的时候，茜格妮对她的父亲说："和西盖尔在一起，我的心一点也不愉快。我预感这门婚事会给我们带来灾祸。"沃伊尔松回答说，要是他们的婚事破裂，那对他们自己和西盖尔都是一种耻辱。茜格妮于是越发急切地请求她的父亲把她留在家里。她说："我们王族的魂脉警告我，趁还来得及，我们应该提防西盖尔。"但是沃伊尔松毫不动心，他说："发生的事情，已经不能更改了。要是我们不信守对他的允诺，他就完全可以用他的势力对我们作恶。现在他还没有公开地干什么对不住我们的事情。"于是茜格妮就跟着丈夫到他的国家去了。在他们启程前，西盖尔邀请他的姻亲到哥特兰去做客。他说应该把婚宴进行完毕，这是对茜格妮和她的亲人的荣誉。沃伊尔松接受了邀请，答应三个月以后前往哥待兰。

三个月过后，沃伊尔松和他的儿子动身去了哥特兰。到达的那天傍晚，在他们上岸之前，茜格妮上了他们的船，单独和父亲谈了一次话。她告诉父亲，西盖尔在家里聚集了很多人，看来心怀不善。她要父亲立

即回去，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带上很多人再来。但是沃伊尔松不愿听从要他逃走的话。他说西盖尔如怀有歹心，他一定奉陪到底；不管人多还是人少，他们就这样和他拼。茜格妮见不能说服父亲，就求父亲让她留在他的身边，和他同命运。沃伊尔松要她回去，说不管她的亲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她都应和丈夫在一起。茜格妮无奈，只得照着父亲的话做了，但是她的心情十分沉重，很舍不得和亲人分开，离开船的时候，她哭了。

沃伊尔松在船上过了一夜。清晨，西盖尔带领一大队人来迎接他。沃伊尔松也走上岸来，就在这个时候，西盖尔动手攻打沃伊尔松了，双方在海滩上交起手来。沃伊尔松和他的儿子八次冲破对手的人阵，杀出血路，但是每次又都被敌人团团围住。在进行第九次冲杀的时候，他们被对手打败了。沃伊尔松被杀死在人群中，几个儿子全被俘。茜格妮听说父亲战死，哥哥弟弟都被关在远处的一所屋子里，便来到西盖尔跟前说："我知道请求让我的兄弟们免于一死是无用的，但是我求你不要立即处死他们，而是把他们捆在树林里呆一些时候。你当然知道，只要眼里还能看见一点亲切的东西，那总还是有一些慰藉的。"西盖尔笑了。他说道："你还真有手足感情；可是你的这个请求比你要求立即处死他们还要坏，不过我就照你要求的做。让沃伊尔松王族的人慢慢地死，我倒是很开心的。"

于是西盖尔把沃伊尔松的儿子都带到树林子里，让人把他们的手脚都牢牢地捆在大树干上排成一排坐在那里。到了夜晚，有一头可怕的母狼偷偷地爬来，把坐在最外边的那个吃掉。母狼就这样一夜一夜地来，直到最后只剩下西格蒙一个。每天，茜格妮都派人到树林里去看兄弟们怎么样了。她凄惨地哭，因为她没有办法解救他们。最后那一天，她想出了一个法子。她叫人拿上很多蜜到西格蒙那里，把蜜涂在西格蒙的脸上，再把一块蜜塞在他的嘴里。到了晚上，母狼像前几天晚上一样来了。它正要撕咬西格蒙的时候，闻到了蜜的味道，于是它开始舔起他的脸来。最后它还把舌头伸到西格蒙的嘴里。西格蒙趁机死死地咬住狼的舌头不放。狼把它的腿蹬住树干，想挣脱出来，竟把树干拽断成两截。但是西格蒙依旧死死咬住，最后狼的舌头被连根拔下，狼倒地死了。人们说，那头母狼是西盖尔的母亲，因为中了妖法，她变成了狼。天明的时候，茜格妮自己来到了树林里。她高兴地发现她的孪生兄弟终于脱身了。她让他躲在一个洞里，给他送去吃的和穿的。西格蒙在那里活了下来。

茜格妮为西盖尔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长到十岁的时候，茜格妮把他送到一直藏身于森林的西格蒙那里，要他帮助西格蒙为沃伊尔松王族

复仇。西格蒙友善地接待了他，对他说：“我们要烤面包，我出去找柴火，你可以用这个时间把干的发面团捏碎。”西格蒙回来的时候，问他要发面粉，可是孩子说：“我没有捏碎干发面团，因为里面有东西在动。”第二天，茜格妮来到森林里，西格蒙告诉她说，把这个孩子留在身边并不能增加他的力量。他告诉她发生的事情。“那就把他杀掉！”茜格妮说道，“他活着没有什么用处。”西格蒙照办了。第二年冬天，茜格妮把第二个儿子也送到西格蒙那里，他的遭遇和他的哥哥一样。西盖尔不明白他的孩子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地失踪，而茜格妮却装出一副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

一天，茜格妮和一个深通妖术的女人交谈，茜格妮要求与她换皮，那女人答应了茜格妮的要求。那女人换成了皇后的形象，白天和国王坐在一起，晚上和国王睡在一起。茜格妮则披上那个女人的皮，穿上她的衣裳，别人完全认不出她来。她来到西格蒙藏身的洞那里，说她在森林里迷了路，求他让她晚上在那里过夜。西格蒙让她进到洞里，把食物分给她吃；在他们吃东西的时候，他用眼睛盯着她看。夜深的时候，女人就和他同床睡了。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三天之后，茜格妮又回到了家中，换回她原来的形状。茜格妮怀上了西格蒙的孩子，数月之后，她生了一个儿子，儿子的名字叫做辛弗络特利。孩子长到十岁的时候，有一天，她把他喊去，像往常一样用针线给他拾缀裤子。她把针戳得很探，戳穿了他的皮和肉。但是孩子一动也不动，任凭他的母亲扎他。“疼吗？”她问道。“没有沃伊尔松的人不能忍受的疼。”孩子说道。于是她把孩子送到西格蒙那里。他们要烤面包的时候，西格蒙去找柴火，要孩子把干发面团捏碎。等他再回来的时候，面包已经发过酵，烤好了。“你有没有发现面粉里有什么？”西格蒙问道。“我开始捏面粉的时候，觉得里面有东西在动，”辛弗络特利说道，“不过我把它们都捏碎掉了。”“你最好不要吃那些面包，因为你捏碎的干发面团里有一条毒蛇。”西格蒙很坚强，他能吃毒蛇。他知道辛弗络特利只能忍受自己的皮肤接触它。

西格蒙带着孩子在森林里四出行劫，想把他锻炼得坚强起来，学会战斗。他看出孩子继承了沃伊尔松家族的勇敢精神，但是他的勇敢之中带有野性和残忍。西格蒙还以为那是从西盖尔那里遗传下来的，但是辛弗络特利对西盖尔根本没有什么亲情。西格蒙经常对他讲，西盖尔欠他们很多很多，并且总是说想杀掉西盖尔。一天他们在森林里闲逛的时候发现了一所屋子，有两个臂上戴着金圈的男人睡在里面，屋子的墙挂着两张狼皮。这两人都是出身高贵的人，中了魔法，他们要一连九天九夜像狼一样四处奔波，只有到第十天才能得到解脱。西格蒙和辛弗络特利把狼皮取下，披在自己身上。他们一披上狼皮，立刻就变成了狼，像狼一样嚎了起来，在森林里乱跑，遇见什么便咬什么。现在他们两人只能

自己照顾自己了，在他们分手之前，西格蒙对辛弗络特利说，他们单独只能对付七个人，要是遇见了更多的人，那就要嚎叫要求援助。

在他们分开各自行动以后，有一次，西格蒙遇见八个人行经森林。他于是仰天长嚎，辛弗络特利立刻赶到，把八个人都咬死在那里。后来又有一天，辛弗络特利遇见了一群十一个人，他单独向他们攻击，咬死了那十一人。但是他自己也受了重伤，倒在一片草地上喘息。西格蒙到来的时候，辛弗络特利说道："对付八个人你就要帮忙，我却一个人对付了十一个，可是你还仍把我叫做孩子。"听到这些话，西格蒙一下子狼性大发，纵了上去，扑到他伙伴的身上，咬住他的咽喉。他狠狠地撕辛弗络特利的皮，可是那皮已经牢牢长在身上。于是他咬住伙伴的背，把他拖回到他们的洞里去。他整夜守着他的伙伴，诅咒他们的狼的形状。第二天，他看见洞外有两只黄鼠狼在打架，其中一只把另一只咬死了。不久那只活着的黄鼠狼嘴里衔着一片叶子从远处跑了回来，然后把那片叶子敷在那只死黄鼠狼的伤口上，那只被咬死的黄鼠狼立刻就爬了起来，跑跑跳跳，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于是西格蒙到外面去找那种药，一出去，他就看见天上飞过一只渡鸦，从渡鸦的口中掉下一片叶子落到他的跟前，他拾起叶片，把它敷在辛弗络特利的颈子上，辛弗络特利一下子就爬了起来，完全好了。之后，他们在洞里静静地躺着，一直等到狼皮脱落。他们用火把狼皮烧了，以免它们再祸害他人。

茜格妮在西盖尔的王庄里哀叹自己的不幸。她无时不想着父亲的死，无时不为亲人的命运感到痛心，他们流落得远离人类，不得不在森林中像狼一样闯荡。她还哀叹自己的孤寂和不幸，她说道：

我和变成了狼的亲人

就像小岛那样被相互分隔开，

沼泽四面包围着我们，

到处都有残酷的人在盯着，

要是狼不小心提防，

人们就要把他杀死。

在我去他的住处的时候，

我的心剧烈地跳动，

阴雨晦暗的日子里，

我的心情特别沉重。

我紧紧地依偎在他的臂膀里，

他的拥抱带给我平静，

但又带给我更多的痛苦。

狼啊，我的狼啊，

是对你的思念叫我悲伤。

我的桌上有的是丰盛的菜肴；

可是悲伤令我饥渴，

因为你总不出现在我的身边。

醒来！听他们嚎叫，那是狼带着

我们的崽子走向森林的深处。

但愿很快我能从

西盖尔王庄的悲惨时日中得到解脱。

在辛弗络特利完全长大成人，受过了极严峻的锻炼之后，西格蒙认为为沃伊尔松王族报仇的时刻到了。两人离开了森林，来到西盖尔的王庄，躲在堆在厢房里的啤酒桶的后面。大厅里西盖尔的两个年幼的儿子在玩一个圜子，圜子落到地上滚了出来，一直滚到了啤酒桶中间。两个孩子跟着跑来追他们的玩具，在厢房里看见两个带着武器的人，被吓坏了。他们立刻跑回去对茜格妮讲他们看见了什么。茜格妮听见了两个孩子的话，还没有等西盖尔弄明白两个生人是谁，她便拉着两个孩子来到了西格蒙跟前，对她的孪生兄弟说，两个孩子已经把见到他们的事情讲出来了，现在趁他们还没有把知道的一切都说出去，最好是把他们杀死掉。西格蒙回答说，即便他们讲出了他们藏身的地方，他也不愿意杀死他妹妹的孩子。但是辛弗络特利毫不犹豫，拔出剑来立即就把两个孩子砍死了，随后他把两个孩子抛到大厅的地上。西盖尔看见后，大声喊叫着，要人把外面的那两个人抓起来。西盖尔的扈从像潮水一样地涌了过去，要把沃伊尔松的人抓住。两人勇猛地防卫着，在人群中冲杀。但是没过多久，他们还是被擒了。夜里，西盖尔牢牢地把他们捆住，他盘算了一夜，要用最严酷的办法来处死这两个姻亲家的人。

第二天，西盖尔叫人用草皮和石头堆起一个坟冢，坟冢中间安放了

一大块四方石头，形成了一道墙把坟冢隔断。他把西格蒙和辛弗络特利各绑在石墙的一边，让他们相互听得见，但是碰不着。就在仆从们准备把沃伊尔松王族的人封闭在坟冢里的时候，茜格妮抱来了一大束谷草，把谷草抛给了辛弗络特利。到了晚上，辛弗络特利喊道："我们在坟冢里不缺食物，谷草里有肉。"在他用手去抓谷草的时候，他碰到了一把剑的剑柄，他发现那是西格蒙的剑，是王后偷偷地把它藏在谷草中抛给他的。他把剑刃朝下插到石墙的一道缝里，稍向下用力，剑一下子就刺穿了石墙。西格蒙在另一面握住剑尖，他们两人一同用力，不久便把石墙锯断，还把两块大石头推到了两边。之后他们两人共同努力，在坟冢上掏出了一个洞，一起跳了出来。他们来到了王庄，在王庄四周堆起柴火，点燃了柴堆。大火燃起来，火焰蹿过了墙。西盖尔国王叫了起来，问是谁在他的王宫周围纵火。"是西格蒙和辛弗洛特利干的，"外面传来了这样的声音，"现在你可知道沃伊尔松王族的人并没有死绝。"他们呼唤茜格妮，要她出来。现在是时候了，她的一切悲伤都可以得到补偿了。她来到他们跟前，对西格蒙说道："我可以告诉你们，为了替父亲报仇，我付出了多少：变成流浪人到你那里去的是我，你是辛弗络持利的父亲，我是他的母亲，他那种魔鬼的禀性就是这样得来的。他从父亲和母亲那里都继承了沃伊尔松王族的血统。我付出的太多了，我无法再活下去，我现在心甘情愿和西盖尔死在一起，就像我当年一点不情愿和他一起过日子一样。"说罢她亲吻了西格蒙和辛弗络特利，转身投人火海，到她丈夫那里去了。

西古尔德·法伏尼斯班尼

西盖尔死后，西格蒙回到了家里，把占据他父亲王庄的那个人赶走了，又娶了布拉垅地方一个叫玻尔格茜珥德的女人做妻子，用强权统治着国家。

辛弗络特利很不安分，他到外面抢劫去了。他回来以后就叙说他的经历，他干的事情中包括把玻尔格茜珥德的哥哥杀死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辛弗络特利在布拉垅遇见一个美貌的女人，他向那个女人求婚；可是，玻尔格茜珥德的哥哥也有同样的打算，于是两人争了起来，辛弗络特利便杀死了玻尔格茜珥德的哥哥。王后听到这话以后，脸一下子黑了下来。她要辛弗络特利离开他们的国家，再也不要来到她的面前。但是西格蒙不愿让辛弗络特利离开，他提出给王后大量财宝来补偿她失去哥哥的损失。

玻尔格茜珥德为她的哥哥举办了一个盛大的祭典宴，亲自给宾客递送啤酒。在她把酒角递给辛弗络特利的时候，辛弗络特利望了望酒角，

说道：“酒是浑浊的。”西格蒙把酒角夺过来，一口喝干了。王后讥笑辛弗络特利说：“难道你要别人替你喝吗，辛弗络特利？”她又重新灌了一角酒递给他，辛弗络特利还说酒是浑浊的。像第一回一样，西格蒙又替他把酒喝掉了。第三回她对他说：“喝了它！要是你还算是沃伊尔松王族人的话！”辛弗络特利看了看酒角，说道：“里面有蛇毒。”这时西格蒙已经醉醺醺的了，他说道：“用胡子滤一滤。”辛弗络特利喝尽了酒角里的酒，立刻倒地死了。

西格蒙看见辛弗络特利死了，便站立起来，痛不欲生。他把儿子的尸体抱在怀里，想把尸体带到森林里。他来到海湾岸边，看见湾畔有一个人坐在一条小船里。那人问西格蒙要不要把他送到对面去，西格蒙同意了。可是当他把尸体放到船板上的时候，水已经浸到了船沿。那人说，他的船没法再坐人了。于是，西格蒙只得绕很远的路淌水到对岸去。可是西格蒙却再也没有见到那个人，也没有见到他的船。

西格蒙和玻尔格茜珥德结婚以后，一直住在丹麦她的家里，辛弗络特利死后，他把玻尔格茜珥德赶走了，只身南行，到了法兰克人那边他自己建立的一个国家里。

有一个国王名叫埃立米，他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女儿，名叫赫约珥迪丝。西格蒙到埃立米那里向他的女儿求婚，在那里遇见了弘丁的儿子国王陵夫，陵夫也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到那里去的。埃立米很为难，他想：“不论我把赫约珥迪丝许给谁，另外一个人就一定会和我结下仇。”他对他的女儿说：“我看出你是很聪明的，因此我要让你自己决定要谁做你的丈夫。你挑选的人我一定也会满意的。”她回答道：“这个决定真难做。不过我自己还是想嫁给西格蒙，尽管他的年纪很大了，可是他的名声最好。”于是西格蒙和赫约珥迪丝结了婚。

陵夫丢了脸，怏怏地离开了。他回到家以后，立刻把最精锐的武士召集起来，并派人给西格蒙送信，说他要去把两人之间的账算清。西格蒙把自己的财宝收藏妥当，派一个女佣护送赫约珥迪丝到森林里面安身，准备迎战陵夫。他们之间的仗打了很长时间，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人们看到有一个独眼灰胡子老头披着一件黑大氅，用一顶帽子遮着眼睛，走进了战斗的人群之中。他来到西格蒙的面前，用他的长矛指着西格蒙。西格蒙的剑碰到了长矛，一下子就断成两截。战斗的形势变得对西格蒙不利起来，他的武士大半被杀死，他自己也倒下了。

陵夫胜利之后，就走进了西格蒙的王庄，去找赫约珥迪丝，但是怎么也找不到她。夜里，赫约珥迪丝偷偷地来到战场，发现西格蒙还活

着。她想帮西格蒙把伤口包扎好，可是西格蒙却说：“有时一个人尽管希望很小，还是能活过来。但是我的气数已尽，奥丁已经不再愿意我挥戈了。你不必为我包扎伤口，你要好好地抚养你怀着的孩子，把我的两截剑妥善地保护起来。将来两截剑还能铸成一柄新剑，孩子会用它赢得世人永不会忘记的声名。”赫约珥迪丝坐在那里陪他到天明，之后他就死去了。

赫约珥迪丝离开战场后，看见海岸边停泊着一只船，人们正离船上岸。她对女仆说道：“让我们两人把衣服调换一下，你要自称是国王的女儿，用我的名字。”女仆照着她的话做了。之后，她们就一起走进森林里去了。那艘船的主人是丹麦国王赫雅尔普里克的儿子阿尔夫，他走近那个战场的时候，看到有两个妇女走进森林，于是命人赶去抓她们，问她们是谁，战场上死了那么多人是怎么回事。改装成女仆的赫约珥迪丝于是趋前说道，国王陵夫和西格蒙交战，杀死了西格蒙。阿尔夫问她们是不是知道西格蒙把财宝藏在什么地方。“我当然知道。”她这样说道，并把阿尔夫带到森林里西格蒙藏财宝的地方。阿尔夫取走了所有的财宝，带着两个女人回家去了。

一天，王后对她的儿子阿尔夫说道：“为什么那个仪态端庄的女人的穿着那么寒酸？你们大概让本应该走在后面的人走到前面了。”阿尔夫说道：“我当然看出来她不像是一个女佣人，我头一回看见她的时候，就奇怪她能那么自然地和大人物说话。不过，事实真相总有一天会显露出来的。”又有一天，阿尔夫坐到了那个改装成王后的异乡女人的身旁，问她夜间天上没有星星的时候，她怎么能知道时辰。她回答说：“我从小就总是在清晨的时候得到一杯水喝，所以我一到那个时候就会醒过来想喝水。”阿尔夫笑了，他说道：“你们国王的女儿可没有养成好习惯。”之后他走到赫约珥迪丝那里向她提出同样的问题。她回答说：“我有一个戒指，是我的父亲给我的，那只戒指在天明的时候总是冰凉的。”阿尔夫说道：“你们的金子真是不少，连女仆的手上都戴金戒指，但是你们捉迷藏的游戏玩得够久了。现在我要和你定下婚事，在你生下你腹中的孩子之后，我要给你聘礼，就像国王的女儿应该得到的一样。”

赫约珥迪丝生下一个男孩，她们把他抱给赫雅尔普里克看。赫雅尔普里克看见孩子脸上长着一双锐利的眼睛，很是高兴。他给孩子喂水，给他取名叫做西古尔德。他把孩子交给赫莱德玛尔的儿子、那位很有才气的首饰工匠列金抚养。

一天，西古尔德和列金坐在一起谈天。列金问西古尔德，他父亲的

那许多财宝都到哪里去了。“财宝都在几个国王的手中。”西古尔德回答道。列金又问道：“你能容忍那些国王吗？”“由他们保管着到我长大成人也很好，因为他们比我有头脑。”西古尔德说。后来列金又提起这件事情，还说西古尔德甘当国王的马童寄人篱下，真是奇特。西古尔德说：“你说得不对。这里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我的，就像是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国王的那样，我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那你去向他要一匹马。”列金说道。“我一提出来就能得到。”西古尔德回答说。他到赫雅尔普里克那里，对国王说他有个要求。“你要什么？”国王问道。“我想要匹马骑着玩玩。”西古尔德回答说。国王于是让他到马群中去随便挑选他喜欢的，于是他和列金就跑到森林里去挑马。在林子里他们遇到一个满脸长着胡须的人，那个人问他们要到哪里去。“我要去挑马，”西古尔德说道，“你能给我出个好主意吗？”那人要他们把马赶进河里。除了一头灰毛的小驹之外，其余的马一感觉到水深便折头跑回岸边。那个满脸胡须的人告诉西古尔德应该挑选那匹灰毛小驹。“那是一头好马，”老人说道，“它是斯莱普尼尔的后代，好好地照料它，喂养它，你得不到比它更好的马了。”说罢老人便不见了。西古尔德找到了那匹马，把它叫做格兰尼。

又有一回，西古尔德和他的养父在一起谈天的时候，列金说道：“有那么多的财宝在等待着你，可是你却像一个穷农夫的孩子—样到处跑来跑去。”西古尔德问他，谁的财宝最多。“金子都在格尼塔赫斯那里，保护着那些财宝的是一条名字叫法伏尼尔的大蛇。你要是看见它押着的那些财宝，那你就知道那是你见过的最多的财宝，要是你得到那些财宝，而且你活的时间比别的国王活的时间都长，那么财宝还会不断地增加，越来越多。”西古尔德说：“我听说过那条大蛇，它大极了，凶狠得很，没有人能靠近它。”“根本不是那样，”列金说道，“那是人们的讹传，它就像一条蚯蚓那么大。你的身体里有沃伊尔松王族的血，可是沃伊尔松王族的那种思想你却没有。”西古尔德说：“我可能没有我亲人的那种勇敢，不过你知道我才刚刚脱掉孩子鞋呢。”



列金不断地怂恿西古尔德去杀死那条大蛇，说那是名利双收的好事。“那你就把你的全部技艺都用上，给我铸一把剑，一把举世无双的剑。”西古尔德说道。“让我们看看你的勇气是不是够得上使用这样一把剑。”列金真就铸了一把剑给西古尔德。可是当西古尔德看见那把剑的时候却说：“这剑不行。”他用那剑向铁墩砍去，剑的刃崩了。列金又为他铸了一把，可是那剑也和第一把一样，砍在铁墩上就崩了。西古尔德说：“你很像你的亲人，你靠不住。”列金告诉西古尔德说，他父亲有一把叫做格拉姆的剑，可惜断了。西古尔德去见他的母亲，问父亲是不是把格拉姆剑的碎段给了她。于是母亲把那两段格拉姆剑给了西古尔德。西古尔德就把它们拿到列金那里，请列金把剑修好。列金很生气，不过还是照着西古尔德的意思做了。当他把剑从锻铁炉里取出来的时候，那剑的剑刃就像在燃烧一样。“要是这把剑还不行，”他说道，“那就再铸不出更好的剑来了。”西古尔德用它砍那铁墩，一剑就把铁墩劈成了两半。“这真是一把好剑！”西古尔德说道。随后，列金就带着他来到河边，让一团水草流过他的剑，那团水草就整齐地被割成两半。列金说：“我已经给你铸成了剑，你也必须信守你的诺言，去寻找法伏尼尔。”西古尔德回答说：“我的诺言，我一定信守；不过我要先为我的亲人报仇。”

西古尔德去见赫雅尔普里克国王，对他说现在是告诉弘丁王族的儿子们沃伊尔松王族的人并没有死绝的时候了。赫雅尔普里克给了他人和船只，好让他为父亲报仇。西古尔德便率领人马驾船出发了。

一天，恶劣的天气带来的海风吹得西古尔德的船在弘丁国一个山岩半岛的外面打转转。山岩上站着一个老人向他们呼喊，要他们把他带到船上。西古尔德把船驶近岸边，那人就跳上甲板。这时天气一下子就变好了，他的船便可以靠岸。但是在他把锚抛下的时候，那老人却不见了。西古尔德带领他的人上了岸，弘丁王族的儿子们聚集了一帮人来抵抗西古尔德，可是他们一个也没有活着回去。西古尔德带着极大的荣誉和名声回到了赫雅尔普里克，赫约珥迪丝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来欢迎他，因为他已经为自己在沃伊尔松王族里获得了自己的荣耀。

列金提醒西古尔德记住他的诺言。于是，西古尔德便开始为去格尼塔赫斯降伏大蛇做准备了。他和列金一起动身离开了赫雅尔普里克的王宫。他们来到格尼塔赫斯前的开阔地，在原野上大蛇经常出没的地带查看到了大蛇的踪迹。踪迹的一端终止在海岸边一个峭壁那里，那峭壁有三十人高，大蛇就卧在那里，要喝水的时候，它便把头垂到水边。西古尔德对列金说：“这蚯蚓留在格尼塔赫斯那里的痕迹还真宽！”列金对他说：“只要在大蛇爬经的地方挖一个坑，你跳进坑里，大蛇爬经坑口的

时候，你用剑刺进它的心脏。这样你就可以赢来不朽的名声。”西古尔德问他，要是大蛇把他压在坑里，他应该怎么办。列金对他说：“给你出主意一点用处也没有！你总是这么畏首畏尾的，你一点不像你的先人。”西古尔德开始挖起坑来。在他挖坑的时候，列金偷偷地溜进森林里，藏了起来。这时，走来一位胡须满面的老者。老者问西古尔德在干什么，西古尔德告诉他要蹲在坑里杀死大蛇。老者说：“你这办法一点都不高明！你应该多挖几个坑，好让血流进去，你自己则蹲在其中的一个坑里面刺大蛇的心脏。”老者说罢便不见了。西古尔德照着老者说的办法做了。坑挖好后不久，他就听见大蛇爬来的声音，这时地面好像要陷下去一样。在大蛇爬过坑的时候，他把剑刺进了它的左侧，剑身都刺进去了，只剩下剑柄。接着他猛一下把剑拔了出来，自己也跳出坑来。这时大蛇的鲜血已经流得他满臂都是，一直染到了他的肩头。法伏尼尔化成的大蛇使劲地摆动，头和尾巴把石头和树丛都打成了碎块。但是大蛇意识到自己已失血过多、精疲力竭的时候，便一动也不动了。它问道：“你是谁，是哪一族的，竟在我身上动武？”因为它想在临死的时候诅咒杀死它的人，把诅咒和仇敌的名字联在一起。西古尔德说：“没有人知道我是哪一族的。我一生下来就是孤孤单单的，不知道我的父亲是谁，也不知道我的母亲是谁。人家知道的我的名字是最凶猛的野兽的名字。”法伏尼尔说：“你说你既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但是你没有说是什么怪物把你生到世上来的。要是你在杀死我的这一天不敢说出你的名字，那你就是一个说瞎话的人。”西古尔德说道：“即便我对你说了我的祖族，你也不知道，我的名字对你也是陌生的。我可以告诉你，我叫西古尔德，是西格蒙的儿子，是沃伊尔松王族的；刺进你心脏的剑是西古尔德的剑。”法伏尼尔说：“是谁鼓动你这么干的？从你那双凶狠的眼睛可以看出你有个很英勇的父亲。不过，孩子并不是一天就学会走路的。”西古尔德说道：“鼓动我的是我的勇气，刺你的是我的手，帮我忙的是我的剑。娃娃时代养尊处优的人是长不成勇猛的人的。”于是法伏尼尔就用话讥讽西古尔德，他说：“是啊，要是你在亲人当中长大，我会以为你是一个武士；但是你是一个战俘。奴隶的心总是凶残的。”西古尔德说道：“你可以讥讽我，法伏尼尔，因为我没有继承我的父亲，不得不在陌生人当中生活。尽管我是在战争中被俘的，但是我并不是奴隶。我想你会觉得我是自由的。”法伏尼尔说道：“你误会了我说的话。但是，你要相信我说的都是对你好的。让我的财宝留在那里，尽管那些金子亮得炙眼。那些财宝会给你带来灾难。”但是西古尔德说：“人总是要死的，那一天到来之前，大家都会高兴有许多金银财宝的。”法伏尼尔说道：“据我所知，聪明人总是在港湾里躲着，等待风暴平静，傻瓜才搁浅在海湾里。我知道是列金给我带来厄运的。让我慰籍的是，他同样也要把你整死。让他得手吧。”但是，在法伏尼尔就要断气的时候，

他说道：“我真心真意地劝你，骑上你的马，尽快地离开这里。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受致命伤害者会自己来进行报复的。”西古尔德说道：“我已经听到你的劝告了，但是我自己有一个更好的主意：我要骑上马去你的洞里，取走你的全部财宝。”“那你记住，那些金子会要你的命！它会要一切占有那些金子的人的命。”临死前，法伏尼尔喊道。



大蛇死了，西古尔德坐在地上，在草上把他的剑拭抹干净。这时，列金从森林里出来，对他说：“祝贺你的胜利！你杀死法伏尼尔实在是一件大事情，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情。”于是他长久地站在那里，看着地上。最终他说道：“你对你的成功很高兴。但是，你杀死的是我的哥哥，对这些金子，我自己也不是没有份。”西古尔德说道：“你的一份不大。大蛇的鲜血染红我的剑时，你头朝地躲在丛林里，分不消哪是天哪是地。”列金说道：“要是剑不行的话，那么大蛇是死不了的；而你用的剑，是我铸造出来的。”西古尔德说：“勇气比利剑更为重要。人们听说过勇敢的人用钝剑取得胜利，可没有人听说过懦夫用利剑打胜仗的。”列金站在那里，阴沉地看着地面，说道：“你杀死了我的哥哥，这事情我也有份。不过，请你为我做一件小事情，我要打一个盹，你把大蛇的心挖出来，用火把它烤熟。”西古尔德照着他的话做了。西古尔德把大蛇的心挖出来的时候，列金贪婪地喝着大蛇的血。随后，列金走进了森林，西古尔德则坐在那里用枪叉住长虫的心在火上烤。在他觉得烤透了的时候，他用指头试了试。滚烫的浓汁滴落下来，掉到他的指头上，他把指头缩回来放在嘴里，想缓解一下疼痛。大蛇的血沾到他的舌头上的时候，他一下子就听得懂鸟儿的叫声了。他听到山雀在枝头叽叽喳喳说话。其中一只说道：“西古尔德坐在那里烤法伏尼尔的心，要是他的聪明程度像他的勇敢程度一样的话，他自己会把它吃掉。”另外一只说道：“列金躺在那里想坏主意。他先前就故意欺骗过西古尔德，还会谋害他，为哥哥报仇的。”西古尔德心想：“绝不能让列金害死我。所以，还是让他跟着他哥哥一块儿去地狱吧。”于是，他就摸过去，把列

金的头割了下来。把列金杀死之后，他便把大蛇的心吃了。然后，他骑上格兰尼，顺着大蛇留下的痕迹找到了大蛇栖身的洞，在那里他得到的金银财宝要两匹马才能驮完。他把财宝分开，捆成两包，挂在格兰尼的身上。他牵着马走出荒原，但是马不肯走，于是他自己爬到马上，用踢马刺踢它，马飞奔起来，就好像马背上只骑着他的主人一样。

西古尔德和布琳茜珥德

西古尔德骑马往山上驰去。在他爬到高处的时候，看见前面有一道强烈的光，就像是烈焰射向天空一样。他的马奔近那烈火的时候，他看出那是一座城堡，在阳光中闪闪发光，城堡的顶上竖着一面旗子。西古尔德走进到城堡里面，发现里面有一个全副武装的人在睡觉。他把那人的头盔取下，发现那人是一个女子。但是当他去抓女子的甲衣的时候，发现甲衣竟像生长在肉上一样牢牢地贴在她的身上。于是，他借格拉姆的帮助把甲衣从女子的颈下割开，一直割了下去，而且还把两只胳臂上的带子也割断了。甲衣脱开了，女子也醒了过来，坐起来问道：“是谁割破了我的甲衣，吵醒了我？”西古尔德回答道：“我是西古尔德，西格蒙的儿子，刚刚从征战中回来。”接着他问她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会睡得这么沉。她告诉他，她的名字叫做西格德里珐，是奥丁手下的瓦珥库里女武士。有一次有两个国王交战，一个名叫赫雅尔姆贡纳，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武士，另外一个名叫阿格纳。奥丁允诺赫雅尔姆贡纳得胜，但是当奥丁派西格德里珐去促使阿格纳战死的时候，她却误让赫雅尔姆贡纳战死了。奥丁为此大怒，说今后再也不让她管战争中谁胜谁负的事情；还说她该有个她必须百依百顺的丈夫。她于是立下誓，只嫁给不知什么是恐惧的人。那以后，奥丁就把她弄到辛达费尔德，用瞌睡棘把她钉住。她对西古尔德说：“要是让我从世上所有的男人中挑选丈夫，那我就挑选你。”



于是，西古尔德从臂上把安德瓦尔瑙持退下给了她，他们都立誓彼此忠诚。在他们分手之前，她为他出了许多主意，然后他们就各自上路了。西格德里珐去了她父亲布德勒国王那里，安定下来和其他妇女一样学习女红，纺纱织布。她又恢复了原来的女名布琳茜珥德。有许多人前来向她求婚，他的父亲催促她，说她该像一个国王的女儿应该做的那样，给自己挑选一个丈夫，生育儿女。她说她更想拿上武器做个武士，并要父亲分给她一群武士。布德勒生气了，说要是她不像别的女人一样生活，那他就再也不认她是自己的女儿，不给她任何家财，任何人都不认她是亲戚，她可以随便去哪里。她只得听从父亲的意见，不去作世上出人头地的奇女，但是有一个条件，她只嫁给最勇敢的首领。她要父亲在辛达费尔德盖一所房子，用大火把房子四周围住，她在屋子里等着有勇气骑马穿过烈火的人。“我只嫁给那个人，别人谁也不嫁！”她说道。

西古尔德继续在世上闯荡。他来到了国王格虞克的王庄。格虞克的王后名叫格里姆茜珥德。他们有三个儿子：贡纳、赫伊格尼和古坨尔姆；还生了一个女儿，名叫顾子隆。他们都对西古尔德很好。在西古尔德、贡纳和赫伊格尼之间萌生了真诚的友谊，他们结成了金兰兄弟。在西古尔德来到他们的王庄之前，顾子隆做过许多喜忧参半的梦。一夜，她梦见有一只鹰停在她的手中。那只鹰实在太美了，羽毛明亮得就像金子一样。她觉得那只鹰价值连城，宁愿损失全部财产，也不愿失掉它。另一夜，她梦见和许多妇女一起走出大厅，看见一头从来没有见过的十分漂亮的鹿，大家都赶着去追它，最后鹿被顾子隆追到了。可是鹿站在她的膝前的时候被一支箭射中，这引起了她极大的悲伤。接着，一头狼朝她蹿来，溅得她满身都是她几位哥哥的血。

一天夜里，大家在一起喝酒。王后站了起来，递给西古尔德一角酒。她说道：“请你喝了它，祝你快乐！有你做我们的客人，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们会尽最大的力量帮助你。”西古尔德接过酒角，把酒喝了。王后格里姆茜珥德接着说道：“格虞克将成为你的父亲，贡纳和赫伊格尼成为你的兄弟。那样一来，世界上就没有人能和你相比了。”西古尔德喝了格里姆茜珥德所递的酒后，布琳茜珥德就完全被他抛在脑后，忘记得一干二净了。他说道：“是的，格虞克是我的父亲，贡纳和赫伊格尼是我的兄弟。”

—天，格里姆茜珥德走到格虞克跟前，对他说：“世界上最勇猛的人在我们这里做客，他可能成为我们最可靠的支持人。把你的女儿嫁给他，用王室的嫁妆陪嫁。那样他就会高高兴兴地留在我们这里。”国王回答说：“国王自己提出把女儿许配给一个人，可能不太合适：不过，你的话也是对的。把女儿嫁给他，比起嫁给别的求婚者，确实是荣耀得多。”晚上，顾子隆站出来为他们送啤酒，西古尔德见她长得很美丽，举止非常有风采。格虞克对西古尔德说道：“你给了我们许多帮助，加强了我们的力量。”贡纳接着说：“为了把你留下，我们愿意把什么都给你，哪怕就是把我们那许多人追求而不能得的妹妹嫁给你也可以。”西古尔德感谢他们给他的荣誉，接受了他们提出的婚事。西古尔德和顾子隆结了婚，他们相处得十分和睦，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西格蒙。

—天，格里姆茜珥德对儿子贡纳说：“我的儿子，你得到了你想得到的荣耀和幸福。你现在只有一件事情应该考虑了：你应该有个妻子。我建议你向布德勒的女儿布琳茜珥德求婚，再也没有比她更适合做你的妻子的人了。让西古尔德跟随你去，为你撮合这件事情。”贡纳觉得这个主意很好，便和父亲、弟弟以及姻兄西古尔德谈了这件事情，他们大家都非常赞同，说能娶到那样一位新娘会给他带来很大的荣誉。

于是格虞克的几个儿子和西古尔德动身去了辛达费尔德。当他们来到坦原上的时候，看见远处火光冲天，就像一座城池在燃烧；火光在天上闪耀，就像从金子中反射出来的一样。他们驱马赶了过去，看到城堡被一道火墙团团围住。贡纳立刻就要驱马冲进火去，可是马一感觉到热浪，就刹住了脚步，不肯往前。由于他的马害怕火，他便让西古尔德把他的格兰尼借给他。西古尔德跳了下来，和他交换了马。但是贡纳骑到马上要冲向火堆的时侯，那马却一步也不肯走。贵纳看出，除了西古尔德，格兰尼不让别人骑它。贡纳说，他们不能这样没有把事情办成就回去，那样会给人留下笑柄，大家都会讥笑他们许下的是一个完不成的誓愿。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挽救他们的荣誉，那就是由西古尔德代替他冲进火墙里去，代表他向布琳茜珥德求婚。为了姻弟的荣誉，西古尔德

愿意尽一切力量。于是，他们相互交换了装束和名字。

格兰尼一感觉到它的主人骑到背上，便冲进了火里。格兰尼的蹄子踩在火上的时候，火花便噼啪四溅，火焰一直冲到天空。可是西古尔德就橡是在一片黑暗中驰骋，当他冲过去之后，那火焰就在他身下熄灭了。火堝里面有一个绿丘，绿丘的正中有一所屋子，房子的墙由金色染成，所以墙面上映出了火光。西古尔德下了马，走进大厅里，看到布琳茜珥德坐在里面。他向她致敬，说自己是贡纳·格虞克，是来要求她实践自己嫁给能冲过火墙的人为丈夫的诺言的。布琳茜珥德抬头看了看，没有认出来人是西古尔德。她说道："这话只有能冲过火墙的人才能说。"于是她站了起来，对他表示了欢迎。晚上，他们同榻就寝。但是在西古尔德躺下休息之前，他把格拉姆剑取下，放在他们两人中间。早上醒来的时候，他从自己的臂上取下一个金圈送给她做晨礼。他从她那里则得到了安德瓦尔瑙特，但是他并没有立刻认出它来。之后他骑马回到了他的姻弟那里，和贡纳又各自恢复了自己的身份，回家去了。回去之后，他便把安德瓦尔瑙持送给了顾子隆。不久，贡纳和布琳茜珥德要结婚了。布琳茜珥德的父亲和她的哥哥阿特利来参加了婚宴。婚宴完了之后，西古尔德才猛然记起了他对布琳茜珥德的诺言。但是，他没有对任何人讲。

有一天，布琳茜珥德和顾子隆到河边去洗澡。她们进到水里之后，布琳茜珥德走到离顾子隆很远的上游地方去洗。她说不愿让自己头上有从顾子隆头上滴下来的水。顾子隆问她在同一处水里洗她的头发对她有什么不光彩的地方。她回答道："要是你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的丈夫不像你的丈夫那样，是战争中被俘的奴隶！"之后，顾子隆也就自己洗了起来。她说："我可以和你一样在河里洗我的头发，因为我的丈夫杀死了法伏尼尔和列金，得到了他们两人的财产。这是任何别人，连贡纳在内都没有做到的。"布琳茜珥德说："可是贡纳骑马冲过了火墙，西古尔德却不敢。"于是顾子隆笑了，说道："你以为是贡纳骑马冲过去的吗？我倒认为那是给我这一只臂圈的人冲过去的。你很清楚，它叫安德瓦尔瑙特，是从格尼塔赫斯那里取来的；它显然不是贡纳取来的。"布琳茜尔德看了看那只臂圈，认出来后，脸"唰"的一下白了。她回家去了，再没有说一句话。

西古尔德和顾子隆上床睡觉的时候，顾子隆问他为什么布琳茜珥德会那么沉默。"我不知道，"西古尔德说道，"不过我们有的是时间来弄清楚的。"顾子隆说："她有那么多财宝和荣誉，又得到了她希望得到的丈夫，为什么她还不高兴？""她什么时候说过得到了她想得到的丈夫？"西古尔德问道。顾子隆说早上起来后要去问她为什么不高兴，但

是西古尔德叫她不要去问，因为那样会激怒她的。

第二天早晨，顾子隆还是去了，问她为什么这么沉默寡言。“你是不是对昨天我们讲的事情生气了？”顾子隆问她。布琳茜珥德回答道：“像你这样坏心肠的人，说的话没有一句不触犯我的。”顾子隆说不应该把她想得这么坏，最好还是把使自己痛苦的事情说出来。布琳茜珥德回答道：“聪明的妇女除了自己想了解的事情之外，是不多问的。”又说道：“你很幸福，你已经得到了你所希望的。”顾子隆说道：“现在来判断是否幸福还为时过早，你的话预示了很不吉利的事情。不过你为什么生我的气呢？我并没有干损害你的事情呀。”“你得到了西古尔德。你把应该是我丈夫的人抢去了，这一个原因就够了。我是不会罢休的。”布琳茜珥德回答道。她把她和西古尔德的誓诺讲了出来。顾子隆说道：“我嫁给西古尔德的时候，并不知道你们说了些什么。我父亲事先没有问过你，就不能把我嫁出去吗？”“西古尔德和我相互允诺了些什么并不是什么秘密，”布琳茜珥德说道，“你们欺骗了我。”“你这种妄自尊大简直没完没了，”顾子隆说道，“你得到了配得上你的人。”布琳茜珥德立刻回答说：“要是你的男人不比我的男人更了不起，那么我的妄自尊大决不会比我的满足感更大些。”“你的男人非常勇敢，谁也不能说还有比他更勇敢的人了。”顾子隆说道。但是布琳茜尔德说：“杀死大蛇的是西古尔德，冲过火墙的是西古尔德；贡纳就不敢。”“他并不缺乏勇气。”顾子隆说道。“可是马不愿被他骑。”布琳茜珥德说，“该死的格里姆茜珥德，是她让西古尔德喝迷幻人的酒，使他忘记了我的名字。”顾子隆说布琳茜珥德不应该讲她母亲的坏话。布琳茜珥德说道：“我们别再浪费唇舌了。我对自己所受到的伤害已经沉默得够久了，现在我讲得也够多了。”

布琳茜珥德躺在床上。仆人对贡纳说，布琳茜珥德病了。贡纳来到布琳茜珥德跟前，问她哪里不适。她躺在那里就像死去了-样，一句话也不说。于是贡纳坐到了床沿上追问她，让她无法不说话。她用手肘支住身子，问道：“我们两人头一天在一起的时候我给你的那只臂圈哪里去了？”对她的问题，他无以对答。于是布琳茜珥德起身说道：“冲过火墙的不是你，是西古尔德；他敢做你不敢做的事情。他杀死了大蛇，为自己的父亲报了仇。他杀死了好多国王和他们的扈从。我曾在家里，在我的父亲那里庄严地、慎重地立下誓言，我只嫁给敢冲过火墙、天下最勇敢的那个男人。现在，冲过火墙的人不是我的丈夫，我的誓言被破坏了，我一钱不值了。我诅咒你的母亲，该死的妖女人。”贡纳听到她说他母亲的坏话，十分生气。他说道：“不要讲我母亲的坏话。她是一个比你好的女人。”布琳茜珥德抽出她的剑朝他刺去，要不是他一下跳到门口，她就刺死他了。赫伊格尼赶来，说该把布琳茜珥德用绳索捆起

来。但是贡纳要他不要乱说，他决不愿意看到妻子成为一个可怜的囚犯。布琳茜珥德说："我是不是被捆起来，你是不会在乎的。你永远也别想在你的家里看见我的笑容，别想我会陪你一起喝酒，也别想我会对你讲一句好听的话。"

王宫里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仆人走动的时候，都惊恐万分。顾子隆问他们为什么像失魂落魄一样，一个仆人回答说："宫里到处都是一派凄惨的景象，人人都怒气冲冲，个个角落都预示着灾祸，我们怎么能不提心吊胆呢？"顾子隆对布琳茜珥德的一个仆人说："去把布琳茜珥德叫醒，她睡的时间够长了。让我们各自都高高兴兴地做自己的事情。"但是那个仆人不敢，说布琳茜珥德已经好多天没有进食进水了。于是顾子隆对她的哥哥贡纳说："你去她那儿对她说，我们都很为她的悲伤感到难过。"可是他回答说没有用处，因为她不愿见到他，也不愿再和他有关系。于是顾子隆到了西古尔德那里，说她很为布琳茜玛德而焦虑，因为她已经睡了七天了，没有人敢喊醒她；她请求西古尔德到她那里去劝说她。西古尔德回答说："她并没有睡觉，她在谋划着整治我们。"顾子隆一下子哭了起来，说道："想起你会死掉，我非常难过。去她那里，给她许多财宝，看看你能不能缓解她的恼怒。"

西古尔德来到布琳茜珥德那里，揭开她脸上的布单，说道："醒过来罢，布琳茜珥德。太阳照进了每一间房子，不再是睡觉的时候了。"布琳茜珥德回答说："你怎么敢来这里？谁都没有像你那样对我不忠实。""你的思绪乱了，不要以为我会害你。你得到的是你自己挑选的男人。"他说道。"不对！"布琳茜尔德说道，"骑马冲到我身边的不是贡纳，那个用胜利和血来和我定亲的不是贡纳。当时我注意到了进我房间的那个人，还以为他长着你那样的眼睛。但是我看不清我思想里的那一层翳雾。"西占尔德说："我并不比格虞克王室的人了不起。他们打败了丹麦国王和许多别的酋长。"但是布琳茜珥德要他闭口，她说："别再提我的不幸了。是你西古尔德杀死了大蛇，你冲过了火墙，你那样做为的是我。格虞克的儿子没有这样。""我们两人成不了夫妻。"西古尔德说道，"可是娶你为妻子的是一位勇敢的王子。"但是布琳茜珥德回答说："我看到贡纳的时候，我的胸中没有一丝的欢乐；我对他有的只是憎恨，尽管我不愿别人看出来。但是还有一件更深地伤害着我的事情，那就是你的心中没有一把利剑，西古尔德！"西古尔德回答道："你可以得到一点安慰的，那种悲伤很快就要了结。不过那不会给你什么快乐，我不相信那以后你还会活很长时间。""你总是想法害我，你背弃了对我的诺言，扼杀了我的一切欢乐，"布琳茜珥德说道，"你说的话是不会打动我的。你以为我用什么来支持我的生命？"西古尔德回答道："你完全想错了。我愿意付出一切，求得你活下去。""你不懂我的心思，"布琳

茜珥德说道，“你比其他任何一个人都伟大，而我在你的眼中是最卑贱的。”西古尔德回答道：“你不能说这种和事实完全不符的话。我知道得很清楚，我对你的关切胜过对我自己，尽管我们的誓约被毁坏了。要是我们两人能分享对方的快乐，那才是我最大的幸福。”“你说我的悲伤就是你的悲伤，这话说得太迟了。”布琳茜珥德说道，“已经发生的事是无法挽回的。现在我不愿意接受你的爱，也不愿意接受任何别人的。”

西古尔德走了出去，贡纳来找他，问他布琳茜珥德讲话没有。西古尔德回答说她什么都没说。于是贡纳来到布琳茜珥德那里，问有没有什么药能医治好她。布琳茜珥德回答说：“没有，我不能活下去。因为西古尔德对我不忠，也同样对你不忠；因为你让他和我同床。他必须死，要不然就是你，还有我。要是你把西古尔德杀了，那我劝你也不要让狼崽子在狼死后活着。在你们格虞克王族中，长久以来就让你们的女婿荫庇你们。只要他活着，你们就还有一点面子和力量。但是，我不愿再在这儿和你饶舌了，我要回到我的亲人那里去，用梦想度过我的余生。”

听布琳茜珥德说要回她父亲那里去，贡纳非常焦急，他认为她会带走他的一切欢乐。他躲在屋里，一整天在那里盘算。他的思想很矛盾，因为他觉得所有的办法都同样恶毒。在极端无奈的情况下，他去找了赫伊格尼，说：“在我身上发生了最坏的事情，西古尔德在友情的幌子下欺骗了我。要是我打算血洗我蒙受的不公的话，我必须中断我们结拜的关系。现在不论我怎么做，保持缄默或是报复，都是恶毒的。”赫伊格尼当即回答说：“用武器来毁断我们立下的誓言，不是我们的习惯。而且，像西古尔德这样的姻亲，我们是再不能找到的。”贡纳说道：“要是我们杀死了这个应得一死的沃伊尔松王室的人，那么继承他财富的就只有我们，我们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他使用诡计欺骗我们，死是他应得的。”赫伊格尼说道：“我看得出，是布琳茜珥德怂恿你的。但是她的主意只会使我们蒙受耻辱和伤害。”贡纳说道：“西古尔德必须死！要不我就去死。让我们鼓动古坨尔姆，他头脑简单，也没有和西古尔德结拜兄弟。西古尔德和我的新娘度过了新婚之夜，这就足够成为报复的理由了。”赫伊格尼经不住哥哥的怂恿了，他们让古坨尔姆吃狼肉，不断激起他对西古尔德的仇视。格里姆茜珥德也和儿子们站在一边，只要有机会，她就说上几句尖刻的话。这样一来，古坨尔姆就变成一个毫不受驾驭的人，他变得什么都不怕了。

一天早晨，古坨尔姆在西古尔德还没有起来的时候，来到西古尔德那里，想杀死他。但是他害怕西古尔德的眼睛，不敢接近他的身体，退了出来。他又一次走了进去，再一次退了出来。第三次走进去的时候，西古尔德正闭眼小睡。于是古坨尔姆用剑刺透了他，剑牢牢地钉在床垫

子上。西古尔德一下子醒了过来，他挥起格拉姆向古坨尔姆砍去，把古坨尔姆拦腰砍成两截。西古尔德的血溅在顾子隆的身上，惊醒了她，她开始哭泣起来。但是西古尔德说道：“不要哭，记住你的哥哥还活着，我们的儿子还很小，还不能保护自己。这是布琳茜珥德的所为，因为她把我看得比任何别的男人都重。”之后，西古尔德就死去了。

布琳茜珥德躺在她的卧室里，听到顾子隆的哀怨之后，对躺在身旁的丈夫说道：“祝贺你的策划完全成功！现在你们两个完全独霸这个国家了，用不着害怕西古尔德会强过你们了。王庄里有像你们兄弟这样了不起的武士，别人有什么权利继承格虞克王室的财产呢？”贡纳看着她，说道：“你笑并不是因为你快乐；一个女人是不会因为心中高兴而变得脸色苍白的。我们的一切不幸都是你引发的，你会受到报应的，你会亲眼看到你的哥哥阿特利被剑刺穿，你爬在他身上也无法让他的伤口不流血。”布琳茜珥德回答道：“你们肯定不会半途而废的，但是你的威胁对我哥哥是不中用的，他会活得比你们都长。”赫伊格尼对她说：“你的愿望得到了满足；你恶毒的谋划，使我们永远无法弥补已经发生的不幸。”

顾子隆坐在西古尔德的尸体前，因悲伤而呆滞了。她不像女人通常那样，没有抱怨，也没有咬自己的手。她伤透了心，胸口都要炸裂开来，但是她哭不出声来。王宫里的所有妇女都走近她，坐在她的身边，诉说她们巨大的悲伤。格虞克的姐姐吉雅芙劳说道：“我看到过八个兄弟的尸体，可是我还是活着成了个老妇人。”格虞克的妹妹，一度是匈奴王后的赫尔劳说：“我的七个儿子还很小时就都死了，我的丈夫也和他们一起死了，我把他们包裹好，再把他们放在柴堆上。一个夏天，我就丧失了所有的亲人。”但是不管她们说什么，顾子隆就是不哭。她僵木地、充满悲伤地坐在丈夫的尸体旁。接着有人把盖在西古尔德脸上的布揭开。顾子隆看到丈夫灿烂的眼睛时，一下子倒在了床上，头发散开蒙上了她的脸，泪水像雨点一样落到了她的膝上。她开始凄惨地倾诉满腹的悲伤和哀怨：“西古尔德骑马而来的时候，是多么英姿勃勃呵！现在他的马格兰尼站在那儿，用嘴拱着地，知道它的主人死去了。他出类拔萃，像草丛中一支挺拔的花。他在我的诸位哥哥当中鹤立鸡群，像绦带上的一粒宝石。以前，我在所有的女人面前是那么骄傲自豪；现在我却像一头可怜的小狮，匍匐在被秋风把叶子肆虐殆尽的柳树丛中。我坐着躺着时，身边再没有了爱人的亲密细语。只有和西古尔德在一起，我的心灵才有安宁，现在他闭上了眼睛，我的生活像堕入了漆黑难熬的漫漫长夜。我的悲伤巨大无比，是我的几个哥哥引来了我的泪水。现在他们再征战的时候，他们会感到西古尔德已经不在他们的队伍中了。”

深夜，布琳茜珥德从床上爬了起来，来到人们围着的停放西古尔德尸体的房门外。她站在门槛那里，僵木得就像她靠着的那根往子。当她看见西古尔德胸前伤口流出的血后，她的两眼直冒金星。她开始说话了，不过现在她的声音里不再有笑声，只有呜咽声："不管你们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你们都得听我讲，你们要明白发生了多大的不幸。要是我不把我的苦楚讲出来，我马上就要崩溃。夜里我做了一个恶梦，梦见我的床是冰凉的，大厅里是冰冷的。你，贡纳，被押在马上，被捆绑着；你成了敌人的囚犯。你们一族的结局就是这样，因为你们毁掉了你们所有的誓言。你忘记了吗？你们曾经和西古尔德把血掺在一起，称他为亲人。他崇敬你，总是尊你为酋长，而你又是如何报答他的呢，贡纳？你们对他不忠，可是他却一直忠实于你：在新婚之夜，他把剑放在了他与我之间。是他为你冲过火墙，而你却不敢。你们对强于你们的他进行欺诈，你们没有一个可以和他相比，你们谁也没有他那样的眼睛。但是你们对我的欺诈最甚：我许下诺言，把我的爱献给最勇敢的酋长。现在我欺骗了自己，破坏了我的誓言。我爱那个最勇敢的人，忠实于他，我的心永远不会变。现在，你们的所作所为使我对我的爱不忠，我已经一文不值。现在别人谁也不能给我像他曾带给我的那种欢乐了。我的悲伤是无法估量的，西古尔德死了，我不愿再活下去了。"

贡纳看到她不愿在西古尔德死后活下去，只想着自己如何死，便走到她的身边，用手臂揽住她的脖子，求她放弃这种残酷的想法。但是她把他推开，说他是控制不了她的意志的。贡纳请赫伊格尼试试，看他的话是不是能起作用。赫伊格尼说："让她死！不要劝她。从她来到这里起，给我们带来的只有不幸。"

布琳茜珥德坐到床上，把她的金首饰及有价值的物品和衣服都摊开在自己的面前。她在床上安放了一把剑，剑刃对着她的臂下，她转身紧紧地顶住剑尖。剑戳着她的时候，她说道："谁愿意跟随我。来，来拿财宝。"她的女仆们沉默了一会，接着便异口同声说道："你要我们怎么样都可以，但是请求你让我们几个活着。王庄里死的人够多了。"布琳茜珥德说道："随你们的便，我不强迫任何人跟我。但是你们要知道，若是你们愿意，你们可以打扮得像国王的女儿一样走向火堆。要是你们等着将来那种令你们震惊的死亡，那么，你们是不会有像今天这样体面的结局的。可是你，贡纳，我请求你在野外堆起一个柴火堆，把它染成红色。请你把西古尔德的尸体摆在那上面，再把我摆在他的身旁。就像那唯一的一次我和他是新郎和新娘时一样，把他的剑摆在我们中间；让我的男女奴隶把我们围住。但是，你把他们送上柴火堆之前，一定要用金首饰把他们打扮得体体面面的。这样在我随他而去的时候，那沉重的大门不会在他的身后一下子关掉。"布琳茜珥德死后，他们按着她的意

愿做了：为西古尔德和布琳茜珥德以及所有为他们殉葬的人堆起了一个巨大的柴火堆。杀死西古尔德的凶手古坨尔姆以及和西古尔德一起被杀死的幼小的儿子西格蒙也被送上了火堆。

格虞克王族人和阿特利

西古尔德死后，贡纳和赫伊格尼霸占了全部安德瓦里财宝，他们各自都娶了妻子，当上了国王，统治着国家。顾子隆为西古尔德生下了一个遗腹女，取名叫做斯莞茜珥德。女孩非常像她的父亲，顾子隆十分喜欢她。自从丈夫死后，顾子隆觉得家中总没有安宁，她常常独自呆在那里，为自己的不幸而悲伤。哥哥为了安慰她，送给她许许多多的金首饰和十分珍贵的礼物，以补偿她丈夫和儿子的死，可是她对他们所说的话一点也不予理睬。于是格里姆茜珥德偷偷兑了一种酒，顾子隆喝了这种酒之后，就忘记了对亲人的仇恨。然后，他们告诉她，布琳茜珥德的哥哥阿特利派人来向她求婚。西古尔德死后，顾子隆根本听不进什么另嫁丈夫的话。但是，格里姆茜珥德对她说："你盘算着找布琳茜珥德的亲人复仇，没有一点用处。因为是你的哥哥杀死了西古尔德的，应该受到惩罚的是他们。还是照着我说的去做吧，接受阿特利的求婚，这样一来你就可以从他那里雪洗布琳茜珥德让你遭受的屈辱。当你看到膝下有你的儿子嬉戏时，你就会觉得西古尔德和西格蒙又复生了。"不论顾子隆多么不情愿，她却无法违抗她的亲人，于是他们的愿望得到了满足。他们送她到了阿特利的王宫，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婚宴。但是她的心里一点没有他，他们之间没有一句亲热的话。

阿特利和顾子隆结婚之后一段时间，便开始盘算西古尔德的那些财宝藏在什么地方。他认为贡纳和赫伊格尼是知道的，于是派人带着厚礼到他们那里去，请他们来做客。顾子隆猜出他的友好中隐藏着阴谋，她取下了安德瓦尔瑙特，在上面缠上一根狼毛，让送信的人把那只臂环和阿特利的礼物一起送给她的哥哥。送信的人到达格虞克王族人的庄园，讲清了来意。贡纳转身问赫伊格尼的看法，是不是应该接受邀请。赫伊格尼回答说："阿特利现在邀请我们去做客，是件怪事；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查看他的礼物，发现里面有一只臂圈，上面有一根狼毛。那一定是我们的妹妹干的，她是提醒我们说阿特利怀着狼心。"在他们陪来客一起喝酒的时候，阿特利的人讲起，如果他们去拜访，他的国王会用什么样的大礼来款待客人。来人还说，他的国王年事已高，而王子还没有长大成人。国王知道除了格虞克王族的人以外，再没有别人能替他治理国家了。许多亲人和朋友都劝贡纳和赫伊格尼不要相信匈奴国王，不要接受邀请，但是贡纳要求人们把酒角递给他，而后高傲地把酒一饮

而尽，说谁也不能讥笑他不敢去做客。之后，他转身面向阿特利派来的人，请他们转告他们的国王：他不久就可以在他的王宫里接待格虞克王族的人。当酒角传到赫伊格尼手中的时候，他说道：“我对到阿特利那里去做客没有多大兴趣；但是因为你主意已决，那么，你去的时候我也跟你去。”

第二天早晨，赫伊格尼的妻子对他说：“夜里我做了一个不吉利的梦：有一头熊闯进大厅里来，把王座撞坏，把扈从一个一个都咬死了。”赫伊格尼回答说：“这就是说我们要碰到很坏的天气。人梦见熊就会有风暴从东边经过。”但是她接着说：“我还梦见一只鹰飞着穿过屋顶冲了进来，向我们喷血，喷得我们满身都是。我觉得我看到的是阿特利的家族精灵。”赫伊格尼还是说她的梦没有什么意义：“我们总是要宰很多牲畜的。梦见鹰表示我们要宰牛了。”贡纳的妻子格劳姆芙伊珥也做了恶梦：她看见浑身穿黑的妇女进到大厅里，她们悲伤地走到贡纳跟前，要他跟着她们去。“这梦的意思当然不好，”贡纳说道，“很可能预示我们令人留恋的生命要结束了。不过，谁也逃不脱一死的。”

格虞克王族的人离家赴宴去了。在离家之前，他们先把安德瓦里财宝全都沉到莱茵河里一个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地方。他们到达阿特利王宫的时候，阿特利带领着很大一队人马来迎接他们。“欢迎你们的到来！”阿持利说道，“把本该属于我的财宝交出来！它们先是属于西古尔德的，他死后就该顾子隆了。”贡纳喊道：“那些财宝你永远也得不到！看起来你是在准备一场大宴会，你别想叫狼和鹰饿着。”阿特利说道：“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想对你们谋害姻亲的阴险行为进行报复。”“看来很难办，你用了那么长时间来谋划，又实行不了。”赫伊格尼回答道。听到赫伊格尼的讥讽，阿特利的扈从都恼怒了，他们举起盾牌、长枪开始冲向格虞克王族的人马。阿特利愤怒地高声喊叫着，鼓动他的扈从让敌人为他们的狂妄付出沉重的代价。贡纳和赫伊格尼勇敢地进行着反抗。在王宫外面，双方鏖战了整整一上午。在鏖战中，阿特利的两个兄弟和其他一些亲人被杀死了。最后，阿特利的扈从加紧了攻击，双方打进了大厅，在椅子凳子之间、火堆之间激烈地厮杀着。被杀死的人倒在了凳子旁边，倒在了火堆上。阿特利的人每倒下一个，马上就有一个冲进大厅来项上。而格虞克王族的人则一个一个地稀少下去。活来只剩下贡纳和赫伊格尼在和他们各自的对手格斗。他们两人都受了伤，十分疲惫，再也抵御不了那潮水般涌上来的敌人，最终他们被捆绑起来。



顾子隆看到她的两个哥哥被捆绑在地上的时候，对两个儿子说："过去，求你们的父亲饶了你们舅舅的生命。"但是两个孩子拒绝了她。他们让母亲走开，自己留在了那里。阿特利走了过去，站在贡纳的身边，问贡纳是不是愿意说出宝藏在什么地方，以换取不死。但是贡纳说他要先看到赫伊格尼的心被装在一个盘子里，才会说出宝藏在哪里。阿特利说他会让他的愿望得到满足；但是，他偷偷命令他的人把奴隶赫雅利的心挖出来端给格虞克的国王看。奴隶赫雅利看见人们拿着刀朝他走来的时候，到处找地方藏身。当他逃到梁上，爬到瓦沟里的时候，他大喊起来："你们让我遭受最大的不幸。你们争争打打却让我遭殃，要我来付出代价！"人们把他抓住的时候，他哭了起来，为的是他再也吃不到美好的食物，失去了他温暖的家。人们把他按倒在地上，把刀架到他的身上。刀尖开始割破他的皮时，他还在高声喊叫。接着人们挖出他的心，把它端到贡纳的面前说："现在你看到你弟弟的心了。"贡纳说："赫伊格尼的心不是这样颤动的。这是一颗奴隶的心。"阿特利不得不叫人挖了赫伊格尼的心。剑尖戳进赫伊格尼胸膛的时候，这个格虞克王族的年轻人笑了。他们把赫伊格尼的心装在盘子里端给贡纳看。贡纳说道："这是我弟弟的心，不论在什么地方，它都只是微微颤动，它在他胸中的时候颤动得更加微弱。现在我是唯一一个知道宝藏藏在什么地方的人了，只有一个人知道的秘密才是能最稳妥地保住的秘密。这下子莱茵河将永远保存着宝藏了。"

阿特利让人把贡纳抛到蛇窖里。顾子隆暗地里给他送去一把竖琴，他奏出优美的曲子，蛇都被琴声迷得昏昏沉沉的。只有一条蛇控制不住，它紧紧地缠住他，咬透了他的胸膛。贡纳死在了那里，没有人听到他有一丝哀怨的声音。而那些宝藏直到今天依然沉在莱茵河底。



阿特利杀尽了格虞克王族的人。第二天早晨，他来到顾子隆的面前，向她炫耀他的胜利。他讥笑她说：“你失去了你所有的哥哥。发生这种事情，你也不是没有责任的。”顾子隆回答道：“今天你对自己干的一切感到高兴，这是一个值得你骄傲的早晨，因为你可以告诉我哥哥的死讯。不过，在你了解了我，知道一点我的心思的时候，你会因为你的高兴而懊恼的。”阿特利听到顾子隆说的话之后，感到不安起来。他提出，若是她愿跟他和解，他可以给她赔偿。顾子隆说道：“我这个人不是那么轻易就能与人和解的。要是赫伊格尼还活着，我是永远不会遭到不幸的。可是在我们所有的亲人都死了以后，我们妇女根本算不得什么。现在我的根被斩断了，我已经没有力量来和你抗衡了，随你怎么办都可以。不过要是你还愿为我做一件好事的话，那么请你为我的哥哥举行一个祭奠仪式。”阿特勒对她的忍让很高兴，说道：“我们要举行一次盛大的祭奠仪式，为我的亲人和你的哥哥下葬奠酒。”

接着在匈奴国王的大厅里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祭品丰盛极了。在酒角传来传去、武士们的胡须在酒角里越沉越深的时候，大厅里尽是一片欢笑和喧嚣声。深夜的时候，阿特利很想他的两个儿子，他问他们在哪里。顾子隆走上前来对他说道：“喝罢，这是祭莫酒。现在我可以对你讲你的儿子在哪里了，你再也不能把埃尔普和埃特尔抱在你的膝上了，我亲手杀死了他们，把他们的心作了祭奠仪式的下酒菜。”阿特利的脸一下子变白了，喝得醉醺醺的武士们也都哭了，不断地哀叹。但是，顾子隆站在那里望着阿特利，脸上没有一丝泪花，国王恢复了神志之后说道：“你是天下最恶毒的女人。”顾子隆说道：“我记得有一天早晨你兴冲冲地来向我问好，把我哥哥的死讯告诉了我。自从那以后，我没有一夜合过眼。现在是夜里，我来向你问安。我对你发过誓，你的欢乐是维持不到头的。我实践了我的誓言。”阿特利尖叫起来：“是你自己招致了你哥哥的死。现在你又在你的恶行之上再加恶行。”顾子隆说道：“在你杀死了我的亲人之后，还跑来讥笑我，给我带来了最大的悲

伤。现在我让你得到了我能想到的最大的报应，对你这样的国王，阿特利，再大的耻辱也不算什么。”酒力使阿特利无力思考，无力动弹。顾子隆转过身子，阿特利瘫倒在王座上，拼命地喝顾子隆递给他的酒。

赫伊格尼有一个儿子，名叫倪弗隆。赫伊格尼嫌他太小，没有带他到阿特利那里去赴宴，所以他就留在家里了。在准备祭典酒宴的时候，顾子隆派人到格虞克王族那里，把倪弗隆带来。祭典之后的深夜，顾子隆叫人把阿特利抬到她的屋里。她自己走到倪弗隆那里问他是不是和她一样还记得赫伊格尼在阿特利王宫的遭遇。他一下子跳了起来，他们两人一起走进阿特利的卧室，用剑把他刺透在床上。国王受伤醒来，他所说的头一句话是：“这伤是不需要医生的。”接着他问是谁用剑刺他的。顾子隆回答说：“有我一小份，主要是赫伊格尼的儿子。”阿特利请她为他举行一个国王应该有的安葬仪式。顾子隆说他的最后一个愿望会得到满足，他会受到一个钟情的妻子对她爱过的人所能安排的最体面隆重的安葬仪式。她用最华贵的衣裳把他裹上，放火把大厅点着。阿特利的扈从醒来，发觉四周火焰冲天，一个个都疯了，相互厮杀起来。于是，阿特利的扈从都被烧成灰烬。

约尔蒙里克之死

阿特利死后，顾子隆不愿再活下去了，她来到海边，走进深水里，想了结自己的生命。但是大浪把她托起，冲到了约纳克尔国王宫前的海岸边。人们在海滩上发现了她，把她抬到王宫里。约纳克尔很好地护理她，接着就娶了她做妻子。

他们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哈姆迪尔，一个叫索尔利。此外约纳克尔还与情妇生有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和顾子隆与阿特利生的一个儿子的名字一样，叫做埃尔普。埃尔普也由顾子隆抚养，顾子隆喜欢他甚于喜欢自己的儿子，尽管他的皮肤是黝黑的，一点不像格虞克王族的人。

西古尔德和顾子隆的女儿斯莞茜珥德也由约纳克尔收养着。她出落得十分美貌，带有她父亲的眼神，很少有人看着她的眼睛而不生畏的。哥特国王约尔蒙里克听说到她，便派儿子冉德弗尔到约纳克尔那里代替自己向斯莞茜珥德求婚。约纳克尔很乐意把斯莞茜珥德许给约尔蒙里克，用最隆重的仪式把她送到了冉德弗尔的船上。约尔蒙里克有一个非常信得过的参事，名叫毕克，约尔蒙里克也派了他跟随冉德弗尔去求婚。在航行途中，毕克挑唆冉德弗尔，说这么美貌的一位新娘最适合冉德弗尔这样一个年轻人，而不适合约尔蒙里克那样一个老头子。这样的话很让冉德弗尔觉得中听，他整天和斯莞茜珥德呆在一起，陪伴着她。

他们回到家以后，毕克把国王单独请到一间屋子里说：“我不能隐瞒所发生的事情，尽管那是我很难启齿的事情。你的儿子在途中滥用了斯莞茜珥德的善意。”国王相信了毕克说的话，因为他一向对毕克言听计从。他非常恼火，坚决要把冉德弗尔绞死。冉德弗尔站到绞架下的时候，取来了他的鹰，他把鹰毛都拔光后，叫人送到他的父亲那里。约尔蒙里克看见了鹰，说道：“你说得对，我的儿子。鹰没有毛，不能飞；我老了，不能没有儿子。”于是他立即派人送信叫把冉德弗尔放了。但是，毕克的行动很快，送信的人到达的时候，冉德弗尔已经被处死了。国王对失去儿子十分悲伤，毕克走到他跟前说，他最心爱的人死了，是非常不幸的，但更糟的是，有罪的人还活着，是斯莞茜珥德引起这一恶果。

一天，约尔蒙里克打猎归来，看见斯莞茜珥德坐在海边，刚沐浴完，在那里梳理头发。约尔蒙里克十分激动，便驱马朝她奔去，想把她踏倒。马举起前腿的时候，斯莞茜珥德抬起头来望了马一眼，马蹄于是迈过了她。“给她的头上套上一个套子。”毕克喊道。扈从用一个袋子套在她的头上，打猎的人全都用马踏她，把她当场踏死了。

有人送信把斯莞茜珥德的死讯告诉了顾子隆。顾子隆对她的儿子说：“要是你们像母亲的亲人，那么，你们的姐姐被约尔蒙里克的马蹄踏死倒下之后，你们就不会还在这里整天快乐无忧了。”哈姆迪尔说道：“你对你的哥哥倒在血泊中并不那么动情。不过我们不会在家闲着，把你的话当作耳边风的。”顾子隆微笑着离开了他们，把酒角灌得满满的为他们壮行。哈姆迪尔说道：“你最好先为斯莞茜珥德祭奠，那样我们也就有了一份了。”顾子隆为他们拿来剑，给他们拿来任何铁器也刺不透的甲衣和头盔；她随着她的儿子走了出来，给了他们些忠告。她要他们在路上不要亵渎路石的圣洁；她说在他们到达约尔蒙里克那里的时候，哈姆迪尔和索尔利应该把约尔蒙里克的手和脚砍下，让埃尔普把他的头砍下来。他们特别留意到了这句话，觉得她爱埃尔普比爱她亲生的儿子更深。

几个儿子离开王宫之后，顾子隆坐在门槛上哭了起来，为她所遭遇到的所有亲人的死亡而哀叹。她说道：“我做了三回新娘，每一回都招致了我丈夫的死亡。但是，最博得我心的丈夫却是被我自己的哥哥杀死的。我做了阿特利的妻子，又由此而招致了我哥哥的死亡，有时是我要他们死的，有时我又为他们的死感到痛心。我诅咒命运女神为我安排的厄运。马蹄踏死斯莞茜珥德的时候，我遭受的是世界上最沉重的哀伤；我的哥哥贡纳和赫伊格尼被戳穿心脏倒在阿特利的王宫里的时候，我遭受的是世界上最残酷的哀伤；西古尔德在我的床上被杀死的时候，我遭

受的是世界上再没有的最令我心痛的哀伤。西古尔德，你是否还记得，我们同衾共寝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你说你要从地狱驰马来迎接我；我说我要在死掉的勇士中寻找你。现在，来罢，骑着你的黑马到你的寡妇跟前来罢！她现在正坐在这里，没有了女儿，又快没有儿子。我要架起柴火堆，要看看烈火是不是能抹去我心中的哀伤。”

顾子隆的几个儿子出发去了约尔蒙里克的王宫。哈姆迪尔和索尔利心中怀有怒气，开始和埃尔普争吵起来。他们讥笑他说：“一个巫魔崽子能帮上什么忙？”埃尔普问答说，他会像手帮脚一样帮他们。他们说他的话像个傻瓜说的，手怎么能帮脚的忙！埃尔普用讥讽的口气回答说：“有脚的人在路上抽筋的时候，那是很难让人看他的脚的。”听了他带侮辱口气的话，两兄弟更加恼火了，在路上就把他打死了，他的血溅到了路石上。又走了一程，索尔利在路上踉跄了几步，他连忙用手护住双腿。这时他说道：“埃尔普说得不错，手是可以支持脚的。我真希望埃尔普还活着。”

卫士看到顾子隆的儿子来了，跑进王宫报告说，为斯莞茜珥德报仇的人已经到门口了。约尔蒙里克正在王宫和他的武士们喝着酒。听到这个信息后，他笑了，捋了捋胡子，说道：“两个人结伴来，是不是要把哥特国王的扈从全都捆绑起来，还是要把他们全都杀死？”约尔蒙里克晃了晃他的酒角，看了看他的盾牌，说道：“我早就想请顾子隆的儿子来我的王宫里做客了。我想用我能找到的最好的绞架来招待他们。”这时哈姆迪尔和索尔利拿着武器冲进大厅里来了。霎时间，大厅里乱作做一团，啤酒和血淌得满地都是。两兄弟杀到了王座跟前，朝约尔蒙里克砍去，砍掉了他的手和脚。但是那之后，他们两人被逼到了后墙，各自背靠着墙抵御着进攻。哈姆迪尔对他的弟弟喊道：“要是埃尔普还活着的话，约尔蒙里克的头就该滚落地上了。”索尔利回答说：“很好，要及时记住，亲人不应该像荒原里的狼一样相互撕咬。现在让我们记住罢。”他们各自在一处奋力保卫自己的性命，敌人的兵器怎么也扎不透他们的甲衣。这时走进来一位仪表堂堂的独眼老人，他穿过了大厅，在大厅中站定，对武士们说：“既然兵器扎不透他们，那就拿石头砸。”武士们搬来石头砸向哈姆迪尔和索尔利。他们没有听从母亲的忠告，玷污了石头，石头成了他们的敌人，置他们于死地。

哈姆迪尔临死的时候，喊道：“我们不愧为人，奋力战斗，像鹰踩在枝上一样踩在被杀的哥特人的躯体之上。命运女神为你定好了死期，你就不能逾越。但是我们的死给了我们一个好名声。”

[image][image][image]



斯克约尔德王族和
哈笃巴尔德王族

丹麦莱尔地方的斯克约尔德王族的传说首见于盎格鲁萨克逊长诗《维德席恩》。后来，在北欧广泛流传着一首叫做《毕雅尔克之歌》的吟唱诗歌。冰岛有一部叫做《斯克约尔德人萨伽》的作品讲述了从斯克约尔德到老郭尔姆尔共二十多代国王的故事。后来，丹麦的斯汶·阿格森和萨克索都叙述了斯克约尔德王族诸君王的行止。萨克索在《丹麦人行止志》中讲述斯克约尔德王族故事的时候，说到当时很多人还会唱《毕雅尔克之歌》。同时，在挪威还有一篇作品叫做《圣者奥拉夫的萨伽》，这些都是后来流传下来的关于斯克约尔德王族的传说的根据。

斯克约尔德国王

在丹麦西兰岛莱尔地方有一个斯克约尔德王族，族祖斯克约尔德是从海外漂流来的，谁也不知道他来自何方。在远古时代，丹麦人发现一艘船被海浪推近岸边，船上没有桨，也看不到人，而只看见甲板上孤伶伶躺着一个小男孩。他的头枕在一束谷草上，身子四周摆满了兵器。丹

麦人把他抱到岸上，来到了议事庭，把他安置在圣石上，拥他为王。他长大了以后，成为一个强大有力的君主，他的名字在丹麦以及临近的国家里都受到极高的崇敬。斯克约尔德国王死后，他的扈从又把他抬到海边，安置在载他来的那艘船上，在他的周围摆满兵器和金银，然后把船推进海里。以后，再没有听说过那条船在什么地方出现过。



斯科约尔德死后，人们把他的尸体放在他的战船上，在其周围摆满了武器和财宝，再把船推入海中。图为丹麦画家尼尔斯·斯考郭1914年作品。

斯克约尔德王族后来出了一个国王哈尔夫丹，生有三个儿子，一个叫赫虞尔伽尔，一个叫赫络尔，一个叫赫尔厄；还生了一个女儿，叫茜格妮。同时，在他们邻国有弗络泽国王统治着哈笃巴尔德人，两族之间常常发生战争。经过多次交战，弗络泽杀死了哈尔夫丹，把他在西兰岛的王国兼并了。

弗络泽的磨石

弗络泽国王一向以富有和严厉而出名。在他的治理下，非法之徒从国内消失了。大家说，他在世的时候，邻里之间决无相互骚扰的事清，人们也从不因为自己被侵犯而私自报复，哪怕有杀亲的仇人迎面而过。国王对抢劫、偷盗的惩罚极其严厉，使国内匪盗绝迹。他明令禁止农民用锁锁箱柜。有一次，他把一只戒指显眼地放在田野里，许多许多年里都没有人去碰一碰它。

传说有一次弗络泽买了两个女奴，一个叫做玢妮雅，一个叫做梦妮雅。国王并不知道她们的身世，但这两个女人实际上是妖怪的后裔，长

得比世人的姑娘高大强壮。他把她们带回王宫，叫她们为他推磨。他决不让她们有停息的时候，每当他听不到磨石的声音，每当她们的歌声终止，他便去催促她们推起磨石。

开始时，他要她们为他磨出幸福和好日子来。两个女人便为他磨了起来，就像一般女人在推磨的时候那样，她们还唱起歌：

磨呀磨，为弗络泽推磨面。

我们抬起磨盘，我们安置好磨石，

我们抓住磨杆，我们叫磨石转起来。

我们为弗络泽推磨，

为他磨出幸福，让他家财万贯。

我们为他磨出好日子，

让他睡在羽绒垫子上，睡出幸福来。

我们已经为弗络泽推过磨了。

她们停了下来，说道：“弗络泽，我们已经照着你的要求磨过了。”但是他还催促她们，说道：“磨得还不够！你们还要为弗络泽磨安宁。”于是，她们又推动起磨石来，唱道：

我们为弗络泽推磨。

为他磨出安宁，没有敌人骚扰，

没有屠杀，没有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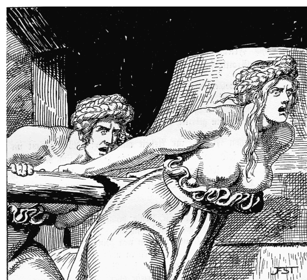
没有人私自报复，

即便杀父的仇人就在眼前，

哪怕他兄弟的仇人已束手待擒，

还是让他安宁。

我们已经为弗络泽推过了磨。



她们又让磨石停了下来。但是弗络泽并不满足，对她们说，她们应该给他磨出金子来。他唤她们干活，就像森林里的斑鸠很难得不叫一样。不管她们磨多长时间，弗络泽也不觉得她们磨够了。两个妖女磨金子一直磨到胳膊酸疼麻木，最后她们完全停了下来，说道：“现在磨完了。弗络泽，你买我们的时候，做得很聪明。可是，你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你看到我们很强壮，可是你并没有问我们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告诉你吧，我们出身于十分凶狠的家族，是山猪的后代。我们知道磨石是在山上什么地方生成的。我们在地下玩耍了九年，在我们玩耍的时候，岩石崩裂到地面上，我们便把崩裂的石块推到巨人的围栏外面，于是它们便滚到了人们居住的地方来，被人们发现。后来我们在瑞典和身着盔甲的武士们一块玩耍，在凶猛的刀剑砍杀中，他们的甲衣裂了，盾牌碎了。我们帮一个君王打仗，战胜了另一个君王。我们也穿上戎装，成了女武士，一直到我们被妖怪抓住。现在我们一天到晚在王宫里干奴隶的活，耳边充满训斥的声音。碎石把我们的脚底磨出了茧子，寒风冻得我们浑身发抖。弗络泽，奴隶在你的王宫里是没有欢乐的。现在该让磨石停下来，让我们的手脚歇歇了。”

可是，弗络泽大喊大叫着，说在自己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之前，他决不让她们停下来。于是两个女人猛地抓住磨杆，说道：“醒醒罢，弗络泽，听听我们唱什么。我们磨出一队军队来打弗洛泽！我们磨出烈火烧掉弗络泽的房舍！我们磨呀磨，为哈尔夫丹的死报仇！”她们推起磨来，磨石崩裂了，磨坊塌了。她们朝着弗络泽喊道：“这下磨够了，磨该歇歇了。你的女奴为了满足你，在磨前站得够久了。”

赫络尔和赫尔厄

哈尔夫丹去世的时候，儿子中只有赫络尔和赫尔厄活着，而且都还小，由列金抚养着。国王被杀死的那天晚上，列金带上两个孩子逃跑了。他不敢把两个孩子带回家去，因为自己是一个很富有的人，国王弗

络泽会到他的家中去看他的。那样一来，若是不想财产被夺走，被逐出家园，他就必须对弗络泽发誓效忠。因此他把赫络尔和赫尔厄带到了一个小岛上。那个岛上只有一个小村庄，住着一个名叫维费尔的勇敢的农民，是哈尔夫丹国王的忠实朋友。列金请他把两个丧父的孩子藏起来。维费尔收留了两个孩子，在地下为他们修了一间安身的屋子，让他们在里面过夜。在白天没有危险的时候，他们可以跑到森林里去玩耍。

弗络泽得知哈尔夫丹儿子已经被转移之后，便派出了密探在全国各地搜查。他们用尽各种手段，把远近各地都查访了一遍，回来向国王汇报说，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查访不到哈尔夫丹儿子的下落。于是弗络泽便请了懂得占卜的人来为他算卜，可是他们也同样无能为力。最后，国王召来了懂得妖术的人，要他们试试妖术。他们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三天二夜，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国王再去的时候，他们好像酣睡后转醒过来一样，说已经搜遍了全国，得知哈尔夫丹的儿子并未远去，但不能确定他们藏在何处。他们看到国内其余各处都很清楚，就是维费尔的岛上一片朦胧，他们看不出那边的东西。弗络泽于是立即派人到难费尔的岛上去，搜遍了全岛。他们回来对国王说，他们看到所有的门都是开着的，没有见到两个孩子的一点踪影。国王说他们太不中用，便要亲自到维费尔那里去，看看一个低贱的渔民是不是敢于把国王的敌人藏匿起来。

国王准备渡海去维费尔的岛上的那天清晨，维费尔醒来，觉得身上被什么沉重的东西压着。他对孩子们说：“可能有什么奇怪的事情要发生！有权势的人物要来这个岛上了。你们准备躲到地下室去。要是有危险，你们会听到我唤我的狗。”弗络泽上岸的时候，维费尔已经到了海滩上，但是，因为他忙着照料牛群，一点没有发觉国王已经上了岸。国玉命人把他逮住，要他立刻说出孩子们藏身的地方。维费尔认出了国王，向他问了好，说道：“大人，不要抓我，我的牲口牲跑到森林里去了。狼要吃它们的。”他转过身来，朝着森林吆喝他的两条狗，“嗨，豪普、霍，好好看着牛！”国王问他喊些什么。维费尔回答说：“因为你们抓住我不放，我只好大声叫我的狗。你们自己去看罢，看看我这样一个可怜的人是不是敢藏匿国王的敌人。”国王把整个岛搜了一遍，什么也没有发现。赫络尔和赫尔厄一听到维费尔呼唤豪普和霍，便躲进地下室里了。

国王找不到孩子，便对维费尔说道：“你是个狡诈的家伙，我要把你吊起来。”“那就请便罢。”维费尔说道，“这样你们也就不完全虚此一行了。”弗络泽渡海回去了，可是，维费尔再也不敢收留两个孩子了，他把两个孩子送到他们的姐夫赛维尔那里。那一年，赫络尔十二岁，赫

尔厄十岁。

维费尔让两个孩子改名叫汉姆和赫兰尼，把他们送到赛维尔那里。维费尔没有告诉赛维尔这两个孩子是他的妻弟。汉姆和赫兰尼来到的时候，身着褴褛的披风，帽子一直盖过了他们的额头。赛维尔看着他们，对他们说道：“我看你们干不了什么，不过一口饭我还是可以给你们吃的。”这样他们便在赛维尔的庄园里玩耍起来。他们很妨碍别人，尽捣乱惹麻烦。赛维尔的扈从很善待他们，喜欢和他们开玩笑。因为他们从来也不把帽子脱掉，扈从们便说他们头上长了癞痢。

国王弗络泽怀疑赛维尔因为亲戚关系而收养两个孩子。于是他邀请赛维尔和茜格妮一起到王宫来参加宴会。赛维尔出发的时候，孩子们正在调教他们逮到的一头小驹。他们赶上了赛维尔和他的扈从。赛维尔听到马蹄声，折回头看两个孩子一个面朝前、一个面朝后骑马奔驰而来。赛维尔很高兴，看出两个孩子并不像一事无成的废物。在往前奔驰的时候，赫兰尼的帽子被吹掉了，他的头发在风中撒开。在他把头发重新挽起带上帽子之前，茜格妮看到赫兰尼披着一头秀发，相貌酷似已逝的父王，于是她哭了起来。赛维尔问她为什么哭，她便告诉了实情。赛维尔说道：“这可是一个重要的消息！”他不让她对任何人讲这件事情。之后他驱马到孩子们面前，坚决要孩子们折回去，不要让他的扈从们因为有他们两个而觉得可耻。他们让赛维尔在前面走了，可是却又悄悄地跟着到了国王的王宫。

宴会进行的时候，他们两人在大厅里跑来跑去。有一次他们跑过他们姐姐的座位前，姐姐悄悄地对他们说：“快出去，你们还小呢。”但是他们不听她的。宴会进行到晚间的时候，弗络泽开始说他要悬赏找哈尔夫丹的儿子，答应给举报者一大笔赏金。他找来一个巫女，请她在席间试试她的巫术。巫女站在凳上，让人们往火上洒水，这样一来，大厅里便弥漫着水气，巫女开始唱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她开始喃喃说起话来。人们听到她说：“我的右边有两个人信不过，他们坐在那边的火旁。”弗络泽问女巫：“是两个孩子本人呢，还是匿藏他们的人？”女巫说是他们自己，并且用的是狗一般卑贱的名字。就在这时，茜格妮让一只金圈掉到巫女的膝上。她说道：“我说什么来着？这里对我太暗了。”然后进到里屋去。国王看见茜格妮不在她的座位上，便问她到哪里去了，赛维尔说因为大厅里的烟气太呛，她不舒服。国王很生气，威胁巫女，如果她不讲出全部实错，便要严厉地惩罚她。巫女的呼吸急促起来，她的眼里出现了幻象。突然，她一下子从凳子上倒在地上，喊道：“汉姆和赫兰尼长着敏锐的眼睛。他们很大胆，国王的那两个儿子！”听到这话，两个孩子吓坏了，他们穿过厅堂的大门跑了出去。弗

络泽当即叫人追赶，可是有好多认得两个孩子的人宁愿孩子们逃到森林里去。他们拥挤在厅门，做出争先出门的样子挤成一团。这样赫络尔和赫尔厄便有时间在黑暗中逃遁。这时，弗络泽说道："我的敌人远不只那两个孩子。不过，抓他们有的是时间，今夜让我们开怀畅饮。"

孩子们的养父列金帮着他的朋友们抬来啤酒，让他们痛饮。扈从们一个个都烂醉如泥，倒在一起酣酣睡去。待大厅里安静下来以后，列金悄悄溜了出去，进了森林，到了两个孩子藏身的地方。两个孩子看到他，十分高兴。他们喊他，可是他没有答应，也没有出声，只是看了看他们，便转过身来开始往回走。不过，他一面走，一面折回头去看他们是不是跟了上来。待他们走到离王宫不远的一个小林子的时候，他喃喃自语道："要是我和弗络泽不和，那我就要大祸临头了。"孩子们明白了他的意思，知道他这样做是不愿和弗络泽闹翻。他们按照他的暗示，来到大厅，沿著大厅的外墙堆起了柴火，他们要用火把大厅烧掉。在火燃起来之前，列金把他的朋友们全都悄悄地唤醒，逃了出去。赛维尔出来的时候，说道："让我们也来添火，我和弗络泽没有丝毫关系。"

厅墙燃起来的时候，弗络泽醒了。他跑到大厅的门口，看到外面有很多武士，便问是谁在指挥那些武士。"是我们！赫络尔和赫尔厄，哈尔夫丹的儿子。"赫尔厄回答道。国王请求同他们和解，并且答应由他们自己决定要多少财宝作为对丧失父亲的补偿。但是赫尔厄回答说："杀死我们父亲的那天晚上，你可没有这样的和解态度。"于是，弗络泽只好折回宫内，和他的扈从一起都被烧死在厅里。两兄弟收回了父亲的国土，又成了莱尔的国王。

赫尔厄和娥珞芙

在赫络尔和赫尔厄成了莱尔的国王以后，赫络尔经常留在王宫里管理着国家，可是赫尔厄却常常带领船队出海劫掠。南边有一个撒克逊人的国家，是由一位名叫娥珞芙的女王统治着。人们都说这位女王很美丽，又很骄傲，待字闺中。有一次赫尔厄外出抢劫时，来到了撒克逊人的国土，听说这个女王总是让求婚者抱头逃窜而去。他心想，把这么一个骄傲的女王制服，该是何等荣耀的事情。

于是他便带上一大群随从来到娥珞芙的王宫，毛遂自荐要做女王的客人。由于事情来得仓促，娥珞芙来不及按她希望的那种排场做准备。不过，她还是按对客人的礼节接待了他，为他安排了最体面的宴会。酒宴进行到深夜，赫尔厄和娥珞芙坐在一起的时候，赫尔厄对娥珞芙说："我想我们两人今夜应该成婚了。这里有的是人，可以为我们庆

祝。我听说你从来没有遇到中意的人，因此还待字闺中。”娥珞芙回答道：“对这样一件庄重的事情，我本想有许多许多的朋友在我周围，但是你们来得如此仓促，我来不及邀请他们，不过还是随你的便罢。”于是他们大吃大喝起来。大家以为女王真找到了她的如意郎君，再也不想别的事情了。赫尔厄烂醉如泥，跌跌撞撞来到卧房，一头栽到床上，立即呼噜呼噜睡着了。娥珞芙走了进去，把他的头发全部剃光，在他的头上涂上松脂，然后把他装进一个袋子里，叫人把他扛回船上。之后，她进到大厅里，把赫尔厄的人唤醒，告诉他们，他们的国王已经走了，他要乘着顺风启航。这一伙人赶忙回到海边，在船上，他们只发现一个口袋。当他们打开口袋的时候，发现口袋里竟是他们的国王。赫尔厄醒来以后，当然很不高兴。不过他心想，要给娥珞芙时间邀请更多的客人，这一回的求婚也就罢了。这时的确正是顺风，他便启航走了。

这以后，娥珞芙就更加得意和骄傲了。她竟然让那么一位了不起的君主丢了脸！有一天晚上，她的王宫外来了一个乞丐，和她的一个奴仆谈了起来。在他们两人谈得很投机的时候，乞丐对奴仆说，他在森林里发现了财宝，还把奴仆带到森林里，让她看两口装满金银的箱子，并问她的女王是不是喜欢财富。奴仆回答说，女王当然会觉得财富是多多益善的。乞丐说：“我以为这些财宝不会给我什么欢乐，因为是在女王的国土里发现的。不过我是一个本份人，能得到一点总比一点都得不到要好。你说女王会不会来这里看一看这些财宝？”“我想她会的。”奴仆说道。“你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于是，乞丐要奴仆回去告诉娥珞芙有关财富的事。奴仆跑了回去悄悄地对娥珞芙说，在森林里有许多许多财宝，谁得到那些财宝都会发大财的；女王很贪心，她要独自一人跟随奴仆去看，不让别人知道财宝的消息。当她来到森林里，遇到的不是乞丐，而是赫尔厄！赫尔厄向她致意，并邀请她参加宴会，表达他对她上次盛情款待的谢意。娥珞芙说，上次她的做法太粗野，这次她愿意请他荣耀地、光彩地和她举行婚礼。但是赫尔厄说，这一回该她体会体会他的盛情了，于是带上他的金银财宝以及撒克逊的女王一起上了船。他留女王在船上和他过了好几夜，直到他觉得对她上次的接待已经回敬够了的时候，才把她送回到岸上，自己则继续去干他的海盗勾当去了。

数月后，娥珞芙生下了一个女婴，给她取了她的狗的名字，叫虞珥萨，并让她在一个农民的家里生活，姑娘长大以后，整天带着羊群到处跑来跑去，所以大家以为她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姑娘罢了。

赫尔厄在外打劫多年。有一回，他的船又航经撒克逊人的海中。他上了岸，走进了一片树林，看到一个姑娘独自在那里看着羊群，他觉得她是他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子，便走过去和她攀谈，知道她的名字叫虞

珥萨，是一个农民的女儿。“你的眼睛一点不像是一个普通农家姑娘的眼睛。”他说道。赫尔厄对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立刻就要把她带走，虞珥萨央求他不要加害于她，但是赫尔厄回答说：“这样一位农家女很需要一个农家郎，我们两个很匹配。”于是他便把她带到了船上。她静静地随他走了，没有哭，也没有任何喜悦。到了莱尔，他马上和她办了婚宴。他十分爱她，她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赫络尔夫。

娥珞芙听说这件事情后，起了奸诈的念头，一声不响。她希望赫尔厄会感到羞辱和不幸。但是，当她听说赫尔厄和他的妻子生活得十分幸福的时候，她发怒了，乘船来到了莱尔。到达莱尔的时候，她命人把虞珥萨喊到岸边。虞珥萨请她到王宫去，但是娥珞芙回答说，在赫尔厄举办婚宴的时候，没有给虞珥萨应有的荣誉。

“可是在撒克逊国土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荣誉。”虞珥萨回答道。她还说：“我觉得，你知道我的亲人是谁，因为我相信我并不是农民的孩子。现在请你讲出实情来。”“你对你的婚事满意吗？”娥珞芙问道。“我不再要求比我现在所拥有的更大的幸福了。”虞珥萨回答道，“因为我有了至尊无上的国王做丈夫。”“可是幸福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大。”娥珞芙说道，“要是你想知道你的亲人的话，那么，赫尔厄就是你的父亲，我就是你的母亲。”于是虞珥萨说道：“这么说来，我有了最恶毒的母亲了！绝对不能弥补的憾事发生了！”“那你要感谢赫尔厄，还要感谢我的愤怒。”娥珞芙说道，“现在我要把你接回家去，把当我的女儿的荣耀还给你。”“我还不知道我是不是愿意呢。”虞珥萨回答道，“不过我也不能再留在这儿了。”说罢，她就去到赫尔厄那里，对他讲述自己的哀伤。“你的母亲真是狠毒！可是我不愿意她把我们两人拆散了。”“不！不！”虞珥萨说道，“我们两人再不能在一起了之后，她便收拾妥当，随着她的母亲回撒克逊国土去了。娥珞芙自此再不隐瞒虞珥萨是她生女的事情，给了她极大的荣誉。过了一些时候，乌普萨拉的国王阿迪尔斯来向虞珥萨求婚，结果他们两人成了夫妻。

虞珥萨走了以后，赫尔厄在床上躺了好几天，用头巾蒙住脸，不对任何人说话。又过了一些时候，他又驾船到海上打劫去了。此后，他再没有回过莱尔。在遥远的地方，他在交战中死去了。

毕伍尔夫和格伦德尔的较量

赫络尔国王在莱尔修建了一座皇宫，皇宫之大和装饰之豪华真是无与伦比。皇宫有好几个翼，山墙高耸入云霄，闪耀着金光。人们都把这座皇宫称做约尔特。斯克约尔德王室的成员生活在里面，快活而又光

荣，四周尽是扈从和仆役。佰是，斯克约尔德的家族史上也有一点污点，尽管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人提它，那是赫络尔的一位先人，国王赫尔莫兹原是一位很强壮和快乐的王子，但是渐渐地，贪婪和占有的欲望在他的头脑里膨胀起来，他整天贪恋死守着他的财富，而不是自尊自重，尊重家族，把财富分赠给扈从和武士们。他的头脑受到了毒害，也就生长出狠毒和残忍的习性。于是他也就恶待起他的族人来，最后他生命里的一切欢乐和愉快统统被他的恶习淹没，完全沉沦为一个坏人，被逐进豺狼嚎叫的森林里和那些贪婪的、生活中全无欢乐的妖魔为伍了。他玷污了家族的荣誉，这样的污点给亲友们的欢乐和生活带来一些弱点。当脉管里流动着的血液里有毒素时，它就削弱了肢体的活力。到了赫络尔的时候，污点爆发出来了，宫廷变成了恶毒妖魔施暴的场所，赫络尔的武士对妖魔的暴戾束手无策。

一天夜里，恶魔格伦德尔骚扰了约尔特。清晨，国王起来后，发现宫廷里遍地是血，扈从一个个惶惶不安，一些最优秀的武士不见了。恶魔第一次得手以后，便夜复一夜地光顾王官，而且总是掳获甚丰。每天早晨人们都可以看到他穿过大厅来到王座前活动的痕迹，人们都不敢在王宫中睡觉了，晚上大家都跑到远离大厅的屋子去过夜。有些胆大的人想要逞能，在大厅里大吃大喝等待着格伦德尔，想和他较量；但是，每到第二天天明的时候，那些人统统都不见了，留在地上的是一滩滩的血。这样一来，赫络尔的扈从便一天天少了下去，约尔特沉寂下来了，失去了欢乐，人们再也听不到那里的欢笑声了。

哥特人里有一个年轻人，名叫毕伍尔夫，出身高贵，和呼格雷克国王是近亲。在孩提时代毕伍尔夫就在大海里嬉戏，很熟悉在海里居住的各种恶魔。他谙熟水性，常常带上他的剑钻到海的深处，在一群群围在他的身旁、挡住他的去路、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各种各样怪鱼中间砍杀出一条路来。

有一次，一个海中怪兽用尾巴缠住了他，把他拖到海底。怪兽牢牢地缠住他不放，憋得他肺都胀了。但是，最后毕伍尔夫用剑杀死怪兽，带着怪兽的鲜血升出了水面。他在家里听说了莱尔国王遇到的不幸，于是，带着几个年轻的侍从，乘船来到丹麦帮助赫络尔。

他们在丹麦靠岸的时候，赫络尔国王的卫士喝住了他们，问他们一伙人是哪里来，来干什么的，竟这么大胆，驶船来到一个异邦的海岸，不请求许可就把锚抛下，也不通报自己的姓名。毕伍尔夫站到船尾，高声喊道：“去向你们的国王通报，禀告他有位哥特酋长到他的国家来做客，告诉他，我们是为和平而不是为了争吵而来的。也许，在我们的访

问结束时，国王会觉得我们的造访给他带来了幸福。”于是赫络尔的卫士就领着他们登上岸，穿过山丘，远远地看到了在阳光中闪烁的皇宫。卫士通报了之后.他们走进去，到了赫络尔国王面前。毕伍尔夫问候了国王，告诉他自己的名字和家世。赫络尔和毕伍尔夫的父亲埃格德尔之间有过很深的友谊。有一次埃格德尔杀死了虞尔葑家族的一个人，哥特人不敢在家里和那样强大的敌人作对，于是埃格德尔就到赫络尔这里躲避。斯克约尔德的国王对这场纷争进行了调解，给虞尔葑王族送去大量的礼物，平息了仇人的愤恨。现在赫络尔在自己的宫廷里看到了埃格德尔的儿子，勾起了对旧情的回忆，他衷心地欢迎这些哥特人。毕伍尔夫感谢了国王，说他到这里来是因为听说丹麦人遇到了不幸，他想和格伦德尔比试一下力量，要在格伦德尔身上试一试自己的剑。毕伍尔夫的话便赫络尔很高兴，他在皇宫中腾出地方来给毕伍尔夫和他的随从们居住，并给他们准备了酒筵。一时间约尔特皇宫中又响起了歌声和欢笑声。

赫络尔的扈从伍夫里德·埃格莱福森也在席间，他看到国王给了毕伍尔夫那么多的荣誉，心中很不服气，萌生了妒嫉。他开始激毕伍尔夫，说：“有一回和布莱克比赛游泳的，就是你吧？我听说了你们的愚蠢大胆，竟夸下海口要游到海的深处，结果差一点没有能够回到岸上来吧！你们都很勇敢，但是我听说是布莱克赢了。你要和格伦德尔较量，将遇到的恐怕是更加严峻的战斗，你还说要打败他呢！”毕伍尔夫回答说：“你说的话倒也不错。不过我也听说过你有一次在战斗中背叛了朋友，使他被杀害了。要是你有勇气，胸中包容的不是妒嫉而是人的善心，那么你就已经把格伦德尔打败，拯救丹麦人于水深火热之中了。今天，你们可以看一看，恶魔来的时候，我是不是缩起来，躲起来。”这时，赫络尔王后走到毕伍尔夫面前，用酒角给他敬酒，感谢他的到来。毕伍尔夫接过酒角，高声说，或是他把格伦德尔杀死，或是自己死在约尔特这里。之后，他把酒一口喝尽，把酒角递还给王后，王后缓步走过大厅的时候，厅里又爆发出欢快的笑声，大家兴高彩烈。酋长们和他们的武士就这样边吃边谈，一直到夜幕降临。赫络尔回到他的寝宫休息，毕伍尔夫也躺下了，他和他的哥特随从们一起在大厅里过夜，保护约尔特。

夜深人静的时候，格伦德尔从他盘踞的沼泽地下钻了出来，来到了约尔特。他把门推开，往里面看了看，双眼发出的光就像是两把明晃晃的火炬。他稍微站了一会儿，看到大厅里又有人，贪婪之心使得他的身子摇晃不已。他把长凳上最靠近大门的一个哥特人抓住撕碎，喝了他的血。但是在他动手去抓第二个人的时候，毕伍尔夫一把逮住了他的胳膊，紧紧地抓住不放。恶魔使尽浑身的气力挣扎，想挣脱开来；但是毕

伍尔夫拽得很紧，双脚使劲地蹬着地，整座大厅都摇晃了起来。哥特人都爬了起来，用刀剑砍杀格伦德尔。但是，不论什么兵器都砍不进他那妖魔的皮。两人搏斗了好一阵子，大厅的墙都震开了缝，结实的凳子也都散了。但是，毕伍尔夫的手始终紧紧地拽住格伦德尔的胳膊不放，以致于把格伦德尔的胳膊拽脱下来。格伦德尔失去了一只胳臂，摇摇晃晃地退出大门，随后发出一声巨吼，吼声把皇宫里所有的人都吓得发抖。格伦德尔在茫茫黑夜里逃走了。



毕伍尔夫与格伦德尔搏斗。图为丹麦画家尼尔斯·斯考郭所作。

天一发白，丹麦扈从们便走了出来，他们发现了恶魔在田野里踩出的一个个深深的脚印。他们则聚在恶魔的断臂周围，吃惊地看着恶魔的爪子在天花板上和地面上抠出的印迹。这时伍夫里德·埃格莱福森的声音听不到了，他静悄悄地站在惊叹的人群当中。

人们把莱尔皇宫大厅里的血迹打扫干净，又摆上了酒筵，武士们沿着四墙紧紧挤着坐在一起，在欢笑声中酒角频繁地从一人的手中传到另一个人的手中。赫络尔叫人把盾、剑和金环等许多财宝搬进大厅，把这些东西当做礼物赠送给毕伍尔夫。他亲自把一个盛名仅次于布里星厄门的饰物，从约尔蒙里克那里掠夺来的金项圈戴到毕伍尔夫的脖子上；又把斯克约尔德家族的一件极为珍贵的世传的铁甲衣也赠送给了毕伍尔

夫；此前最后一个穿这件铁甲衣的是赫络尔的哥哥赫虞尔伽尔，他在生前一直穿着它。赫络尔的一位歌手为客人们献上了歌颂伟大英雄的古老歌曲，歌唱了沃伊尔松家族的西格蒙，西格蒙曾经和辛弗络特利一起在森林中和妖魔奋战；又歌唱了西格蒙独自一人杀死了大蛇，当毒蛇在荒原上被自己的毒汁毒死的时候，他把毒蛇守护的所有宝物都搬到了他的船上。

歌唱完了之后，欢宴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在人群的欢笑声中，赫络尔皇后拿着酒角缓步走过大厅，来到丈夫的宝座前，说道："向你祝贺！祝贺和平。快乐地喝吧！因为有了一位英雄的英勇行为，宫廷里的一切邪恶都被清除掉了。你将永享清平盛世。"之后，她走到坐在国王身旁的王侄赫络尔夫的跟前，将酒角重新斟满，敬奉给他，说道："请把酒喝下吧！尽情享受你的幸福。我知道你会记住，从你小时起到现在，我们一直非常地敬重你，望你将来在我的孩子们想念他们父亲的时候，你会庇护他们。"然后，她走到和王子们坐在一起的毕伍尔夫跟前，将斟得满满的酒角敬奉给他，祝他幸福愉快。她从自己的颈上取下金项圈，把它奉赠给毕伍尔夫，说道："赠送给你的礼物，会给你带来幸福昌盛，剑和铁甲在你作战的时候会保护你。在你看到这只项圈的时候，你便会想起我，为了我而善待我的儿子，在他们有难的时候，像保护亲人一样保护他们。"就这样，她拿着酒角顺着长凳一路走去，向每一位武士敬酒，为他们祝福，希望他们都是忠实的战友，不惜生死忠诚于国王，英勇战斗，生活偷快。

国王又向毕伍尔夫的每个扈从赠送了许多的礼物，并请毕伍尔夫带上许多珍贵的礼物给他的朋友呼格雷克，以纪念他们的旧情。国王也没有忘记那个被格伦德尔害死在他的宫廷里的毕伍尔夫的随从，他请毕伍尔夫带上许多贵重的礼物，分赠给这随从的亲友，以安慰他们的哀伤。

晚上，所有的武士都喝足了酒，在大殿里躺下睡了。毕伍尔夫作为最高贵的客人，被安置在王宫里的一间屋子里安寝。午夜时分，大殿里所有的人都被一声大吼惊醒了。他们看见一个女魔站在大门那里，愤怒地吼叫着。他们在惊惶失措中跌跌撞撞地爬了起来，抓起他们的武器。妖魔看到一大群人手持闪光的武器，便转过身子逃走了。在逃走的时候，她抓住了赫络尔的一个武士阿斯格尔，把他背走了。清晨，毕伍尔夫走进大殿，原本以为会见到欢乐的人群，可是他遇到的却是一群悲伤的人。赫络尔告诉他所发生的事情。女魔为了给儿子报仇，杀死了和毕伍尔夫最亲近的武士阿斯格尔。毕伍尔夫对国王说："不要悲伤，让我们报仇去！奋进比怨天尤人更加重要！人总有一死，趁我们还活着，要努力去争得一个好名声！这是我们所能留给后人的最好的东西了。不要

哭泣，我们要追赶敌人，即使她深深地躲在地下，躲在森林最隐蔽的角落里，我也要抓住她。”

说罢，毕伍尔夫便走出皇宫，所有的武士都跟随着他。他们很快便找出恶魔逃跑的方向，因为泥泞的地上有她留下的深深的脚印，在田野里的脚印间还有阿斯格尔的血迹。他们循着脚印走进漆黑的深壑密林，穿过泥泞的沼泽地，来到一个广阔的没有路径的野地上，看到一个很大的水塘，水塘四围的树枝交织在一起，密茂的山毛榉都倾斜向水塘中央，原本就被四周的山崖遮住的水塘显得更加黑暗，就连野兽也不敢走近这个水塘。被追赶的驯鹿跑到离此老远的地方便掉头回去，它们宁可冒着生命危险，也不愿到这里来躲藏。恶魔的脚印到这里不见了，阿斯格尔血淋淋的头被抛在水塘边。毕伍尔夫走到水塘边，看到许多怪兽在水中游来游去，有一条大蛇在里面翻滚。他的脚下是水，水面上浮着猩红的泡沫。他把身上的铁甲系紧，拿上一柄利剑，转过身子对着赫络尔说：“请你记住，你曾经把我叫做自己的儿子。如果我回不来了，请你务必以一个真正的首领的心关怀我的随从，把你送给我的礼物赠给我的国王呼格雷克，这样他就会看出我为之效劳的君王是多么的仁慈。”接着毕伍尔夫就跳进水塘里去了。



毕伍尔夫与格伦德尔的母亲搏斗

毕伍尔夫一沉到水底，女妖就抓住了他，紧紧地掐他。不过，由于他身上穿着铁甲，女妖的手爪没有抓透他的胸，没有伤着他的心脏。她抓着他，把他拖到水下的一个深洞里，一边还不断地用嘴咬他的铁甲。到了洞里，她把他摔到了地上。毕伍尔夫睁开眼睛，看到洞内发出一种奇特的光，就像是一个苍白的太阳发出的。女妖刚把他放开，他便跳了起来，用剑去砍女妖的头，但是剑马上折断了，无法再用。于是他把剑扔在一边，把女妖扑倒在地上。他紧紧地抓住女妖的肩膀，女妖则用双手掐住他的腰，把他死死地抱住。他们打斗了很长的时间，在地上翻来

滚去。忽然，毕伍尔夫看见墙上挂着一把剑。他和女妖扭打着，滚向挂剑的那边。在他够得着剑的时候，腾出一只手把剑抓到手上，向她的脖子砍去，砍掉了女妖的头，她的身躯则滚到了墙边。毕伍尔夫朝四周看了看，看见洞里满是珍宝。在洞尽头的角落里，格伦德尔的尸体躺在那里。他走了过去，把格伦德尔的头也砍了下来。在格伦德尔的头落下的时候，他的身躯猛地跳了一下，一股毒液从他的脖子里喷了出来。整个剑刃都被毒液浸透，剑便像太阳下的冰一样融化了，只剩下一个剑柄。毕伍尔夫拿着剑柄，提着格伦德尔和女妖的头蹿出洞口，用尽气力游到了水塘边。

毕伍尔夫在深渊里和女妖搏斗的时候，人们都在岸边等待着。当他们看到水中冒起一股鲜血把水都染红的时候，都以为毕伍尔夫已经丧了命。赫络尔和他的武士沮丧地回约尔特去了。但是，毕伍尔夫的朋友们却依旧坐在岸边，凝视着他们的首领没入水中的那个地方。接着他们看到一度翻滚起伏的水平静下来了，当他们看见毕伍尔夫的头露出了水面向岸边游过来时，顿时都雀跃欢呼。有人把他的盔甲卸下，有人帮他拿着剑柄，有一个人帮他提上格伦德尔和女妖的头。他们把他拥到了皇宫的大殿，毕伍尔夫走了进去。这时赫络尔正坐在王座上，把头埋在双手之中，他的扈从武士个个都鸦雀无声。毕伍尔夫把格伦德尔和女妖的头放在国王的跟前，把女妖的剑柄递给了国王。国王看到格伦德尔和女妖的头，转忧为喜，莱尔现在总算得到安宁了。他又看着剑柄，用手抚摸着它，看着上面的花纹。这剑铸得多么好啊！他的眼睛发出了亮光，额上的皱纹舒展开来了，眼皮也不再耷拉着了。他感谢毕伍尔夫，说他的功德将与世长存，永远活在他和族人的心中。他衷心地称赞哥特人有这么一位高尚和英勇的战上。武士们又都聚集在大殿里，酒角不停地从一个人的手中传到另一个人的手中。

第二天，毕伍尔夫走到国王面前，感谢国王的仁慈款待，说他该返回家园去了。赫络尔柷福他一路平安。在分别的时候，他们又重叙了他们之间的新侍旧谊，相互允诺要在两个王室中间经常遣使互致问候，馈赠礼物。如果斯克约尔德或者哥特人的后裔受到敌人的侵犯，他们都会像援救亲人一样全力以赴。

于是毕伍尔夫在武士的簇拥下走出了大殿，一路称赞着赫络尔国王的宽厚和善良。他们来到海滩上，登上船，支起了船桅，把得到的礼物都搬到船上，堆放在桅杆的四周。接着他们把船推进水里，上了船，很快便驶回到哥特兰。在毕伍尔夫和他的随从走近呼格雷克的大殿的时候，四周响起了一阵欢呼声，人人都十分高兴。毕伍尔夫的随从把武器和金银礼物搬到大殿里，放在国王的面前。毕伍尔夫一坐下，王后便拿

着酒角走到他的面前，向他表示衷心的欢迎。之后，呼格雷克向他询问了这一趟远行的情况，毕伍尔夫把经历都告诉了他的亲友。他把赫络尔国王送给哥特王的宝贵礼物都搬到国王的跟前，而且还把他得到的礼物也都加上，请国王收下。他把赫络尔从他的亲人赫虞尔伽尔那里继承的铁甲献给了呼格雷克，把赫络尔为他戴上的项圈取下，戴到了呼格雷克的脖子上。国王后来去和法兰克人作战的时候，就戴着这个项圈，法兰克国王瑟尤德贝尔特在海岸边战胜了他，把他的铁甲和项圈都夺走，当做战利品。毕伍尔夫也没有忘记呼格雷克的王后赫虞格德，把赫络尔王后赠送给他的那些项饰都献给了她。之后，呼格雷克把他父亲留下的家传宝剑取出，放在毕伍尔夫的膝上，请他坐到首座上，任命他为哥特人的酋长。

在呼格雷克被法兰克人打败的时候，他的儿子还是一个未经锻炼的小孩。毕伍尔夫忠实地辅佐他，保卫着国家。虽然哥特人说国家四周有那么多的敌人在威胁着国家的安全，酋长太年轻于国家不利，都衷心拥护毕伍尔夫当国王，掌管国事，可是毕伍尔夫还是没有动心于攫取王权。后来在呼格雷克的儿子被瑞典人打死之后，毕伍尔夫才登上王位。

弗络泽和英吉雅尔德

弗络泽有一个儿子，叫英吉雅尔德，在弗络泽死后当上了哈笃巴尔德国王。在赫尔厄死后，斯克约尔德王族和哈笃巴尔德人之间的旧怨得到了化解。为了缔结和平，赫络尔把女儿弗莱芙虞珥许配给了英吉雅尔德，她带着一大群丹麦扈从体体面面地去了哈笃巴尔德人的王庄。英吉雅尔德很爱她。

但是，当哈笃巴尔德的武士们看到王后的随从高高地坐在弗络泽的大厅里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忿懑。年老的武士们都还记得弗络泽！当他们看到丹麦人在大厅里傲气地走来走去时，愤怒达到了顶点。一个老武士终于站出来讲话了，他用眼睛盯着丹麦人，开始责备英吉雅尔德，说他忘记了他的父亲是怎么样死去的。王后听到了他讲的话，便走到他的跟前，想平一平他的气。她取下她的臂圈递给他，讲了一些友善的话。可是，那位老武士更加怒气冲天，火冒三丈，愤怒地把女皇的礼物扔掉。为了要让国王听到，他高声地喊了起来：“弗络泽在世的时候，我们没有和杀父的仇人坐在一起的习惯，可是你却把仇人高高地供奉在大厅里，安详地看着他们在你的大厅里炫耀你父亲在最后一次战斗失去的那些武器、项圈和戒指！是他们杀死了你的父亲，掠夺了他的武器财宝！”他不停地煽动着。一个激动的哈笃巴尔德人蹦了起来，砍倒了一个丹麦人。于是，弗莱芙虞珥就向英吉雅尔德提出要他惩治在大厅里冒

犯她的人。但是，在武士的煽动下，英吉雅尔德对赫络尔的女儿弗莱芙虞珥的爱情冷却了，他不但没有惩罚那个武士，反而为那个武士掩饰，保护了他。

英吉雅尔德再次和斯克约尔德王族决裂，重新发兵去莱尔为他父亲报仇。哈笃巴尔德人没有让赫络尔安宁片刻，但是英吉雅尔德的运气并不好，他在莱尔赫络尔的王庄前被赫络尔和赫络尔的侄儿赫络尔夫杀死了，他的绝大部分扈从也丢了性命。从那以后，哈笃巴尔德人再没有振作起来。

乌鸦赫络尔夫

赫络尔晚年得了一子，给他起名叫赫络虞里克。赫络尔衰老的时候，赫络虞里克还很年轻，缺乏经验。于是国王从他的侄子、赫尔厄的儿子赫络尔夫那里寻找支持。可是赫络虞里克对赫络尔夫和国王高高坐在尊位上，而他只能和扈从们一起坐在下面很不满意。

斯克约尔德王族中世代相传着一个极为珍贵的臂圈，它是国家荣誉和幸福的象征。一天，赫络虞里克去见他的父亲，说他害怕赫络尔夫在赫络尔去世之后，会僭越自立为王。他请父亲把那古老的臂圈赐给他。赫络尔回答说，只要他在世，臂圈总是由他自己戴着的。接着，赫络虞里克请求父亲让他看一看那珍贵的臂圈。赫络尔从臂上取下臂圈，让他的儿子仔细地看。赫络虞里克把臂圈拿在手上仔细地看了看，说道："比它再好的臂圈我真没有见过，我知道你很珍视它。看来最好我们两人谁也不带它，而且也不要让它落入旁人之手。"说罢，他便把臂圈远远地抛到海中，臂圈深深地沉到了海底。赫络尔十分恼怒，他看出会有大难降临到斯克约尔德王族的头上了。他充分相信赫络尔夫，赫络尔夫多次随他征战，总是忠心勇敢地辅助着他。他要求赫络尔夫在他的儿子登上莱尔王位的时候能保护他，支持他。

赫络尔死后，丹麦人立赫络虞里克为王。但是他登上王位不久，他和赫络尔夫之间便产生了怨恨。因为赫络尔夫并没有继承到什么，他只得出去用自己的剑夺取一个立足之地。但是，赫络虞里克的扈从开始抱怨起来，说他没有斯克约尔德王族成员应有的那种仗义疏财的胸怀；他的最大乐趣是呆在家中敛财享受；他没有品德，受到邻国人的耻笑，给自己带来耻辱。越来越多的人改而投奔到赫络尔夫那边，因为他是一个英勇的武士，又是一个仁慈的人，很配做一个君主。他们怂恿他回去要求继承王位，取代那个霸占着王位的坏人。最后，差不多赫络尔所有的旧部都抛弃了赫络虞里克，投到赫络尔夫那里了。于是赫络尔夫带领着

他的扈从来到莱尔，要和赫络虞里克决裂。赫络虞里克听说赫络尔夫来到了王宫门前，便把他所有的金银财宝都拿了出来。他打开宫门，把金银财宝放在赫络尔夫的面前，说赫络尔夫可以任意挑选，只求赫络尔夫让他安宁。赫络尔夫极看不起他，对他说，武士是用武器作战，而不是用钱财作战，并要赫络虞里克前来交战，要不然便知耻投降，赫络虞里克只得收起他的财宝，去聚集扈从。但是，很明显，钱财多的国王，扈从是极少的。最好的武士都已经离他而去，余下的全是不中用的人。在莱尔王宫外的一战，赫络尔夫杀死了赫络虞里克，并把赫络虞里克聚敛的钱财都分给了扈从。

赫络尔夫是莱尔所有国王中对人最友善的国王，四面八方的人都投到他那里。

一天，来了一个名叫沃虞格的青年，走到了王座跟前，望着国王说道：“我听说赫络尔夫是我们北方最伟大的国王，现在我看到坐在王座上的却是一只小小的乌鸦。”——人们是这么称呼一截被剔光了枝叶用来作梯子的短树干的。听到这话，国王仔细望了望这个站在他面前的年轻人，笑着说道：“这回你给我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我要给你奖赏。”他递给了沃虞格一个金臂圈。沃虞格把臂圈套在右臂上，把右臂高高举起，却把左手藏在背后，然后说道：“长时间没有得到过礼物的人，有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倒也不错。”赫络尔夫问他把左手藏在身后是什么意思。沃廣格回答说，那是因为左臂对它的伙伴被打扮得非常漂亮而自己却是光秃秃地感到羞耻的缘故。赫络尔夫笑了，又给了他一只臂圈，让他装饰左臂。于是，沃虞格走到了族柱跟前，他大声喊道：“向你致敬，宽宏大量的国王。我发誓，这只手一定要向害死赫络尔夫国王的仇人索回血债。”赫络尔夫很喜欢沃虞格，让他坐了他那小小的忠勇队的首位。这个忠勇队是赫络尔夫扈从的核心，拥有北方最勇猛的武士。他们当中有玻虞兹瓦、毕雅尔克和大力士赫雅尔特。

有一次，阿迪尔斯国王邀请他妻子前夫的儿子赫络尔夫去乌普萨拉做客。赫络尔夫接受了邀请，心想，从瑞典国王那里一定能得到荣誉和一份礼赠。因为阿迪尔斯和他的母亲结了婚，可是从来没有给过他聘礼。到达之后，阿迪尔斯热情地接待了他，把他安置在宴席正面的座位上，在他的两旁安置了赫络尔夫的武士。阿迪尔斯就坐在赫络尔夫的对面自己的王位上，两旁则是自己的瑞典武士。他们一面畅饮，一面就像人们在这种场合都要做的那样，开始吹嘘起自己的优点来了。阿迪尔斯问赫络尔夫最珍视的优点是什么，赫络尔夫说他觉得自己的耐力最值得一提。之后他问阿迪尔斯最突出的优点又是什么。阿迪尔斯说他最大的优点是慷慨，因为那是君王的品德。之后，阿迪尔斯说，他们马上可以

试一试，看看赫络尔夫的耐力能达到什么程度。他叫人把许许多多的柴火投到他们两人中间的火堆上。丹麦人坐在里侧，火的热气都扑向他们，不久，他们的衣服都有了煳味。接着，赫络尔夫说道："让我们到阿迪尔斯的院子里把火添旺。"他把一根很粗的树干架到了火上，在树干还没有烧完以前，他从树干上跑了过去，他的扈从也一个个都随他跑了过去。赫络尔夫大笑起来，说道："敢这么跑过火堆的人是不怕火的。现在该让我们看看你是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慷慨。"阿迪尔斯不甘示弱，拿来一只牛角，里面装满了金子，金子的最上面是一只叫做斯威雅格丽斯的金臂圈，他把这些财宝都赠给了赫络尔夫。赫络尔夫向阿迪尔斯表示了感谢，说道，这样一来阿迪尔斯命令付了一笔作为一位君主疏忽了的聘礼。之后，他们就分手了。

丹麦人骑上马走了。可是，当他们走了一程之后，赫络尔夫看到阿迪尔斯带了许多人追上来了。于是，他把瑞典人的金子拿了—些出来撒在坦原上。瑞典人赶到那里，看见闪闪发光的金子，纷纷跳下了马，抢着拾金子去了。阿迪尔斯命令他们上马追赶，对他们说，回头有的是拾金子的时间。他们又尽快地赶了上来。赫络尔夫看到阿迪尔斯快要赶上他的时候，就把斯威雅格丽斯金臂圈取了出来，朝马后抛了过去，金臂圈滚到了阿迪尔斯马前。看到世代传下来的金臂圈，阿迪尔斯便把身子侧向一边，用他的长矛把金臂圈穿起来，让金臂圈滑到他的手上。赫络尔夫笑了起来，说道："现在，我们亲自体会了阿迪尔斯的慷慨了。"说完，扬鞭而去。之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赫络尔的长兄赫虞尔伽尔在他们的父亲去世之前便死了，留下了一个儿子名叫赫虞尔瓦尔德。他是在扈从中间寄养大的，从来没有得到过他认为应得的那种尊贵的待遇，赫络尔也没有把自己父亲使用的武器传给他。赫络尔死后，赫虞尔瓦尔德伤心地离开了莱尔，去了瑞典，和瑞典国王的女儿斯库珥德结了婚。斯库珥德是一个很贪婪的女人，极力怂恿赫虞尔瓦尔德去夺回王位。于是，他们暗中聚集人马，伺机推翻赫络尔夫。

一次，赫络尔夫邀请了他的这位亲戚到莱尔做客，设下盛大宴会款待他。赫虞尔瓦尔德来到王宫的时候，身边只带着为数不多的几个扈从，但是他把许多扈从和武器暗藏在他的船上，没有让赫络尔夫看到。晚宴上，他们兴高采烈地吃喝着。待到国王退席休息以后，赫虞尔瓦尔德悄悄地来到岸边，把他暗藏在船上的人全部唤了出来，领他们到了王宫，把王宫团团围住。深夜，大力士赫雅尔特要去会他的情妇。当他走出大厅没几步的时候，听到了四面都有马蹄声和人的喃喃声，仔细一看，夜色中还有不少人影，于是立刻折了回去，把国王唤醒，告诉他要

出事了。之后他走到各处，把所有的人都从梦中叫醒，说现在是报答赫络尔夫给他们丰富的馈赠、表明他们的庄严誓言不是瞎话的时候了，他们都拿起了武器。赫络尔夫带领着他们走出了大厅，去对付赫虞尔瓦尔德。

在斯克约尔德王族的人马走出大厅的时候，赫雅尔特大声喊道："现在，我们报答国王馈赠的时候到了。要让人们看到，我们大家没有忘记在他的大厅里美酒沾须的时候作出的万死不辞的誓言。我们为天下最伟大的国王效劳！他的年岁不是随着他的财富的增加而增加，而是随着他的品德的增加而增加的。他微笑着和我们在一起喝着酒，他微笑着骑在马上把阿迪尔斯的金子高高地抛撒，微笑着与我们并肩战斗，用他的利剑斯克虞夫农杀向凶狠的暴徒。他认为最美好的金圈是戴在他扈从的手臂上，并把最珍贵的兵器赠给大家。现在我们要拿上这些兵器投入战斗，让国王看到，我们无愧于他的馈赠。有幸在他的身旁献出自己生命的人的声誉永垂不朽！""赫络尔夫的人们，让我们肩并肩，像雄鹰展翅那样战斗吧！"他这样喊道。



乌鸦赫络尔夫率领扈从冲进阿迪尔斯国王的大厅。图为丹麦艺术家罗伦兹·弗吕利克1852年的作品。

扈从们冲出了大厅，奔向赫虞尔瓦尔德的武士们。战斗开始的时候，赫络尔夫的人注意到在他们人阵的最前面有一头熊，总是走在国王的附近，兵器刺到它背上的时候便会折断。他凶猛地向赫虞尔瓦尔德的武士冲撞着。赫雅尔特朝四周看了看，他奇怪什么地方也看不到玻虞兹瓦，于是退出了战斗，跑回到大厅里，结果看见玻虞兹瓦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睡觉。赫雅尔特连忙唤醒他，对他说，国王正在战斗，现在没有时间睡觉。听到赫雅尔持的话，玻虞兹瓦醒了过来，沉重地站了起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之后便随着赫雅尔特来到了战场。可是当他勇猛地跑到国王身边和敌人作战的时候，那头熊却不见了，之后谁也没有再见到它。这时战斗对赫络尔夫不利起来，他的扈从一个个倒在他的跟前。玻虞兹瓦一直战斗在国王的前面。他喊着，要赫虞尔瓦尔德前来，和奥丁一起来。“他在哪里？那个自称是战神的独眼家伙！”他喊道，“他是不是藏在他的大氅里了？让我看看他在哪里？即便他高高地乘坐在他的八脚马上，我也要把他拉下来，结果他的性命，这背叛了君主的精怪！”“用你的兵器砍人！勇士只战斗，不诅咒命运！”赫雅尔特对玻虞兹瓦说道。他们继续勇猛地砍杀着敌人，一直到他们的手背都麻木了。但是国王这边再也听不到人的声音，国王身边的人渐渐稀少了下去。最后，国王身边只剩下他的忠勇队。他们聚集在国王的身边，现在是他们履行永不和他们的国王分离、在国王倒下之后决不再活下去的誓言的时候了。黎明时分，他们又投入了战斗。

太阳照亮大地的时候，赫络尔夫倒下了。忠勇队的勇士们看到他们首领死了，于是抛掉了尽是洞眼的盾牌，敞开胸衣，守卫着他们君主的尸体，进行着最后一战。他们当中有人喊道：“让赫络尔夫的金臂圈闪耀金光吧！让人们看到我们的君主是多么珍视他的勇士。”就在临终的时候，他们还在歌颂他们的首领，志愿为这世上最高贵的君主效劳。在战场平静下来后，人们看到玻虞兹瓦躺在国王的头旁，赫雅尔特倒在国王的脚前。



赫络尔夫倒下之后，赫虞尔瓦尔德坐上斯克约尔德王族的王位。为了庆祝胜利，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他坐在王位上大吃大喝，问是不是还有赫络尔夫的扈从活着。他说，要是有，又愿意归降，他愿意收留他们。人们告诉他赫络尔夫的扈从已经完全战死在国王的身旁了。这时沃虞格走了出来说道：“不对，没有死光，还有一个活着！”赫虞尔瓦尔德看到还有一个斯克约尔德王族的旧部，很是高兴。他问沃虞格是不是愿意为新国王效劳。“我愿意。”沃虞格回答说。于是，赫虞尔瓦尔德拿起他的剑，把剑尖指到沃虞格身前，让他拊着剑尖发誓。沃虞格说：“在赫络尔夫的大厅里，人们只有手持剑柄而不是拊着剑尖起誓的习惯。”于是赫虞尔瓦尔德便把剑倒了过来，让剑柄对着沃虞格。沃虞格紧紧地握住剑柄，猛地朝赫虞尔瓦尔德刺去，刺透了赫虞尔瓦尔德的胸膛。赫虞尔瓦尔德的扈从围上来的时候，沃虞格大笑着裸出胸膛，高声喊道：“现在我说死掉比活着更好了！我已经实现了我的诺言，为国王报了仇。”无数的剑刺透了沃虞格的身躯。他的尸体被埋在他伙伴们的身旁。

赫络尔夫一生赢得了极大的荣誉，而且他的死让这荣誉越发光辉。他的武士赫雅尔特和玻虞兹瓦那天晚上喊出的话从未被人们忘却。后人把这些话写成诗，把这首诗叫做“毕雅尔克之歌”。“毕雅尔克之歌”传遍了整个北方，在许多伟大的战役中响彻云霄。在斯惕克勒斯塔德战役中，奥拉夫在睡梦中向神祇祷告，求神祇庇护他的队伍。当天明他醒来的时候，命令他的随军吟唱诗人索尔莫兹唱一首歌唤醒他的武士。那个信奉基督的吟唱诗人高声而清晰地唱的就是这首古老的“毕雅尔克之歌”。他的歌刚唱毕，信奉基督的奥拉夫的武士们便都手拿兵器集合整

齐，并赞扬了索尔莫兹为他们唱的歌。奥拉夫赠给他一个珍贵的金臂圈，索尔莫兹感谢了奥拉夫，说道：“我们有一个英明的君主，可是我们谁也不知道他还能活多久。现在我请求你，不论是活着还是死掉，我们都永不分离。”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像索尔莫兹请求的那样：战斗之后的那个夜晚，索尔莫兹在保卫国王的战斗中负伤死去了。

1. 图为丹麦画家尼尔斯·斯考郭的作品。
2. 作者按：人们在庄严起誓的时候都要做仪式，让族柱见证他的誓言。



哈丁

哈丁是格拉姆的儿子，格拉姆又是斯克约尔德的儿子。这样，关于哈丁的故事就成为斯克约尔德王族传说圈的一环。读者可以把这一篇当作《斯克约尔德王族》的续篇来读。

哈丁是格拉姆的儿子，格拉姆又是斯克约尔德的儿子。这样，关于哈丁的故事就成为斯克约尔德王族传说圈的一环。读者可以把这一篇当作《斯克约尔德王族》的续篇来读。

丹麦国王格拉姆有一个儿子名叫哈丁。哈丁很小的时候，格拉姆被挪威的国王斯威普岱杀害了。格拉姆的一位忠实的随从卜拉厄把哈丁偷偷带离丹麦，到了瑞典。他把哈丁交给一个巨人旺赫虞夫德抚养。巨人有一个女儿名叫哈珥德戈里菩，她就像是哈丁的母亲一样，精心地抚养他，让他长得高大强壮，并教给他男人应该学会的一切武艺。

哈丁长大了以后，哈珥德戈里菩向他索取抚养的报酬，说她向哈丁要求的唯一的东西是他的情爱。哈丁回答说，人和巨人相爱是不恰当的，因为人的身材和巨人的身材不匹配。但是哈珥德戈里菩说：“要是

因为我的个子太大使你害怕，那么，你要明白，我的身材是可以随我的心愿变化的。有敌人威胁我的时候，我的身躯可以长得高入云霄，那样一来，谁也无法抵挡我的双臂；但是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以变得小小的，就像一个婴孩一样躺在你的胳臂里。”哈丁顺从了她的意愿。之后，不论哈丁到哪里，她都伴随着他，保护他不受侵害。

在哈丁觉得他很强壮、可以进行战斗的时候，他便动身为父亲报仇去了。在路上，他和哈珥德戈里菩走进一所房子，那里面躺着一个死去的男人。哈珥德戈里菩在一小块木片上写下了鲁纳咒语，然后叫哈丁把它放在死者的舌头下面，这样哈丁就可以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如何。哈丁照着她的话做了，死者马上就立了起来，说道：“是谁不顾我的意愿，大白天把我拽了回来？让我上不了地狱之路的人要遭灾！不过你，哈丁，是可以得救的。”哈丁知道的就是这么多。之后，他们就继续往前走去，第二天晚上，他们来到森林中的一所茅屋过夜。半夜，哈丁被一个声音惊醒了。有一只巨手从上面穿过屋顶伸到屋里来，正在那里到处摸索。哈丁喊醒了哈珥德戈里菩，她用全部的力气拽住了巨手，同时向哈丁叫喊，要他拿剑来砍那只手。哈丁照她说的砍去，那巨人伤口喷出的血溅满了整个屋子。但是不久哈珥德戈里菩就被别的巨人打倒了，他们用手爪把她撕成了碎块。

哈丁只得继续走下去。一天，他在路上遇见一位只有一只眼睛的老人。老人对他说，一个年轻人要为自己的父亲报仇而单独上路，可不是一件好事情。老头子答应帮哈丁找同伴，把他带到海边，有一只船靠在那里，船上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吕索。老头让他们两人结成金兰兄弟。之后他们两人总在一起作战，驰骋于东方。他们遇到了库尔兰的国王珞克，和珞克作战。但是，战事对他们很不利，吕索被杀死，哈丁被俘。在他被囚在那里等着要被扔给野兽吃的时候，那位独眼老人来了，要哈丁鼓起勇气，并为哈丁出了一些好主意。到了傍晚，有人给看守他的人送来食物和饮料。在他们酒足饭饱的时候，哈丁开始唱起歌来，还给看守讲传说故事消遣，一直到他们困倦，昏昏睡去。哈丁一看他们都睡熟过去，便用力挣开绳子，一下子便把胳臂和腿脚上的索子挣断成几截。他站了起来，找到他的剑，提着剑走了出去，一直走到珞克国王饲养野兽的地方，刺死了最凶猛的那只熊，喝尽了熊的血，还把熊的心割了下来吃掉。之后，他的气力和勇气大增。这时，老人骑着马来了，并让他坐在身后。他告诉哈丁在马飞驰的时候不可以到处看，并且下马以前要用马鬃紧紧地把眼蒙住。在奔驰的时候，哈丁把一撮鬃毛撩在一边，偷偷地往四下看了看，他看见他们飞得很高很高，下面是一片蒙蒙的灰色。他根本认不出这是什么地方，但是他察觉那儿有水波在动，于是明白马正在飞越大海，驰向远方。后来他们又到了陆地上空，马渐渐

地停了下来，老人让他下了马。老人离开他的时候，让他饮下一种东西，结果，他膂力大增。老人对他说，这时候，他已经有了完成大事的力量了。

于是哈丁当上了海盗。最后，他在哥特兰遇见了杀死他父亲的斯威普岱，为父亲报了仇。他继承了父亲的王位，治理着丹麦。他和瑞典的国王兀弗打了很多次仗，常常侵犯瑞典。一年夏天，他在瑞典作战。有一天，他跑到一条河里去洗澡。他跳到水里的时候，一条怪兽正向他游过来。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凶猛的东西，于是一下子跳出水来，拿上他的剑朝那怪兽刺去。他杀死了怪兽，把怪兽拖回他的营帐，大大地吹嘘了一番。在他绘声绘色地夸耀的时候，有一位妇女站了出来，对他说："你把不该杀的怪兽杀死了，因此你要受到诅咒，你的福运会全都丧失。在你行驶在海上的时候，风暴会向你迎面扑来，把你的船帆冻结住；你在屋子里休息的时候，屋顶会塌下来；你的牲口会死掉，你的庄稼会枯死，人人都会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你！"她的诅咒很快便应验了。哈丁前进的时候，他的队伍找不到食物，士兵不得不把马匹都杀掉，还跑到森袜里去找蘑菇充饥。

他的军队和兀弗的军队相遇了。在作战的前一天晚上，出现了很多怪事，预示着不祥。在哈丁的营帐里可以听到一种奇怪的说话声音，那声音诅咒哈丁，说哈丁注定要失败。谁也不知道那声音是从哪里来的。但是，在瑞典军队那边同时也有一个怪声音，那声音也在诅咒，说他们的国王要失败，要死掉。天还没有亮，两边的军队正准备作战，都看见有两个巨人穿着星星缀成的甲衣，带领着各自的军队在作战。瑞典方面的巨人取得了胜利，赶走了敌人。白天，哈丁的军队被包围了。他丧失了全部军队，自己不得不只身逃亡，以保全自己的性命。自从那以后，他总是被厄运追逐。只要他出航，总有风暴把他的船打得粉碎；要是他躲进一所屋子，他头上的屋顶总要塌下。不论他到哪里，伴随他的总是不幸。直到后来，他开始像瑞典人习惯做的那样崇拜弗莱尔，向他供奉阉过的野公猪，厄运才不再来纠缠他。

有一次，他听说有一个巨人要强迫国王哈倥把女儿饶茜尔德送给他做妻子；哈丁对巨人的胆大妄为十分愤慨，便来到哈倥的宫廷，要求暂住，不过他没有报上自己的真名。巨人来带走饶茜尔德的那天，他偷偷地朝着巨人来的路上迎去。两人碰面的时候，哈丁攻击了巨人。经过一场艰苦的格斗以后，他把巨人杀死了。饶茜尔德在哈丁的后面悄悄地跟着，看见了他和巨人的格斗。哈丁在和巨人打斗的时候，自己也受了伤，饶茜尔德悄悄地把他背到一个僻静的地方，给了他急需的护理。就在为他包扎的时候，她悄悄地把一只圈子嵌在他一只脚受伤的那个地

方。这时国王的扈从发现巨人被杀死在路上，但是，他们不知道是谁干的，便把发生的事情报告给国王。国王对女儿得到解救非常高兴，容许饶茜尔德亲自挑选自己中意的丈夫。饶茜尔德请他的父亲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把远近的年轻人都请来做客，国王照着她的愿望办了。举行宴会的那一天，来了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争着要赢得饶茜尔德的爱情。来客中也有哈丁，这时他已经恢复了健康。在宴会上，饶茜尔德走到了客人中，仔细地看了每一个年轻客人。当她的眼睛落在那只圈子上的时候，她把哈丁拉到哈侄的面前说，她挑选这个人做她的丈夫。她向大家讲述了所发生的一切，说就是这个年轻人解救了她。这时哈丁也向大家报了自己的名字，讲明了自己的身份。哈侄立即安排他和饶茜尔德的婚礼。

一天，哈丁在桌旁坐着的时候，看见火炉那边的地下钻出一个女子，来到他的跟前，摊开她的长裙。哈丁看到她的裙子上尽是新鲜的毒参。当他坐在那里看着那些美丽的花朵时，女子问他是不是愿意知道在这寒冷的冬天，什么地方生长着这样鲜艳碧绿的毒参。哈丁站起来朝她走去，她把她的大氅披到他的身上，带着他沉入地下。在来到地下之后，他们先经过一段雾气弥漫的地方，哈丁什么也看不见。之后，他们顺着一条踏得很平整的小径来到了一块草地，那里阳光明媚，草地上长满了毒参。他们继续朝前走去，来到了一条灰色的河边。河水流到山崖边便朝下泻去，形成一道汹涌的瀑布，急流的漩涡中卷着许多剑和矛枪。河上有一座桥，桥的一侧有两群人在打斗。哈丁问那女子，正在打斗的都是些什么人，女子回答说：“这些都是在疆场上战死的人，他们在这里像当年活在人世上一样，又打了起来。”再往前走时，有一堵墙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这时，那女子拿来一只公鸡，把公鸡的头扭下来，把无头的鸡身抛过墙去，立即听到墙的那边有公鸡啼叫。接着，女子不见了，哈丁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过了一阵，他发现自己依然坐在椅子上。

后来哈丁带着他的妻子回家去了。一天，在航行的途中，他肴见有一位老人站在岸上，向他挥舞着大氅。他跑到礁石上，把老人接到船上。老人和他一起坐在甲板上，教他如何布阵，如何在阵地的两翼使用弓箭手。老人把挂在脖子上的一个袋子解了下来，从里面拿出一副很小的弓和十支很小的箭，把它们送给了哈丁。哈丁把箭安到弓上的时候，弓箭突然变长，这真是一种威力巨大的武器。老人离去的时候，说哈丁将是战无不胜的，他的敌人是打不倒他的，但是将来他会死在自己的手上。

之后，哈丁在和瑞典人打仗的时候，总是得胜，杀死了瑞典国王兀

弗。但是在他战胜了兀弗之后，向敌人表示了高度的崇敬，为他修建了王坟。之后，他和兀弗的弟弟弘丁媾和，把他们的国士归还给他，并和他义结金兰。一次，谣传说哈丁被谋杀了，谣言传到了弘丁的耳里，他想为哈丁举行一个祭宴。他命人做了一口巨大的缸，里面盛满了烈性啤酒。在祭宴中，弘丁头朝下跌进啤酒缸里。当扈从把他救起的时候，他已经被呛死。弘丁的死耗传到哈丁耳中的时候，哈丁十分悲痛。

哈丁决不愿意没有他的挚友而独生。在祭奠了弘丁之后，哈丁自杀了。



阿姆莱特复仇记

这个关于丹麦王子阿姆莱特的故事首见于萨克索的《丹麦人行止志》的第三部中。《丹麦人行止志》写成于1200年。阿姆莱特大约是10世纪丹麦日德兰中北部的一位酋长的儿子。法国作家贝尔福莱将《阿姆莱特复仇记》译为法文，收于贝氏1570年出版的《悲剧故事选集》。1608年在英国出现了据法文本译出的英文本。莎士比亚于1601年写成《哈姆雷特》。《哈姆雷特》与萨克索的《阿姆莱特复仇记》以及贝尔福莱的法文译本之间的关系，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笔者不必在此赘述。需要说明的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并不是萨克索的《阿姆莱特》的原封不动的翻版。莎士比亚是再创作，他的《哈姆雷特》比萨克索的《阿姆莱特》有更深的内涵。

莎翁把他的《哈姆雷特》故事的主场景设在赫尔辛诺，它位于丹麦西兰岛的东北角，那里有一座巍峨的克隆堡宫，扼守着波罗地海通往北海的咽喉海峡——松德海峡。今天，当你跨过宫堡的一道水桥（原是宫堡与外界连接的吊桥）走进宫堡护墙的时候，可以看到在你的左侧的护堡墙上嵌着一块花岗岩石板，上部是一幅莎翁的半身浮雕像，下部是这样一段文字：

有传说谈到前海盗时期的一位名叫阿姆莱特的王子。萨克索在中世纪的时候把这个传说记录了下来。莎士比亚在文艺复兴时期把这个传说重写为关于哈姆雷特命运的剧本，并把故事和这座宫殿联系起来。莎士比亚使这位丹麦王子永垂不朽，使赫尔辛诺的名字传遍全世界。

葑出于对哥哥丹麦国王霍尔汶德尔的成功的妒嫉和怀有篡夺王权的野心，谋杀了霍尔汶德尔，并且娶了霍尔汶德尔的凄子、国王偌里克的女儿葛芦忒。王储阿姆莱特觉得他的生命受到了威胁。一个有心计的弱者战胜强者的事迹便这样出现了。

阿姆莱特看出了他的叔父要借机除掉他。为了不让叔父起疑心.他机智地假装自己已丧失了理性，成了一个什么事也不懂的傻子。这样，他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掩盖起来，保全了性命。他每天都倦怠地坐在母亲的炉子旁边，浑身上下沾满了泥垢污秽；要不然他就躺倒在地上，滚得一身都是尘垢脏土。他满脸袖腻，胡言乱语，完全是一个奇特可笑的痴人。简而言之，根本没有人会想到他还是个人。有的时候他会坐在火炉旁，用手指头拨弄余烬，把树枝扭成一个个弯钩，用火把它们烤硬，还在上面安上倒钩。有人问他在干什么，他便说他在做矛头为父亲报仇。这个回答引起一阵嘻笑，大伙儿都嘲笑这种荒谬、痴妄的行径；不过后来就是这些东西帮助他实现了心愿。可是同时，他的这种勤奋和专注引起了人们的猜疑，因为他这种专心致志消磨时间的办法泄露了其中暗藏着的只有能工巧匠才能具有有的手艺，一个痴人哪会有这么灵巧的手指，做出来的弯钩会这么地道！而且，他还把烤硬的弯钩堆在一起，十分小心地把它们藏了起来。



阿姆莱特用火把树枝烤成许多弯钩

因为这个缘故，有人说他神智非常清楚，说他只不过是假装呆傻以掩饰自己的聪敏，以此巧妙地隐藏他的真正用心。他们说验证他是不是耍弄计策的最好办法，是把他引到一个隐蔽的地方，让一个会引起他的欲念的美貌女人去诱引阿姆莱特渴求女人的自然欲望。他们认为这样的欲望是不能设法掩盖的，如果他的疯傻是假装出来的，他便会立刻抓住机会，听其强烈欲望得以发泄。于是葑就雇了一些人，让他们和阿姆莱特骑马到森林深处，用这个办法引诱他。

不过，那些人当中恰好有阿姆莱特的一个奶兄弟。他对他们两个人一起长大的情形记得十分清楚，他把两人昔日一块玩耍的记忆、他和阿姆莱特的友谊看得比他眼前的使命重要得多。这样，在被邀请做陪伴者的时候，他心中想的不是诱阿姆莱特入圈套，而是去警告他；因为他丝毫也不怀疑，若是阿姆莱特流露出哪怕一点点神智健全的迹象，特别是如果阿姆莱特拥抱女人的事被人发现的话，等待阿姆莱特的必定是死。阿姆莱特也意识到请他出游的背后藏有阴谋。于是，当他们请他上马出发的时候，他故意倒了过来骑上马去，把他的背朝向马头，脸朝向马尾，把缰绳套在马尾巴上。用这种巧妙的办法，他嘲弄了叔父的诡计，暗讽他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骑士紧紧拽住马的尾巴作出驾马的样子，马不受控制地飞奔而去，这当然是荒唐绝顶的事情。

路上，阿姆莱特在密林深处遇到了一头狼。他的同伴说那是一头小公马驹，他却回嘴说葑的军队里这样的东西少了一点，这样一来就巧妙而且敏锐地暗示了他对叔父的诅咒。即使是在装疯作傻，阿姆莱特也不想说假话。于是他就在话里掺上他的巧妙心计，叫人不得不承认他的话都是真实的，他却也不至于因为自己讲的是真话而让人看出他的才智。后来，他们来到海滩上，看到一艘遇难的船，他的同伴们说那船上的舵是一把好大好大的刀。他却说："啊，可是那是用来切割最大的火腿的。"这样说，他指的当然是和那艘遇难的船较量的大海。他们经过沙丘，他的同伴告诉他，那些沙粒是面粉。他回答说，那一定是鞭打奴隶磨出来的。同伴们称赞他的回答，他说他的回答当然很怪癖。

后来，他们来到一个隐蔽的地方，人们把他单独撇在一边。这时，一个美貌的姑娘出现了，这个姑娘是阿姆莱特很要好的朋友，看起来她就像是偶然出来走走的样子。不过，那当然是他叔叔事前安排的。要是没有他的奶兄弟暗暗地把他们的阴谋通知他的话，他也就真的和那个姑娘亲热起来了。他这位奶兄弟正在考虑用最好的办法秘密警告阿姆莱特

时，他看到一只牛虻飞过。他抓住了那只牛虻，从地上摘了一根细草，把草拴在牛虻的尾上，再把牛虻赶往他认为阿姆莱特所在的那边。他的这一办法就帮了那个未生疑心的年轻人一个大忙，接到那个信号的人用与传递信号的人同样的机智解译了信号。因为注意到那只牛虻的尾巴上有—根草，阿姆莱特立刻就明白那是一个提醒他小心的暗号。那是因为“草背”是人们称呼偷地里玉米棒子的贼的，小偷偷走玉米棒子就是因为自己的背上粘上了草才被人发现的。他接到这个信号，立刻警觉起来，知道有阴谋，于是把姑娘带到一个荒僻、无路可通的沼泽地。在那里，他和她躺在一起，恳求她不要对任何人讲这件事情，姑娘同样恳切地答应阿姆莱特不对任何人讲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从小就很要好，他们是在一起被奶大的。

后来他们又陪着他回家了。大家打趣地问他是不是很喜欢那个姑娘，他说他和那个姑娘很亲热。再问他是在什么地方相亲相爱时，他回答说，他是躺在马蹄、鸡冠上，躺在房顶水槽上。这些话引起周围人的一阵大笑。其实，他讲的差不多全是真的。他同行的伙伴没有想到，马蹄、鸡冠和房顶水槽也是草的名字，那一带正是这种草生长的地方。他们也问了那个姑娘，她说他们根本没有做什么。他们认可了她的话，因为陪同他的人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时那位在牛虻身上做记号警告阿姆莱特的同伴说话了，他说他可是那天唯一一个善待他的人。他想让阿姆莱特知道是他的机智救了他一命。阿姆莱特的回答很恰当，为了让这位好心人确信他已注意到警告，他大笑起来，说道：“哈！哈！原来是你。是啊，我看到有个东西的尾巴上带着一根草飞了过去。”此话引得其他人都大笑起来，但是阿姆莱特的朋友对这个巧妙回答大为开心。

现在，大家都深感惶惑，没有人能解开这个年轻人智慧的秘密，葑的一个自信心胜过远见能力的朋友讲话了，他说使用一般的策略是不能令这样高深莫测的狡诈暴露出来的，一般的计谋是对付不了这个人的，普普通通的圈套也无法让这么工于心计的人上钩。因此，在深思熟虑之后，他想到了一个并不难办而且准能探听到一切秘密的巧妙方法：葑托辞有重要事务故意离开，安排阿姆莱特单独和他的母亲在一个房间里；但是，先要安排一个人藏在他们母子两人都不知道却能清楚听到他们讲话声的秘密的地方。因为若是儿子有理智的话，他一定会自由坦荡地、毫无顾虑地把心中的话倾诉给母亲听的。国王的朋友愿意亲自去当偷听者，免得有人认为他只是能讲会道，不肯身体力行。葑对他的主意很满意，便托辞要远行，离开了王宫。

于是国王的朋友秘密地进到他们安排好的阿姆莱特和母亲见面的地

方，藏在地上的一堆干草里。然而，阿姆莱特也同样精明，他怀疑有人偷听。开始的时候他像往常一样装傻，装成一只公鸡啼叫，像扇动翅膀一样扑打双臂，踩干草堆，跳到草堆上，要探一探那下面是不是藏着什么人。他感觉脚下有硬物，便用剑向那里扎去，刺中了藏在那里的人，把他从藏身的地方拖了出来，杀死了他。然后，把他的身体割成块，用开水煮熟，把肉抛进猪圈里让猪吃掉，那些零碎的骨头则被抛进了臭水坑里。

挫败了对方的阴谋之后，阿姆莱特回到了那个房间。在母亲为儿子的疯癫哀叹和痛哭的时候，他喊道："你，不知耻的女人，怎么敢这么假装悲伤？那只不过是对你自己最可悲的罪恶的掩饰。淫乱得像个卖淫的女人，你该受到诅咒的罪恶婚事，乱伦地拥抱谋杀你丈夫的人，亲吻和抚摸杀死你儿子的父亲的人。母马追随得胜的公马，只有野兽畜牲才乱交乱配。现在，你像它们—样，早把对你原先男人的记忆完全抹掉。我现在这样装疯做傻，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我一点不怀疑，杀害自己哥哥的人必定会用同样残酷的手段对付其他的亲人。所以，最好是不卖弄聪明而装傻，装疯装癫保全性命。我矢志要为我的父亲报仇！我等待最有利的时机，什么事情都有时机，对待黑暗和毫无怜悯之心的人必须机智多谋！对你来说，用不着为我的疯癫而哭嚎，还是为你自己不知羞耻而悲哀吧。你当然有理由哭，但不是为别人，而是为你自己心灵上的耻辱。现在你去守护你的安宁吧！"这些藐视的言辞斥责了他的母亲，唤醒她回到德行贞淑的道路上来，驱使她把过去的爱看得比眼前的贪欲更重要。

葑回来以后，虽然用了很长时间和很大力气，可是哪里也找不到那位计谋多端的窃听者。在阿姆莱特被半开玩笑地问道是否见到那个人的踪影的时候，他回答说，那人去上厕所，掉进茅坑里被闷死了，于是就被跑到那里去的猪吃掉了。这全是实情，可是听到这些话的人都觉得是些疯话，嘲笑了他。

这样一来，葑真正对他的侄子产生畏惧了，决心要除掉他，但是他害怕阿姆莱特的母亲葛芦忒以及葛芦忒的父王偌里克的愤怒，又不敢下手。最后他认为最妥善的办法是让英国国王来杀掉他，装成别人下手，而他很清白。由于急不可待地要掩饰自己的残忍，他选择了这种毁损朋友信誉、又不会让自己不光彩的办法。阿姆莱特在出发前向他的母亲告别的时候，秘密地要母亲在大厅挂上毛挂毯，一年以后装做为他的死而哀悼。他允诺那时他一定回来。葑让两个扈从带上信随他一起去，就是说，在他们带着的节杖上刻着鲁纳文宇，请英国国王把送去的那个年轻人杀掉。但是，在两个扈从中途躺下睡觉的时候，阿姆莱特搜了他们的

东西，看见节杖上的嘱托。他把刻在节杖上的鲁纳文抹掉，重新刻上另外的鲁纳文，改为处死那两个同伴。除此之外，他还假用葑的名义加上一段对英国国王的请求，请他把他的女儿嫁给送到那里去的那个聪慧的年轻人。

到达英国之后，使者受到了国王的接见，他们把以为会给阿姆莱特带来死亡、但事实上包含着死亡要降临到他们自己头上的信息呈给了国王。国王不动声色，热情地设宴款待了他们。阿姆莱特在席上把国王台子上的所有东西都推到一旁，好像用来款待他的食品都是些糟粕一样。所有的人都对这位异国年轻人鄙视国王的行为大为吃惊。

宴会结束后，国王命令他的一个扈从溜进异邦客人的卧室里去偷听他们的谈话。阿姆莱特的同伴问他为什么不吃不喝，就像食物都是毒药一样。他回答说，面包被血腥味浸透了，酒散发着铁锈味道，而肉中有一股死尸臭味，还有坟墓的腐臭。此外，他说国王长的是一双奴隶的眼睛，王后三次表现了奴仆的举止。有这样多毛病的筵席并不是主人应该拿来待客的。同伴认为阿姆莱特的老毛病又犯了，嘲笑他居然责备本应该称赞的东西，把好东西说成是坏东西，用可耻的言辞诋毁卓越的国王和高贵的王后，讥讽了本当颂扬的人。

国王从他的扈从那里听到了这些话之后说t讲这种话的人，要么是人中绝顶聪明的，只用寥寥数语便将自己的敏锐显示得如此充分；要不然他是极度愚蠢的。于是国王把御膳管事召来，问他面包是从哪里来的，御膳主管说是面包师做的。国王问他用来做面包的麦子是在哪里种的，种麦子的地方有没有人被杀的迹象。御膳主管说，在皇宫附近有块地是堆积尸体的地方；和别的地方比较，那里有好收成，所以春天在那里撒了种，希望得到丰收。因此，很可能面包就是用染上血腥味的麦子做的。听到这些，国王相信阿姆莱特讲的是实情。接着他又问猪肉是哪里来的。御膳主管说，因为不小心猪跑出猪圈吃了一个强盗的腐尸，也许就是猪肉染上了腐味的原因。在看出阿姆莱特讲的这些是实情之后，国王再问蜜醪是怎样酿出来的。在听到那蜜醪是用蜜和水酿造的之后，国王叫人带他去看那用来酿酒的泉水，命令随从在那里挖掘，结果发现好几把生了锈的剑。现在，国王知道阿姆莱特厌恶食物是有充足理由的，设想阿姆莱特责备他眼神低贱是在暗指他出身卑微，便秘密去见他的母亲，向她问及自己的父亲。她回答说除了国王之外，她什么人也不认识，但是国王威胁说，如果她不讲实话就要对她动刑之后，他的母亲讲国王是一个奴隶的儿子。听到这些话，他对阿姆莱特暗示他的出身微贱一层的猜疑得到了证实。国王对自己的命运感到羞耻，但是对这个年轻人的智力极为惊叹赞赏。

国王问阿姆莱特为什么指责王后有奴隶的行为。虽然由于客人夜间的谈话中讲到发现他的妻子在宫廷中的行为有不妥的地方，国王为此十分不高兴，不过国王现在不得不听阿姆莱特说她生来就是个奴隶。阿姆莱特说他注意到王后的举止中有三次表现出她是一个出身低贱的女人：第一，她曾经像一个奴仆一样把她的披风拉到头上；其次，她走路的时候把长裙拉了起来；第三，她用一根小签子剔牙，并且把剔出来食物渣子嚼了咽掉。阿姆莱特还说她的母亲是在战争中被俘的奴隶。从这些事实他断定她出身奴隶，她的习惯也带有奴隶的烙印。

国王估量阿姆莱特像上天一般聪慧和富于才智，于是把他的女儿嫁给他，称赞他所说的话都是上天的断语。为了要完全满足明友的嘱托，次日，国王就把阿姆莱特的同伴吊死。阿姆莱特假装指责国王的这种做法是对他的侮辱，于是国王送给他金子作为赔偿。阿姆莱特把金子熔化，秘密地灌进两根空心手杖里。

阿姆莱特在英国国王那里住了一年后，请求回家。在国王赠送的财宝中，他只带上了那两根藏着金子的手杖。他在日德兰上岸后，又恢复了疯癫的行为，故意用可笑的姿态替代正常的举动。

葑得到假报告，说阿姆莱特死了。结果，当阿姆莱特把自己弄得浑身污秽地走进正在为他举行祭奠活动的宴会大厅时，在场的人都大为吃惊。正在被丧祭的那个人突然在他们中间活生生地出现了！但是，看到阿姆莱特的那副怪样，大厅里的恐惧渐渐变成欢笑，大家又开始嘲弄起他来。大家问起他的同伴，他把带回来的手杖给他们看，说："他们两人都在这儿。"这句话既可笑又真实。后来他到桌边拿着酒杯的人跟前，给客人斟酒，以增加欢快的气氛。为了不让长袍妨碍他的行动，阿姆莱特把袍子系在腰间的剑带上。他不时故意把剑从鞘里拔出来，割伤自己的指尖，于是在一旁观看的人便把一根钢针戳进他的剑鞘，把剑牢牢地戮在鞘里。为了更稳妥地实施他的计划，阿姆莱特殷勤地为那些贵人斟酒，把他们灌得昏昏沉沉，胡言乱语，醉得站立不稳，摇摇晃晃，终于倒在国王的大厅里。看到复仇的机会到了，阿姆莱特便把先前做的那些钩子都揣在袍子里，走进贵人们烂醉呕吐的宴会厅里，割断母亲做的挂在大厅墙上的挂毯的带子，让挂毯罩住地上的人，然后，他把那些弯钩取了出来，用它们把挂毯钉得死死的，躺在下面的人不论怎么挣扎也没有一个爬得起来。之后他放了一把火，把房子都烧着了，火焰四处乱蹿，烧着了整个大厅，接着整座皇宫都化为灰烬。里面的人，不论是在睡梦里的还是企图爬起来的，统统都被烧死。

之后，阿姆莱特来到葑的住所——在此之前葑的扈从已经安排他睡

下了——取下葑挂在床边的剑，把自己的剑挂到那里，然后叫醒他的叔父，告诉他，他的权贵都已葬身火海，现在阿姆莱特来了，带着他的老弯钩，为他的父亲报仇来了。听到这些话，葑从床上跳了起来，伸手就去拔剑，可是怎么也无法把剑从鞘里拔出来。就这样葑被砍倒了。

这位英雄，因他的机智勇敢而名垂千秋。他巧妙地做出一副傻像，装成一个疯子，掩盖了自己高超过人的智慧，以他的谋略不仅保全了自己，而且也为父亲报了仇。所以，很难说到底哪个更伟大一些：他的勇气呢，还是他的智慧？

1. 图为丹麦艺术家保尔·克里斯腾森的木刻作品。



伍弗

关于伍弗的故事，两位同时代的丹麦文学界斯汶·阿格森和萨克索都有记述。阿格森的记述简洁，萨克索的记述详尽。在古英国文学中也有地方提到一个名叫奥法的丹麦国王，从对奥法的描述看，奥法便是伍弗。在盎格鲁萨克逊古诗《维德席恩》和古英国长诗《贝奥武甫》中都提到奥法前往埃德尔河和敌人对阵的事情。伍弗故事的诞生从侧面反映了4至5世纪，在日德兰南部沿埃德尔河丹德交界的地方，当时的统治者间有过边界纠纷。故事的主题则是明显的：保卫自己的国土不受外敌侵犯。

丹麦南日德兰安格尔地方的一位国王叫做弗尔蒙德。他只有一个儿子，名叫伍弗。这个儿子没有给弗尔蒙德带来任何乐趣，因为，尽管他的身躯比同龄人高大健壮，但是他从来不开口讲话，谁也没有听他讲过一个字，也没有看见他参加过任何玩乐的事情。

弗尔蒙德到了老年，双眼失明了。盎格鲁的国王阿迪尔斯听到了弗尔蒙德的遭遇，心想，安格尔的王位快要无人继承了，弗尔蒙德自己什么也看不见，他的儿子又是一个白痴。于是他派人送信给弗尔蒙德，要

他让位；若不让位，那就得让弗尔蒙德的儿子来和他的儿子比试比试，由胜者登位安格尔王。弗尔蒙德回答说，他宁愿死，也不愿活着受此凌辱，他提出由他自己出来和不论是什么人对阵都可以。可是送信的使者说，如果他们的国王和一个盲人交战，是一种耻辱。这时，弗尔蒙德的王宫里一片寂静。突然，人们听到伍弗开口说话了。他对阿迪尔斯的使者说："向盎格鲁的国王问候，我愿意和他的儿子对阵。叫他把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武士带上。"使者发出一阵大笑。约定了在埃德尔河的一个岛上比试之后，来使十分得意地离开了弗尔蒙德的王宫。

来使们走了以后，弗尔蒙德问，讲话的是不是真的是他的儿子伍弗。他的扈从告诉他，讲话的人真是他的儿子伍弗。于是他把伍弗叫到座位跟前，抚摸着伍弗的身体，说道："你当然是我的儿子。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有你这样的体魄。""为什么以前你一句话也不讲？"他继续问道。伍弗回答说："以前，一切必须说的话，我的父亲都说了。但是现在，在没有人作声的时候，就该是我说话的时候了。"

于是，弗尔蒙德派他的扈从去寻找适合他儿子比武的甲衣。但是，他们找来的甲衣全都太小，伍弗穿在身上一呼吸，甲衣便一片片地裂掉。最后，弗尔蒙德叫人把他自己的甲衣拿来，要他的扈从把甲衣从左边割开，再用铁片把甲衣联上。接着，他们为他找剑。可是，伍弗每次持剑试着在空中挥舞的时候，剑便断裂了，碎片飞得四处都是。不论他们怎么努力，总找不到一柄能经锝住伍弗挥舞的剑。弗尔蒙德以前有过一口名叫斯克莱普的剑，但是被他埋掉了，因为当时他不相信伍弗能用得上它，而他又不愿意自己的剑落入普通人的手中。现在，伍弗要出战了，他想起了他的斯克莱普剑。他让人牵他来到埋剑的地方并令扈从挖掘。那柄剑重见天日的时候，已经是锈迹斑斑了。老国王把剑交给伍弗，对他说道："要是连斯克莱普还经不住你挥舞的话，那再也找不到别的剑能适合你用了。你最好不要试它了。"伍弗没有试它，但是，他觉得斯克莱普对他十分合适。

约定的那天，伍弗乘船来到埃德尔河那个指定的岛上。弗尔蒙德叫人把他领到河边的崖上，在那里等候比试的结果。伍弗在岛上和盎格鲁的王子以及他的一个武士相遇了。两个盎格鲁人一见到伍弗，就对他动起手来。开始的很长时间里，伍弗觉得他的一剑如果连砍二次便会折断，所以一直不敢挥剑迎敌，只是用盾牌挡住两个盎格鲁人的攻击。弗尔蒙德听不到他熟悉的斯克莱普的叮当声，便一截截地往崖边挪过去，准备万一伍弗失败，便投崖自杀。两个盎格鲁人对着伍弗的盾牌猛砍了一阵，却不能伤到伍弗分毫。伍弗看出两个盎格鲁人都不敢往前，于是对盎格鲁王子的扈从喊道："你为什么缩着脖子躲在你的主子的背后，

挑选你和他一起到这岛上来，难道就是为了这样吗？”那个盎格鲁人忍受不了这种侮辱，便冲到了盎格鲁王子的前面。伍弗迅速一剑刺去，斯克莱普刺透了盎格鲁人的胸膛。“斯克莱普发声了！”弗尔蒙德说道。他问身边的人，剑刺在什么地方。他们说：“刺在王子扈从的身上，刺透了他的胸膛。”于是弗尔蒙德便又退回到原来的地方。伍弗接着又对盎格鲁王子挑衅地喊道：“来吧，这回你有仇可报了。”盎格鲁王子火暴地朝着伍弗冲撞过来，可是还没有等他的剑砍过来，伍弗便狠狠地一剑把他劈倒。“斯克莱普第二回发声了！”弗尔蒙德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摸索着往前走去。伍弗上岸的时候，老国王迎接了他。

这时安格尔人中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欢呼声，向自己的年轻首领致敬。他是胜利者，是安格尔人的拯救者。



哈拉尔德·西尔德坦

传说中的哈拉尔德·西尔德坦是斯克约尔德王族末期的国王之一，是斯克约尔德王族传说圈的另一环。关于他的最详细的叙述可见于残存的《斯克约尔德人萨伽》。但是冰岛作品中围绕西尔德坦的人物和事件都与萨克索写的斯克约尔德王族的故事有出入。这里依据的是萨克索的版本。

哈拉尔德的降生和年轻时代

国王西伽尔死后，丹麦国家逐渐走向瓦解，日德兰、西兰和斯科讷各有一个酋长自立为王，而且相互征战不已。西伽尔的孙女，辜虞里德·阿尔夫斯岱忒是活下来的最后一个后裔，她非常美丽和聪敏，但是因为出身高贵，她不能和没有王族血统的人结婚。

过了很久，终于有一位求婚者得到了辜虞里德的青睐，他是一位叫做霍尔丹·哈里斯柯尔的著名的武士，这位武士很早就立下了丰功伟绩。不过，辜虞里德是在后来弄清楚霍尔丹原是挪威一位国王的外孙之后，才决定以身相许的。婚后许多年，辜虞里德总是没有身孕，于是霍

尔丹去乌普萨拉，到奥丁的圣地祈求指点，这样，辜虞里德才生下一个儿子。他们给儿子取名叫做哈拉尔德。

霍尔丹当上了丹麦西兰国王。接着便在丹麦开始为他的儿子哈拉尔德收拾旧山河。一次，在西兰的战斗中，霍尔丹被武士维瑟忒杀死。尽管哈拉尔德还年幼，也参加了战斗，而且表现得很英勇。辜虞里德也身着男装参加了战斗，但是，当她看到战场上的情景时，便提着哈拉尔德的脖子逃进森林中去了。敌人没有追到他们，但是却有一支箭射中了哈拉尔德的屁股。哈拉尔德觉得他的母亲在那场故争中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光荣。

后来哈拉尔德长得特别魁梧和英俊，和他的同龄人相比，他总是高大强壮许多。要知道，哈拉尔德是奥丁所赐的，所以奥丁也特别照顾他。他十五岁那年，便长得像一块铁一样，刀枪不入。另外，哈拉尔德也允诺自己将来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武士，并且愿将战场上英勇战死的武士全都奉献给奥丁。

哈拉尔德长大之后，所做的头一件事情便是在布莱金厄道旁的山石上用鲁纳文字刻下他父亲的丰功伟绩和英维行为。几百年后瓦尔德玛大帝来到那里，想读一读上面的记载，但是经多年的风雨摧残，上面的文字已经不可读了。

哈拉尔德不仅为自己的父亲立了丰碑。后来，在他听说维瑟忒要举行盛大宴会庆祝婚事的时候，觉得为父亲报仇的机会来了。他装扮成一个贫苦人，也去参加庆祝宴会。在宴会后人人酩酊大醉的时候，他拿着一节粗大的棒子冲进了洞房。维瑟忒惊醒后，便和哈拉尔德打了起来，最终还是被哈拉尔德打死。在格斗中，维瑟忒打落了哈拉尔德的两颗牙齿。可是过了一些时候，又出乎预料地他又长出两颗新牙。所以哈拉尔德得到了“西尔德坦”——假牙——的诨名。维瑟忒死后，哈拉尔德掌握了斯孔讷的大权。不久，他又打败了其他一个个自立的国王，把丹麦统一了起来。

哈拉尔德在异邦的行止

在挪威，维垦的国王阿斯蒙德被他的妹妹废黜。哈拉尔德对于一个妇女竟然干出这样的事情感到非常恼怒，于是他自愿前去援救阿斯蒙德。他只驾了一艘船前往。在厮杀的时候，他不戴头盔，不穿甲衣，只穿着他闪闪发光的王袍，却刀枪不入，剑刺不进他，箭射不中他，奥丁对他的保护周密极了。他的对手出于尊严，很不愿败在这样一个几乎是

赤身人的手下。他们拼命地和他较量，所以那天死的人很多。战斗结束后，阿斯蒙德要重谢他，可是哈拉尔德却说，荣誉就是最大的奖励。

瑞典国王印格不满足于先人留下的那点家业，很想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便向丹麦人挑战。战前，哈拉尔德向神祇祈求帮助，结果遇到了一位个子十分高大的独眼老人。老人说他的名字叫布努尼，精通兵法。老人教他摆“猪群阵”，就是一种像野猪用嘴在地上拱寻食物那样的阵法；还教了他许多陆战和海战的战术。因此，哈拉尔德在战争中总是取得胜利。在和瑞典国王印格的战斗中，他第一次摆下猪群阵，就取得了胜利。不过最后双方和解了，哈拉尔德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印格，两方结下了姻亲关系。

之后不久，挪威特隆德拉根的国王奥拉夫和两个瓦珥库里女武士斯惕珂拉及鲁丝拉交战。哈拉尔德便只身去特隆德拉根解救奥拉夫国王。他乔装打扮，不让人认出他是国王。尽管他依旧没有盔甲，可是兵器仍然不能伤他。他杀死了那两个窃国妇人，仍没有接受任何奖励。

虞贝是弗里瑟人，他经常来到日德兰抢劫，骚扰日德兰人的生活。他也是一个刀枪不入的人。于是哈拉尔德命令他的武士一起涌上，把虞贝围住，把他打翻捆住。不过，哈拉尔德把他制服以后，收留了他，后来还让他和自己的妹妹结婚。

接着哈拉尔德就到异邦去东征西讨，所到之处，无不披靡。他征讨到了莱茵兰和英格兰，他往东征讨了温德尔人、爱斯特人和俄罗斯人。在他取得胜利后，他总是与对手缔结友谊，而不是和他们结仇。没有多久，他的麾下就聚集了四面八方来的武士，这些人很愿意为这样一位百战百胜、品德高贵的国王效劳。尽管当时是太平盛世，他还是要求自己的军队保持强盛，从很远的地方聘请武艺高强、谙熟操练的能人来训练他的人民，教导他们各种武艺。他的武士个个都身怀绝技，传说，他们能用剑削掉对手的眉毛。如果有人在眉毛被剑削掉的时候眨一眨眼，那他就会被视为是一个不配在王宫里效劳的人而遭到唾弃。

布珞瓦拉之役与哈拉尔德之死

乌普萨拉国王印格娶的是哈拉尔德的妹妹。印格死后只留下一个婴孩，名字叫陵。哈拉尔德抚养了这个小男孩。陵长大后，哈拉尔德让他接替他的父亲为王。

哈拉尔德有一个自幼就亲密无间的好友卜隆尼。哈拉尔德特别信任

卜隆尼，经常派他与外甥陵进行联络。一次，在去瑞典的非常艰难危险的旅行中，卜隆尼掉进一条河里淹死了。于是奥丁便把自己改容成卜隆尼。哈拉尔德这时年事已高，体衰力乏，已经多年不再东征西讨，不能给瓦尔哈尔和奥丁输送归天英烈了。于是奥丁便有意抛弃哈拉尔德，改而支持陵。

奥丁化为卜隆尼，竭尽全力破坏哈拉尔德和陵这两位国王之间的关系。起初，两位国王只是暗中作对，渐渐地他们就公开相互指责，于是冤仇越结越深。他们公开辱骂，各自用了七年的时间招兵买马。有人说，哈拉尔德是蓄意这样干的，因为他不愿死在病塌之上，而要在一场大战之后，率领大队人马一同奔向瓦尔哈尔。这样的死法才配得上他那戎马倥偬、战功赫赫的一生。

许多武士都聚到了两位国王的麾下，来进行这一场殊死的战斗。斯塔尔卡德也加入了备战的行列，还编了一首歌，叙述了聚集在各方的都是什么人马。在哈拉尔德一方，丹麦所有国家都派人参加了：日德兰的，西兰的，斯科讷的；还有挪威南部的山民，有虞贝和他的人马，有波罗的海沿岸诸国的人马。瓦珥库里女武士茜德和魏思娜分别带领着斯莱斯威人和温德尔人也来了。瓦珥库里女武士魏碧虞尔格也带着她的日德兰人来参战。参战的船只多极了，士兵可以不用湿脚便可以从西兰岛走过海峡到达斯科讷。

陵那方面的人马也一样多。他的人马主要是瑞典人和哥特人，但是也有从挪威泰勒玛尔肯和特隆德拉根来的。斯塔尔卡德甚至还在他的歌中举出了七位冰岛酋长。哥特兰和瑞典之间的水面上也像松德海峡水面上一样尽是船只，只是没有松德海峡水面上的船只那么密罢了。

陵来到布珞瓦拉，等待着丹麦人的到来。丹麦人先遇到了逆风，在路上耽搁了时间，后来风向终于转变。丹麦船只驶到卡尔玛的时候，陵早已布置好了他的军队。这时卡尔马海面上的船只密密麻麻，遮天蔽日。双方的军队对峙在布珞瓦拉，军号震耳欲聋，厮杀时，山摇地动，刀剑横飞直舞，箭镝飒飒，热血四溅，空气沸腾。

那一天的战斗空前激烈。斯塔尔卡德致命地杀伤了七个酋长，但是他在杀死第八个酋长——他在都柏林地方的同伴哈克之前，哈克先让斯塔尔卡德受了重伤，把他的肺挑出了胸膛，还把他的脖子砍断了半截。斯塔尔卡德并没有死，但是他的这些伤后来竟长期不愈合，也不结痂。虞贝在丹麦人的最前头勇猛奋战，好长时间，没有任何敌人能接近他的身躯，后来，他被敌人的飞箭和投枪杀死。人们在他死后数了数射中他

胸口的箭——一共一百四十四支。

哈拉尔德在他的战车上督战。这时他已经差不多完全瞎了，但是他完全可以感觉到他的军队第一次在战争中处在极不利的处境。于是他问为他驾车的卜隆尼，陵的军队是怎么布置的。卜隆尼告诉他，瑞典人用的是猪群阵。哈拉尔德知道，这阵式陵只可能是从奥丁那里学到，这样他就明白，奥丁已经不再支持他了。接着卜隆尼就再不回答他关于陵的问题，于是哈拉尔德知道，为他驾车的正是奥丁。哈拉尔德恳求奥丁不要在他这样高龄的时候抛弃他，恳求奥丁让丹麦人取得胜利，恳请奥丁记住他们两人之间长期的友谊，最后，他还允诺把这次战斗中阵亡的武士全都奉献给奥丁，但是卜隆尼对哈拉尔德的恳求全然不理会。他不仅没有帮助哈拉尔德，而且还把哈拉尔德扔出了战车。他拿过了哈拉尔德的木斧，敲碎了他的脑袋，因为木斧既不是铁，不是箭，也不是枪，而当年奥丁曾经答应过让哈拉尔德刀枪不入的。但是丹麦国王战车的四周已经布满尸体，尸体竟盖过车轮。在这场战斗中，陵的方面有一万二千人战死，哈拉尔德一方则有三万人丧命。

陵听说哈拉尔德已经死去，便下达了停止战斗的命令。陵和他的对手议和，达成停战协议。之后，陵命令他的扈从寻找哈拉尔德的尸体，扈从们找了半天，才找到哈拉尔德的尸体。陵召集他的酋长和族主，为他的舅舅哈拉尔德举行了隆重的丧祭。他把哈拉尔德的尸体运回西兰岛，将他的骨灰和他的马以及武器都葬在一起。


Joh. G.



瑞格纳·罗兹卜络和他的儿子们

瑞格纳·罗兹卜络是传颂最广的北欧古英雄人物之一，甚至很多传说几乎认定他是丹麦历史上的一个真实人物。北欧海盗史中的许多著名事件都和瑞格纳的儿子有关。例如9世纪末瑞格纳的后代带领丹麦海盗在英国建立政权；公元845年，那个带领北欧海盗侵入巴黎的首领正是老瑞格纳的儿子。

萨克索在《丹麦人行止志》中记述了瑞格纳·罗兹卜络和他的儿子们的行止。但是，并无任何史料能证明这些传说。瑞格纳·罗兹卜络是不是真和征讨英国的哈尔夫丹、英格瓦以及虞贝有关，尚无史料为证。故瑞格纳·罗兹卜络是否真有其人，仍当是个疑问。说他是瑞典国王陵的儿子，陵在杀死哈拉尔德·西尔德坦之后，让他做了丹麦国王，也是值得怀疑的。至于提到伊瓦尔是伦敦的奠基人应属无稽之谈，是海盗自傲精神的反映。

瑞格纳和娑拉

哈拉尔德·西尔德坦在布珞瓦拉战役中阵亡时，他的外甥陵统治着丹麦。陵有一个儿子名叫瑞格纳·罗兹卜络。瑞格纳魁梧英俊，聪明善思。他对朋友极为随和友好，但是对敌人却非常严厉凶狠。瑞格纳十五岁的时候，父亲给他一艘船，于是他纠集了—帮同龄伙伴，出外打劫去了。

当时，在哥特兰居住着一个领主赫尔络虞兹，他有一个女儿名叫娑拉。娑拉长得极为美丽，精通各种女红。人们给她起了个诨名，玻伽约珥特——堡寨中的鹿。因为正如鹿是森林中最美丽、最高傲的动物一样，她是堡寨中美丽超群的姑娘。

赫尔络虞兹喜爱娑拉胜过世上任何东西，他为她修起最华丽的住室，住室有高高的山墙，墙上绘的是最亮丽的图画。

赫尔络虞兹每天都要送给女儿一件礼物。一天，他送给她一条小蛇。娑拉非常喜欢这条小蛇，为它做了一个匣子，让它躺在里面，她还在蛇的身子下面铺上金子。蛇一天天长大，最有趣的是，匣子里的金子也一天天地增长着。没有过多久，匣子就盛不下蛇了，它只得爬到匣子外面，围着匣子躺着。渐渐地，蛇的身体撑满了整个屋子，最后蛇爬到了屋子外面，首尾相连地把娑拉的整座住宅围住。除了送食物的人外，蛇不让任何人接近屋子，它的食量是每天一头牛。

赫尔络虞兹为再看不见心爱的女儿感到悲伤，而且他觉得喂养这个庞然大物的代价过于大了。于是他允诺，谁能杀死这条蛇，他就把他的女儿嫁给他，并且把蛇身下的金子也全作为嫁妆。

许多年轻人来试过了，有的是为了得到娑拉，有的是为了得到金子，还有的则是为了荣誉。结果大蛇把他们全都咬死。

瑞格纳也听说了堡寨里的娑拉和赫尔络虞兹作出的许诺。不过，他并没有贸然行动。他请人用带毛的裘皮为他缝了一身衣服，并把衣服在沥青中浸泡后再晾干。

当夏天来临，瑞格纳便驾船到了哥特兰，并躲在靠近赫尔络虞兹的庄园的一个海湾里。第二天清早，他穿上那用沥青浸泡过的衣服，跑到沙滩上打滚，把先前本是黑色的衣服抹得几乎成了白的。然后他把拴牢剑叶的钉子都从剑柄上取掉。他乘别人都还没有起床，悄悄地走进领主的庄园里。

瑞格纳径直走到娑拉的屋子前，朝着大蛇猛地刺去。当他第二剑深

深地刺进大蛇身躯的时候，大蛇哀叫了起来，拼命摆动身躯。这时剑叶已经从剑柄上脱落出来，牢牢地插在大蛇的身上。大蛇临死时候的挣扎，让整所屋子剧烈地摇晃起来。大蛇的血顺着剑叶不断地流了出来，毒血溅到了瑞格纳的背上，但是因为身着防范的衣服，蛇毒并没有伤害到他。屋子的猛烈摇晃把娑拉惊醒了，她看到有一个身躯高大的人正在离去，便叫住他，问他叫什么名字，来自何方。瑞格纳唱起一首小歌，说他今年十五岁，再没有提到任何别的关于他自己的事，便拿着他的剑柄走了。

领主的雇从发现大蛇被杀死，都大为震惊。这时娑拉走了出来，把她见到的情形对大家讲了，还提醒父亲实现他的诺言，并且她对父亲说只嫁给那个杀死大蛇的年轻人。赫尔络虞兹也不愿食言，但是他却不知道那位杀死大蛇的青年是谁，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他。于是娑拉拿出了那片剑叶给她的父亲看，让他把所有佩剑的年轻人召集到一起，要是有人声称是自己杀死了大蛇，必须拿出剑柄来证明。领主照着娑拉说的办了。

集聚到寨堡来的年轻人多极了，瑞格纳也带着他的剑柄，由随从陪着去了，但是他没有和别的人挤在一起。

赫尔络虞兹宣布将兑现自己的诺言。于是，他派人捧着那叶剑，走到各位年轻人的跟前，可是这些年轻人的剑叶都好好地在剑柄上。最后剑叶被送到了瑞格纳的跟前，并与他的剑柄配在一起，他还从袋子里拿出那些把剑叶拴在剑柄上的钉子为证。

于是赫尔络虞兹为娑拉和瑞格纳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并把在大蛇身子下面长出来的三大桶金子送给了瑞格纳。瑞格纳和娑拉相亲相爱，生了两个儿子，叫埃里克和奥格诺，两个孩子长得都一样魁梧和英俊。

几年以后，娑拉病死，瑞格纳伤心极了。他指定了几个贵族辅助他的儿子治理家园，自己则像先前那样，到海上行劫去了。

伙夫把面包烤煳了

一年夏天，瑞格纳一伙人的船往北航行到了挪威，他们在农民奥厄的斯磐格尔西德庄子附近的一个小海湾抛下了锚。第二天一清早，瑞格纳像往常一样，派了几个伙夫上岸去烤面包。伙夫来到农庄，发现庄子里只有奥厄的老婆子格里玛在家，他们请老婆子为他们和面。老婆子说，她的年纪太大，手都僵硬了，干不了这种活，不过，她的女儿珂拉

卡可以帮他们和面。她说珂拉卡很快就会回来。

珂拉卡一大早就出去照料羊群，她在草场那边看到几艘大船驶来抛下了锚，于是便把涂在自己身上的锅烟和污秽都洗掉。母亲原本不让她这样做，为的是不叫人看出她是多么美丽。珂拉卡确实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年轻姣好，她的长发像丝一般，散开来的时候，会垂到地上。

珂拉卡打扮好了以后，就回到庄园里。她走进家门的时候，瑞格纳的伙夫正在点燃烤面包的炉子，他们被她的美丽容貌惊得目瞪口呆。他们好奇地问她，格里玛是不是真是她的母亲，她说是的。尽管如此，伙夫还是不相信，因为那亭亭玉立的美丽姑娘和这位弯腰驼背、老态龙钟的丑女人之间的差别实在太大了。格里玛承认，随着岁月流逝，她的外表早已没有了光彩。

珂拉卡挽起袖子就开始和起面来，伙夫们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姑娘那白皙的胳膊，以致把面包烤煳了！

伙夫们带着焦黑的面包回到船上，大伙儿都说该惩罚他们，因为从来还没有人烤出过这么糟糕的面包。瑞格纳问起缘由，伙夫解释说农庄里有一位美丽无比的姑娘，她的美貌吸引着他们的目光，她简直就是世上最美的姑娘。

瑞格纳和珂拉卡

瑞格纳并不太敢肯定竟会有人美丽到使人的眼光不能从她身上挪开须臾。他觉得珂拉卡怎么也不会比娑拉更美丽。但是上岸的几个伙夫一口咬定农家女珂拉卡就是他们说的那样姣好。

于是瑞格纳便派了两个他认为对美貌的判断力更强的人上岸去看看，要是农家女真有那么美丽，那么就要他们把姑娘请到船上来。不过，他还要试一试她的聪明智慧。他要他们对姑娘讲，她来的时候，既不能不穿衣服.也不能穿着衣服；既不能吃饱，也不能饿着；既不能单身，也不能有人陪着。

两位待从来到了农庄，当他们看出伙夫们一点没有夸大其词的时候，便向珂拉卡转达了国王瑞格纳的愿望，并把国王的要求告诉了她。格里玛马上说，国王的要求是根本达不到的，这位国王的脑袋一定有毛病。但是，珂拉卡想了一会儿，便答应第二天去见国王。

第二天，珂拉卡去见瑞格纳。她把长发松散开来，遮盖住了自己的

身子，再用一张鱼网罩在身上；她嘴里咬着一块大葱头，并带上自己的狗。瑞格纳被她的美貌和才智深深吸引住了。珂拉卡说如果瑞格纳不能允诺她随时可以离船而去，那她就不上船。瑞格纳答应了她。但是瑞格纳伸出手来拉她的时候，她的狗跳上去咬了他。国王的待从只得把狗抓住，用一根弓弦拴住了它。

瑞格纳对姑娘说了许多温存动听的话，希望她立刻就跟自己走。珂拉卡拒绝了，她也不同意在船上和他过夜，她说那得等到他出去打劫归来的时候。因为在打劫活动中，会发生的事情简直太多了，而且她也听人讲过常常有人在中途变心的事情。而且，此时此地她也不愿意接受他的礼赠，要是在他回来的时候对她的感情依旧的话，可以派人见她，那时她就会随他而去。

半个夏天过去了，瑞格纳在归途中又来到那个小小的海湾，他派人去见珂拉卡，请她兑现诺言；珂拉卡答应第二天去见他。

第二天清早，她先来到奥厄和格里玛的屋里。她说，现在她要走了，她并不想感谢他们。但是在过去的十年里，她终究是生活在他们家里，吃的穿的都是他们的。所以，她不打算对她在这些年里遭受的不公进行报复；相反，她祝愿他们长寿。但她还是诅咒说，命运会使他们将来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坏。说罢，她便离开了农庄。

珂拉卡上船后，瑞格纳立刻扬帆启航，大船顺风而行。那天晚上，瑞格纳请求珂拉卡和他在一起，珂拉卡没有答应。她说，那得等到他们回到家，真正举行了婚礼后才行，因为这样对他们的后代才是最荣耀的事情。瑞格纳听从了她。

他们一回到瑞格纳的王宫，便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他们来到新房的时候，瑞格纳要珂拉卡和他一起歇息。她又不肯答应，要他等三天。她说，这么急急忙忙，将来生下来的孩子不会健康，会没有骨头的。但是，这一回他没有顺从她。

珂拉卡的儿子侵占维塔壁

瑞格纳和珂拉卡相亲相爱地生活在一起。他的长子叫做伊瓦尔，正如珂拉卡所说的那样，伊瓦尔身子里没有骨头，只有软骨，但他长得魁梧英俊，而且比他的弟弟们都要聪明。

瑞格纳和珂拉卡后来生的孩子有孪生兄弟毕虞尔恩和维兹塞尔克，

以及饶瓦尔德。他们都修习过各种武艺，能使用各种兵器，成为了英勇的武士。只有伊瓦尔，大家管他叫做本勒虞斯，意思是没有骨头的人。本勒虞斯当然无法参加习武，扈从得用滑竿或者盾牌抬着他，他学会的唯一本事是射箭，而且技艺杰出。因为他是长兄，又十分有头脑，所以弟弟们都尊从他。

这时娑拉的儿子埃立克和奥格诺都长大成为英勇的武士。他们每年夏天都当海盗出海打劫，劫得大量的金银，赢得了声誉。不久伊瓦尔觉得他和弟弟们出去扬名的时间也到了，他对父亲讲了他的心思，瑞格纳拨给他们船只和扈从。他们也到处打劫到许多的金银财宝，赢得了名声。

瑞格纳曾有一次去攻打维塔壁城，那里有极大的祭祀场和很多的财宝。但是，他却未能成功。伊瓦尔想，如果他们能把维塔壁攻打下来，便会获得高于父亲的声誉。于是他们驾船到了那里，做好了进攻的准备。伊瓦尔让小弟饶瓦尔德带一些人留下看守船只。

伊瓦尔知道那座城里有两只魔牛，它们凶恶的吼叫声会令最勇敢的武士丧胆，谁也无法抵挡。伊瓦尔叮嘱抬他的扈从们，要他们用蜡把耳朵封住，看见魔牛飞奔而来的时候，便把他抬过去接近魔牛。他要其他的武士也堵上耳朵，记住自己都是勇敢的武士。之后伊瓦尔兄弟开始攻城，城里的人把魔牛放了出来。牛的吼声真是凶狠极了，令进攻者个个心惊胆战。扈从们依照伊瓦尔的吩咐，把他抬到箭的射程之内。伊瓦尔于是拉弓射箭，把两头魔牛都射死了。接下来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就很简单了。

在海边船上，饶瓦尔德听到了战斗的喊叫声和兵器碰击的声音，心里直发痒，希望参加战斗。他知道，要他看守船只是因为他年纪最小，因而也不能同哥哥们一样出名。于是，他把守船的人都集聚起来，也上岸参加战斗去了。他表现得很英勇，但是没有多久，他就战死了。罗兹卜络兄弟们攻进了城，将城里的人全都赶走，放火烧掉了城堡，把金银财宝都劫掠一空，然后驾船回去了。

瑞格纳和瑞典国王的女儿

埃斯泰因是瑞典的一个国王，有钱有势，他对神的祭祀十分的丰盛。他也很聪明，但是他的心思很坏。他的王庄就在乌普萨拉驸近，那里有北欧最大的祭坛。他们供奉一头名叫西比利雅的魔牛，西比利雅的意思是咆哮。埃斯泰因对魔牛毕恭毕敬，供奉极为丰厚。在有敌人来进

攻的时候，国王总让魔牛冲在军队的前头。魔牛的吼叫声有极大的魔力，能把敌人吼得晕头转向，分不清敌我，自相攻击。

瑞格纳和埃斯泰因之间长久以来就保持着很深的友谊。每到夏季，他们轮流到对方那边去作客。有一年夏天，轮到瑞格纳去乌普萨拉，他和扈从都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埃斯泰因在大厅里举行宴会招待他们。晚宴上，埃斯泰因让他的女儿英厄褒为他和瑞格纳斟酒。英厄褒是整个瑞典最美貌的姑娘。在宴会上，瑞格纳的随从议论纷纷，说他们的主子应该向国王的女儿求婚，而把农家女珂拉卡废掉。结果瑞格纳真向英厄褒求了婚，作客结束的时候，英厄褒和瑞格纳还订了婚。

之后，瑞格纳就动身回家了。在一帮人回到王宫之前，他在一片树林里停下了。瑞格纳把扈从都召到一起，告诫他们不准把他和英厄褒订婚的事情讲出去。谁要是把这事讲出去，就将被处死。

王宫里的人欢庆瑞格纳的归来。珂拉卡走到王座旁坐下，用胳膊搂着瑞格纳的脖子，问他这一趟出访的感受如何，他支支吾吾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到了夜里，酒宴结束，他们一起躺在床上的时候，她又问他的出访感受如何。他还是说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并说他困了，想休息了。

这时，珂拉卡说，要是他没有什么新鲜事要告诉她，那么她却有新闻要宣布：因为一个国王明明家里有妻子，却在外面又找了一个！瑞格纳问她是怎么知道的，珂拉卡说她是在他告诫扈从的时候，从停在他头顶树枝上的三只鸟儿那里听说的。她接着说："你对我产生了爱情，那时你只知道我叫珂拉卡，是斯磐格尔西德农民的女儿。而今那点爱情已经淡得差不多了，不过，现在你应该知道，我的出身比你和埃斯泰因的出身都要高贵得多。我是阿斯劳，是西古尔德·法伏尼斯班尼和布琳茜珥德·布德勒斯道蒂尔的女儿。他们在辛达费尔德的头一夜便怀上了我！"

阿斯劳的来历

布琳茜珥德将和贡纳结婚的时候，她把她和西古尔德的孩子带到了海默尔那里，请他抚养这个女婴。但是，当布琳茜珥德发觉西古尔德欺骗了她，并且她对他进行了报复之后，许多人都认为西古尔德的那个孩子，尽管只是一个姑娘，会对他们是一种威胁。于是海默尔抛弃了他的庄园和家产，把孩子带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他造了一只巨大的竖琴，在竖琴的空腹中为阿斯劳做了一个铺，让阿斯劳躺在那里面。他穿上穷

苦人的衣服，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靠演奏和唱歌糊口的吟唱歌手。孩子哭的时候，他就拨动琴弦抚慰她。有人听见了孩子的哭声，还以为是竖琴发出的。当来到小河旁边，海默尔就打开竖琴，把婴儿取出来洗一洗，为她梳梳头。他总是在竖琴的腹中搁一点讨来的食物，要不就为她摘一点浆果，或者偷偷地挤一点牛或者山羊的奶给她喝。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时，他就为她抚琴吟唱讲述她英勇的父亲和高贵的母亲的歌。

一天，他们来到斯磐格尔西德农庄，农庄里只有老婆子格里玛在家。很少有客人来访的荒僻农庄的女主人很友好地接待了他。他带着那巨大的竖琴进了屋子，老婆子发现从竖琴的腹腔那里露出了一件漂亮衣服的一小角。她仔细地看了看这位穷苦的歌手，觉得他的破衣烂衫下面藏有金子。不过，她没有吭声。海默尔吃过饭以后，被领到外面堆草料的地方休息。

农夫奥厄从森林回到家中，妻子把那个伪装为乞丐的人以及他的竖琴里藏有金子的事对他讲了，并提出干脆把来客杀死，掠取他的财富。奥厄对于去做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很不情愿。但是，在这个家里说话算数的是老婆子，而且她还无中生有地说这个歌手对她有轻薄行为。于是奥厄拿上斧子去磨。

之后他们来到了草料场，这时海默尔正睡得很香，奥厄砍了他两斧子，格里玛把竖琴抱进了屋子里。竖琴很重，惹得她满心欢喜。两人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把竖琴的腹部打开，于是他们便用斧子把竖琴砍破。便他们极为惊奇的是，没有在琴里找到财宝，却看见一个美丽无比的小姑娘。他们问她的家世和来处，可是她只是望着他们，一个字也不回答。他们便以为她是个哑巴，格里玛很想马上把她杀死。但是奥厄说，给她一口饭吃，可以让她在庄里担水，照管羊群。老婆子头一回照着男人的主意做了。他们把她叫做珂拉卡，说她是他们自己的女儿。因为他们两人都长得奇丑，为了不让人惊异姑娘的美丽，他们把她的头发剪掉，在她的脸上抹上锅烟和黑灰，还将最破烂的衣服给她穿，让她干最脏的活。

“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我是谁，阿斯劳对瑞格纳说，“我每天都在海滩上走来走去，等着那位会来解救我的国王。因为除了最勇敢的国王之外，布琳茜珥德的女儿是不会随别人去的。后来你来了，对我的爱情很深，没有追问我的身世，这洗雪了我在那许多艰辛的年月里遭受的不公。但是现在我要给你一个提示：我不久又要为你生的孩子将是一个儿子，你会在他的眼睛里看见一个蛇影，它和我父亲杀死的那条蛇一模一样。你要用我父亲的名字‘西古尔德’给他命名。要是将来的情形不是这

样，那你随便怎么办都可以。”

不久，珂拉卡就生下了一个男孩，她叫人把婴儿送给瑞格纳看。瑞格纳审视孩子的眼睛，看见孩子的左眼里果然有一个蛇影。于是，他把婴儿放在自己的膝上，说孩子的名字该叫做“眼里有蛇的西古尔德”。

之后，瑞格纳再也没有提起娶埃斯泰因女儿的事情。

埃斯泰因杀死娑拉的儿子

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了，瑞格纳并没有来乌普萨拉完婚，埃斯泰因国王觉得自己和女儿受到了侮辱。于是他便派人给瑞格纳送信，说他们之间的旧情完结了。

瑞格纳最大的两个儿子埃里克和奥格诺认为最好是迅速行动，于是他们马上就召集扈从，准备船只。正当他们要把奥格诺的船推进水里的时候，有一个人掉到船底下死掉了。两个年轻酋长非常急于出发，一点没有顾及这不祥之兆。埃斯泰因听说这兄弟俩的部众已经登陆，正一路抢劫朝着乌普萨拉而来，便赶紧召集了一大批军队，并且向神祇大肆祭祀。之后他便带着人马朝瑞格纳的儿子迎去，他还带上了魔牛西比利雅。人们都说，此次出征，这头母牛异常狂暴。虽然打探回来的消息说瑞格纳儿子的扈从并不多，但是为了安全，埃斯泰因还是决定小心从事。他把人马分成三股，用一股和瑞格纳的儿子作战，另外两股则埋伏起来，听到预定信号的时候再冲出来破阵。

果然，埃里克和奥格诺看见他们前面只有很少量的敌人，便奋力猛进，要制服瑞典人。但是就在此时，另外两股敌众抄到了他们的背后，埃斯泰因还把他的魔牛西比利雅放脱。这条母牛疯狂地咆哮着径直冲到了对方阵前，他的怪吼声吓疯了敌人，引起了一片混乱。除埃里克和奥格诺的头脑还清醒外，他们手下的人却自相攻击了起来。两兄弟抵抗了很久，奥格诺终于倒下了。埃斯泰因的部众用盾牌把埃立克死死围住，让他动弹不得。他们把他绑了起来，带到了埃斯泰因跟前。

埃斯泰因提出，若是埃立克同意娶英厄褒，他便可以获得自由。但是埃立克拒绝和杀死他哥哥的人讲和，也不愿意找一个懂魔法的人做自己的岳父；不过，他请求宽恕他的扈从，让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去，他自己则希望被枪刺死。埃斯泰因同意了，尽管他很不情愿。

接着埃立克取下了一只金臂圈交给了他的一个雇从，要他带给阿斯

劳，向家人祝福。接着，埃斯泰因便在地上密密地竖立起十支投枪，枪尖都朝天。之后，他们剥光埃立克的衣服，把他投在了锐利的枪尖上。

埃立克落在枪尖上的时候，空中有一只乌鸦从他的头上掠过，“我以前喂过你。”埃立克说完这么一句话后便死去了。

阿斯劳为她的丈夫前妻的儿子报仇

埃立克的扈从从瑞典回到家里的时候，瑞格纳不在家，他的另几个儿子也正在外面打劫。扈从们对带回不幸的消息而十分难过，他们在外面躲了三天才回去见阿斯劳。阿斯劳静静地听完他们的报告，当扈从把埃立克的臂圈递给她，向她转述了埃立克临终前的祝福时，大滴大滴的血泪从她的眼中流出。那是人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阿斯劳哭泣。

孩子们回到家的当天，阿斯劳就来到他们的厅里，她手中抱着西古尔德，当时西古尔德还只有三岁。她先问儿子们带回了什么消息，他们告诉她，饶瓦尔德战死了。于是她说，她宁愿儿子们的生命光荣，哪怕十分短促；她不希望他们没有荣誉而苟且偷生。她说，饶瓦尔德的死是再光荣不过的了。接着她向儿子们讲述了埃里克和奥格诺的遭遇，她要他们为哥哥们报仇。

但是伊瓦尔说他不愿和懂魔法的人对战，因为埃斯泰因的那头牛身上的力量是他们无法抵挡的。阿斯劳竭力劝说孩子们，可是伊瓦尔怎么也不同意，其他的儿子却默不作声。阿斯劳失望地准备离去。这时，眼里有蛇影的小小的西古尔德说话了：他愿意为了母亲的缘故，武装一支队伍去乌普萨拉找埃斯泰因报仇。于是毕虞尔恩和维兹塞尔克改变主意了，伊瓦尔也认识到出征是必定的事情了。他说，如果这样的话，他最好还是一起去，否则其他人会出事的。“这才是我的儿子！”阿斯劳说道。

阿斯劳只用了三天就为她的西古尔德装备了五艘船，许多勇敢的武士志愿报名跟着这个孩子去征战。阿斯劳乘的是她自己的船。除了这浩浩荡荡的船队之外，伊瓦尔还派了一支快速马队从陆上奔乌普萨拉而去。阿斯劳要亲眼看看她的儿子是多么急于为埃立克和奥格诺报仇，伊瓦尔便安置她带领马队。伊瓦尔还安排了两部分人马按他指定的时间和他预定的办法在乌普萨拉附近会合。

他们进入了埃斯泰因的国土后便一路烧杀掳掠过去，所到之处他们见人便杀，牛羊都被掠到船上。少数幸免于死的人向埃斯泰因报告了敌

人来临的消息，埃斯泰因对瑞格纳一方会来报复并不觉得意外。他很快就召集起一大队人马来抵御入侵者，冲在最前面的还是魔牛西比利雅。

伊瓦尔要他的人都备好护盾，一起大声喊叫，要盖过魔牛的吼声。他要抬他的人一直把他抬到接近魔牛以便可以把他抛到魔牛背上，他将与魔牛展开殊死搏斗。伊瓦尔让扈从砍倒一棵杉树，做了一只弓，那只弓有胳膊那么粗，人们都觉得那是无人能拉得开的。

瑞典国王的军队向他们勇猛冲来，西比利雅在最前面，它比普通的牛大得多，眼里冒出的是火，他的吼声盖过了丹麦军队的喊叫。丹麦军众被吓坏了，昏乱中他们自相残杀起来。这时伊瓦尔轻轻地把弓拉满，用带铁尖的投枪做箭，当投枪射出去的时候，那弓弦的晌声就好像是鹰在鸣叫一般。他第一箭就射中了西比利雅的一只眼，第二箭又射中了它的另外一只眼。可是那牛还在横冲直撞，而且它的咆哮更加凶狠了。

魔牛离开他们只有九丈的时候，伊瓦尔喊道：“马上把我抛过去！”抬他的人觉得他的身体只有个小孩那么重，但是当他落到鹰牛背上的时候，他竟把魔牛的每根骨头都压断了。

尽管魔牛已经死了，瑞典军队仍然勇猛地战斗着，直到维兹塞尔克把埃斯泰因杀死，伊瓦尔才令自己的扈从停止战斗，让敌方撤退。之后伊瓦尔和他的弟弟又到外面打劫去了。阿斯劳回到家里，对她的儿子十分满意。

罗兹卜络的儿子在南方掳掠

罗兹卜络的儿子们实现了母亲的愿望，为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报了仇。接着他们就南下抢劫去了，还带上了西古尔德，尽管他还小得很，但是最像父亲和外祖父的却是他。他们抢劫了法兰克人和萨克逊人居住的地方，对沿海的每一座城市造成很大的威胁。他们沿着大河而上，耀武扬威，抢劫了沿岸的许多大城市和富裕的寺院，获得大量钱财。有一次，他们竟打劫到了维菲尔斯堡，那个城市在大河上游极深的腹地，那里的水流过于湍急，船只无法前进，他们不得不步行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维菲尔斯堡的城墙建得十分坚固，防御工事也很完善。几兄弟在城前的坦原上安下营寨以后，伊瓦尔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要让城里的居民交出一定数量的钱财以换取平安。但是，城里的居民自恃高大的城墙和坚固的防御工事，拒绝了对方的要求，要他们尽管打过来。维菲尔斯堡的城墙太高太坚固，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几兄弟想尽了办法，但是都徒劳无益。

最后，伊瓦尔打算放弃攻打了，命令扈从开始收拾营帐，准备退却。城里的居民发觉了敌人的去意，便把城墙装点起来，像过节一般，他们在城墙上挂上五颜六色的毯子，把金银财宝、玻璃器皿以及别的值钱的东西摆在城头上，以嘲笑来犯的丹麦军队。他们甚至对着城下喊话，问要夹着尾巴溜掉的是不是真正的罗兹卜络家的儿子，他们是否拥有传说中的勇敢声誉等等。

这般嘲讽激怒了伊瓦尔，他简直透不过气来，一下子倒在床上，一动不动，也不和任何人说话，别人都以为他要死了。到了晚上，他的弟弟来看他的时候，他告诉他们，现在他有办法攻下维菲尔斯堡，挽救自己的荣誉了。他命令部下夜里都到树林里去拣一抱柴火，并把所有的柴火都堆到城墙下面，点燃的火堆发出的高温把城墙石块缝间的泥烧成酥松的泥粉，许多石块便蜕落下来。之后攻城的人便轻而易举地扒开了城墙。

他们蜂拥进去，杀死不少居民，抢得大量财物。在城池被捣毁的时候，旁人问伊瓦尔是不是已经透得过气来，他说烈火和胜利是再好不过的医生了。

之后，他们继续往南，先翻过白雪覆盖的大山，接着又来到阳光灿烂的大平原，最后他们来到一座极大极富有的城市。那城辉煌极了，以致于他们以为正在洗劫教皇的城池罗马了。后来他们才得知那个地方叫做鲁纳堡，比起罗马来那根本算不上什么。于是他们打听距离罗马还有多远，一个过路的年轻人告诉他们，他正是从罗马来的。年轻人让他们看他脚上的鞋，那鞋子的底是铁的，可是鞋底还是被磨穿掉了。年轻人说道：“你们再看看我脖子上的这一双，我从罗马出来的时候，它们也是新的呢！”那另一双被磨损得还要厉害。这样一来，几兄弟便明白，要去罗马对他们来说实在也太远了。不过也有人说，那是教皇的计策。后来，几兄弟回到了他们的船上，返回北方去了。

瑞格纳建造两艘船去劫掠英国

阿斯劳住在家里，而瑞格纳则在全国四处走动。当他决定要回家的时候，碰到了坏天气。他把船停在瑞尔瑟，从陆上走完最后一程，因为他急于见到阿斯劳，要问一问儿子们的消息。在路上他们遇到一个农家女，她告诉瑞格纳，埃立克和奥格诺都战死在瑞典，不过阿斯劳和她的儿子已经为死者报了仇，现在一个儿子也不在家里。瑞格纳于是觉得他没有必要匆匆赶路了。

他一回到家里，马上就为两个大儿子举办了隆重的葬祭仪式。阿斯劳把前前后后的经过都对他讲了，瑞格纳感谢了她，不过他说本该亲自为他们报仇。“可是，埃立克是把他的臂圈交给我的呀！”阿斯劳说道。

寒来署往，两三个年头很快就过去了。当大雁第四次朝北飞去的时候，瑞格纳又渴望着出征了。他觉得国事把他禁锢起来了，而且，他总是不断听说几个儿子在外面的成就，他觉得年轻人获得的荣誉威望渐渐地要超过他的了。于是，他让木匠建了两艘在丹麦海上谁都没有见过的巨船，瑞格纳是按照他在米克拉弈皇帝那里看到的那些大船的样子建的，那两艘船能装下的人就和一整个舰队能装的一样多。

从海上与丹麦毗邻的国家的国王都十分害怕，密切地注意着瑞格纳的行动。阿斯劳问他准备用这样两艘船到哪里去，他回答说，这回他要去攻打英国。若是他用两艘船就征服了那个国家，那他能得到的荣誉就至高无上了。要是不成，那么两逋船就只不过是两艘船罢了。阿斯劳劝他说，他建造的船太大，英国海岸变化多端，他的船在那样的海岸不太易于行动。再说，他建造那两艘船花费的钱财可以用来建造二十艘普通船。可是瑞格纳听不进去。

瑞格纳之死

这一天，风和日丽。瑞格纳动身了，阿斯劳送他到船边，她的心情极为沉重，她预料她再也见不到他了。她送给他一件汗衫作为告别的礼物，这件汗衫比任何甲衣都更能抵御枪和剑。

瑞格纳到达了英国，可是他的两艘船都失火了，所幸的是，他的全部扈从都逃上了岸。他们便一路烧杀掳掠，抢得了许多财宝。

英国的国王叫埃拉，他听说海盗来抢劫他的国家，便召集人马出来抵抗。在交手之前，他对手下的人说，要活捉来犯的海盗酋长。如果酋长是瑞格纳的话，那么，他们切不可伤害他，要把他放掉。因为如果瑞格纳被杀死，他的儿子一定会来报仇的。

瑞格纳的人战斗得很英勇，但是英国人的力量太强了。瑞格纳没有穿甲衣，只穿着阿斯劳送给他的那件汗衫。他总是找刀光剑影最密集的地方去厮杀，真像有魔力一样，枪一碰到他的汗衫便折掉了，射到他身上的箭也都落到地上。而碰到他的剑的敌人都被他杀死，因为他的右手挥舞的是那柄杀死围着娑拉屋子的蛇的剑。

但是当他手下的人全被杀死后，瑞格纳被敌众围困住了。英军活捉了他，把他绑送到埃拉跟前。埃拉问他是谁，他却一言不发，好像又聋又哑。埃拉决定把他投到蛇场里，看他是否开口。要是他是瑞格纳的话，那么他们再马上把他救出来。

瑞格纳在蛇堆中间躺了很久，可是没有一条蛇来咬他。埃拉听说以后，命手下的人把他的衬衫脱了，结果蛇马上便爬过来咬他。瑞格纳感觉到毒蛇在咬他的时候，他开始唱起讲述自己一生事迹的歌来。在他感觉到一条蛇已经在咬他的心脏的时候，他唱道：

猪若是知道挨阉割的苦楚，

它们也要大喊大叫。

于是，埃拉知道他就是瑞格纳，他下令马上把瑞格纳救出来，可是这时他已经死了。

埃拉遣使会见瑞格纳的儿子

怎样才能免受伊瓦尔和他的弟弟们的残酷报复？埃拉对此进行了深思熟虑，最后他决定派一个使者去见瑞格纳的儿子们，把瑞格纳死亡的事故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们，并给他们赔偿，以求得和解。起初，连一个自愿去送信的人都没有。埃拉费了许多口舌，才说服了两个人，为他们配备了一条好船，答应他们完成使命后将得到重赏。埃拉要他们特别注意那几兄弟对他们父亲的死耗时各自是如何反应的。

瑞格纳的几个儿子在南方打劫完回到家里，听说瑞格纳已经驾船去了英国，但并不知道更多的细节。小西古尔德认为他们应该立刻带领许多船只去寻找父亲，可是阿斯劳劝他们不要去，伊瓦尔也认为，他们的父亲独自一人出去，因为他就是希望胜利或者失败都属于他自己的。

一天晚上，他们几兄弟正在厅里饮酒消遣，有人来通报说，外邦有人来给伊瓦尔和他的弟弟送信。这时伊瓦尔正坐在主座上，毕虞尔恩正在抛光一根长枪的柄，维兹塞尔克和西古尔德正在玩棋。

送信人径直穿过大厅来到主座跟前，诚挚地向伊瓦尔问候，伊瓦尔也友善地接待了来使，问他们有何见教。来使一点没有隐讳，照直说他们是受英国国王埃拉之遣来丹麦通报他们父亲的死耗的。

整个大厅一下子寂静了下来。维兹塞尔克和西古尔德的棋子从手中掉了下来，他们惊呆了。毕虞尔恩扶着枪柄僵直地站在大厅之中。伊瓦尔于是问来使，他们的父亲是如何死去的。来便便如实讲了从瑞格纳上岸起、一直到他死在蛇圈里的全部经过。当来使讲到“猪也会嚎叫……”这句歌词的时候，毕虞尔恩的手因用力过猛而将手印压在了枪柄上；维兹塞尔克手中紧握着一粒棋子，血从他的指甲盖下面溢出；西古尔德正用刀修指甲，刀割伤了指骨他都没有感觉到。

伊瓦尔的脸色唰一下红了，又变白转青，接着又变白。但是，在维兹塞尔克提议应该立刻将来使斩首以作为报复的时候，伊瓦尔坚定地说应该把他们放回去，若是他们还缺什么，他可以给他们补充。来使于是回到了船上，得到了伊瓦尔给他们的给养。

使者囱到英国禀报了情况，埃拉听到瑞格纳的几个儿子对他们父亲的死耗的反应之后，认为比起其他的几兄弟来，他最害怕的还是伊瓦尔。于是，他下令加紧在英国海岸巡逻监视。

瑞格纳的儿子们为父亲报仇

英国使者走了以后，伊瓦尔派人把母亲阿斯劳请来。阿斯劳来到厅里，把每个人看了一遍。虽然大家都一言不发，她也立刻明白长时间来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她的丈夫已经死去！她仅说了一句话，她只愿活着看见他们为她的丈夫、他们的父亲报仇。之后，她就哀伤地走开了。

于是，几个兄弟开始考虑怎样才能最好地满足母亲的愿望，为他们的父亲报仇。但是，伊瓦尔说，要是给他们的赔偿能表现足够的荣誉的话，他愿意接受赔偿，同埃拉和解。因为瑞格纳出发前是缺乏深思的，而且他和埃拉之间并无前嫌。可是兄弟们都反对他，他们认为以往他们就像玩游戏一样，轻而易举地战胜一二十个国王和酋长，现在怎么可能不为自己的父亲报仇。要是伊瓦尔想当一个毫无荣誉的家伙，他尽可以呆在家里，其他的人是一定要召集起每一个战士、驾上每一艘能行的船去攻打英国国王埃拉的。

伊瓦尔说，他掌握的那些船只和武士什么地方也不去，只有他自己的那艘船才可以下水，目的也只是过海去和埃拉协商。丹麦人听到伊瓦尔对事情的看法之后，许多人都不愿意跟随其他三兄弟去征讨英国。伊瓦尔和其他三兄弟之间的不和加剧了。

后来，伊瓦尔倒是和其他的人一起去了英国，但是他禁止他的人抢劫掳掠，不许他们做任何坏事。埃拉率大军来抵御其他三兄弟的时候，他只在一边观望。他的弟弟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被击退回到船上。于是伊瓦尔说，现在该试试他的办法了，去接受埃拉的赔偿而和解。伊瓦尔让他的弟弟接管他在丹麦的全部财富，不过要他们在他需要的时候把金银送还给他。几个弟弟答应了他，驾船回去了。英国人来到海滩，只看到伊瓦尔和他的船。伊瓦尔立刻对埃拉说，他没有带武器来，他是来和埃拉议和的。

埃拉很了解伊瓦尔口是心非的为人，因此，他对伊瓦尔为议和会提些什么条件很有戒心。伊瓦尔对他说，他的要求不多，他只要求一张牛皮能覆盖的那么大的英国土地。埃拉觉得这点要求微不足道，看来也没有什么危险。伊瓦尔还说，他要在那点土地上修起护城堤，建设城池。这听起来当然让人觉得不对头，但是，伊瓦尔郑重发誓他永远也不动用武力反对埃拉。这样，他们之间和解了。伊瓦尔找来一头所能找到的最大的牛，把牛宰了，鞣软了牛皮，然后把牛皮摊平晾干。这样反复了三次之后，他把牛皮割成极细的牛皮条，再把牛皮条破开。这样牛皮条的长度又增加了一倍。他把牛皮条结成了一根长得谁也想像不到的牛皮索，用这条牛皮索在河边围了一块地方，召集工匠，准备修建城池。埃拉才知中了伊瓦尔的计了，但是伊瓦尔一再地向他保证决不用武力反对他，而且表示愿意忠实地帮助他料理事务；这样，埃拉也就不再计较了。

伊瓦尔在圈定的那块地方修建起了全英国最美丽、最坚固的城堡，他把它叫做伦都纳堡。不久，人们就把它叫成伦敦了。

所有来找伊瓦尔断公道的人在他那里都可以得到令争执双方都满意的断决。没有过多久，便有人从很远的地方来找伊瓦尔，向他讨教，就连埃拉也都听取他的意见。渐渐地，人们觉得在那里统治的已经不再是埃拉而是伊瓦尔了，很多人对此都很满意。

在伊瓦尔觉得自己的地位已经很稳定了的时候，他派人回丹麦向他的弟弟们索要金银。他的弟弟搞不清伊瓦尔要金银干什么，但是因为有约在先，还是按他的要求办了。

伊瓦尔说的话在埃拉的国家里越来越算数了。每次有人来向他讨教，他都厚赠来人，这样他又交上了许多好朋友。他常常邀请大人物到伦敦来参加酒宴，他也给他们厚赠，赢得了他们的友谊。这些大人物甚至觉得他们是伊瓦尔的人了，甚至有许多人允诺，要是伊瓦尔和埃拉打

起仗来，他们会按兵不动的。

于是伊瓦尔派人给他的弟弟们送信，要他们率众驾上他们所有的船只到英国来。弟弟们领会到伊瓦尔的狡诈安排，高高兴兴地遣人召集船只，同时使用风帆和桨，日以继夜地分班划船，争取对埃拉进行突然袭击。

埃拉听说罗兹卜络兄弟们已经带领大军登陆时，连忙派人召集自己的军队，但是人们都记得伊瓦尔的厚赠。埃拉能召集到的人比往常要少得多，而且几乎没有大人物来，和埃拉国王在一起的，只有伊瓦尔和他的扈从。

伊瓦尔重申了不动武反对埃拉的诺言，但是他说他无法控制他的弟弟们。他提出，为了表示他对埃拉的忠心，他可以去见他的弟弟们，说服他们接受赔偿和解。埃拉同意了他的建议。

但是当他来到弟弟那里的时候，他对他们说，可以立刻猛攻埃拉，“现在，权力和报复都归你们了！”他说道。但是毕虞尔恩说，他用不着以这样的方式来刺激他们。伊瓦尔回到埃拉那里，对他说，他的弟弟们只要报仇，不要和解，但他自己一定遵守诺言，他和他的扈从在这场战争里一定只旁观不动手。埃拉当然不能要求他动手打自己的弟弟。

直到这时，埃拉才明白，伊瓦尔对他的忠心并无价值。可是，悔之晚矣。瑞格纳的儿子已经涌上来了，这是一场殊死的战争，因为英国人都明白它意味着什么，他们尽一切力量奋起反对瑞格纳的儿子，但是最后还是被击溃了。在溃逃中，埃拉受伤被俘，被送到伊瓦尔面前。

“好了，让我们回忆一下这个人是怎么整死我们的父亲瑞格纳的！”伊瓦尔说道。他们把埃拉绑在一块石头上，把他的肋骨一根根地剔出来，让他们叉向两边，就像是从背上生出的两只翅膀一样。他们称之为“剔老鹰”，不过这之前埃拉早就死掉了。之后伊瓦尔请他的弟弟们和他一起为父亲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迟了，但是很惬意！”他就说了这么一句。

瑞格纳·罗兹卜络的孩子就这样为他们的父亲报了仇。



鄋陵王族

乌普萨拉的鄋陵王族是瑞典早期的强大王族，在斯堪的纳维亚有很大的影响。斯诺里在《散文埃达》的前言里就提到鄋弗和鄋陵王族，他还有一篇《鄋陵人萨伽》，详细讲了这个王族的故事。北欧极有名的乌普萨拉祭奉阿斯神祇的风俗就起源在鄋陵王族的国土上。北欧许多有名的英雄传说，例如关于斯塔尔卡德的故事，都和鄋陵王族有关系。

在瑞典乌普萨拉，鄋陵王族统治着瑞典人。瑞典人是很富有和了不起的民族，他们居住在一块广阔富饶的土地上，每年都有很好的收成。在那里的草地上，有大群大群的马。瑞典人非常喜欢他们的马，训练它们，骑马往来驰骋。王族的财富，乌普萨拉宝藏，在整个北方享有盛名。但是在他们的幸福生活中也不是没有悲哀，王族的命运中也有阴影，这阴影让他们最优秀的人猝死。

鄋陵王族的始祖名叫鄋弗，人们都说他是阿斯神弗莱尔的儿子。在很古远的时候生活着一位名叫维斯布尔的鄋陵君主，他娶了富有者奥德的一位女儿为妻。王后带来了三个庄园和一个金项圈作为嫁妆，她为维斯布尔生了两个儿子。但是后来，维斯布尔冷落了她，又娶了一个妻

子。她在愤怒中离开了维斯布尔，回到她父亲那里去了。维斯布尔扣下了她的嫁妆，两个儿子长大成人后，要求维斯布尔把他们母亲的嫁妆归还给他们。但是维斯布尔却舍不得退回那么多财富，两个儿子不得不悻悻离去。在离开之前，他们诅咒那只金项圈，让它叫维斯布尔族的最尊贵的人不得好死，叫郧陵王族的后裔不断相互仇视。接着他们就回到母亲那里去了。后来他们聚集了众多武士，在一天夜里攻击了维斯布尔，把他烧死在王庄里。

维斯布尔的一个族人名叫阿格尼，他侵人到拉普兰，在那里烧杀戮掠，杀死了拉普人的国王弗罗斯特，掠走了他的女儿斯玑雅珥芙。在回家的途中，他在斯托克松靠了岸，在一片树林中搭起帐篷，他要立刻和斯玑雅珥芙成婚圆房。斯玑雅珥芙顺从了阿格尼的意志，但是她要求他备酒奠祭她的父亲。他答应她的请求，召集了一大批人，举行了盛大的奠祭酒宴。阿格尼喝得大醉，他戴着郧陵王族的族传饰物，那只金项圈。斯玑雅珥芙对他说："你要看护好你的项圈。"睡前，国王紧紧地把项圈戴在脖子上。当他睡熟之后，斯玑雅珥芙拿来一根绳子，把一头拴住项圈，另一头抛过帐篷边上的一棵大树的一根粗枝桠。她让随从拉起绳子，把国王吊起挂在树上。之后，她和随从偷了一只船，乘船逃跑了。第二天早晨，阿格尼的人发现他们的国王已经被吊死了。

在阿格尼的两个儿子阿尔里克和埃立克之间，王族内部的不和公开化了。在阿格尼死后，他们开始争夺王位。埃立克被逐出拉普兰，跑到了哥特人那里，受到了智特国王的热情接待。当时，哥特人和瑞典人之间不断地有战争。在一次战争中阿尔里克的儿子贡斯约夫阵亡了，阿尔里克发誓要为他的儿子报仇。他带领扈从去攻打哥特人，哥特人奋起抵抗。在战争中，阿尔里免和埃立克兄弟两人对阵了。阿尔里克对埃立克说，他认为同胞兄弟各在一边对阵不恰当，要埃立克退开。埃立克回答说，当自己被亲人不顾情义地逐出时，是哥特国王收留了他，所以他绝不辜负哥特国王。接着阿尔里克说道："我们两人不要对杀，我愿在和哥特人比试中决定我的命运，不愿意让厄运同时降临到我们两人的头上。"他要求国王站出来和他厮杀。埃立克说："我们的国王已经年迈，不能战斗了。但是要是有人说一位国王没有接受比武的挑战，那简直是一种耻辱。与其让哥特人受屈辱，还不如我来代替国王。"阿尔里克只得接受，接着就鸣金开战，在战斗中两兄弟都战死掉了。

阿尔里克死后，他的儿子阿尔夫和郧弗继承了家业。郧弗不论干什么都碰到好运，他性情开朗，言行随和，不论到那里，他都能以友好态度赢得人们的喜欢。但是阿尔夫却相反，他少言寡语，十分内向，和人交往的时候显得生硬专横，他有一位王后名叫蓓拉。阿尔夫总是呆在王

宫，而郧弗则常常出外掳掠。秋收时节郧弗回到家里的时候，常常陪嫂子蓓拉聊天到深夜，两人情投意合。但是阿尔夫却喜欢晚上早早上床睡觉，他常常提醒蓓拉是该睡觉的时候了，抱怨说总得等着她。她回答说："要是我不是嫁给你而是嫁给郧弗，那我才真是幸福呢。"她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话。有一天深夜，郧弗和蓓拉在王座那边坐着聊天，阿尔夫进来了，他的大氅下面藏着一柄剑，他走到王座眼前，猛地用剑刺向他的弟弟，郧弗迅速地跳了起来用刀砍向阿尔夫，他们两人都倒在地上死了。

在他们死后一段时间，瑞典人的王位空着。有两兄弟，哈格巴尔德和哈克赶走了郧陵王族后裔，统治了乌普萨拉。郧弗的儿子约隆德和埃立克只得在外干海盗的勾当，到处掳掠。他们也洗劫了丹麦，还打到了霍珞伽兰的古德劳国王那里。双方在斯特虞默耐斯相遇，在一场恶战之后，郧弗的儿子洗劫了古德劳的船，还俘虏了国王。他们把古德劳国王带上岸，支起绞架把他绞死。在那一场战斗之后，郎陵王族的这两位后裔认为他们已经真正成长为郧陵王族的人了，于是他们折回瑞典要夺回他们的王国。瑞典人听说郧陵王族的人同来了，便大群大群地聚集到了他们的麾下，来到乌普萨拉。国王哈克在菲立斯坦原等待着他们，交战之后哈克又把他们赶回到船上。在途中埃立克死去了，而在战斗中哈克也受了重伤。哈克自知活不成了，在断气之前，他要求为他安排一位海域国王应享有的海上火葬的荣誉。他的扈从把他的船推到海里，把所有战死的武士连带他们的武器都安放在船上。之后，他们把帆升起，把桨都安置好，再把哈克抬到船上，安放在掌管主桨的位置上，又在船上燃起柴火，然后把缆绳解掉。于是大船燃着熊熊大火，载着哈克国王和他死去的武士，顺风朝远方飘去。

哈克死后，瑞典人拥戴约隆德为国王。约隆德冬天呆在家里，但是到了夏天，他总是照老习惯要出去掳掠。一次，他侵入林姆海湾，古德劳的儿子吕劳在扼守林姆海湾的奥德海峡拦住了他的船，使他没有法子回到深海。附近岸上的人一看见有一艘船在攻击约隆德，他们便从四面八方划着大大小小的船拥来把约隆德的船团团围住，密密麻麻的人从船舷爬了上去。约隆德无法抵御那么多的人，于是跳到了海里，但是，很快他又被人从水里拖出带到了吕劳面前。吕劳把这个郧陵王室的人带到岸上，用当年约隆德用来虐待古德劳的大木马把他折磨至死。

后来乌普萨拉出了一位叫做安甘图尔的国王。在他统治的时代，瑞典人和哥特人之间战火纷飞。安甘图尔的儿子阿勒和奥塔尔蹂躏了哥特兰。为了报复，哥特国王赫德侹进犯了瑞典人的国土，掠走了安甘图尔的王后。但是在归途中，他们被安甘图尔追赶上了，战斗中安甘图尔杀

死了哥特人的国王，还大肆屠杀哥特武士。哥特武士不得不逃进一片叫做劳恩斯霍尔特的密林中去，他们在密林里呆了一整夜，瑞典人已经把密林团团围住，他们只得等死。到了清晨，他们听到密林外面有厮杀的声音，他们中有人偷偷走出密林，看到瑞典人正在和另外一支从背后杀来的人马作战。哥特人很快认出了那支新来的人马，知道是赫德倥的哥哥呼格莱克援救他们来了。安甘图尔背腹受敌，只得退却到一道壕沟后面躲藏。但是哥特人杀进了壕沟，逼迫瑞典人投降。哥特酋长伍尔夫和约夫尔杀死了安甘图尔，带走了他的兵器作为战利品。安甘图尔的王后成了战俘，被呼格莱克带到了哥特兰。

安甘图尔死后，郧陵王族中又起了内讧。在反复争斗之后，阿勒占了上风，把奥塔尔的儿子埃蒙德和阿迪尔斯赶出了乌普萨拉。他们逃到了哥特人那里，怂恿哥特人去攻打他们的伯父。这时，呼格莱克已经在一次骚扰法兰克人的战斗中丧命，他年幼的儿子哈尔德拉德继承了王位。他对与瑞典人的旧嫌记忆犹新，答应要帮助流亡的埃蒙德兄弟。阿勒得知他的侄子被哥特人收留之后，便来进犯哥特人。在战斗中哥特国王哈尔德拉德和埃蒙德都战死了。但是哥特人坚持帮助阿迪尔斯，他们送信给附近的国王请他们派人来援助。哥特人和莱尔的斯克约尔德王族之间有传统的友谊。乌鸦赫络尔夫从自己的扈从中挑选了一队武士去为阿迪尔斯战斗，阿迪尔斯带着这支人马离开了哥特兰，在冰冻的万挪昂碰上了他的伯父阿勒。在那场战斗中阿勒被杀死了，于是阿迪尔斯成了乌普萨拉的国王，郧陵王族的财宝都归了他。他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作为一位合法的瑞典国王，他很喜欢名贵的马。他当国王时候，与赫络尔夫的友谊渐渐冷淡下来。当他听到那位丹麦国王的死耗的时候，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祝宴会，在宴会进行中阿迪尔斯的坐骑撞在圣石上，他从马上摔了下来，头撞在一块大石头上，当场毙命。

在呼格莱克和他的儿子死后，哥特人在北方的势力也衰败了。乌普萨拉的国王开始压迫瑞典各处的君王，想要统治他们。郧陵王族的英吉雅尔德不动声色地进行谋划，人们看到他的这种行为，把他叫做“坏心眼英吉雅尔德”。英吉雅尔德年幼的时候，力气不大。有一天他的养父斯威普岱看见他面带羞色地在哭泣，因为他在和伙伴们玩的时候战胜不了他们。于是斯威普岱让他吃狼心，从那以后，他就变得凶狠起来，和人交往的时候也残酷无情。他的父亲为他娶了一位哥特国王的女儿。由于和瑞典仅次于乌普萨拉国王的第二号强大的君王联姻，他的力量就大大地加强了。父亲死了以后，英吉雅尔德乘机要为他的父亲举行一个前所未有的盛大的奠祭仪式。他让人建造了一座厅堂，厅堂大得足以容纳所有的瑞典国王和酋长。之后他邀请他的岳父哥特兰的国王以及附近所有君王参加奠祭仪式，来歌颂他的父亲。奠祭仪式开始的时候，英吉雅

尔德应按照习惯坐在王座的下面，一直到他饮过奠祭他父亲的酒，向大家显示他是正式的继承人。在奠祭的酒水抬进来之后，英吉雅尔德迎了上去，他把酒角拿在手中，在奠祭的时候立下誓言，他要把他的王国扩大到四方，要不然他就死掉。饮完酒角里的酒后，他就登上了父亲的王座。大家放量吃喝，直到深夜。宾客们都酩酊大醉以后，英吉雅尔德放火把大厅烧着，并在外面布置武士守候，杀死逃出来的人。结果烧死了六位国王和他们的扈从，英吉雅尔德乘机吞并了他们的国土。

南方松德曼兰的国王格兰玛尔没有去参加奠祭，他的姻亲东哥特兰的国王赫虞格尼和他的儿子也没有去。当他们得知祭典上发生的事情后，加强了联盟关系，并且向四周的酋长求援。英吉雅尔德举行血腥奠祭仪式的同一个夏天，虞尔葑王族的赫虞尔瓦尔德正好在波罗的海打劫。格兰玛尔听说他在松德曼兰的默尔克海湾抛下了描，便派人送信给他，邀请他和他的全体扈从去做客。赫虞尔瓦尔德接受了邀请，并受到了最高的礼遇，在宴会上他被安排在国王的王座正对面。宴会进行得极为欢快，格兰玛尔让女儿茜珥德珙给海盗们送酒。她来到赫虞尔瓦尔德的跟前的时候，向他敬了酒，她还说道："我怀念乌鸦赫络尔夫，向郧陵王族所有的人致敬。”赫虞尔瓦尔德接过了酒角，要求姑娘坐下陪他喝酒。但是她说，单独让一个女人陪喝酒对他不恰当。因为按照习惯海盗们饮酒的时候是要让酒角不停地从一位武士的手里传到另一位武士的手中，以表示他们是亲密无间的弟兄，同生同死。不过，赫虞尔瓦尔德说，这天晚上为了她的缘故，他可以暂时不理会这种海盗习惯，而只和她喝酒。于是她在他身旁坐了下来，整个晚上他们两人在一起亲密地交谈着。第二天赫虞尔瓦尔德向茜珥德珙求婚，格兰玛尔征求了亲人和朋友的意见，在所有善良的人的掌声中他把女儿许配给了他。他们谈妥，在举行过婚礼后，赫虞尔瓦尔德将定居在松德曼兰。

英吉雅尔德准备好了要完全实现在祭典他父亲的时候立下的誓言。但是在他去攻打格兰玛尔时，他遇到的是一支比预料的要强大得多的队伍的抵抗，在战斗中被他掳掠来参战的那些农民都被杀死，而他自己总算幸免于死。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英吉雅尔德和格兰玛尔一直不和。但是最后，在调解人的请求下，两个国王见了面，他们发誓保证终身不侵犯对方。可是，之后不到一年，在一次格兰玛尔出外做客的时候，英吉雅尔德出其不意地攻打了他，把他烧死在屋子里，从而吞并了松德曼兰。

英吉雅尔德有一个女儿名叫沃挲，她嫁给了斯科讷的国王古德络虞德。沃挲的人品很像她的父亲，不论到什么地方，她总是与人不和。她先挑拨古德络虞德杀了他的哥哥哈尔夫丹，后来她又用阴谋害死了自己

的丈夫。成了寡妇以后，她就回到父亲那里，勇敢地辅佐父亲，并一直伴陪着他。哈尔夫丹的儿子伊瓦·维德法夫尼聚集了一大队人马来到瑞典要为他的亲人报仇。英吉雅尔德在莱宁做客，身边只带着很少的人，他听说伊瓦来了，而自己没有力量抵抗。要是他逃走掉，农民又会群起反对他。于是他让人不断地上酒，沃拏鼓动扈从拼命地喝。待到大家都烂醉后，他和沃拏放火点燃大厅，他们两人以及他们的扈从全都葬身火中。这样，对郧陵王族金项圈的诅咒就完全得到实现。



斯塔尔卡德

在盎格鲁萨克逊的长诗《贝奥武甫》中，主人公贝奥武甫回到英国后讲述了丹麦这边的情形。他在讲述中预料丹麦在弗络泽被害后会因为国王的女儿而有一场战争，战争中会出现一个老武士。从别的资料看，《贝奥武甫》提到的老武士是一个叫做斯塔尔卡德的人。此外，古北欧确实流传着一个叫斯塔尔卡德的巨人，说他有八只胳膊等等。后来，在北欧中世纪的许多传说中，这两个斯塔尔卡德便被编在了一起。有的传说称那巨人斯塔尔卡德便是《贝奥武甫》长诗中的那个武士的祖父。冰岛吟唱诗人维特利德创作了关于斯塔尔卡德的吟唱诗，并讲清了两个斯塔尔卡德是一家人的来龙去脉。萨克索对斯塔尔卡德的叙述十分详尽。在萨克索的记叙中，斯塔尔卡德不再是巨人的后裔，而是丹麦人的敌人哈笃巴尔德王族的人。他不仅是一个著名的武士，而且是海盗时期那种好斗精神的代表。这个传说有明显的反对骄奢淫逸的倾向。萨克索写了斯塔尔卡德的孽行，那是命运是不可改变的人生观的反映。但是萨克索没有讲斯塔尔卡德的出生和早期的生活。关于斯塔尔卡德的早期生活，在冰岛一篇题为《高特里克的萨伽》里保存得很完整。

斯塔尔卡德与国王维卡尔

国王阿尔夫有一个女儿叫做阿尔芙茜珥德，长得十分美貌动人，许多名门出身的青年都想向她求婚。但是，有一天一个名叫斯塔尔卡德的巨人却把阿尔芙茜珥德劫走了。这个巨人是有名的劫持妇女的家伙，他有八只胳膊，可以同时使用四把利剑，一般的手段是不能制服他的。于是阿尔夫只得祈求索尔，索尔赶来帮助阿尔夫，他的神斧弥约尔尼尔飞向天空击中了斯塔尔卡德，斯塔尔卡德便倒地身亡了。索尔把阿尔芙茜珥德送回到她的父亲那里，不久，她便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叫做斯多尔维尔克。斯多尔维尔克成长为一位高大结实的俊美青年，比一般同龄人都要强壮。但是，他的头发是黑色的。

斯多尔维尔克成年后，参加了海盗打劫，被接纳在阿格德尔国王哈拉尔德的身边做护卫。哈拉尔德把阿格德尔海上的美丽的小岛索鲁玛赐给了他。有一回，在征讨挪威霍珞伽兰地方的时候，斯多尔维尔克把当地酋长的女儿乌茵劫持到了自己的寨子里。他们生了一个儿子，斯多尔维尔克用自己父亲的名字斯塔尔卡德给他命名。不久，乌茵的哥哥来报复，他把斯多尔维尔克、乌茵以及他们的随从全都烧死，只有小斯塔尔卡德保住了性命。国王哈拉尔德收养了他，让他和自己的儿子维卡尔生活在一起。

霍尔达兰的国王是弗里德斯约夫和英厄褒的儿子赫尔却夫。一次，赫尔却夫来攻打哈拉尔德，哈拉尔德被杀死，赫尔却夫占领了哈拉尔德的王宫，把维卡尔劫走做人质。赫尔却夫手下的一位高官格兰尼则把斯塔尔卡德带回到自己的寨子收养起来，那时斯塔尔卡德只有三岁。

大约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一次维卡尔来到了格兰尼居住的岛上，在那里他遇见父亲收养过的斯塔尔卡德。维卡尔对他孩提时的小朋友的长相感到惊奇极了，尽管他只有十二三岁，可是他已经有了络腮胡，个子高大强壮，完全和成年人一样；维卡尔很急于要逃离，于是两个孩子商量好，偷了一只船逃走了。之后他们便募集人马，待有了十二个扈从的时候，他们便去攻打赫尔却夫，杀死了他。维卡尔为父亲报了仇，收复了自己的王宫，还统治了赫尔却夫的领地。

每年夏天，维卡尔都要和斯塔尔卡德到外面去抢劫，斯塔尔卡德的养父格兰尼常常跟他们一起去。有一次，他们乘船往北去抢劫，路上遇到了逆风，逆风吹了许多天，他们一点不能前进。后来他们都认为这逆风是神祇发的，如果不向奥丁祭奠，他们就无法向前。于是他们便抓阄，看该把谁吊死以祭奠奥丁。但是，当国王维卡尔本人抓到了该被吊

死的阄的时候，大家都十分惊恐和悲伤。于是他们决定第二天再仔细议一议这件事情。

在大家都入睡以后，格兰尼把他的养子斯塔尔卡德唤醒，要他跟自己到海湾里的一个小岛上去。上了小岛后，他们来到一片开阔地，那个地方的布置像是一个议事庭。斯塔尔卡德从来没有到过议事庭，他首先看见那片开阔地被月光照得很明亮，开阔地四周的树下站着许多人。斯塔尔卡德看到摆成一个圆圈的十二块平坦的巨石，圈子里已经有十一个人坐在那里，其中一个是个长着红络腮胡的魁梧大汉，大汉手中拿着一柄斧子。格兰尼走了过去在那空着的位子坐下，当斯塔尔卡德听到大家把格兰尼叫做奥丁时，真是惊讶不已。

接着，奥丁讲话了，他说召集大家来是为了决定斯塔尔卡德的命运。手拿斧子的那一位是索尔，索尔说了他亲手杀死斯塔尔卡德的祖父，那个有八只胳膊的巨人的情形；又说他现在要做的是让斯塔尔卡德成为本族的最后一个，不能再生儿育女，巨人的血必须在他的身上绝迹。奥丁接着说，那样的话，可以让这孩子活的时间有常人的三倍。但是索尔说，在他的三生之中，他必须各干一件罪孽的事情。

奥丁答应把最锐利的武器和最好的甲衣给他；索尔则说，他永远不能有土地，不能拥有国土，不能有庄园。

奥丁给他许多金银和战利品；索尔决定，他将永不满足，总想得到更多。

奥丁允诺他总是占上风，长胜无敌；索尔则要让他取得胜利之前，每战都负伤。

奥丁让他有作歌的才能，像他说话一样轻而易举；索尔则给他打了折扣，让他永远记不起他作了些什么歌。

奥丁最后答应让他和公侯王爵同餐共饮，成为王侯的好友；索尔则要普通老百姓鄙视他，咒他遭殃。

奥丁和索尔就是这样决定了斯塔尔卡德的命运。议事庭认可了奥丁和索尔的决定。斯塔尔卡德眼睁睁地目睹了整个过程。在他们划船回到大船的时候，格兰尼要他记住，是他为他争到了许多利益，并且向他索要维卡尔，斯塔尔卡德明白格兰尼就是奥丁，他答应了他的要求。格兰尼给了他一根芦苇秆。

第二天清晨，大家又聚在一起讨论如何祭奉奥丁。大家很快就决定象征性地把维卡尔吊起，就像是作祭祀，他们不能没有这位聪明而勇敢的国王。他们找到了一棵杉树，树旁有半截杉树桩。维卡尔没有感到有任何危险，他站到了杉树桩子上，斯塔尔卡德在杉树的最细的枝上拴上一根小牛的肠子，在肠子上松松地做了一个活结套在维卡尔的脖子上。这一切就象征着绞架和要对维卡尔实行绞刑。接着斯塔尔卡德就拿起芦苇秆，用它碰了碰维卡尔的胸部。他这时便按照通常祭祀的时候那样嘴中喊道："现在我把你奉献给奥丁！"可是他的话音未落，芦苇秆就变成了一根锐利的投枪，一下子刺透了国王的胸膛。同时，小牛肠子变成了结实的绳子，细小的杉树枝猛然间长成了一根巨枝，弹了起来，把国王带离了杉树桩吊到空中。一切都变成了一场真的祭祀。

国王维卡尔就这样死在自己的奶兄弟手中了。斯塔尔卡德干了索尔所说的那三件罪孽中的第一件。所有的人都恨透了斯塔尔卡德，他自己也感到罪孽深重，无地自容、于是他便离开了挪威。

斯塔尔卡德在东方

斯塔尔卡德乘上维卡尔的船往东来到乌普萨拉，在乌普萨拉郧陵国王阿尔里克和埃立克的麾下效劳。他多次征讨俄罗斯以及其他的民族。

一次他和丹麦人毕蒙一起驾船出征俄罗斯。两人穷凶极恶的行径吓坏了俄罗斯人，俄罗斯人放弃了城池堡寨，躲到深山密林中，他们在所有的小径上都布满荆棘进行防卫。但是那也无济于事，因为斯塔尔卡德一行的鞋子上都装上了木底板，他们可以毫不困难地跨过一切荆棘。他们劫获了大量的金银财宝，财物多得无法全部带回。但是，斯塔尔卡德不允许他的武士以酒宴来庆贺胜利，因为他和毕蒙都是滴酒不沾的。

另一回他遇到了巨人威辛，威辛的眼睛极不寻常，不论多么锐利的剑，只要经他的眼睛一望，就会变成钝铁。但是斯塔尔卡德用一层蜡涂在自己的剑上，掩盖了剑的刃，结果他杀死了那巨人。

斯塔尔卡德在都柏林

斯塔尔卡德在瑞典国王那里效劳了七年。但是他实在受不了王宫里没完没了的祭祀活动，每次祭祀之后的大吃大喝更是与他格格不入。最后他和丹麦人哈克一起往西到爱尔兰洗劫去了。都柏林国王的国库中尽是金银财宝，但是，他是一个既吝啬又奢侈的人，他不让他的诸侯和扈从分享他的财富，却又不惜钱财赐给在他周围伺候他的丑角弄臣。斯塔

尔卡德和哈克打来的时候，他的群臣中只有格伽德和斯维格岱两人还敢挺身迎战，并在殉难之前杀死了哈克，还重重地砍伤了斯塔尔卡德的头部。这两位爱尔兰酋长光荣殉职后，斯塔尔卡德说.其他的人都是不值得用剑杀的，他让他们在王宫外面鞭挞自己赤裸的身躯。丹麦人把国王的宝库洗劫一空，他们根本用不着分财宝，每个人都可以要多少有多少。

与哈默之战

在归程中，他们的船在丹海岸触礁，船被撞得粉碎。除斯塔尔卡德外，其余的人全部遇难。斯塔尔卡德便到丹麦国王弗络泽那里，弗络泽非常高兴能有这样一位著名的武士为他效劳，他给斯塔尔卡德一艘船和许多扈从，让他防卫着丹麦海岸不受劫匪骚扰。

那时候，丹麦人已经征服了萨克逊人，可是萨克逊人总想着要摆脱丹麦人的统治。一次，趁斯塔尔卡德在外打劫的机会，萨克逊人向弗络泽挑战，要和他比武以解决两族人之间的争执。弗络泽是一个很要维护自己体面的人，想接受挑战和萨克逊人比试。何足他也明白，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于是他便决定首先和他的亲信商量。这期间，正赶上斯塔尔卡德回来了。斯塔尔卡德当即表示，弗络泽应该拒绝这场比试，因为国王只能和其他国王或者君主比试，而他自己却很愿意代替他的主人和萨克逊人比试。

萨克逊人听到这话之后，有点不知所措了。他们只得找来他们最勇猛、最有经验的武士哈默。据说名城汉堡——哈默的城堡，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萨克逊人答应哈默，只要肯和斯塔尔卡德比试，将照他的体重给他金子。当他们来到比试场，哈默看到斯塔尔卡德已经那么大年纪的时候，不禁大笑起来，说他只消空拳便可以制服斯塔尔卡德。一开始，哈默的确狠狠地打中了斯塔尔卡德的鼻子和嘴，差点把他打倒在地。不过老头子很快就振作起来，拔出他的剑，一剑就把哈默从头到脚劈成两块。

那一场比试之后，萨克逊人只得依然屈服于丹麦人的统治，每年交出更多的贡金。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他们的国王斯维尔廷要了弗络泽的命才告结束。

斯塔尔卡德和金匠

弗络泽的儿子英吉雅尔德继承了王位，丹麦王国的情形完全变了

样。这位年青国王一点不像他那高傲和勇敢的父亲，他周围的人不再是勇敢精悍的武士，而尽是精于进谗的小人。他不愿在训练场上操演习武，而整天沉溺于酒色。斯塔尔卡德不齿于这种骄奢淫逸的日子，便转而投身瑞典国王哈尔夫丹。

萨克逊的君王斯维尔廷还是害怕英吉雅尔德会因他的父亲被害而对萨克逊人报复。在斯塔尔卡德离开英吉雅尔德之后，他便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英吉雅尔德，他们一共养育了四个儿子。

英吉雅尔德有一个妹妹名叫赫珥伽，因为作为一国之主的哥哥是那样的骄奢淫逸，所以妹妹也就忘记了自己是公主，她被一个金匠用贵重的首饰和甜言蜜语引诱堕落。斯塔尔卡德听说这件事情后，很为他先前主人女儿的行为而愤怒，他决定返回丹麦去把赫珥伽管教起来。

他来到金匠家的时候，把帽子扯下盖住了自己的眼，紧靠门坐了下来，金匠当然认不得他，要赶他到外面和别的乞丐一起讨饭去。斯塔尔卡德却只管坐在那里，就像什么也没有听到一样，但是他为金匠与赫珥伽的下流行为越来越恼火。金匠把他的头靠在赫珥伽的大腿上，要她为他梳头，然后他解开衣裳，要她给他捉虱子，最后他竟然动手去解赫珥伽的衣服。赫珥伽注意到坐在门边上的老者，觉得面熟，感到有些尴尬，便把她那肆无忌惮的恋人推开，让他去找出武器。

这时，斯塔尔卡德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一下子跳了起来甩掉他的大氅和帽子，抽出了他的剑。这可把金匠吓得要死，他顾不上保卫自己，唯一的念头是怎么样从这个怒气冲冲的老人身边逃开。斯塔尔卡德向他砍去的时候，他已经跑到了门口，利剑一下子削掉了他的一个屁股墩。因为这样一个男人根本谈不上什么光荣地战死，而应该给他留下一个终身的耻辱。金匠躺在那里大声嚎叫。斯塔尔卡德转向赫珥伽，狠狠地打了她一耳光。血从她的鼻孔中流了出来，和她的泪水交织在一起。那泪水不是为金匠难过的表示，倒是因为自己觉得惭愧而流淌出的。从那天起，她痛改前非，规规矩矩地表现得像一个公主，维护了自己的名誉。

斯塔尔卡德则依然回到乌普萨拉哈尔夫丹国王那里。

与安甘曲尔之战

不久，年轻酋长赫尔厄从挪威驾船来到丹麦向赫珥伽求婚，国王英吉雅尔德和赫珥伽对他都很中意，同意了这门婚事。但是这以前还有一

位名叫安甘曲尔的有权势的丹麦人向赫珥伽求过婚，但被拒绝了。虽然他也是一个侯爵的儿子，却是一个以好斗和无赖行为而臭名昭著的人，他的八个弟弟也是一路货色。安曲尔不能容忍别人超过他，又特别是被一个挪威人胜过。因此，他向赫尔厄挑战，要和他决斗；这一战不仅是在两人之间展开，他要带上他的八个弟弟，并要求决战在婚礼之后的第一个早晨进行。

赫尔厄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当然不能拒绝这一挑战，但又觉得这样比勇是不平等的，他没有可能生还。不过赫珥伽对他说，既然安甘曲尔可以带上他的弟弟，赫尔厄自然也可以找上一两个人做帮手。她建议他动身去瑞典找斯塔尔卡德求助，赫尔厄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于是带上几个扈从便动身了。

到达乌普萨拉之前，赫尔厄先差遣一个扈从去邀请斯塔尔卡德参加国王弗络泽的女儿的婚宴。斯塔尔卡德已经厌烦那种丰盛精美的菜肴和饮酒作乐的生活了，所以他斥责了来人，并且让他告诉赫尔厄，他讨厌那种吃吃喝喝的事情。于是，赫尔厄自己谒见了斯塔尔卡德，替弗络泽国王的女儿向他问好，并讲清了来由，问他是不是愿意在这不平等的战斗中助他一臂之力。这正好是斯塔尔卡德喜欢做的事情，他当即应允了，并问清楚了举行婚礼和进行战斗的日子。于是赫尔厄就动身回家了，而斯塔尔卡德则从容地留在乌普萨拉。斯塔尔卡德的行动极其神速，只用了一天就赶上了赫尔厄，尽管赫尔厄比他先行了十二天。而且他刚好是在英吉雅尔德国王王宫外的地方赶上赫尔厄一行的。

婚宴极其丰盛，安甘曲尔和他的诸位弟弟也都参加了，他们喝得酩酊大醉，跑上前来和斯塔尔卡德争吵。等到新婚夫妇安歇之后，斯塔尔卡德就站到新房门前守着，怕那伙好斗的家伙捣鬼。第二天清晨，赫尔厄很早就醒了，不过他还想和赫珥伽在一起多处一会，结果又睡着了。

天刚一亮，斯塔尔卡德就推开新房门往里面瞅了瞅，当他看见新婚夫妇安稳地拥抱在一起熟睡的时候，觉得不该打搅他们，便又把门关上了。同时他自认为对付得了安甘曲尔兄弟，他甚至害怕人们说他是胆小鬼，认为要是没有赫尔厄他就对付不了这帮家伙。于是，他一个人悄悄地走出王宫，赶往约定决斗的地方。对手还没有来，斯塔尔卡德便安静地坐下来等候，尽管正下着雪，刮着寒风，他一点也不介意，解开衣服捉起虱子来。

过了一会儿，他的对手们也来了。不过，他们畏缩地躲着风雪，还点燃一堆火取暖。过了好一阵子，安甘曲尔才让他的一个弟弟上到土丘

上看看赫尔厄和他的帮手是不是来了，结果只看见斯塔尔卡德一个人在背风的地方敞开胸膛坐着，身体被雪盖了一半。

他们首先问赫尔厄在哪里，斯塔尔卡德说，对付这么一帮草包废物和专门斗殴行凶的家伙用不着两个人。安曲尔和他的弟弟可不爱听这话，不过他们还是说，斯塔尔卡德可以和他们一个一个地打。斯塔尔卡德说，这完全用不着他们操心，被他打着的人是来不及觉着挨了打的。在他们打开以后，九兄弟一起上来对付他一个人，他没有费什么事就解决了六个。可是安甘曲尔和剩下的两个弟弟却很难对付，这三个家伙的本事很不一般。在斯塔尔卡德把他们全都击败后，他自己身上已有七处负伤，有几处很严重，那些伤痕后来一直留在他身上。

斯塔尔卡德爬到河边，想喝一点水，洗一洗伤口。他发现河水都被安甘曲尔兄弟的血染红了，那情景令他感到恶心。于是他在快要失去知觉的状况下爬到一块巨石前靠着坐下——传说许多年之后还可以辨认出他在巨石上留下的印迹。

不久，有一个人驾着车从那里经过，肴见野地里东歪西倒的九具尸体，还有一位浑身是血坐在那里的老者的时候，被惊呆了。他驱车上前问老人，要是他帮着处理他的伤口，会得到什么报酬。但是斯塔尔卡德首先要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听说来人不过是一个城市小厮的时候，他斥责了对方。他不愿接受这么一个一心想着回报的小人的帮助，不许他碰自己一下。

斯塔尔卡德也拒绝了第二个要帮他的路人。因为那个人尽管自己生来是个自由人，却和一个女奴结了婚，他甚至还为她的前主人劳作来赎出她。接着来了一名妇女，可是当斯塔尔卡德听说她是一个奴隶，每天要推很久的石磨时，他也拒绝了她的好意。

最后有一位年轻人驾着车来了，是一个农民，他的父亲也是农民。斯塔尔卡德就喜欢这样的人，他喜欢这种依靠土地，依靠自己的双手维生的高贵营生。他让这个年轻人帮助他清洗包扎伤□，年轻人对老人的战斗精神非常敬佩，他把斯塔尔卡德扶上车，赶着车子来到了王宫。分手的时候，斯塔尔卡德把赫珥伽送给他的那件紫红大氅赠送给了那位年轻人。

新房里，赫尔厄终于醒来了。他完全想不出，自己睡过了头而让斯塔尔卡德一个人去对付安甘曲尔兄弟，斯塔尔卡德对此会怎么说。因为斯塔尔卡德是很容易动怒的，他一定会认为这是一种懦弱的表现。为此，赫尔厄害怕斯塔尔卡德会对他进行报复。赫珥伽说，他用不着示

弱，要在斯塔尔卡德动手之前出击。所以，当斯塔尔卡德尽管满身是伤却装作无事一般走进屋子的时候，赫尔厄一下子就扑过去举剑朝斯塔尔卡德的头上刺去。在他击第二剑的时候，赫珥伽拿着一块盾牌站到了他们两人的中间，盾被砍成了两半，她救了斯塔尔卡德的性命。这样斯塔尔卡德看出，赫尔厄之所以没有到场，并不是因为他缺乏男子气概，他为自己错怪了这位勇敢的酋长而道歉。

赫尔厄和赫珥伽的婚礼就这样结束了。斯塔尔卡德没有等伤痊愈就动身回乌普萨拉，因为他听说哈尔夫丹被谋杀了，国王年轻的儿子需要他的帮助。

英吉雅尔德的宴会和报复

斯塔尔卡德在瑞典没有呆多久就轻易找到了国王哈尔夫丹的仇人，为他报了仇，并把年轻的西瓦尔德扶上了王位。这时他觉得有必要回到丹麦，因为英吉雅尔德国王根本不想为他的父亲报仇，相反，他还和他的妻弟，也就是斯维尔廷的几个儿子来往亲密，让这些人在丹麦王宫里越来越有势力。斯塔尔卡德依然认为他对维护国王弗络泽的荣誉负有责任，所以他很快就又踏上了去莱尔的路。他扛了一袋子木炭，有人问起他为什么要带上这样一种奇怪的行囊时，他就说这将用来让英吉雅尔德的懦弱思想坚强起来。

他来到王宫的大厅，径直走到主桌他惯常坐的位子坐下。这时，王后也进来了，她看到一个衣衫褴楼、肮脏邋遢的老头坐在厅里最高贵的位置上，便叫他走开，告诉他大门那里有的是供他这样的人坐的下等位子。斯塔尔卡德对她这种说法非常恼火，但是他忍住了，坐到了她指给他的地方，由于他生着气落座，长凳和背后的墙都快震裂了。

英吉雅尔德和斯维尔廷的儿子从外面打猎回到厅里，斯塔尔卡德看到国王和他父亲的仇人的儿子在一起的时候，火冒三丈，他不愿向国王问候，也不愿和任何人说话。英吉雅尔德仔细地看了看这位愤怒倔强的老头，认出是斯塔尔卡德回来了。大家入座的时候，英吉雅尔德让人去请斯塔尔卡德到主桌来就座，享受珍肴美酒，可是他不愿意。他一生只喜欢简单的食物：一点煮熟的肉和麦粥。

国王于是让王后想方设法使老人高兴起来，王后卑躬屈膝的态度和先前的趾高气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先拿出只她最宝贵的头箍送给斯塔尔卡德，希望他看见金子会高兴起来。但是女人的饰品是怎么也不会叫他开心的，他把头箍还给了她，并说自己要在头上戴什么东西的话，

那只能是头盔，而不是这种用来献媚的玩意儿；不过她满可以把它送给她的男人，这玩意儿对他更合适一些！

王后又想用别的办法来取悦于他，她叫一位乐师来到他的跟前吹笛子。这再糟糕不过了，因为斯塔尔卡德最讨厌的就是那各种各样的丑角、乐师和阿谀奉承的宫廷艺人。乐师刚吹出几个音调，愤恨不已的斯塔尔卡德就拿起一块啃过的骨头朝乐师的头上砍去。这下他可真是心满意足了。

斯塔尔卡德依旧坐在那里，忿忿地朝四周张望。当他看见萨克逊，斯维尔廷的几个儿子坐在那里和丹麦国王调笑取乐的时候，他的眼里便充满了怒意。后来英吉雅尔德亲自过来想找个话题，于是斯塔尔卡德便直言不讳地讲了起来。他说他是来会见弗络泽的儿子的，不是来会见一个只知吃吃喝喝，或者只会搂着姑娘睡觉，而在沙场上从不露面的废物的。可悲的是，他不为父亲报仇而玷污了父亲的荣誉，更糟的是，他把本是不共戴天的仇人视为酒肉朋友。斯塔尔卡德接着就唱起了一首颂歌，歌颂了弗络泽国王和他的丰功伟绩，斥责了英吉雅尔德的懦弱和鲜廉寡耻。

开始的时候，国王一点也听不进去。但是在那位老战士用越来越严厉的词句斥责他置荣誉于脑后的时候，他注意听了：他会成为一个毫无功名和不知羞耻的人；会成为一头任人宰割的绵羊。要不了多久斯维尔廷的儿子就会坐上弗络泽的王座，而英吉雅尔德的名字只会遗臭万年！

于是国王醒悟过来了，这时，他看着斯维尔廷的几个儿子，他们不再是他的妻弟，不再是他寻欢作乐的伙伴，而是他的死敌。斯塔尔卡德的歌一唱完，英吉雅尔德便一跃而起，抽出利剑扑向斯维尔廷的几个儿子。斯塔尔卡德和他一起奋战，把斯维尔廷的几个儿子以及他们的扈从都杀死在大厅里。英吉雅尔德终于为父亲报了仇，斯塔尔卡德也就把他视为国王，看成弗络泽的真正的儿子。

斯塔尔卡德最后的孽行

挪威有一个大酋长名字叫做奥勒，他是哈拉尔德·西尔德坦的外甥，有一段时间奥勒就住在舅舅西尔德坦那里。在布珞瓦拉战役中，他却站在瑞典国王陵的一边，交战中西尔德坦阵亡了，陵国王安置奥勒统治斯科讷，而把丹麦的其余部分交给为他作战的瓦珥库里女武士赫挲治理。西兰岛的人认为，由一个女人来统治他们，对他们的荣誉是莫大的损害，于是他们找到了奥勒。奥勒以武力威胁赫挲，赫挲只得把西兰岛

和菲茵岛让给了奥勒，还为日德兰向奥勒缴纳赋贡。但是，西兰岛人发现，奥勒是一个狠心残忍的主子，他们很快就萌生出铲除奥勒的念头。但是，那一群策划者觉得他们自己是无法完成这件事情的。于是他们便凑钱雇了斯塔尔卡德来铲除奥勒。

斯塔尔卡德一度在奥勒那里效劳，他们曾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他觉得很有把握得到那些金子，金子对他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他决定趁奥勒洗澡的时候攻击他，因为那时他身上是没有武器的。可是，奥勒有一种很特殊的本事，他那锐利的眼光能叫最勇敢的对手丧胆。所以，当斯塔尔卡德来到他的浴室与奥勒的眼光遭遇的时候，他也害怕起来，差一点退缩。奥勒知道自己眼光的威力，也不怀疑他的朋友会有什么恶意，于是他用手把自己的眼光挡住，请斯塔尔卡德走近他，并问他有什么事情。于是斯塔尔卡德走过去，用剑刺死了奥勒。

事后，斯塔尔卡德深深地自责，悔恨自己作的孽。每当他想起这件事情，就痛哭不已。他对这次阴谋的策划愤恨已极，后来他杀死了好几个诱惑他去加害奥勒的人。

斯塔尔卡德之死

随着岁月的推移，斯塔尔卡德终于到了他的第三生的晚年，他越来越体衰乏力，再不能四处征战了，他漫长的生命中建树起来的威名自然会渐渐地被人淡忘。终生戎马倥偬，战果显赫的他实在不安于避居一隅默默无闻地死去，他决定要死得光荣。

于是，他动身了。他已老态龙钟，身体僵硬，眼睛几乎完全失明，双手各持一根手杖，腰间挂着两把利剑，脖子上吊着一个带子，里面装的是他杀死奥勒得到的那些金子。他希望这样会引起别人的杀机，也可以因此减掉一点他作孽后的心理负担。

他遇见的第一个人是位莽撞的年轻人。那年轻人讥笑他说，对于这么一个瞎老头，挂两把剑是多余的。他问老头是不是可以给他一把，斯塔尔卡德说当然可以，他要年轻人走近自己的跟前来。待那个青年走了过来的时候，他一剑刺透了他。

不久，他遇到了年轻人哈德尔。哈德尔正和他的朋友去打猎，他是廉尼的儿子，而廉尼就是诱杀奥勒的元凶之一。哈德尔看到这个老头子身上挂满东西，步履蹒跚地走来，他叫两个伙伴骑马冲向老头，吓他一跳以取乐。但是，斯塔尔卡德用手杖狠狠地把两人打倒在地。

哈德尔看到自己朋友的下场，恼怒得满面通红。他驱马向前，认出了斯塔尔卡德，可是斯塔尔卡德却看不清他身前的人是谁。斯塔尔卡德唱起了长歌，讴歌了年青时代的丰功伟绩，讲述了自己老年时的软弱和缺点。哈德尔此时已经不太在意这个杀死他父亲的人了，他嘲笑老头子的声音颤抖，他问道：“你是不是愿意用你的剑换我的马和车，而这就连傻瓜也愿干。”



哈德尔杀死斯塔尔卡德

斯塔尔卡德斥责了他，说这个娇生惯养的家伙当然可以取笑一个盲老头，可是像他这样的人是没有出息的。后来斯塔尔卡德弄清楚了他跟前这个人的身份。他立刻觉得找到一个家庭出身好、值得作为结束他的生命的人了，提出要把谋杀奥勒得到的金子都给哈德尔。他解释道，现在哈德尔不仅可以得到许多金子，而且还可以为他的父亲报仇。于是，他把剑交给哈德尔，把脖子伸了过去，要哈德尔刺杀他。他还说，要是哈德尔在他的头落地之前，从他的头和身子中间跳过去，他以后还可以变得刀枪不入。于是哈德尔拿过老人的利剑，把老人的头砍下。但是他没有敢从他的身首间跳过去，他害怕那沉重的身躯会把自己压死。而且，或许老武士会给自己报仇，因为即便在死掉以后，斯塔尔卡德的样子还是那么凶狠，表现出一股杀气，他的头落地的时候还深深地啃住了草皮呢！

后来，哈德尔为斯塔尔卡德修起了一个坟冢。

1. 图为路易斯·莫伊为《丹麦人行止志》所作插图。



赫尔厄·赫虞尔瓦尔德松

前面说过，在古北欧英雄传说中有好几个赫尔厄。这里的赫尔尼·赫虞尔瓦尔德松是另外一个古北欧英雄。关于这个赫尔厄的故事，只见于《韵文埃达》三首“赫尔厄之歌”的第一首〈赫尔尼·赫虞尔瓦尔德松之歌〉。

挪威有一个国王，叫做赫虞尔瓦尔德，他发誓要娶天下最美丽的女子为妻。他在壮年的时候已经有了三个妻子，这三个妻子各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他有一个辅助他的贵族，名叫伊德蒙。

—天，伊德蒙的儿子阿特利和几个扈从在一条壕沟上散步。他的扈从在闲谈中说，世上再没有比赫虞尔瓦尔德的妻子更美貌的女子了。这时他们身旁树上的一只鸟儿说话了，它问阿特利一伙是不是见到过瑞典国王斯瓦夫尼尔的女儿茜格珥琳。鸟儿还说，如果赫窠尔瓦尔德能为它建造一所庙，修好祭坛，供奉金角牛，那么他就能够得到茜格珥琳。

阿特利回到王宫，把这些话对赫虞尔瓦尔德讲了。赫虞尔瓦尔德便令阿特利到斯瓦夫尼尔那里为他求婚。但是，茜格珥琳的养父弗兰玛尔

要国王拒绝赫虞尔瓦尔德的求婚，赫虞尔瓦尔德只得自己亲自到瑞典国王那里去。

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名叫赫络德玛尔的人也去向茜格珥琳求婚，瑞典国王也婉拒了他的请求。赫络德玛尔遭到拒绝后恼羞成怒，杀死了斯瓦夫尼尔，洗劫了他的国家。弗兰玛尔把茜格珥琳和自己的女儿阿珞芙一起藏匿在荒野的一所屋子里，他自己化成一只鹰守着那所屋子，用魔法保护着两个女子。

赫虡尔瓦尔德和阿特利来到瑞典斯瓦佤兰边界的时候，看到有许多房屋在燃烧，烟火冲天，一片凄凉。傍晚，他们停了下来，在—条河边安下了营，那个地方离茜格珥琳藏匿的屋子不远。赫虞尔瓦尔德和阿特利在附近的树林散步的时候，来到了那所小屋。鹰当时在屋顶睡着了，赫虞尔瓦尔德射死了鹰，然后进到屋子里，看见里面坐着茜格珥琳和阿珞芙。赫琪尔瓦尔德和阿特利带走了两个女子，在弄清了她们的身份之后，赫虞尔瓦尔德娶了茜格珥琳，阿特利娶了阿珞芙。

赫虞尔瓦尔德和茜格珥琳生了一个儿子。他长得强壮高大，一表人才。但是大家从没有听他说过一句话，人们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有一次，他独自坐在一个山丘上，四处眺望，他看到有九位瓦珥库里女武士驰马而来。最前面的那一位女武士对他喊道：“赫尔厄，尽管你不缺乏勇气，但要是你一言不发，那么，很久以后你才能娶亲，得到国土和财富。”这时，王子说话了，他说：“嗨，你给了我一个名字。取名字的人还要给一件礼物，才能把名字确定下来。但是，请你先认真想好，因为要是你自己不跟随我，那我是不会接受你给我取的名字，也不会接受你的礼物的。”她回答说：“在西嘎尔岛上有四十六把剑，其中一把要比其他所有的剑长出一截，也珍贵得多。这把剑的剑刃上盘着一条鲜红的蛇，蛇的尾巴盘在剑柄上。剑柄象征勇气，剑尖代表恐惧。”这女武士不是别人，正是国王埃力弥的女儿斯瓦娲。

现在王子有了名字：赫尔厄·赫虞尔瓦尔德松。于是他走到父亲跟前说道：“你为什么要蹂躏没有损害过你的人，而赫络德玛尔却安安稳稳地呆在那儿守着曾经属于我亲人的金银财宝，他是那么安稳，就好像我们家族的人全都死光了一样。”赫虞尔瓦尔德拨给他武士，让他出去闯荡，为他的外祖父报仇。接着，赫尔厄从西嘎尔岛上取来了斯瓦娲给他的剑。在一座山上，赫尔厄遇见巨人哈惕，杀死了它。他又和阿特利一起来到哈惕海湾，哈惕的女儿莉姆格尔德准备用魔法伤害赫虞尔瓦尔德和阿特利。夜间，阿特利察觉了莉姆格尔德的意图，于是自言自语地讲起了故事，莉姆格尔德听故事入了迷，太阳出来的时候，她化成了一

块石头。赫尔厄带上剑，杀死了国王赫络德玛尔。战斗结束后，他到埃力弥国王那里，向他的女儿求婚并娶了她。之后他干了一段时间的海盗勾当，而斯瓦娲则留在她的父亲身边，依旧做她的瓦珥库里女武士。

除去赫尔厄外，赫虞尔瓦尔德还有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叫做赫丁，是赫尔厄同父异母的哥哥。岁末的一个傍晚，他独自一人走过一片树林，在林子里遇到一个妖女，骑着一头狼。妖女请赫丁陪伴自己，赫丁说，你去找妖人吧，这样就可以找到合适的陪伴。妖女说："你在宴会上喝酒的时候，会为这些话后悔的！"晚上，赫丁端着酒盏，正要讲来年他要行些什么善举以维护自己荣誉的时候，他的神智突然不清了，声称自己要和赫尔厄的妻子结婚。当他恢复神智后，很为自己所说的话感到痛苦。他离开家，找到了弟弟，告诉他自己是多么地荒唐。赫尔厄回答说："别让你的话折磨你。我们两人都有过豪言壮语，也许誓言都会成真的。赫络德玛尔的儿子阿尔夫已经约我三天之后在西伽尔斯沃尔决斗。或许你已经得到了我会死去的信息，那么命运便会变得对我们两人都好的。"赫丁说道："你的话令我感动，做你的亲人，我感到很自豪；但是，因为我侮辱了你，你现在结束我的性命也是正当的。"

三天之后，阿尔夫和赫尔厄在西伽尔斯沃尔决战，赫尔厄受到了致命的伤害，他派人去通知斯瓦蜗，让她火速赶来。当她赶到时，赫尔厄安慰她和赫丁说："我的妻子，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了，因为剑刺伤了我的心脏，血在不断地流。你不要悲伤，因为我命中注定要夭折。有一天黄昏，赫丁在树林里接到了这个警示，一个女人走到他面前要他陪她，而她知道我要死在西伽尔斯沃尔。要是你爱我，那么你不要为我哭泣，而是照着我的请求去做。我死后你要把心思转向我的哥哥赫丁，做他的贤内助。"他这样安慰斯瓦娲和他的哥哥，说起话来就好像赫丁遇见的不是一个女妖，而是自己的魂魄，要让斯瓦娲知道王族的家族神灵现在已经附在赫丁身上了。听到赫尔厄的话，斯瓦娲回答道："赫尔厄，在你用那金黄的戒指娶我为妻的那一刻，我就衷心地发愿，在你身后我绝对不会接受任何别人的拥抱。那时我只有一个想法，不论你是死在陆地上还是死在海上，都会有许许多多的人为你哭泣。但是现在既然你已经这样说了，那我只得照你的愿望去做了。"赫尔厄死后，赫丁走到她跟前说："斯瓦娲，我走以前，请吻一吻我！在我杀死阿尔夫、为天下最为高贵的人报完仇之前我是不会回来的。"

赫尔厄和斯瓦娲都再生了。再生后的他们一个叫赫尔厄·弘丁斯班尼，一个叫茜格隆。



赫尔厄·弘丁斯班尼

赫尔厄·弘丁斯班尼的故事首见于萨克索的《丹麦人行止志》和《韵文埃达》。在《韵文埃达》中是三首《赫尔厄之歌》的第二首《赫尔厄·弘丁斯班尼一歌》及第三首《赫尔厄·弘丁斯班尼二歌》。不过在古北欧英雄故事中，好几个赫尔厄的故事是混杂的。例如萨克索在《丹麦人行止志》中主要把赫尔厄写成是国王哈尔夫丹的儿子赫尔厄·哈尔夫丹松。不过，萨克索有时也说赫尔尼是虞尔葑王族的后裔。在关于毕伍尔夫的传说中也提到过虞尔葑王族。在那里，虞尔葑王族还和斯克约尔德王族联在一起。在《韵文埃达》中赫尔厄是国王西格蒙的儿子，沃伊尔松王族的后代。这一篇故事则是《韵文埃达》中讲述的。除了关于赫尔厄的家族渊源之外，故事基本上和萨克索的记述相一致。



赫尔厄是沃伊尔松王族西格蒙国王和玻尔格茜珥德的儿子，出生在卜拉垅。他出生的那一天出现了很多的异常景象：有许多老鹰在山头鸣叫，洪水从山岩倾泻下来，大地在摇撼，卜拉垅周围的篱墙被山洪冲得支离破碎。三位命运女神聚在一起为这个孩子编织命运之索，她们让他勇猛无比，拥有国王的权势。她们把他的命运之索牵往北方、东方和西方，让他的势力达到极远的地方。但是在黑梅丛的枝头蹲着两只渡鸦，它们呱呱地说，他不得好死，还要引起复仇厮杀。不久，它们和野狼又都有吃的了！

西格蒙征战回来，给儿子取名叫做赫尔厄，为他带回来一个葱头作为由他继承王位的凭证。就在紧接着的一次外出征战中，西格蒙就被弘德兰的国王弘丁杀死。于是，西格蒙的家人不得不把赫尔厄送走，让他在哈伽尔家里安全地长大。赫尔厄长到十五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能够为父亲报仇了。他离开了哈伽尔的家，去侦察弘丁的王宫，在那里他遇到弘丁的儿子赫明。赫明认不得赫尔厄，他以为赫尔厄是哈伽尔的儿子。赫尔厄在返回的路上，遇到一个牧童，他让牧童对赫明说，赫尔厄仍记得他受到的不公，还说刚才有一头狼来过弘丁的王宫。

弘丁回来后，听说了这件事情，他当然明白这个信息的意思，于是立刻派人到哈伽尔的家搜索。赫尔厄乔装成一个女奴，在院子里推磨。来搜索的人当中有个叫卜林德的人，他心术不良，奸诈狡猾。他一眼就看出推磨的那个女奴的眼睛比其他女奴的眼睛明亮有光，推起磨来，用的力量也比一般女奴的力量大得多，磨石嚓嚓地响，好像就要碎裂掉似的。他更相信这人是王者，她的一双手是用来把握利剑，而不是用来推磨织布的。但是，哈伽尔救了赫尔厄。他对卜林德说，这个女人是一个

国王的女儿，是一个瓦珥库里女武士，被哈伽尔抓来，成了他的女奴。这就是为什么她的眼睛这么明亮，她的气力这么大。这样卜林德的疑虑才解消了。

后来，赫尔厄驾船出海，杀死了弘丁，为父亲报了仇。于是，人们就把他叫做弘丁斯班尼。弘丁的几个儿子前来要赫尔厄赔偿，遭到了拒绝。赫尔厄说他决不给他们金银，他只有利剑兵刃，他们所能得到的是流血。于是双方在路厄费尔德展开了激战，苦战了很长时间，最后，弘丁的几个儿子全被杀死。赫尔厄活了下来，但也精疲力尽。这时，电光不停地闪着，把天空照得通明。赫尔厄看见，天上有瓦珥库里女武士的盔甲在闪耀。

餘尔厄的船停歌在布隆纳瓦伽，霍格尼国王的女儿、瓦珥库里女武士茜格隆飞到了他的船上。她盘问赫尔厄是谁，来这里干什么。起初，赫尔厄很小心，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名，而且指着另外一个人说那人是船长。其实，茜格隆只是借故问他，她早就在天上尾随着赫尔厄，知道其所作所为。茜格隆搂着赫尔厄的脖子，吻了他，激起了赫尔厄的情欲。茜格隆没有隐瞒自己对赫尔厄的爱情，不过，她担忧地对赫尔厄说，她的父亲和亲人不经她同意就已经把她许给了国王格伦玛尔的儿子霍斯布络德。赫尔厄对她说，她用不着害怕父亲恼怒，他会保护她的。

接着赫尔厄和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辛弗络特利一起召集了一大群扈从，乘船前往格伦玛尔居住的弗里卡斯泰因，要和格伦玛尔以及他的几个儿子交战。在途中，他们遇到了大风暴，雷电不停地袭击他们的船只。这时天空中有九个瓦珥库里女武士在驰聘，赫尔厄认出她们当中有茜格隆，她在保护赫尔厄。风暴被制止了，赫尔厄的船只安全地靠了岸。

格伦玛尔的儿子顾斯蒙在山头上看见船上的武士把风帆收起，便问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辛弗络特利回答说，是赫尔厄跟他们算帐来了。顾斯蒙说他很高兴他的弟兄们现在有机会来清算赫尔厄夺走霍斯布络德的未婚妻给他们带来的屈辱。辛弗络特利说：“你，顾斯蒙，还是回家喂猪挤羊奶去吧！干那样的活儿，比起动武来更适合你一些；要不然你看看是不是找得到什么丑奴婆让你亲吻。你这贱东西！”顾斯蒙也反唇讥讽辛弗络特利。后来赫尔厄提议，还是动刀枪比武吧，别尽是耍嘴皮子了。他说：“尽管我不信任格纶玛尔的儿子，可是他们以前的表现还是说明他们会用刀用枪的。”

于是顾斯蒙骑马赶回家里，通报敌人来临。他们聚集起一大队人

马，要反击赫尔厄，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好几个国王，茜格隆的父亲霍格尼以及她的两个哥哥布拉厄和岱·霍格纳松也都参加了。

那是一场极艰苦的战斗。格伦玛尔方面除了岱·霍格纳松以外，全都战死了。岱不得不向赫尔厄和茜格隆表示了忠诚。茜格隆走出山谷，来到厮杀后的战场。她看到了弥留中的霍斯布络德，对他当然没有好话，她很高兴再也不用看到他或者他的几个弟弟了。之后，她发现赫尔厄还活着。赫尔厄告诉她，除了岱以外，她的亲人全都死掉了。这使得茜格隆在享受和赫尔厄相会的喜悦的同时又充满了哀伤。

赫尔厄娶了茜格隆。茜格隆为他生下了几个儿子。岱的心情很沉重，因为他曾发誓忠于赫尔厄和茜格隆，因此不能为自己的父亲和哥哥报仇。于是，他向奥丁祭献，请奥丁把他的长矛借给他。他用奥丁的枪刺死了赫尔厄，并来到茜格隆跟前把自己杀死赫尔厄的事告诉了她。他说道："妹妹，把悲哀的消息带来给你是极痛苦的事情。我真希望我能不叫你哭泣！今天早晨，世上最优秀的君王死去了。"

茜格隆像被雷击了一般，她诅咒岱，希望他对赫尔厄发的誓全都实现，要他遭到报应。"尽管船上有最好的舵手，但只要你在船上，船就一寸也不能前进。最快的马让你骑，它也不会驮着你逃离敌人的追赶。你手头的剑，除非是砍在你自己的头上，否则它就什么也砍不动。我要亲眼看见你一辈子无家可归，没有欢乐，变成一只吃腐尸的狼逃进树林。这样赫尔厄的仇才算是报了。"

岱对茜格隆说，她必定是疯了，要不然是不会这样诅咒自己仅有的一个亲人的。他说杀死赫尔厄不是他的过错，是奥丁的旨意，是奥丁的手把枪投出的。作为对茜格隆的赔偿，他把财产的一半给了茜格隆和她的儿子。但是不论她多么富有，仍不能得到丝毫的安慰。她坐在院于里，心中想着的是赫尔厄，耳中听到的是赫尔厄威武的坐骑威格布莱尔的蹄声。现在这一切都化为泡影了。

茜格隆为赫尔厄筑起了高大的坟冢。赫尔厄进了瓦尔哈拉，奥丁让赫尔厄和他一起掌管瓦尔哈拉。他的仇人弘丁在那里，赫尔厄于是命令他干奴隶干的最低贱的活儿：生火，养狗，喂猪，给别人洗脚。

一天晚上，茜格隆的使女走过赫尔厄的坟冢，蓦然看见赫尔厄和许多人骑马来到他的坟冢那里。她惊讶极了，不禁问他们，她怎么能够看见死去的人，是不是她在做梦？是不是神的劫难日就要到来了？还是他们真的复活了？赫尔厄对她说，是奥丁允许他们回来一会儿，让茜格隆医治他的创伤。

使女跑回家里，要茜格隆赶忙去赫尔厄的坟冢那里，或许她还可以见赫尔厄一面。茜格隆匆匆赶到赫尔厄的坟地，她对赫尔厄说：“能和你再见一面，我非常高兴，就像黎明的一道曙光令奥丁的两只乌鸦看到疆场上还有温暖的尸体一样。我在吻我的失去了生命的国王，你的血迹斑斑的甲衣还没有脱去，你的头发沾满了白霜，鲜血流遍了你的全身，你的手僵直。我怎么样才能抚慰你呢？”赫尔厄回答说，是茜格隆使他还在受折磨，茜格隆冰冷的泪珠滴滴落到他胸膛的伤口上，令他痛苦万分。他说：“让我们共饮那抚慰我们的蜜醪吧，尽管我已经丢掉了生命，失去了国土。现在不应该再有人为我哭泣，即便她看见了我胸膛上的伤口，因为现在生命的女神已经来到了坟冢里的死者这里。”

茜格隆在坟冢里布置了一处地方。他们像昔日赫尔厄活着那样，安详地躺在一起，相互拥抱着。快到天明的时候，赫尔厄必须离去了！他必须在鸡啼之前回到西边的瓦尔哈拉聚魂堂。赫尔厄和他的随从骑马走了。茜格隆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第二天傍晚，茜格隆遣她的使女去赫尔厄的坟冢那里守候。当后来她自己来到那里时，燕鸥对她说：“要是赫尔厄要来，那他早已来了。鹰睡在梣树枝头，万物都已经进入梦乡；现在英雄的到来已经无望。独自一个人走向幽灵的住所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因为深夜幽灵之地潜藏着凶险。”

茜格隆的忧伤过于沉重，叫她无法承受，没过多久，她就悲伤地离世了。

后来，赫尔厄再生为赫尔厄·哈丁雅斯卡惕，茜格隆再生为哈尔夫丹国王的女儿卡拉，成为一个瓦珥库里女武士。曾有一首名叫《卡拉之歌》的诗吟唱过他们的故事，但是那诗已经佚失。现在，在一篇萨伽中还可以读到有关卡拉的故事。





赫雅德宁战斗

这个故事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前面一部分讲的是芙丽娅得到、丢失又要回那著名的金项圈的故事；后一部分讲的是赫丁和赫伊格尼之间的战斗。这个故事首见于一篇据传是9世纪冰岛著名吟唱诗人老布拉吉·玻达松所作的吟唱诗歌《饶纳之死》。斯诺里的《散文埃达》第三部〈吟唱诗〉中的第49段讲述的也是赫雅德宁战斗。这两种版本大体相同。后来的一个萨伽短篇《索伊勒的故事》以及萨克索的《丹麦人行止志》也都记载了这个故事。按照这些文献，赫丁和赫伊格尼之问的战争是永无休止的。但是，在一篇叫《索尔拉的故事》的萨伽中，故事的结尾被修改了：国王奥拉夫·特吕格维松手下的一个信奉基督的放牧人制止了这场战争。

此外，在萨克索笔下，赫丁是挪威的国王，而在《索伊勒的故事》中，赫丁是一位非洲国王。盎格鲁萨克逊古诗《维德席恩》中也提到了赫伊格尼和赫丁。

一次，芙丽娅经过一个岩洞口，她朝里面望去，看到有四个矮人坐在里面，围着炉子打造一只金项圈。她喜欢上了那件饰物，很想得到

它。她对那四个矮人说愿出许多金子换那只金项圈。但是，他们说除非能得到她的爱，她拿别的东西是换不到他们的金项圈的。芙丽娅长时间地站在那里，站的时间越久，就越想得到那只金项圈。后来，她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在岩洞里住了四夜。分别的时候，芙丽娅得到了那只金项圈。那只金项圈就是著名的布里星厄门金项圈。

回到阿斯郭家中的时候，芙丽娅做出一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但是，洛基一眼就看出她的脖子上戴着一件新项圈。在没有搞清楚她去过哪里、又怎样得到那件宝贝之前，他总觉得不安。之后，他便在诸神间讲芙丽娅去过矮人那里，并绘声绘色地讲芙丽娅以不耻的行为换得了什么。奥丁要洛基去把金项圈取来，证明他说的都是真事。于是，洛基抱怨道：“你们都知道，除非芙丽娅自己把门打开，谁也休想进入她的住处。”但是，奥丁非常坚决地说洛基必须把那只金项圈取来为证，否则，他再也不愿看见他。

不论洛基如何请求，都不能改变奥丁的主意。他只得挖空心思去和芙丽娅斗智。看到洛基耷拉着脑袋走出奥丁殿堂的那副样子，诸神都笑了。洛基来到芙丽娅的住地，围着芙丽娅的住所转来转去，但是可以进出的地方都关闭得死死的。他站在那里，腿脚都冻得发木，可还是无计可施。情急之下，他把自己变成一只苍蝇，飞到墙上，可是墙就像是石板一块，连一个缝隙也没有。最后他在屋顶上找到一个针眼那么大的孔，他艰难地从那个小孔钻了过去，进到了芙丽娅的屋子里。他小心翼翼地爬到芙丽娅的卧榻，看到她的脖子上戴着那只金项圈，但是项圈的开口被芙丽娅压在下面。他只好变得更小一点，变成一只跳蚤，然后在她的脖子上咬了一口，芙丽娅在睡梦中翻了个身，项圈的开口翻到了上面。这样洛基便从芙丽娅的脖子上解下了那只金项圈，再由里面把门打开，拿着金项圈去见奥丁。

芙丽娅醒来，发现金项圈不见了，门是开着的，便明白出了什么事情，知道是谁在捣鬼。她跑到奥丁那里，指责奥丁指使他的奴仆夜间到一个毫无防御能力的女人那里去偷东西。她说，奥丁必须立刻把属于她的东西归还给她。但是奥丁回答说：“只有你让两个强大的国王相互为敌，打一场直到世界末日才罢休的大战，你才能要回那只金项圈。”芙丽娅答应奥丁她可以做得到，于是奥丁把金项圈还给了她。

有一个国王名叫赫丁·赫雅尔兰德松，是赫雅兰德的儿子。他率领扈从四处征讨抢劫，征服了许多国家。有一次，他外出打猎，在树林中迷失了方向。慌乱中，他跑到了树林中的一块开阔地，看到那里坐着一位美貌女子。他走到她的身边，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她叫格吕恩笃

珥。赫丁在她的身旁坐下，和她交谈起来。格吕恩笃珥把赫丁一生中的壮举一点一点地套问出来，然后她说：“我知道只有一个人比得上你，他叫赫伊格尼，生活在丹麦。”“那用不着多久我们就可以比出高低来，”赫丁这样说道。他们两人又谈了一会儿，格吕恩笃珥接着就提醒他时间已不早，他的扈从一定在找他了。于是他们相互告别，他找到了他的扈从，格吕恩笃珥则依然坐在树林里面。

春天一到，赫丁就立刻出海，航行到了丹麦，在离赫伊格尼宫廷不远的海边抛下了锚。丹麦国王听说有一位名扬遐迩的国王驾临自己领地，马上就遣使去送信，表示非常欢迎这位客人。赫丁接受了邀请，大模大样地来到丹麦国王的宫廷。丹麦国王摆设了丰盛的酒筵招待赫丁，赫伊格尼问他的客人，为何他不辞辛苦从远方驾临丹麦。赫丁说他惊闻赫伊格尼的名声，自己来这儿是要和他比试一下，看看到底谁更强一些。赫伊格尼说：“乐意奉陪。王宫外面有一处地方很适合比试武艺，而在海里又可以比赛游泳。”于是两位国王就比赛了起来，他们比了一天又一天，把男人应该会的各种本事都轮赛过了。可是两人不论在哪方面都不分上下，谁也看不出两人的高低。在他们看出彼此之间绝无伯仲的时候，决定结为金兰兄弟，分享他们所拥有的一切。赫丁年轻一些，还没有家室，自由自在；而赫伊格尼已经有了王后赫尔沃珥和公主希珥德。

不久，赫伊格尼出去打劫，赫丁则留在家里守护王国。一天，赫丁出去打猎，又和他的扈从走散了，在迷途中，他走到了树林深处的那片开阔地。格吕恩笃珥仍坐在那里，她比赫丁头一回看见她的时候更加美丽了。她的手中拿着—只酒角，她请赫丁喝酒。赫丁觉得很热很渴，便喝掉了酒角里的酒。可是他把酒喝下之后，就变得昏昏然了，头脑中的记忆模糊起来。格吕恩笃珥问他，是不是弄清楚了他和赫伊格尼到底谁更强大一些。赫丁告诉她，他们两人谁也胜不过谁，人人都认为他们一般强。“可是在某些方面他还是比你强一些，”格吕恩笃珥这样说道，“他有一位出身名门的王后，而你还没有妻子。”赫丁说道：“要是我愿意，他会把他的女儿嫁给我的。那样一来，我和他一样，都是有妻子的人了。”“那你还是差一些，”她说，“因为你需要向赫伊格尼求一个妻子。要是你强行把公主抢出王宫，再把王后绑在你的船头，当你的船在海上航行的时候，让海水冲打她，那你就光彩多了。”赫丁被喝下去的那些蜜醪弄得晕晕乎乎，竟觉得格吕恩笃珥的主意很好，而把他和赫伊格尼结拜兄弟的事情早已抛到脑后。

当时已是晚夏，赫丁开始做出海的准备了。将一切都收拾停当后，他跑到皇宫里，把希珥德和王后都带到了海滩上。看到赫丁眼睛露出的

凶光，希玥德惊恐万分，她恳求他道：“请不要伤害我。你知道只要你向我父亲开口，他就会把我嫁给你。即便你强行把我带走，他还是可以谅解你的。但是，要是你伤害了我的母亲，那他是永远不会甘休的。如果我的父亲陷于悲痛中，那我会很伤心的；当然我同样也不愿看到你没有个好下场。”赫丁说，他要为所欲为，后果如何他并不在乎。他带着她们来到海边，叫人用绳子把王后绑在船头上，让海水冲打她。希玥德则被他带上了船。

在赫丁的船就要启航之际，他又走到前一次遇到格吕恩笃玥的那片树林，对她讲了他所做的一切。她又请他喝酒角里的酒，赫丁喝完酒之后，只觉得眼前一片昏暗，倒靠到了格吕恩笃玥的膝上。待他昏睡过去之后，她把他的头从膝上挪开，说道：“现在我让你和你的扈从，赫伊格尼和他的扈从都按照奥丁的意志行事。”在赫丁醒过来的时候，格吕恩笃玥已经离开，他隐约地看见了她的身影，顿时觉得她很阴险。此时他记起了自己的所做所为，感到万分羞愧。他回到船上，启船驶向无人知晓的地方去。

赫伊格尼回来后，得知了所发生的一切。于是他升起船帆离开丹麦去寻找赫丁。赫伊格尼寻着赫丁的踪迹，在海上航行了很长的时间，但赫丁总在他到达前一夜离开。有一天，赫伊格尼来到一个地方，正当准备抛锚的时候，他隐约地看到了赫丁的船帆，于是立刻追了过去。他的船顺风，而赫丁却处在逆风的位置。于是赫丁转了航向，驶进了一个叫做霍岛的小岛。赫伊格尼也跟着来到霍岛，抛下了锚。

赫丁请希玥德向她父亲说情，希望能促成他们之间的和解。他让希玥德带了一只金环给赫伊格尼，请求他的谅解，并要向他说明，他是在盲从而失去理智的情况下杀害了王后，将公主强行带走的。希玥德来到海边，她的父亲正好上岸。希玥德把金环递给她的父亲，她把赫丁的话重复了一遍；但是，她加了一句：“赫丁愿对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一切作为补偿。但是他并不是害怕你，也并非要不惜一切代价乞求和平；要是你不收下他付出的东西，那他就会大怒的。那么，就很难说你不会为你的尊严而后悔了。”赫伊格尼态度强硬，他说，若赫丁只是抢走了他女儿，他本可以原谅他，但是他永远也忘不了赫丁是如何对待他的妻子的；要是赫丁想要和平的话，他必须走得远远的，再不踏上丹麦的土地，也不要再在丹麦国王眼前出现。

希玥德回到赫丁那里，对赫丁说道：“你和我父亲能和解最好，但是，除非你卑躬屈膝地给他做奴隶，否则，他是不会谅解你的。他命令你放掉我，放弃你的国土和一切财物，走得远远的，到一个没有人知道

你名字的地方去。”听罢，赫丁命令他的扈从准备战斗。不过，在赫丁和赫伊格尼对阵的时候，赫丁又向赫伊格尼喊话，再一次请求和解，说他愿付出巨大的财物作为赔偿。赫伊格尼回答说道：“太迟了，我的达因斯莱夫剑已经出鞘了，它不染血是不回鞘的。”“你吹嘘你的剑；但是你等着瞧，看看它会不会给你带来胜利，”赫丁回答道，“我相信，只有不令主人失望的剑才是好剑。”于是双方交起手来，整整打了一天。天黑下来的时候，两个国王都回到自己的船上休息。晚上，希珥德来到战场，用很大的尿泡把死去的武士一个个吹醒。待到第二天清晨太阳出来的时候，两位国王又打了起来，又打了一整天。到了晚上，武士和武器都变成石头；但是天一亮，武士们便又爬起来打斗。

赫伊格尼和赫丁的武士不停地在霍岛上打仗，一直打到世界的末日。





西尔克令厄人

这个传说的主人公是一对恋人，年轻国王哈格巴尔德（豪玻）和丹麦国王西伽尔的女儿茜格妮（茜格奈莉珥）双双殉情。这是一段最为北欧人所熟知的充满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9世纪的时候挪威有一位名叫榷多尔夫的吟唱诗人，在他的诗中把绞刑架叫做“茜格妮男人的马”。后世的文学作品中也常常讲到茜格妮、她的父亲西伽尔以及她的情人哈格巴尔德。但是，最早最完整地讲述哈格巴尔德和茜格妮爱情故事的是萨克索《丹麦人行止志》第七卷中关于西格尔（即西伽尔）行止的文字。萨克索没有讲他的这段故事取材何处，但他在叙述这段故事时候，特别是在故事的高潮部分，使用了大量的诗。从这一点来看，他直接引用了许多当时还在流传的吟唱诗。这种散文叙述中夹杂韵文的文体是冰岛《定居者之书》惯用的文体。那些故事中的韵文就是冰岛吟唱诗人的歌。《丹麦人行止志》中叙述西格尔故事的韵文并不像是萨克索的作品，而更可能是他直接听到的关于那一对恋人故事的吟唱诗。在丹麦，更为人熟知的是关于这对恋人的民谣。流传下来的民谣中没有那些拖泥带水的征战场面，而一开始就是哈格巴尔德乔装妇女去见茜格妮的情节。可以说，是通过民谣，这个故事才成为北欧家喻户晓的爱情绝唱的。这里我们按照萨克索的文笔讲述这段故事，同时也把有关的民谣译

出供读者欣赏。

丹麦的一位国王名叫西格瓦尔德，他有一个女儿名叫茜格里德。有许多的人向她求婚，可是她还从来没有用眼看过任何男人。一天，他的父亲来到她的闺房，说该是她出嫁的时候了。她发誓说，她只挑选能把她的目光吸引去的那个男人做自己的丈夫。一个叫奥塔尔的出身高贵的年轻人听到了这话，对这位高傲的公主产生了爱慕之情。他是一个很勇敢的青年，还在很小的时候，他就是出了名的武士。此外，他能说会道。于是他便勇敢地到国王的王宫求婚。他想用年轻男人懂得的那些表达爱情的语言博得那个姑娘的一瞥，可是不管他怎样花言巧语，姑娘就是不看他一眼，最后他不得不无功而返。

这时，还有一个巨人，或者说是一个妖怪，也听到了国王的女儿一眼不瞧任何男人的传闻。他想，我能用邪术做到别的男人用美貌和男子汉气概做不到的事情。于是他乔装打扮了一番，穿上女人的衣服，到国王的王宫里，找了一个为宫中妇女牵马的差使。一天，在他用灵巧的言辞博得了国王女儿的信任之后，把她诱进了一座森林里。在他们远离众人时，他抛掉了手中的缰绳，抓住了她，把她带到荒原里。可是不管他怎样威吓诱惑，都无法使她屈从。最后，他恼羞成怒，便把她带到一个洞穴里，用她的头发把她牢牢地绑在一块大石头上。

当听说茜格里德被劫持之后，奥塔尔便出发到森林里去寻找公主。他找遍了森林里所有的角落，最后发现了她被困的地方。但是，为了解救她，他不得不用他的剑把她的头发割掉，因为他无法解开巨人打的魔结。接着他陪她坐下，安慰她，对一位公主竟然遭到这样的不幸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可是，虽然他用尽了他所知道的一切美丽的字眼，他的辛苦还是赢不到公主的一瞥。于是他站了起来，说道："你愿意自己照料自己，我满足你的愿望。"说罢，就离开了她。

奥塔尔走了以后，茜格里德在那时而崎躯、时而开阔的森林里流浪了一些日子。后来，为了活命，她不得不给一个妖女人干活，为她照料羊群。最后，她又从妖女人那里逃脱出来。她衣着褴褛、饥寒交迫地跑到了奥塔尔父母亲的庄园里，奥塔尔的母亲热情友善地接待了她，并十分尊敬她，因为褴褛的衣衫并不能遮去她高贵的出身。但是，她的眼睛总是朝下看着，要是奥塔尔在家里，她还要拉下头巾把脸遮住。

传言奥塔尔要娶亲了。庄园里忙成一片，大家都在为婚礼做准备。娶亲的日子到来了，大家把奥塔尔拥到新郎的座位上，欢欢喜喜地吃喝起来。到了深夜，奥塔尔进入洞房，他叫茜格里德捧着火烛。奥塔尔上

床的时候，茜格里德的眼睛望着地面，没有注意到烛脂流淌下来快要烫着她的手指。他喊道："小心烫着你的手！"她不觉把眼光投向了他。于是他一下就把她抱上了床。

茜格里德的父亲听说奥塔尔没有得到他女儿的同意就强娶了她，感到十分恼怒，要把他绞死。不过，当茜格里德向她的父亲讲述了奥塔尔所做的一切之后，国王谅解了奥塔尔的行为。

国王西格瓦尔德还有一个儿子名叫西伽尔。在西伽尔的庄园里有四个孩子一起长大：一个女孩叫茜格妮，三个男孩分别叫西格佤尔德、阿尔夫和埃尔格尔。阿尔夫很漂亮，长着一头金色头发，年轻时候便在征战中以勇敢闻名。当时，另一个名字也叫西格瓦尔德的哥特国王有一个女儿叫做阿珥芙希珥德，她十分骄傲，对任何男人都不瞧一眼。她的父亲为她盖了一所闺阁，由一条大蛇把守着。他对外面传话说，谁要是想赢得阿珥芙希珥德，就首先必须把大蛇杀死。要是他做不到，他也性命难保，他的头将被砍下挂在闺阁外的一根杆子上。

有许多小伙子为了得到阿珥芙希珥德，不惜豁出自己的性命和大蛇拼搏，但是他们都遭到了厄运。不久，闺阁的外面便挂起了一大串人头骨。听说了这位骄做公主的名声之后，阿尔夫对她产生了爱情，他准备去向阿珥芙希珥德求婚。他穿上一件用新剥的兽皮做成的衣服，并先将长矛放在火中烧过。在大蛇吐着毒气呼呼向他冲来的时候，他把炽热的长矛投向了大蛇的口中，大蛇当即毙命。之后他便走到国王跟前，要求国王履行诺言。但是国王说，这要由他的女儿自己决定。阿珥芙希珥德的母亲悄悄地对女儿说，那人只不过杀死了一条大蛇，便可以强娶她为妻，这很让她觉得羞耻。阿珥芙希珥德回答说："阿尔夫已经表现了他的勇气，为了赢得我的爱，他已经竭尽所能了。你不用再多说了，我看得出你们想些什么，你们会得到满足的。但是我也有要求，我要父亲给我武器，让我去作战。"国王不得不把阿珥芙希珥德武装起来，给她船只。她穿上铁甲，出海抢劫去了。

阿尔夫听说自己的意中人当了海盗，便也随她而去，做了海盗。一天，他的船驶进了阿珥芙希珥德所在的那个海湾，阿珥芙希珥德一见阿尔夫的船驶进海湾，便驾着自己的船朝阿尔夫的船冲去。两船相遇时，阿尔夫船上的丹麦武士对敌方船上苗条娇小的掌舵人感到十分惊讶。战斗中阿尔夫步步进逼，一直逼到阿珥芙希珥德掌舵的地方。他朝那位首领砍去，他的剑砍中了那位首领的头盔，头盔落到了地上，掌舵人的娇嫩面庞露了出来。于是他喊道："都把剑放下。这里用不着那么锐利的武器了！"他问阿珥芙希珥德，他已经在她的闺阁前杀死了大蛇，现在

又战胜了她，这一回他是不是够有男子气概了。于是，她心甘情愿地跟着上了他的船。阿尔夫把准备好的女装给她穿上，十分殷勤有礼地接待了这位国王的女儿，并昼夜兼程回到自己的庄园。不久，他便和阿珥芙希珥德举办了婚事。

阿尔夫在家里呆了一整冬。春天一到，他便和他的弟弟埃尔格尔一起到海上行劫去了。他们遇见了哈蒙国王的儿子赫尔温、哈格巴尔德和小哈蒙，交战了一整天，双方势均力敌。第二天，他们便和解了，结拜成为兄弟。在分手的时候，哈格巴尔德随着他新结拜的兄弟们到西伽尔那里做客。当茜格妮听说了哈格巴尔德的英勇行为的时候，便对他产生了好感，他们常常幽会。一天，茜格妮的几个侍女和她谈起了她的许多崇拜者的时候，她的一个侍女特别称赞了一个叫西尔得吉赛尔的撒克逊人。茜格妮向侍女吐露了她对哈格巴尔德的倾慕，说他的勇敢远比其他人的美貌重要得多。可是她的一个侍女跑到了西尔得吉赛尔那里，向他讲了茜格妮所说的话。那个撒克逊人十分恼火，便去和国王的耳目、狡诈的玻伊尔维斯谋划诡计。玻伊尔维斯偷偷地跑到国王那里，在国王跟前讲了哈蒙的儿子的许多坏话，说人人都知道哈蒙的后裔从不信守诺言，从来不对与他们缔约的盟友忠诚。在玻伊尔维斯的挑唆下，两个家族之间产生了隔阂，进而又发展成为仇恨。一次，趁哈格巴尔德不在家，西伽尔的儿子们袭击了他们的结拜兄弟，杀死了赫尔温和哈蒙。哈格巴尔德回到家里，知道了所发生的事情，便聚集自己的扈从为兄弟们报仇，杀死了阿尔夫和埃尔格尔。

哈格巴尔德被西伽尔国王逐走，但仍十分思念茜格妮。由于思念之极，他男扮女装，来到西伽尔的庄园，说是为哈格巴尔德送信给国王来了。客人受到了友善的接待，并且被引到闺房休息。女仆为他揉脚，消除客人旅途的疲劳。令她们吃惊的是，这位外来人的脚上会有许多的茧子。茜格妮认出了哈格巴尔德，她打断了她们的议论，对她们说，哈格巴尔德的姑娘们习惯于随从他外出征战，所以她们的手上和脚上有茧子。茜格妮向外来人表示了极大的尊敬，让客人在自己的闺房中过夜，夜里他们有许多的话要说。哈格巴尔德对茜格妮讲清了迫使他不得不杀死她两个哥哥的原因，他为此感到极为痛心。他说道：“要是你的父亲抓到了我，他理所当然地要处死我以替他的儿子报仇。不过，至少我现在得到你的爱了。”这时，茜格妮回答说：“要是我的父亲把你杀了，在你死后我也不会再嫁给任何别的男人了。我永远属于你。”哈格巴尔德非常感谢她的恩情，说她的诺言重过他自己的生命。正当两人在那里山盟海誓的时侯，有一个侍女在门外偷听到了他们所讲的一切，她立即跑到国王那里，报告是哈格巴尔德乔装成女人来找公主的。半夜，哈格巴尔德听到屋外一阵嘈杂，有许多人跑动的声音，他一跃而起堵在门口，

拔出兵器拼死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而被逮住，带到了国王那里。西伽尔和他的朋友们商量如何处置他的仇人。他的一位忠实的朋友毕尔维斯劝说不要杀掉他，免得再在哈格巴尔德的亲人中结下扑不灭的仇恨，最好是化干戈为玉帛，接纳这位勇敢的年轻人做自己的女婿。但是奸诈的玻伊尔维斯却提醒国王不要忘却这个人所干的许多坏事：他先杀死了国王的两个儿子，接着又玷污了国王的女儿，让整个家族都蒙受耻辱。玻伊尔维斯的话最投国王的心意，于是他令人在他的王宫外面的一个小丘上搭起了一座绞架，在哈格巴尔德行将被押赴绞死的时候，王后走到他的跟前，递给他一只酒角，戏弄地说："祝贺你的德行，喝下这点酒，享受一下被绞死的荣耀！"哈格巴尔德接过酒角说道："我用的是杀死你两个儿子的手接过酒角的。"说罢他便把酒角扔到了王后的脸上。国王大喊道："快把他带出去，让他去骑那匹和他的骄横相配的高头大马去罢。"侍从把他带到了绞架前，这时他要求押送他的人先把他的大氅吊上。他说："我很想看看我的身子吊在那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守卫茜格妮闺阁的卫士远远看见一件大氅被吊起，他们喊道："他们把哈格巴尔德吊起来了！"这时，茜格妮便点燃了她早已准备好的火堆，火焰一下子就升到了天空。哈格巴尔德看到王宫里浓烟升起的时候，对行刑的人喊道："快点，你们这些猪猡，还在那里呆站着干什么？我等不及了，我要迟到了。我不愿意茜格妮等我。"在绞索套到他的脖子上的时候，他高声笑了起来，说道："我可以幸福地走了。"



哈格巴尔德要求把自己的大氅吊在绞架上；茜格妮见此情景点燃了她的绣楼。
图为丹麦著名画家易卜·斯潘·奥尔森的作品。

哈格巴尔德和茜格妮就这样相伴而去了。不过，在他们死后，他们两族和解了，世代关系一直十分亲善。

下面是民谣（豪玻与茜格奈莉珥》。这里用的是世界知名民谣学者、哥本哈根大学民谣学教授阿克赛尔·奥尔里克整理的文本。原文收在奥尔里克编辑的《丹麦民谣选》中。

豪玻与茜格奈莉珥

年轻国玉豪玻和国王西沃，

争纷无止无休，

全因为那高贵的茜格奈莉珥；

娶她为妻就最如意不过。
哪里还有淑女比她更美貌。

国王豪玻做了一梦，
醒来后他悲伤又惆怅。
他忙把亲爱的母亲谒见，
对她把梦情倾诉。

“我仿佛身在天上，
那地方真是美丽无比；
胳臂里我挽着高贵的茜格奈莉珥，
我们坠落到了地上。”

“你梦见你挽住了那位淑女，
你们又坠落到了地上。
这预示你会赢得她的爱，
可为了她你要舍掉性命。”

“梦见得到那位淑女，
我的幸福大得无比；
若是为了她我必须一死，
那我也在所不惜！”

豪玻于是蓄起长发，
穿上妇人的衣裳；

骑着马他来到丹麦，
他和女子完全一样。

啊，他改妆进到后宫，
全为了那如花似玉的公主；
他来到深宫的闺房绣阁，
来寻找高贵的茜格奈莉珥。

“你在这里小憩，高贵的茜格奈莉珥，
女管家和女佣人前拥后挤！
豪玻遣我来见你，
把刺绣和缝纫的女红学习。”

“我会把我懂得的各种女红手艺
全向你展示无遗；
你要和我同食一个盘中之餐，
你要和我的侍女同眠共寝。”

“哦，我曾和国王的孩子同眠，
夜间和他们挽臂休息在一起；
若是要我和你的侍女同榻共寝，
我必定受轻蔑而羞死。”

“听着，美好的女子，你不要忧虑，
那样的不幸不会降临给你；

你要和我同食一个盘中之餐，
在我身边就寝。”

他拿上一把精致的小刀，
努力尽心地雕刻，
刻出鹿儿几只，有雄也有雌，
在林间嬉戏奔驰。

淑女们安详静坐，
手中的活儿做得工整又得体，
只有国王豪玻他，
针儿还在把他戳。

侍女开始讲话了，
一根舌头又毒又恶：
“啊，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位贤淑女
做出过这样糟的针线活！

"她从不用嘴唇润润她的针，
做出的针脚粗又笨，
可是她喝起酒来一口一大杯，
连斟都来不及。

“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位淑女的手，
会比铁块还僵硬；

也没有见过哪位贤淑女的眼，
会这样放肆无忌。”

“住口吧，你这恶毒的女人！
任凭你怎么胡说八道，
无论我的眼往哪里看，
我一眼也不会瞅你。”

现在夜已深，
人人都离去就寝，
豪玻和高贵的茜格奈莉珥
同向一间闺房走去。

她的手贴上豪玻的胸口，
那里的颜色金黄又鲜红：
“为什么你的胸脯
好似男子的？”

“哦，那是我国国王的习惯，
女子也要出席议事庭，
我没有女子的胸脯，
是因为我时时披铠挂甲。

“好，高贵的茜格奈莉珥，请你告诉我，
趁我们单独在一起，

这世上有无哪个男子
激起过你心怀中的爱情？”

“不，除了那个国王的儿子叫豪玻，
世上再没有别的男子，
在我心上有一席地。
可是他的爱我却永远得不着。”

“若是你心底的情爱，
真正只独钟豪玻，
那么，我的心上人，请你转过身来，
他就近在你的身旁！”

“若你真是国王的儿子豪玻，
为什么你要让我蒙上耻辱？
为什么你不带上猎鹰骑上马，
光明正大去见我父王？”

“啊，我为何要带上猎鹰骑上马，
光明磊落去见你父王？
难道我不知道，
他发过誓要把我爭上绞台处死？”

“悄悄地，豪破，悄悄地。
当心又当心，我求你！

我的侍女醒着躺在那里，
听着我们讲的一切。”

“你那恶毒的侍女，
真的躺在那里听？
我的蓝色衬裙下
垫着铁甲，藏着利剑。

“我的衬裙下
确实垫着铁甲，藏着利剑，
即使来了武士一百十，
他们的下场都必定可悲无疑！”

这时，那恶毒的侍女，
正躲在附近偷听。
她盗去了豪玻的铁甲，
窃走了他的利剑。

铁甲和利剑
都被她盗走。
地匆匆赶去
国王西沃安息的房间。

“你已睡熟，还是醒着，高贵的主人？
啊不，你睡得太深沉，

你可知道，美王子豪玻
正在茜格奈莉珥的身旁熟睡。”

“快闭上你的嘴，你这恶女人，
你在撒弥天大谎。
明天不等太阳西沉，
我要用火把你烧死！”

“现在请你听着，西沃，
请相信我说的，
你看，这是豪玻的铁甲，
还有他的利剑！”

国王西沃，一下子跳了起来，
大声喊叫着跑过寝室厅堂：
“全起来，全起来，武士们，
赶紧穿好你们的铁甲衣！

“武士们，穿上你们的铠甲，
把它牢牢系紧。
王于豪玻在这里，
他可是勇猛、强壮有力！”

啊，他们拿着大刀，而且还有长矛，
把闺房的门猛烈地敲。

“快出来，快出来，豪玻，豪玻；
快出来，我们来较量！”

他们的话音还未落，
英俊的王子豪玻已一跃而起。
可是他没有了铁甲，
也不知他的利剑又在哪里。

“啊，我的铁甲没有了，
也不知我的利剑在哪里。
我发誓，高贵的茜格奈莉珥，
对这次相遇我们会永铭心底！”

人群蜂拥围住王子豪玻。
他像个勇猛的武士在拼搏！
只见他还在挥舞着
他急中拆来的床板。

他赤手打死了好些个，
脚下还踏着另一些。
倒在茜格奈莉珥闺房中的
是三十个西沃国王的武士。

他们抓住了王子豪玻；
他们拿来了绳索要把他绑捆。

他把绳索全都挣断，
好像它们是谷草根根。

又是那恶毒的侍女，
给他们献策出主意：
“除非你们有高贵的茜格奈莉珥的秀发，
否则你们休想把豪玻绑住！”

他们从茜格奈莉珥的头上摘来秀发一根，
把豪玻的脚手绑拴。
她那高贵的心一定要破碎，
若是他把秀发挣断。

“茜格奈莉珥，请你听分明：
要是你真钟情于我，
那么当你看见他们绞死我，
你便放火烧掉你的闺房和一切！”

“啊，要是我父亲手下有扈从，
把你的性命断送，
我一定要拿他的心上人
为你把仇报！”

高贵的王子豪玻见到了绞刑台，
他开口高声讲：

“把我猩红的大氅高高挂起，
那是要让人人看到的标记！

“把我那猩红的大氅高高挂起，
那大氅鲜艳又美丽，
仕女们一看见这标记，
便全要流泪哭泣。”

放火点燃闺阁房顶和房檐的
是高贵的茜格奈莉珥；
一团熊熊烈火
烧死了她所有的侍女和她自己。

高贵的豪玻停伫良久，
再最后一次放眼远望，
看到茜格奈莉科的闺阁
正被条条火舌吞噬。

“取下，取下我那猩红的大氅。
它的使命已经完成。
现在，即便我有性命万条，
我也不要再活一次。”

国王西沃四下眺望，
他说话了：

“啊，是什么东西燃烧得火红一片，
烟气又那么猛烈？”

扈从小厮趋前禀报，
他早已泪水满面：
“那是高贵的茜格奈莉珥的德行。
烈焰正把她的深情昭示人间。”

“去救她，去救茜格奈莉珥，
骑上烈马狂奔而去。
还要赶袂去绞架那里，
救下年轻国王豪玻。”

他们赶到绣楼，
茜格奈莉珥已香消玉殒；
他们赶到绞刑架那里，
豪玻也已经从容绝命。

“要是昨夜我知道
他们相爱这样深，
就把整个丹麦都给我，
我也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

哀哉，纹架，
哀哉，绣楼的一堆灰烬！

他们随即活活地埋掉了

那恶毒的侍女。



赫拉夫尼斯塔人

关于赫拉夫尼斯塔人的故事，在《北欧国家远古的萨伽》中一共有三篇。这里关于凯惕尔的故事是其中的第二篇。凯惕尔是赫拉夫尼斯塔人的族祖。在冰岛的《定居者之书）和《埃吉尔的萨伽》中都把凯惕尔当作历史人物。这篇故事和下面的《瓦特纳谷人》一祥，讲的是一些虽然普通但却伟大的百姓的故事。读赫拉夫尼斯塔人和特纳谷人的故事，对我们感性地了解冰岛人和挪威人很有帮助。

挪威最北部纳姆谷赫拉夫尼斯塔地方有一位善良的农民，他的名字叫做哈尔毕虞盎，绰号半妖，是霍珞伽兰一带农民的首领，有一个儿子名叫凯惕尔。凯惕尔高大强壮，但是他从小就愿意躺在火炉旁边，—只手撑着脑袋，另一只手伸到火旁烤火。他的父亲常常讥笑他说，哪怕他只把手从他的头上挪开一点，也会更像自己的父亲。但是，凯惕尔根本不理会父亲的嘲笑，也很少听他的劝告。

邻近有一位农民名叫毕虞盎，总喜欢拿凯惕尔开心，把他叫做赫拉夫尼斯塔的笨蛋。—天，凯惕尔乘船去捕鱼，他等了一整天，只网到一条小鳕鱼。毕虞盎和他的家人也在同一个地方下网，却捕到了满满一船

的鱼。在收网回家的时候，他们经过凯惕尔的船旁，狠狠地讥笑了凯惕尔一番，祝贺他无比伟大的收获。他们还把他们的大鱼高高地举起，在凯惕尔面前夸耀。这时，凯惕尔说话了：“你们把我捕到的鱼拿去也算上，再看看我们谁能抓到它。”说罢他便把鱼猛地朝毕虞盘的船扔去。鳕鱼打中了毕虞盘的耳朵，他朝后倒进了水里，再也没有起来。凯惕尔划着船回到家里，什么也没有说。

一天，哈尔毕虞盘正准备出海捕鱼，凯惕尔来了，请求一起去。但是老头子说，他最好还是留在家里，因为呆在火炉边比在海上要暖和得多。凯惕尔便走开了。但是，在父亲来到海边备船的时候，凯惕尔早已在那里等着他了。哈尔毕虞盘走到大船的船头，向儿子说，现在他可以把船推到海里去了。凯惕尔用力推船尾，但是船一动也不动。原来哈尔毕虞盘在船头拿脚使劲顶着，还装出一副使劲拉船的样子。“我不知道你像谁，”父亲说道，“肯定不像你的亲人，因为你一点劲儿也没有，我在你这个年纪时，一个人就能把这只船推到海里。”听到这话，凯惕尔再用劲一推，这回船移动了，把哈尔毕虞盘脸朝地撞倒在卵石上，船也进了水里。哈尔毕虞盘爬了起来，嘟囔着说：“谁会相信我是你的父亲？你弄得我浑身是伤！不过，现在我看出来你还是很有力气的。”之后，他们一起划着船捕鱼去了。从这一天起，父子两人便和好了。

不久，霍珞伽兰那一带能捕到的鱼越来越少。一天，凯惕尔对父亲说，他要出海捕鱼，他不想成为家里的负担。哈尔毕虞盘要和他一起去。可是，凯惕尔说，他一个人可以驾驭大船。“你自己当然能行，我的儿子，”哈尔毕虞盘说道，“但是，看来你应该先对北边几个地方的情况有所了解。离这儿最近的是奈斯特海湾，它的北面是弥德海湾，最北面是维塔德斯基雅夫。这两个海湾都有渔民居住。我最后一次经过那一带的时候，那边的海岸上都有炊烟，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不知道那边现在是不是还有人居住。”



凯惕尔驾着船往北驶去，可是他直接就驶到了弥德海湾。进到湾里以后，他看出上面是有人居住的，因为有一所屋子的烟囱在冒烟。凯惕尔走到那所屋子的时候，屋子里没有人，但是他看见屋外沙丘下储存鱼的地方埋着大量的鱼。他动手刨开沙堆，发现那里有鲸肉、海豹肉和熊肉，在沙丘的最底层，竟是咸海水浸透了的人肉！天渐渐黑下来，从海湾那边传来划桨的声音，他走到海滩上，看见一个巨人划着船朝岸边驶来。凯惕尔觉得那只船非常大，而且船主也高大得叫人毛骨悚然。船一到岸，那巨人便跳了下来，竟然把船扛到了船蓬那里。他的脚踏在地上的时候，脚腕陷到了沙里。凯惕尔听见他在用沙哑的声音嘟囔："是谁把我储存的东西都刨了出来，毁掉了我的美餐？莫不是那个窝囊货凯惕尔跑到这里捕鱼来了？"之后，他便朝屋子走去。他走进屋门的时候，要先弯下身子，才能把头伸进去。这时，凯惕尔已经躲在壁炉的一旁，手中拿着斧子。巨人的头刚伸进来，他便朝巨人的脖子砍去，一下就把巨人的头砍了下来。凯惕尔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并在周围捕鱼，直到他的船装满了鱼后，才驾船回家去。

第二年夏天，凯惕尔把船准备好，又要捕鱼去了。哈尔毕虞盎听说凯惕尔计划要航行到北边更远的地方，便劝凯惕尔不要去，最好留在家里逍遥逍遥。但是，凯惕尔根本不听他的话，动身出海了。他一直来到了维塔德斯基雅夫，发现一所渔民的屋子空着，便在那里安顿下来，把捕鱼的工具准备好。海湾里的鱼多极了，简直伸手就可以抓到。第一天，他的棚里就差不多挂满了鱼。可是第二天早晨他出门的时候，却发现前一天捕的鱼全不见了。那天晚上，他躲在一旁，要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半夜时分，他看到来了一个巨人，走进他存鱼的小拥，用一个

筐把他捕的鱼背走了。就在巨人走到鱼棚口的时候，凯惕尔用斧子朝他砍去。巨人挣扎了几下，凯惕尔没有抓牢斧柄，斧子陷人巨人的肩里。巨人从地上爬了起来，朝远处跑去，跑进一个洞穴。凯惕尔在后面追赶。赶到那个洞子的时候，看见里面有几个妖魔围着一堆火坐着。他听见他们在哈哈大笑，还嚷着说："他谢谢你没有，卡尔德兰尼？"那个偷鱼的巨人回答说，他现在需要的是药青，而不是嘲笑。听到这话以后，妖魔都跑到洞穴的下层给他找药膏去了。就在巨人坐下等着同伙取回药膏的时候，凯惕尔偷偷溜了进去，拔出斧子又砍了他几下。之后，凯惕尔转回到他的鱼棚，收起鱼，启航回去了。回到赫拉夫尼斯塔的时候，哈尔毕虞盎很高兴，问他在维塔德斯基雅夫那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没有什么特别的。"凯惕尔回答道。

到了深秋，凯惕尔又准备出海了。他的父亲坚决反对，说人们一般是不在这个季节出海捕鱼的，但是凯惕尔根本不听。他准备停当后，还是出海去了。他的船往北航行到达海湾地带的时候，遇上了逆风，被吹回了大海，一直到了拉普兰，才看到陆地上陡蛸的山崖高耸出海面。他把船划到由一些陡蛸笔直的岩石围成的一个小湾里，抛下锚，然后躺在船上呼呼大睡。半夜，他惊醒过来，觉得他的船在一上一下地摇动。他爬了起来，往岸上望去，看见有一个女妖站在他的船头摇动。他把救生小船放下，跳了上去，解掉绳子，往岸边划去。天气很坏，海水依然波涛汹涌。他看见前面有一条鲸在游动，每当有海浪要盖过它的时候，那条鲸总能冲破海浪，俾自己免于遭灾，他觉得那条鲸长了一双人眼。小船终于被浪掀起，撞在一块岩石上，被撞得粉碎。不过，凯惕尔抓到一块岩石，得救了。那时，他四周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

稍稍休息之后，凯惕尔跳进海里，朝着朦朦胧胧的岸边游去。过了很久很久，他终于游到了浅水。他上岸的地方，有一道小径通往上面，小径的尽头是一个农舍。农舍外面有一个农夫正在那里劈柴，农夫说他的名字叫做卜隆尼。卜隆尼邀请凯惕尔进农舍休息，农舍里还有两位妇女。到了晚上就寝的时候，卜隆尼问凯惕尔是愿意自己单独睡呢，还是愿意和他的女儿赫拉芬茜珥德睡在一起。凯惕尔看了看那女子——她身材魁梧，很有力气，脸庞略显大一点——他说愿意和赫拉芬茜珥德睡在一起。于是，他们两人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那一年的秋天和冬天，凯惕尔就住在卜隆尼家。卜隆尼带着他去打猎，教他使弓射箭。到了春天，凯惕尔想回家了。卜隆尼送了他一程，他们沿着海湾往南走。在告别的时候，卜隆尼对凯惕尔说："现在你要一直沿着海岸走，不要抄近路去穿越森林。"他给了他一打箭，又给了他一支带四棱尖的箭，让他紧急的时候使用。之后，卜隆尼转回他的农

庄去了。

凯惕尔朝四周望了望，心想："我为什么不走最近的道呢？"于是他便转了个方向，穿过森林，继续往前走去。他没有走多远，便看见雪像一团云一样在他的身后追赶他。在那团云雾飞近时，他看出原来是一个男人赶着两只驯鹿在跑。凯惕尔唤他站住，问他叫什么名字。"我叫辜瑟。"那个男人回答道，"我是拉普兰人的国王。可是你是什么人，怎么像只狼似的在森林里乱蹿？还不等我们分手，你就会嚎叫起来的。"凯惕尔报了他的名字，还说他们两人可以比试比试，看看到底谁更厉害，是狼呢，还是拉普兰人。辜瑟把一支箭搭在弓上，朝着凯惕尔射去。凯惕尔马上把他的箭瞄准了辜瑟的箭射了出去，两支箭在空中碰个正着，同时落到了地上。他们比了又比，比完了十二支箭；每次两人的箭都在空中相碰，同时落地。最后，凯惕尔只剩下那支带四棱尖的箭，拉普兰人则只剩下一支弯了尖的箭，他瞅了瞅箭，见它不直，便用脚踩了踩，想把它踩直。于是他们又射出了最后一支箭。拉普兰人的箭歪歪斜斜地落到了地上，凯惕尔的箭则射中了辜瑟的胸口，辜瑟倒地身亡。凯惕尔取了拉普兰人的箭，这些箭中有著名的弗劳格、赫列姆萨和菲法。他还取了辜瑟的那把名叫德拉汶德尔的宝剑。之后，凯惕尔便赶路回家去了。快到家时，他看到有许许多多的船只正驶向赫拉夫尼斯塔。他遇见一个农民，便问为什么驶来那么多船。农民回答他说，大家要赶去赫拉夫尼斯塔，参加为哈尔毕虞盎的儿子凯惕尔送葬的奠祭宴会。当凯惕尔在人们当中露面的时候，大家都转悲为喜，哈尔毕虞盎把奠祭的宴会变成了欢迎亲朋的喜宴。

凯惕尔在家里一呆就是三年。一天，驶来了一艘船，船主是赫拉芬茜珥德为他生的儿子，名叫格里姆，人们都叫他罗登金德。凯惕尔很希望赫拉芬茜珥德留下来，但是哈尔毕虞盎却嘟囔着，不愿有那么个怪物留在庄园里。凯惕尔想法从中劝解，他要赛拉芬茜珥德别生他父亲的气。但是，赫拉芬茜珥德回答说："你们显然并不在乎我的想法。"说罢，她马上就动身离开了。不过，她让格里姆留了下来，并说过三年再来把格里姆带走。

赫拉芬茜珥德走后，凯惕尔变了，他走来走去，一言不发，像个闷葫芦，一天，哈尔毕虞盎和他谈话，说他该娶一个妻子了，叫他不要再想那怪物，并说有一个农民玻尔德的女儿茜格里德，不论从哪方面看都很适合做赫拉夫尼斯塔庄园的媳妇。"凯惕尔回答说，他不想结婚，他要航行到遥远的地方去捕鱼。但是哈尔毕虞盎说："最好还是让我替你去求婚。"他说到做到，带上彩礼便去了玻尔德家。玻尔德对他说："我原以为凯惕尔会自己来求婚的，他以前可是冒险远航过的。"哈尔毕虞

盎有点生气，对玻尔德说道：“难道你以为我为儿子求婚是在欺骗你吗？”“不是！”玻尔德说，“但是我知道，要是凯惕尔急着结婚的话，他一定自己来了；不过，我既没有力量也不想对赫拉夫尼斯塔的哈尔毕虞盎说不字。”之后，他们便商定了婚期。哈尔毕虞盎回来的时候，凯惕尔什么也没问。“你一点都没兴趣，凯惕尔？”哈尔毕虞盎问道。但是，儿子装作什么也没有听到。别人在准备婚事的时候，他倒像局外人似的。婚宴进行得很不错。不过，成婚的第一天晚上，凯惕尔连衣服也没有脱。茜格里德强作欢颜，没有让人看出她的不高兴。渐渐地，他们两人有了感情。之后不久，哈尔毕虞盎去世了，凯惕尔接手管理着庄园。他很富有，雇了很多人，附近谁家也比不上他。他还可以讲北方那些小地方的许多故事。

三年过去了，赫拉芬茜珥德又来了。凯惕尔很希望她留在赫拉夫尼斯塔，但是她不肯，甚至连门都不肯进。“你太忘恩负义了！我和你无话可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你！”说完她转身上了船，连格里姆也没有带上，她显得非常难过。后来，一年夏天，凯惕尔带上儿子，驾着船往北一直航行到了拉普兰。一天晚上，他的船靠到了—块岩石下面。他把船拴牢之后，便叫格里姆上岸去取水。一会儿，孩子飞快地跑了回来，说那边河岸上站着一个妖魔，要把他带走。凯惕尔立刻奔过去，高声斥责那怪物。于是那怪物就逃窜了。天一亮，凯惕尔启程返航。

之后那一带年成非常不好。最北面一带的庄稼常常在田里就被冻死，鱼都远远地游到深海里。一天，茜格里德对她的男人说，庄园里需要的东西很多，有那么多张嘴等着吃饭。他告诉她，用不着提醒他。他马上把大船安置好，便出海去捕鱼。他航行到一个叫做斯克罗法的地方，把船靠了岸。他看见陆地的最尖端那里站着一个女怪，女怪刚刚从海里浮出来，身上还在滴着水。她披着一件用裘革缀起来的皮衣，朝着太阳眨眼。她样子丑陋，肤似黑炭，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黑光；凯惕尔朝着她喊起来，问站在那里甩动长辫子的丑女人叫什么名字。她回答说：“我的名字叫佛阿忒，我给好多渔民准备了吃的。可是站在那里又吼又叫的你又是谁？”“在赫拉夫尼斯塔家里，人们都叫我亥颖。”他说道。“那么你最好还是呆在赫拉夫尼斯塔家里，别来这儿在海上礁石中间闲游浪荡。”她说道。“我要找吃的。”他回答说。“那我可以把你扔进汤锅里。”她这样说着，一晃一晃地朝凯惕尔走了过来，凯惕尔急忙把辜瑟的一支箭搭在弓上朝她射去，她一下子变成了一条鲸，逃进了深海，箭射入她的胸鳍下，凯惕尔听到海水下面响声震天。后来他便在那里住下，开始捕鱼，一天晚上，他被森林里的轰隆声惊醒了。他跑出屋子，看见一个妖女正朝海中走去。妖女的一头长发散开着，披过了双肩，就逸人们说的妖精出来要施妖法时的样子。“嗨，小女孩，你去哪

儿？”他喊道。“我要去和我的伙伴会面。”她说道，继续朝海中走去。妖精们在岛上折腾了一整夜，但没有来打搅凯惕尔。他安静地住在那里，专心地捕鱼。他捕满了一船后，便启航回家去了，给茜格里德的仓库装满了鱼和海豹。

凯惕尔在赫拉夫尼斯塔的生活十分美满，一直到他逝世。格里姆在凯惕尔死后接过了庄园。他向附近一位名叫哈拉尔德·赫尔瑟的朋友提出，要娶她的女儿珞菩瑟伊娜为妻。但是，当婚期到来时，新娘却不见了，谁也说不清她出了什么事情。宾客们连续喝了三晚闷酒，因为没有新娘，那啤酒也味同嚼蜡。当时，谁也想不到竟是新娘的继母摄走了新娘，用咒将她禁锢，说除非有一天有一个男人能像对待自己美貌的心上人一样对待她，否则她将终生被咒语禁锢。

格里姆呆在家里，闷闷不乐。这年，霍珞伽兰如往年一样，年成又不好，什么东西都很贵。于是，格里姆带上一伙人出海往北去了。他们一直来到拉普兰最北端的甘德维。他看出海湾里鱼很多，于是就在那里搭棚住下，在那里捕鱼。一天晚上，大伙儿被一阵暴风雪惊醒，出门一看，雪下得真大。第二天天刚发白，他们走到海滩上，发现他们捕的鱼全没了。大雪把他们困在棚子里，什么事也干不成。夜里，棚子四周发出一阵吵闹声，把格里姆惊醒了。他爬了起来，拿上一把斧子走出了棚子，并和往常一样带着父亲传给他的辜瑟的弓箭。他看见有两个女妖分别站在船头和船尾，正使劲地摇晃船，眼看船就要散了。格里姆用箭朝一个女妖射去，箭射穿了她的胸膛。第二个女妖向格里姆扑来，格里姆就用斧子朝她砍去，斧子砍进妖女的肩，嵌住了。格里姆没有抓住斧柄，女妖便带着斧子往山上逃去。格里姆赶了上去，看到山上有一个洞，一道很陡很窄的梯子从下面一直通到洞口。女妖迅速爬上梯子，如履平地一般。就在她往上爬去的时候，斧子从她的背上掉了下来。格里姆拾起斧子，把它砍在梯子上，然后他拽着斧柄往上爬，每爬—步，就往上砍一斧，就这样，他一步一步爬到了洞口。他看见里面有一堆火，一个男妖和一个女妖坐在火旁。他们问跑进去的那个女妖，她的姐姐哪里去了。她回答说：“她死在海边了，我也遭了报应，而你们却在这里取暖！赫拉夫尼斯塔那边的人永远也不会让我们安宁。”说罢她便倒地死了。这时格里姆马上用斧子朝那个男妖砍去，一下子砍下了他的头。女妖跳起来朝格里姆扑过来。他和她扭打起来，费了很大气力才制服了她，把她摔倒在地上。

第二天，天气转晴。格里姆和他的随从走到了海滩上，看见有一头鲸被海浪冲到了岸上。他们马上就动手肢解它。正在这时，有十二个人跑了过来。来人中的一个问格里姆，他为什么要夺走他们的东西。格里

姆说是他先看见鲸的，因此鲸当然是他的，除此之外他一概不知。“你难道不知道被逐到这岸上来的所有的东西都属于我吗？”那个人问道。“我不知道。”格里姆说道，“我们平分好不好？”但是那人却对格里姆喊着：“要么你赶快住手走开，要么就站出来比试比试，看你有没有本事保得住鲸。”格里姆一伙人于是就和那一伙人动起手来。经过一场凶猛的搏斗，格里姆他们杀死了全部敌手，自己这边则损失了两个人，格里姆也负了重伤，倒在地上动弹不得。他明白自己只有等死了。

过了一些时候，来了一个女人。女人的个子就像个七岁的孩童，可是腰却粗若水桶，格里姆觉得他用双手也围不拢。她的皮肤很黑，头上光秃秃，脸色阴沉，没有一丝和气。她走到格里姆身前，弯腰对格里姆说：“霍珞伽兰首领的情形很不妙啊。你要不要我救你的命，格里姆？"他回答说：“你的样子可不好看，不过我们大家都是珍惜生命的。如果你救了我，我会很感谢你的。”于是她把格里姆抱起来。在她的腕中，格里姆就像一个婴儿一样。她把他抱进—个洞里，把他放在地上。这时格里姆被她夹得气都透不过来了。“现在我已经把你抱回到我的家里了。”她说道，“我要你付给我报酬，吻我一下。”可是格里姆觉得她越看越丑。他对她说，他不愿吻她。“那我就不帮助你了，你就活不了多久。”格里姆只好吻了她一下、但是，奇怪的是，吻她的感觉比看她要好得多。到了晚上，在铺床的时候，她问格里姆愿不愿和她同床共寝。“我愿单独睡。”格里姆回答说。“那我就用不着找麻烦来医治你了。”她说道。格里姆看到，要是他想保住自己的性命的话，非得屈服不可，于是只好从命。她把他的伤包扎好，他感觉不到一点疼痛。他躺在那里，心中觉得奇怪，她的手指是多么的柔和，可那双手看去一点不像是人手，而是像鹰爪。

第二天清晨，格里姆醒了过来，他已经恢复了健康，精神饱满。昨夜和他睡在一起的丑女，竟变成一个貌若天仙的女子，就像他那失踪了的新娘。他看到床旁挂着一件女妖的皮，便立刻把妖皮投到火中，直到妖皮被烧成灰烬。他回头看那姑娘，发现姑娘毫无生气地躺在床上。他向她头上喷了些水，姑娘睁开双眼，苏醒过来。“这下子我们两人都好了。”她说道。“我给了你生命，你解救了我。我是你的新娘珞菩瑟伊娜，现在你可以随我一起去见我的父亲，按约定举行我们的婚宴。”他们走到海边的鱼棚，找到了和他一起来的那些人。海边有一只被海浪逐上岸的鲸，于是他们的食物就很充足了。他们按照赫拉夫尼斯塔人的习惯，升起了帆，于是就刮起了顺风。

他们回到家的时候，人们都非常高兴，就好像他们又再生一样。哈拉尔德·赫尔瑟用双手拉着他的女儿，高兴地迎接了女婿。他为他们举

行了体面的婚宴。但是新娘的继母没有来参加，她被埋在一大堆乱石的下面，头被一条大皮口袋蒙着。那是哈拉尔德知道她的所作所为之后对她的惩罚。

赫拉夫尼斯塔族人在冰岛世代繁衍，人丁兴旺，直到今天依然受纪念的人的先祖便是凯愓尔·亥颖。这些受纪念的人当中有一个是埃吉尔·斯伽勒格里姆松，还有一个是赫里达纶德的贡纳。德拉汶德尔剑就像所有的名剑一样，在这个家族中代代相传。到了埃吉尔手中的时候，这把剑行了不少善举，由此扬名于世。

凯愓尔的另外一个后裔是族领索尔克尔·霍克。他用木头刻了一幅画，描述他和一个恐吓并不许人们到河边汲水的妖怪战斗的场面。他把画挂在他的厅堂里。赫拉夫尼斯塔家族的后裔都体面，正直，不畏艰险，不畏强权。有许多人像赫里达纶德的贡纳一样，是出名的射手。



瓦特纳谷人

记载瓦特纳谷人故事的是冰岛著名的《瓦特纳谷萨伽》。这是一篇最有名的描写家族历史的萨伽，讲的是老殷厄蒙及其后裔的故事。殷厄蒙实有其人，是冰岛定居时期到冰岛定居的挪威人之一。这篇萨伽与其他许多萨伽不同，它实际上是由若干个小故事组成的。这篇萨伽在多处突出命运不可抗拒的思想。瓦特纳谷人和前面的赫拉夫尼斯塔人的故事一样，是地道的冰挪英雄故事。故事生动地描绘了9世纪时挪威去冰岛的移民的生活。

在瓦特纳谷地方有一个势力强大的家族，叫霍夫家族，这个家族来自挪威北部的罗姆氏谷。氏族的始祖是凯惕尔·劳姆。凯惕尔当年身体强壮，思维敏捷，是一个很杰出的领袖。但是，他也有自己的烦恼，因为他的儿子索尔斯汀一点不像他那样强壮威武和勇敢善战。当索尔斯汀长大成人后，罗姆氏谷的居民中传说，有强人闯到了罗姆氏谷和耶姆忒兰接壤的那片荒野上。常有罗姆氏谷的人在那片大森林里失踪，即便是结伙同行，他们也会踪影全无。凯惕尔这时已经年迈体衰，他终日惶惶不安，束手无策，无法改变局面。瓦特纳谷的人则不停地抱怨，说他们不能在邻近的地方自由活动，是他们首领的耻辱。一天，凯惕尔对儿子

说：“先前，年轻人从不吃喝玩乐，游手好闲。他们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都已经懂得自立，能为自己挣来财富和荣誉了。可是你却体弱乏力。人们当然也不会期望你的勇气会比你的身体更强大。”索尔斯汀听后，生气地走开了。

过了几天，索尔斯汀独自一人走向荒原。当他走进那片大森林的时候，发现大道旁有一条小径。他顺着小径往前走，来到了一所屋子的跟前。他走了进去，看见屋里布置得很好，桌子上有精美的摆设，一张床也铺得很整洁，屋子四角堆满一袋袋的财宝。他躲到了一大堆码到屋顶的袋子的后面，静静地等待着。天黑时，他听到马蹄声自远而近，一会儿，一个大个子走进了屋子。索尔斯汀注意到这个人长着一头金黄漂亮的头发，长发一撮撮地垂到他的肩上。来人净罢双手，走到了桌子前，靠着火坐下。突然，他发现今天的火灰比往日多了一些，便自言自语道：“我不在家的时候，好象有人点过炉子。”他拿起一根点燃的柴，开始在屋子里搜寻，看看是不是有人在屋子里。在他快要寻到索尔斯汀藏身的那一堆袋子的时候，索尔斯汀溜进了烟道，顺着烟道爬到了屋顶上。那个人在屋子里仔细地搜寻了三遍，什么也没有寻到。趁他不再搜寻的时候，索尔斯汀又溜了下来，藏在袋子后面。那人解下佩剑，把它挂到墙上，然后上床就寝。索尔斯汀看出那是一把十分珍贵的剑。他静静地躲着，一直到那个陌生人进入了梦乡。索尔斯汀动了一下，发出一点响声，他察觉那个陌生人醒了过来，翻了几下身。不过后来陌生人终于睡得很沉很熟，索尔斯汀在屋子里走动的时候床上再也没有动静了。索尔斯汀点燃了火走近床前，看见那个陌生人仰面睡在床上。他取下墙上的剑，猛地刺进那人的胸膛，剑刺透了那个人的身子，一直刺进那人身下的褥子。但他同时被两只有力的手掐住，一点也动弹不得。那个人紧紧地掐住索尔斯汀，问他是谁。索尔斯汀说了自己的名字。那人说他听到过这个名字，也知道他是什么人。那人说没有想到索尔斯汀会这样对他，因为他并没有做过伤害索尔斯汀父亲的事情。那人说道：“你的性命在我的手中。不过，如果你照我说的去做，我也可以饶了你。我叫约库尔，是哥特兰盟长殷厄蒙的儿子。现在你拿上这个戒指去见我的母亲，请求她在我父亲面前为你说情，之后他会把我的妹妹许给你为妻。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幸福的人。等你有了儿子的时候，用我的名字给他取名。这样我也就幸福了。”索尔斯汀答应照他的话去做，接过了他的戒指。接着约库尔请求他把剑拔掉。索尔斯汀把剑拔出来之后，约库尔也就死去了。

索尔斯汀往家走去，在他到达庄园的时候，正好碰上凯愓尔带领族人出来找他。凯愓尔看见儿子回来，十分高兴，热情地迎上前来。但是索尔斯汀说，有了上次不愉快的谈话，他以为父亲对他是否会回来已经

不十分在意了。于是他们又相互说了些刺激的话。不过，他们最后还是和好了。索尔斯汀把被抢去的财宝都搬了出来，叫族人认领，把其余的都给了凯惕尔。同时，他告诉大家，现在穿过森林再也没有危险了。

过了不久，索尔斯汀动身去了哥特兰。他找盟长的妻子单独谈了话，对她说她的儿子死了。她问他为什么要不辞辛苦走这么远的路来告诉她这么不幸的消息，索尔斯汀回答说，杀死约库尔的就是他，他答应约库尔来通报他的死讯。接着他把所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向她转达了约库尔的问候，拿出约库尔的金戒指给她看。她因受到刺激而满脸涨红了，说："你是一个胆大包天的人！不过，为了我的儿子，我可以和盟长谈。"她去见她的丈夫，说有悲痛的消息要告诉他。"你要讲的一定是我儿子的死讯。"盟长说道。她回答说是的。"他不会是病死的吧？"盟长问道。她回答说："不是，他是被杀死的，在他弥留之际，表现了高贵的精神。他给杀他的人留下了性命，要他来这里问候我们，求我们原谅他，并把我们的女儿嫁給他。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挽回损失。"说罢，她便把约库尔的金戒指拿出来给盟长看。盟长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你说我该报偿杀死我儿子的凶手，你真够大胆！"她接着说："约库尔表现了高贵的精神，要是我们拒绝了他的最后请求，那就是对他的玷污。约库尔想到你年事已高，在你晚年时很需要有人帮助你；他看出这个人能行，他会有幸福。他没有错，因为索尔斯汀遵守了他对我们儿子做出的诺言，并为此冒着性命危险。若是我们不能宽恕这光明磊落、视死如归的人，那么，这耻辱是永不能洗掉的。"盟长说可以见一见索尔斯汀。在他怒气稍平之后，王后将索尔斯汀引见给盟长。索尔斯汀走到盟长的跟前，说道："我是自己走来听你发落的。杀掉我这样的人决不是一位伟大人物的行为！我来这里的使命你们已经知道了。"盟长看了看他，说道："你是对的，我接受你的请求，让你替代我的儿子。看你的样子，你会是强大和幸福的。"索尔斯汀留在盟长的身边。他以自己的聪颖和高尚的行为赢得了大家的赞许。不久之后，他向盟长的女儿索尔蒂斯求婚，盟长答应了他的请求，因为他看出索尔斯汀能为他的家族带来荣誉和幸福。过了一些时候，盟长殷厄蒙性命垂危，他在病榻上也要求索尔斯汀日后在自己的儿孙身上保持他的名字，索尔斯汀答应了。

盟长去世之后，索尔斯汀回到他的故乡。他的儿子出生了，家人把孩子抱到他的跟前时，他把孩子放在膝上，说道："这个孩子应该随他的外祖父叫殷厄蒙，我希望这个名字能给他带来幸福。"

小殷厄蒙在哥特兰渐渐长大，他真像一个酋长：天不怕，地不怕，勇敢好斗，并且善于使用兵器。不过他与人相处随和，为人正直。到了

夏天，他就和他的两个奶兄弟格里姆和赫络蒙到海上去打劫；到了冬天，他就到他父亲那里做客。

一年夏天，几兄弟在波罗的海打劫之后回家的途中，遇见一艘从瑞典南部礁石小岛地区驶出的船。殷厄蒙袭击了那艘船，但对方也不甘示弱。双方战斗了整整一天，也没有分出高下。在天黑下来，两方要罢手的时候，对方船上站出一位神色端庄的人，请殷厄蒙报上姓名，并说：“我们可以谈谈，因为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前嫌。”殷厄蒙于是通报了他自己和他奶兄弟的名字，对手这样回答他：“我叫赛蒙，是松恩人。我听说过你们的名字，我听到人们总是讲你们好。我们都是同胞，应当友好相处，而不是像今天这样相互厮杀。我想不应该有人怀疑我的诚意，因为我是在谋求和平与合作。”殷厄蒙回答说，单是他的这一席话就令人肃然起敬了，并向他表示了友谊。接着他们结伴回家了。后来，在他们分手之前，还约定次年春天再合伙到海上去打劫。

他们都遵守了诺言，连续三年都到西边海上洗劫。那些年哈罗尔德·霍尔法格尔刚刚征服了挪威东部，将那一带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他集合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包围了耶泽，要打垮西边的大酋长。几个奶兄弟在第三年秋收的时节也驶到了那一带。他们听说哈罗尔德和聚集在阿格德尔地方的威武王基约特维麾下的一些小国之间在哈夫斯海湾发生了战争。殷厄蒙和赛蒙就因为谁而战产生了分歧。殷厄蒙认为站在伟大和常胜的哈罗尔德一边会有很大的好处；不过赛蒙却说，他不愿在这一场战斗中为哈罗尔德冒损失生命和财产的危险。于是，他们分手了。赛蒙远离了战场，殷厄蒙则驶进了哈夫斯海湾，把自己的船列在哈罗尔德国王的船的一边。哈罗尔德很欢迎这位罗姆氏谷的酋长加入自己的军队。在哈罗尔德取得胜利之后，为了感谢殷厄蒙对他的帮助和纪念这次胜利，他送给殷厄蒙一件银饰。那银饰是从基约特维那儿劫来的，基约特维一直对之十分珍视，因为上面有弗莱尔神的像。

挪威有许多大人物不愿臣服于专制，他们宁愿带上自己的族人和财物流亡到新发现的冰岛去，其中就有赛蒙。不过他和殷厄蒙之间还保持着旧谊。

一次，殷厄蒙去他的奶兄弟格里姆和赫络蒙的父亲殷吉雅尔德家里做客。来赴宴的还有一个拉普兰的女人，她说可以为大家算命。有很多人都向她询问自己的未来，唯独殷厄蒙和他的奶兄弟默不作声，不愿意和她打交道。突然，女人说话了：“为什么那几位年轻人不来请教我？关于他们，说不定我可以说得最多。”殷厄蒙很鄙视地回了她一句，但是她还在继续说：“那么我就冒昧地讲讲你：你将来会去冰岛，在那里

繁衍成一个势力强大、颇有威望的家族。”殷厄蒙对这种变卖自己的家产而迁到那荒芜的礁石岛去的说法付之一笑。但是她还在不停地对他说：“当你发现哈夫斯海湾战役后你从哈罗尔德国王那里得到的那个小小的银弗莱尔像从你的袋子里失踪了的时候，你就会相信我的话了。当你在冰岛开掘土地的时候，你就会想起我的话来的。”她算定格里姆和赫珞蒙也是一样的命运。殷厄蒙恼怒了，但是，当他在袋中摸他的小弗莱尔的时候，发现它真的不翼而飞了。

到了春天，殷厄蒙问他的两个奶兄弟是不是愿意像往常一样和他一道去海上行劫。格里姆说他打算去冰岛，因为，违抗命运是徒劳的，而且那地方也很不坏。那里没有国王，人人都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自己的家园里，人人都像是酋长。于是格里姆和他的弟弟便动身去冰岛开拓家园去了。殷厄蒙留在家中，在索尔斯汀死后，继承了家业。他和摩尔盟长索尔·陶瑟的女儿薇格蒂斯结了婚，得到了一笔很可观的嫁妆。薇格蒂斯为他生了一个儿子。殷厄蒙看见儿子的眼神聪颖安详，便给儿子取了自己父亲索尔斯汀的名字，祝愿祖父保祐他幸福。后来他又有了第二个儿子，这个儿子眼神锐利。殷厄蒙把他抱在自己的膝上，说道：“这孩子目光如电，不是一个随和的人；不过要是我没有看错，他对朋友和亲人会很忠诚的。我们应该照我父亲说的去做，给他取名叫约库尔，以纪念我们的先辈。”大儿子长大以后仪表堂堂，稳重睿智，信守诺言，行事慎密。约库尔长大后成了一名武士，言语不多，做起事来雷厉风行，为人可靠。殷厄蒙后来又得了几个儿子，有一个取的是外祖父的名字索尔，有一个叫赫宇格尼。

殷厄蒙一直不能把那个拉普兰女人为他算命的事从自己的脑海里赶走。最后他雇了三个拉普兰人来为他卜测他的小弗莱尔的去向。三个人把自己关在一所房子里，整整三天不许任何人去打搅他们。三天过后，殷厄蒙进屋子去看他们。他们醒了过来，深深叹了口气，说他们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一个西南面有三个大海湾的地方，中央有很多大湖；然后他们下到一个深谷，并在一个荒芜的山脊下面发现了一个山洞；弗莱尔就那个山洞里，但是要想取到它，还得清理道路。那里一直被浓雾宠軍着，他们还没能把道路清理出来。他们说，要是殷厄蒙想把它取回，就得亲自到那边去找。

殷厄蒙把他的亲朋好友都请来参加一个盛大的宴会，然后告诉客人，他要到冰岛去；不过他补充说，他并不只是希望换一换环境，而是命中注定要去冰岛。农民都抱怨说像殷厄蒙这么一位伟大的酋长竟要离家远去，有许多习惯于把他看成是头领的朋友和亲人则都愿意跟他一起去那块新地方，其中有他的表弟、摩尔盟长的儿子约隆。

殷厄蒙到达冰岛的时候，受到了他的奶兄弟格里姆的热情欢迎，兄弟相见，分外高兴。殷厄蒙说："你是对的，命中注定的事情是无法回避的。"头一个冬天，他住在格里姆那里。春天一到，他便开始他的远征。当他来到瓦特纳谷的时候，他从那三个拉普兰人的描述里认出了这个地方，只见森林茂盛，水草丰盈。他把瓦特纳谷的大部分圈了起来，修建了一个庄园，在一个山洞前修建了一座庙宇。在他挖筑庄园地基时，挖出了他的弗莱尔像。他把庄园四周的土地分给他的随从。

他的家业十分兴旺，完全超出他的想象，没用多长时间，他的庄园里便牛羊成群了，他十分喜欢他的新家。过了几年，他乘船回到挪威，去寻找参天大树，要为自己建一座更加宏大的庄园。哈罗尔德国王热情地接待了这位老朋友，允许他从自己的森林里砍伐粗壮的树木，并帮他把木材运到船上。临别时国王赠送给他一艘叫做斯惕干德的华美的船；"斯惕干德"的意思是快跑者，即使在逆风中也能行驶自如。他一路上很顺利，回到冰岛以后便修了一座十分宏伟的庄园。他把庄园取名叫霍夫，意思是庙宇，因为他的庄园里有座庙宇。庄园周围逐渐发展出一个村落，殷厄蒙自然成了那一带的领油，当了议事庭的主席。

一年夏天，一个叫做赫拉汾的挪威商人乘船来冰岛贩货，他的船就停在殷厄蒙庄园前的海湾里。当地人一般总是让殷厄蒙先上船挑选他要买的东西，所以殷厄蒙一听说有船来了，便骑马到了海边，并把船主请到家里。赫拉汾是一个很傲慢的人，头脑简单，容易冲动，喜欢炫耀自己，身着华丽的服饰，腰佩精美贵重的宝剑。殷厄蒙不喜欢这位客人，但很喜欢他的佩剑。一天，他问赫拉汾，是不是可以把剑卖给他。这位挪威人很傲慢地说，他还没有穷到要卖自己佩剑的程度，说剑在他的生活中是离不开的。殷厄蒙的热情招待本应得到很好的回报，结果客人傲慢的语言使他很恼火。一天，他邀商人同去神庙，而赫拉汾也正想向主人吹嘘他在海上经商的经历。路上，赫拉汾边走边说，指手划脚，兴奋得忘乎所以，不知不觉地跨过了神庙的门槛。这时殷厄蒙回过头来，对他说："带武器进神庙是亵渎神灵的，你要受大罪的。"挪威人吓得浑身发抖，请求殷厄蒙帮他想办法赎罪，殷厄蒙说最好的办法是献给神一件最珍贵的礼物，他的剑最合适不过了。赫拉汾不得不献出了自己的宝剑。不久，赫拉汾不辞而别。瓦特纳谷的人把这把剑视为传家宝，殷厄蒙家族的人对它更是珍视。

过了一些时候，赛蒙的侄子赫络莱夫带着他的母亲莉悦特来冰岛投靠赛蒙。莉悦特心如蛇蝎，善用魔法。赛蒙对他们的到来并不十分高兴，他对赫络莱夫说："不错，我们是叔侄，可你一点儿都不像我哥哥，你跟你的母亲学不到什么好。"赛蒙允许他在庄园里过冬。赫络莱

夫心存不良，总是惹事生非，和赛蒙的人处得很不好，尤其和赛蒙的儿子盖尔蒙的关系特别坏。来年春天，赛蒙划了一片土地给赫络莱夫；但是，那周围的农民对赛蒙给他们安排这么一个邻居很不高兴。赛蒙很严肃地警告赫络莱夫，要他提防有人来攻击。赫络莱夫回答说，他决不让穷鬼来欺负他，并认为赛蒙太小气，不顾他们的叔侄之情。

一天，赫络莱夫来到一位叫做宇内的很能干、很富有的农民的庄园里，对他说想和他的女儿结婚。“在这个角落，人们只能自寻其乐，”他说道，“我们总还是需要社交的。要是我们两家结亲，那么我们相互的来往就会多起来的。”宇内回答说，一个像赫络莱夫这样品德的人不配做他的女婿，他的女儿也并非嫁不出去。赫络莱夫说：“那我只好让她做我的情妇了，这对她也不错。”自从那以后他就不断到宇内的庄园来。

有一天，宇内和他的儿子奥德闲谈，宇内问奥德，自己对赫络莱夫的造访是不是太宽容了。奥德说要对付那么一个凶暴的人也是很难的，何况他还有一个会魔法的母亲；她给了他一件刀枪不入的甲衣。过了几天，奥德在庄园之间的野地里遇见赫络莱夫，便对赫络莱夫说，他不认为一个人需要一成不变地走一条老路。赫络莱夫说：“打九岁起，我想去哪里就去娜里，我大概是不会改变我的习惯的了！我不会因为你在大道上逛来逛去就要绕开你走。”回到家里，赫络莱夫对母亲说，农民小伙子不是那么怕他，开始接近他了，所以他想带一个回来和他交朋友。他母亲说他可以这样做，不过农民小伙子除了能教会附近的农民懂得尊敬人以外，起不了别的什么作用。还有，他外出的时候必须穿上她做的那件甲衣，这对他有很大的好处。

奥德抱怨赛蒙给他们安排了这位好邻居，说赫络莱夫在他们那一带不断地惹麻烦，搅得大家不得安宁，就仗着他是赛蒙的亲戚。赛蒙说，他也不只一次听说，这样的人应该立即受到惩治。奥德说：“要是我们真把您的这个亲戚杀了，我想您是不会说什么别的话的。”赛蒙没有再说什么，奥德也就回家去了。一天下午，赫络莱夫像往常一样在他的老路上走着，奥德带了几个小伙子凑了过去，他们打了起来。奥德无法伤着赫络莱夫，因为佩剑刺不进他的甲衣，结果他反被赫络莱夫杀死了。赫络莱夫回家把这事告诉了莉悦特，莉悦特说这小伙子活该，谁叫他前来骂人。赫络莱夫告诉母亲，自己对奥德说过，说粗话的人要自作自受的，结果真是如此。

这样一来农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他们满腔怒气地来找赛蒙，说他有责任过问这件事情。赛蒙没有办法，只能拿自己的钱来赔偿奥德的死

亡，然后把赫络莱夫叫回到他的庄园里。他请殷厄蒙帮他的忙，并对殷厄蒙讲了事惰的来龙去脉，希望殷厄蒙把赫络莱夫带到霍夫去管教他。殷厄蒙对这件事情很犹豫，因为他自己的几个儿子并不是那么容易说话的；但是碍于友谊，他只好答应。赛蒙说，凭他的聪明和幸运，一切都会顺利的。

赫络莱夫来到霍夫以后，仍不思悔改，殷厄蒙很难把他留在庄园里，因为赫络莱夫随时随地都在欺侮他的儿子。但是殷厄蒙仍不愿抛弃他一度接纳过的人，于是给了赫络莱夫一块离霍夫比较远的土地。瓦特纳谷的河里有很多的鳜鱼，赫络莱夫得到允许，可以在殷厄蒙的孩子们不在的时候到河里撤网。但是赫络莱夫根本就不管这个。有一天，殷厄蒙的家人来捕鱼，让赫络莱夫走开，说他们自己要下网。赫络莱夫说，他不能听从下人的摆布。他们又对他说，他想用对付别人的那老一套来对待瓦特纳谷人可是行不通的。赫络莱夫说，下人最好还是滚开，别来和上等人搭腔，他用石块把殷厄蒙的家人赶走。当他们回到家里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通后，约库尔说道："赫络莱夫想在瓦特纳谷称霸，应该教训教训他，让他知道这里的人跟他以往打交道的人不一样。"索尔斯汀也认为赫络莱夫太过份了，不过他觉得应该谨慎对待此事。"那么让我去试试，看能不能赶他离开。"约库尔说着就跑出去了。殷厄蒙说："索尔斯汀，我的儿子，跟你兄弟一起去，你考虑问题更周到。"索尔斯汀答应了，不过他补充说，他不知道能不能管住约库尔。他说："要是他和赫络莱夫打起来，我不能坐视不管。"

殷厄蒙的儿子来到河边，赫络莱夫正在那里撤网捕鱼。约库尔对他吼道："上来，你这鬼东西，要不然就让你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赫络莱夫回答说，他会自己照料自己的，哪怕有三四个人在那里骂他。约库尔叫喊道："你一个人敢阻挠我们捕鱼，不过是仗着你母亲的魔法，你这烂货！但是哪怕她的魔法再厉害，你也得从河边滚开。""你不要耍无赖过了头，赫络莱夫。"索尔斯汀说道，"在我们这里，无理取闹是行不通的，要是你不及时收敛，那么别说你一个，再多几个你这样的人也要受到报应的。""打死这个鬼东西！"约库尔喊道，开始朝着赫络莱夫冲去。赫络莱夫眺上岸来，开始用石头砍殷厄蒙的两个儿子，他们也拿石头还击。

就在这时，殷厄蒙的一个家人跑回去报信，说河边打起来了。殷厄蒙立即备了马，叫一个家人带着他去捕鱼的地方。这时殷厄蒙年事已高，而且视力也很差。索尔斯汀看见他来了，就说道："我们的父亲来了，我们住手吧，别做他不喜欢的事情。"在殷厄蒙来到的时候，两兄弟住了手，退离了河边。殷厄蒙叫家人勒住了马，对赫络莱夫喊

道：“快从河边走开，放规矩点！”但是，当赫络莱夫看见他的时候，就向他投去一根利矛，利矛刺到了殷厄蒙的胸口上。殷厄蒙立刻调转马头，驱马离开了河边，让一个家人领着回家去。殷厄蒙走进庄园，下马说道：“我老了，手脚不灵便了。”他感觉到伤口疼痛，对家人说：“照我说的去做，我大概不行了。快跑到赫络莱夫那里，对他说他应该在明天天亮之前离开。我曾经接待过他，只要我还能讲话，我总是要照顾他的，不管今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说完以后，他折断了矛的柄，要家人扶他到座位上。他最后的话是，在他的儿子没有回到家中之前，不要点灯。他的家人找到赫络莱夫，说道：“你这恶狗，你杀死了我们的主人，他叫我来警告你小心他的儿子，要你天亮之前离开这里。现在我还要警告你，你要自食其果的。”

殷厄蒙的两个儿子离开河边回家，诅咒着赫络莱夫，骂他是一个大恶棍。来到家门口的时候，索尔斯汀说道：“我怕还有最坏的事情等着我们呢。”他一跨进门槛就滑了一下，说道：“妈妈，地上怎么这么湿？”他妈妈说：“大概是你父亲衣服上滴下来的水。”“就和血一样滑。”索尔斯汀说道，“快把灯点燃！”灯亮后，他们看见殷厄蒙已经死在了座位上。约库尔喊道：“想到像我们父亲这样的人竟会死在赫络莱夫这样一个恶棍手中，真叫人愤怒。”他要马上去杀死赫络莱夫。索尔斯汀问，跟随他们父亲的那个家人到哪里去了。到处都找不着他，索尔斯汀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情了。“我想在赫络莱夫家里是找不到他的了，”他说道，“周到地考虑考虑，比仓促从事要好些。”约库尔满腔怒火，无法冷静下来。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家人回来了，对大家说他出去干什么去了。约库尔跳了起来说道：“你根本用不着去通知那个家伙。”索尔斯汀说：“你让他去吧。他只不过是照着我们父亲的愿望去做的，不能责怪他。”

几个儿子把殷厄蒙放在斯惕甘德船上，因为他是一位极伟大、有威信的人，他们十分尊敬他。在为父亲报仇以前，他们一直让家主的座位空着。他们很少出去玩，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即使去参加，也按习惯让酋长的座位空着。

杀死了殷厄蒙之后，赫络莱夫首先回到家里告诉莉悦特发生了什么事情。莉悦特说：“殷厄蒙已经是一个老人了，我们大家都总有一天要死的。不过现在你最好躲起来，现在大家都万分地激动。以后让我们看看到底是谁有办法，是我的魔法呢，还是索尔斯汀的聪明和幸运。”于是赫络莱夫动身去了赛蒙的庄园。盖尔蒙接待了他，因为这时赛蒙已经不在人世了。赫络莱夫告诉盖尔蒙，殷厄蒙已经死了。盖尔蒙说：“他是一位很好的人。他是怎么死的？”“是我投矛刺死了他。”赫络莱夫回

答道。盖尔蒙跳了起来，说道：“你是我见过的最卑鄙的人。我绝对不愿在我们的庄园里见到你。”赫络莱夫说：“我不走。这样他们便会在你的庄园里把我杀死，那是你的耻辱：你的亲戚被人杀死在你的庄园里！还有，你要记住，你的父亲和殷厄蒙要对我父亲的死负责，他是在他们当海盗出去抢劫时被杀死的。”盖尔蒙说：“健壮的人在战斗中往往也会丧失性命，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殷厄蒙的儿子来的时候，我要把你交到他们手上。”“我料定你会这样。”赫络莱夫说道。之后，他毫不在乎地住了下来。

殷厄蒙的几个儿子安静地度过了一个冬天。他们都坐在家主的座位对面的长凳上，心情沉重，没有一丝笑容。仲春的一天，索尔斯汀说话了：“看来我们大家想的都是同样一件事情。现在是我们为父亲报仇的时候了，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人出来领导，他应该可以第一个挑选遗物。”他们都同意，一致认为索尔斯汀是他们当中最聪明的人，理所当然应该由他来领导大家。

之后不久的一天，索尔斯汀很早就起来，把他的几个弟弟叫到跟前，说复仇的时候到了。大家做好了准备，由索尔斯汀决定行走的线路。他们步行了大半天，来到了盖尔蒙的庄园，他们进了庄园，要在那里过夜。第二天，索尔斯汀的弟弟们吃早饭的时候，索尔斯汀和盖尔蒙单独在另一处谈话。索尔斯汀直言不讳地对盖尔蒙说，他们是来找赫络莱夫报仇的。“我们想，他大概是躲在他的亲戚家里。除了你，他还能靠谁呢？你不要忘了，是你父亲把灾祸降到我们家的，你有责任帮助我们。”盖尔蒙说索尔斯汀说的都不错，想的也很对很周到，不过赫络莱夫此时不在。索尔斯汀接着说；“那么我想他一定是在庄园里的某所偏远的房子里。但是我们并不打算在你家里抓住他，我可以付给你一笔银子补偿你。而你则只需对他说，你没法再对我们隐瞒他藏在这儿。我会想办法让他在你的庄园里的时候不受到任何伤害，这样便不会有人对在这里发生的事情说三道四。还有，你要明白，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家伙抓到！”这样一来，盖尔蒙承认赫络莱夫就在庄园里，并接受了索尔斯汀的建议。之后，他去赫络莱夫那里对他说：“你最好另找地方躲吧，我再也无法保护你的性命了。殷厄蒙的几个儿子来了，我不愿为了这桩糟糕的事情和他们弄得不和。”赫络莱夫鄙视地说道：“我早料到你是个胆小鬼。我不感谢你，你走吧，我会有办法的。”

索尔斯汀回到他的弟弟那里，安静地坐下，装出一点不着急的样子。他们在盖尔蒙的庄园里又住了一天，到天亮的时候，他们动身了。走出庄园后，索尔斯汀坐了下来，对大家讲了他和盖尔蒙交涉的经过。“现在你们都清楚了。”他补充说道，用手指着雪地，雪地上有一个

人的足印。约库尔跳了起来，喊道：“你倒沉得住气，能不动声色地和杀父仇人呆在一个庄园里。要是我早知道，庄园里可不会那么安宁了。”“我早就想到了，”索尔斯汀说道，“不过，现在我们有清楚的足印可以跟踪了。我料定赫络莱夫要去他母亲那里。让我们甩开大步，看谁先到那里，是赫络莱夫还是我们。”约库尔立刻跳了起来喊道：“快走吧！”一整天他总走在大家前面一大截，并且不断地回头催促后面的人说：“这么个走法，我们哪儿也去不了的，报仇的机会要丢掉的。索尔斯汀这种身体单薄又这么谨小慎微的人真没有出息！”但是索尔斯汀回答说：“你等着瞧，看谁有办法！是你的急躁呢，还是我的深思熟虑。”

晚上，他们回到霍夫。索尔斯汀进家门以前，叫了一个家人到莉悦特的庄园去，说是去寻找丢失的羊。在外面等的时候，他要唱小调，看庄门打开以前，他能唱完多少首小调。他不能对那边的人说几兄弟已经回来了。半夜，家人回来了，他说庄门打开之前，他唱了十二首小调。“噢，那么说，他们把你放进去以前，要收拾的东西还不少呢。”索尔斯汀道，“你看见壁炉里有火吗？”家人回答说：“有，不过看去好像是刚刚生着的，“你还注意到别的什么没有？”索尔斯汀继续问他。家人说他看见一大堆衣服，衣堆里好象露出了点红色的东西。“那一定是赫络莱夫。他躲开了。”索尔斯汀说道，“他穿的是祭魔法的衣服。让我们马上去，看看有什么办法。”几兄弟和家人们到达莉悦特的庄园的时候，那里一片寂静。沿着房子的前墙和后墙都堆着柴火。离开大门不远的地方，修起了一所孤零零的屋子。索尔斯汀见后马上说：“这就是祭魔法的屋子。莉悦特在屋里做完法后，赫络莱夫就会由人领着从这里走出来。不能让他们成事。现在，你们躲到屋子后面，我顺柴火堆爬到门上面，在我把一根柴火扔过屋顶落到后面的时候，你们就来帮我。”“功劳总是你的。”约库尔说道，“不过现在得由我在这儿守着。”索尔斯汀说道：“这次拗不过你，那就由你来守着吧。不过你最好照我说的做，因为你太粗心。”于是约库尔爬到了柴火上，过了一小会儿，就有一个人从门里伸出头来望了望。在确信四下无人的时候，他走到院子里，后面还跟着两个人。约库尔认出其中一个就是赫络莱夫，不禁一阵激动，一紧张，他脚下一滑，身下的柴火全塌了。不过在他落地之前，还是及时地把一根柴火扔到了屋子后面，然后很快爬了起来，朝赫络莱夫追去。在赫络莱夫跑到岔道以前，约库尔抓住了他，把他扑倒在地上，然而赫络莱夫和他一样强壮，把他也拖到地上。他们两人在斜坡上扭打，不停地翻滚。此时，躲在屋后的几位兄弟也从墙角朝屋门跑了过去。“是什么鬼东西在那里作怪？”赫宇格尼喊道。“这是那老女人装的。”索尔斯汀说道。真是莉悦特！她在那里倒着跑，用裙子蒙着头，用一双斜眼瞅着殷厄蒙家的几位兄弟。后来，约库尔终于占了上风。“使劲儿砍，约库尔。”索尔斯汀对他的弟弟喊道。约库尔把赫络莱

夫的头砍了下来，让家人把他扶起来。他拿着赫络莱夫的头，把它摔在莉悦特的脸上。“唉，我差一点就可以为我的儿子报仇了。老殷厄蒙家的人真走运。”老女人说道。“这话怎么说？”索尔斯汀问道。她说，要是她的魔法起了作用，把殷厄蒙家人的目光搅乱，那么他们就会人事不省，聚不到一起。要不是他们先看见她，她就成功了。“我们比你更幸运些。”索尔斯汀说道，“所以你才有现在的下场。”他们在老女人自己还没有从魔法中完全醒过来时杀死了她。

后来殷厄蒙的儿子们按照协议分了财产。索尔斯汀第一个挑选，他分得了霍夫和附近的土地；赫宇格尼做了商人，得到了斯惕甘德；索尔当上了议事庭的主席；传家宝剑分给了约库尔，他出外游玩或者参加社交聚会的时候总佩着它。但是按照约库尔的希望，参加议事庭会议的时候，那柄剑由他们一族的首领索尔斯汀佩带。此外，每个弟兄都分得了家族的浮财，拥有一片土地，建立庄园。大家公推他们的长兄为家族的领袖。他们为父亲报了仇，并举行了隆重的丧祭。族长也开始使用族主的座位。

殷厄蒙的妻弟约翁德有一个儿子名叫摩尔，在父亲去世以后，一直居住在摩尔斯塔德。他和殷厄蒙几个儿子的关系一直很好。有一回，摩尔斯塔德的一群羊不见了，谁也弄不明白那些羊到哪里去了。当地民风纯朴，不会有人干偷鸡摸狗的事情。有一天，牧羊人回到摩尔斯塔德说，他发现那一群羊过得很好；它们是自己走丢的，到了海湾边上树林子里一块没有主的地方。那里有丰美的草场，还没有别人发现这群羊。摩尔问那个牧羊人，那块地方是不是在他的庄园附近。牧羊人说，严格讲，那块地方在殷厄蒙的庄园附近。摩尔去那里查看，他非常喜欢那块地方，马上圈占了它。附近的人都在谈论，觉得这些羊莫名其妙地失而复得，实在有些奇怪。渐渐地人们开始怀疑摩尔家里一个名叫索尔格里姆·斯晋扈的人。此人很热衷于挑拨摩尔与殷厄蒙兄弟不和，他想让摩尔圈占那块地，这样他便可以在上面修建庄园和开垦农田。以前大家对他就不太信任，认为他一贯搬弄是非。

当索尔斯汀得知摩尔所干的事情以后，认为他亲戚的做法不合适，冒犯了他。约库尔立刻认为是索尔格里姆那个卑鄙的家人在捣鬼，他该当为他捣的鬼付出代价。索尔斯汀说看来不会那么简单，他们应该先找到索尔格里姆。约库尔于是马上就做好了出发的准备。然而，索尔格里姆似乎总能未卜先知，在他得知殷厄蒙的儿子要来找他的时候，他先跑到摩尔那里，说殷厄蒙的儿子在找他。当索尔斯汀和他的几个弟弟来到的时候，他们发现索尔格里姆不在家。索尔斯汀说：“这个索尔格里姆真鬼，他正好不在。”“那让我们把他的牲口赶走，”约库尔说道，“叫他

知道我们来过了。”但是索尔斯汀不愿人们说他们和那家伙谈不拢，所以才带走了他的牲口。

他们转回家去。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又去找索尔格里姆。索尔格里姆又去找摩尔，请摩尔陪他一起回他的庄园，以表明他不怕殷厄蒙兄弟。摩尔随他回到庄园，并会见了殷厄蒙兄弟。索尔斯汀责备摩尔一点不想着亲戚，而把土地给人，让他们兄弟蒙受羞辱。摩尔则说，是索尔斯汀兄弟们不让他安宁，现在他再也不能忍辱了。约库尔马上要和摩尔比试，但是索尔斯汀说，他不愿亲戚之间发生斗殴。不过他说如果摩尔不依法行事，那他就会有麻烦。说完，殷厄蒙兄弟便忿忿地回去了。

以后一段时间里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要不是索尔格里姆不在家，就是有摩尔和一大帮子人在他那里。此外索尔格里姆这个人还会某种邪恶的魔法。约库尔不断抱怨他的哥哥，说他容忍摩尔为所欲为。一天，约库尔又对索尔斯汀发牢骚。索尔斯汀说："是的，摩尔一直为所欲为。现在我们可以试试吓唬吓唬索尔格里姆了；不过我不敢肯定我们一定能成功。”于是几兄弟一起去找索尔格里姆。但是索尔格里姆早有预感，他跑到摩尔那里对他说，现在是制服殷厄蒙兄弟们的时候了；错过这个时机就永远也别想再制服他们了。摩尔把人集合起来，他听从索尔格里姆的主意，没有在家里等着，而是出了庄园去迎殷厄蒙家诸兄弟。看见索尔斯汀一大伙人的时候，索尔格里姆开始不安起来，他对摩尔说他得躲起来，因为他不善打斗。再说摩尔并不在乎在殴斗的时候多一个人还是少一个人，可能他躲在一旁对摩尔的用处还更大一点。摩尔没有说话，于是，索尔格里姆便躲到一边去了。索尔斯汀看到摩尔带着一大群人走上前来，说："这回我们没有白跑了，大家都要竭尽全力。”“太好了。”约库尔说道，把他的传家宝剑拔出鞘。两伙人随即剑拔弩张，动起手来。

一开始，约库尔的剑可以砍伤人，但是却刺不进人体。对此他很纳闷。“传家宝剑，是不是你不走运了？”约库尔自言自语说道，看了看剑刃。“就是的，”索尔斯汀在一旁说道。“在这儿它就是不走运；有谁看见索尔格里姆？”大家都说没有看见，于是索尔斯汀叫约库尔退出殴斗，赫宇格尼则继续和摩尔的人殴打。就在约库尔退出殴斗的时候，索尔格里姆从他的藏身之处伸出头来偷偷地东张西望。“那畜生躲在那里偷偷地看呢。”约库尔一下子奔了过去。索尔格里姆朝着河边跑去，正当他要跳进水里的时候，约库尔赶上了他，朝他的背刺了过去。“这回传家宝剑灵了，能刺透敌人了。”他喊道。于是约库尔又投人了战斗。局势立刻好转，宝剑不断地朝着摩尔和他的人砍去；但是在约库尔去追索尔格里姆的时候，他的弟弟赫伊格尼倒下了。这时附近的农民看见了

他们在殴斗，大家全涌了过来，奋力把殴斗两方的人分了开来。来人中有殷厄蒙家的亲戚，喀恩索的索尔格里姆。他向摩尔讲道理，说服了他和索尔斯汀讲和。他提出，由于索尔斯打一方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应由索尔斯汀自己做决断。双方同意了这个意见，索尔斯汀说他把决断留在开大会的时候来做。后来在议事庭开会的时候，他召集了双方的很多家人，他在参加议事庭会议的众多亲戚朋友面前宣布了他的断决。他说，摩尔在殴斗中的损失和赫伊格尼的死抵消，但是杀死赫伊格尼的人必须离开这个地区。摩尔可以得到那块他们为之争斗的土地，但是他应该赔偿殷厄蒙弟兄一百元。之后双方握手言和，重归于好，各自返回了自己的家园。

这个地区住着一个名叫索络尔夫的人，绰号叫“整块皮”。他的名声很不好，因为人们认为他偷别人的牛，还会些邪门歪道的法术。当地人总是到索尔斯汀那里抱怨索络尔夫的所作所为。于是索尔斯汀就去索络尔夫那里对他说，要是他不改邪归正，那他就必须从这里搬走。索络尔夫愤愤地说，霍夫的农民当然可以决定他的去留，但是他的习惯和这事没有关系。之后，他搬远了一点，在弗里兹蒙河附近修了有防御设施的居穴。他聚集很多游手好闲之徒，干起了抢劫和玩弄法术的勾当。农民们又向索尔斯汀抱怨，说索尔斯汀的名声不容许他对此不管，听任这个地区的人被盗匪洗劫。索尔斯汀答应了他们。他差人通知他的弟弟约库尔和索尔，请他们和他一起去对付索络尔夫一伙人。三个人带着一大群家人顺着弗里兹蒙河来到索络尔夫住地附近，只见索络尔夫费了很大的心思找了一个深谷作为藏身的地方，还在人口处修了鹿砦。索尔斯汀仔细地查看了那些防御工事，说要在他躲藏的居穴抓到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约库尔说道：“我有办法：你们在这边不断用石头袭击他们，我趟过河到他们的背后去。”索尔斯汀认为这样做很危险，但是他没有阻拦。索络尔夫看见霍夫的人走近的时候，他把手下的人都聚在一起。“他们几兄弟能征善战。”他说道，“要是情形不对，我们便退到山谷中的洞穴里去。”这边索尔斯汀一伙不断地把石头扔过鹿砦发动袭击的时候，约库尔悄悄地趟过了河，到了索络尔夫居穴的对面。靠着他的斧子，他爬到了壕沟上面。他一过了壕沟便开始找索络尔夫，但是没有发现索络尔夫，后来他偷偷地爬到一个索络尔夫常施法术的土包附近，发现他果然在那里。索络尔夫看见约库尔来了，就马上往他的洞穴那边拼命逃跑。约库尔也奋力追赶过去，在一片沼泽地赶上了他。索络尔夫看到自己已经无法逃脱，便跪下来，哭着哀求饶命。“你这毛贼！”约库尔喊道：“凭这鼠胆，你还想做匪首！”他马上把索络尔夫砍倒。就在这时，索尔斯汀他们把索络尔夫的人一个个都解决掉了。他们清除了匪窝，动身回家去了。

索尔斯汀十分好客，无论本地人还是外来人，不论谁有困难，他都一样乐于相助。外面有人来的时候也总是先到霍夫来拜访这位头人，给他讲外面发生的新鲜事。一天他的人在外面割草的时候，看见有一大群人在索尔斯汀最好的一块草地上休息。他们注意到，这伙人个个衣着光鲜，而其中有个人抽出剑把身上的衣服割下一块，只是因为在骑马时把那里弄脏了。人们很不齿于这样的奢华和炫耀，傍晚他们回到家中的时候，把这伙人不经允许便在最好的土地上驰马的事情告诉了索尔斯汀，还说他们竟然不肯到索尔斯汀这里来照个面，打个招呼。一个女家人还拿出那块衣服给他看，并告诉他缘由。索尔斯汀也认为这样糟蹋好衣服是一种轻浮的行为，更不用说肆无忌惮地让马在别人家的土地上乱跑。“这样的人要不是很有钱就是很愚蠢。”他说道。“他们竟然不肯来我这里看望一下。我想那人一定是那位很有钱的白尔格。他刚从海外回来，是一个很狂妄自大的家伙。”索尔斯汀一贯料事如神，那人正是白尔格，他是玢玻格的外甥，住在玻尔格。

第二天，白尔格和殷厄蒙的几个儿子都应邀参加一个宴会。这天，天气很坏，风雨交加。客人们一个个都浑身湿透，冻得发抖。于是大家就围着火堆暖一暖身子，把衣服烤干。白尔格穿着华贵的裘皮衣服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并推了一把走在前面的索尔斯汀，差点把索尔斯汀推到火堆里，嘴里还嚷着：“让开点，你这家伙！”约库尔看见了，气愤地用剑鞘朝着白尔格的胸前狠狠地捅了—下，喊道：“你敢推瓦特纳谷的族长，嗯？你这蠢货！”白尔格马上拔剑相迎。这时周围的人都来劝架，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他们两个人分开。索尔斯汀觉得约库尔太莽撞，他向白尔格道歉。白尔格说，他知道怎么报复。约库尔说：“你试试看，再让我碰上，就有你好瞧的！”

在后来的议事会上，白尔格找到了殷厄蒙兄弟要进行报复。周围的人把他们劝开，要他们和好。白尔格傲慢无礼，提出要约库尔钻草皮，以对他表示屈服。“除非魔鬼把我迷住。”约库尔说道。但是索尔斯汀不愿意事态扩大，也提出如果白尔格同意，他可以代替他的弟弟钻。白尔格表示同意。索尔斯汀铲下了三条细长的草皮，把每条草皮的两头都拴住，每条中间用一条长枪撑着；这样就形成了三道门，一道比一道矮。索尔斯汀钻进了第一条也是最高的一条。白尔格看见索尔斯汀低头的时候，笑道：“这下子我制服了瓦特纳谷的头号人物了。”“你用不着说这样的话。”索尔斯汀说道，“我不钻了。”这时玢玻格说话了：“是的，要是白尔格没有开腔当然好一些。但是刚才你的那一俯首并没有让他雪耻。别以为在瓦特纳谷，你们就比别人都更了不起。现在我问你，索尔斯汀，再过一个星期，你敢不敢来我庄园下面那个小岛上的草堆旁比试？”“而且，我还想和约库尔也比试比试，”白尔格说道，“我们要教一

教你们霍夫的人怎么讨饶。”“这些自不量力的家伙，要和我们较量！”约库尔喊道，“我接受你们两个的挑战。我不希望索尔斯汀因为这件事而受到伤害，不过我倒愿意跟你过过招。至于白尔格那狗东西，让他在一旁等着，我会把他抽得满地打滚的。就来比试比试吧，要是你们还是男人的话。要是谁不来，那就给他竖一根天神惩罚柱，让天神惩罚他，把他从正直者的住所里踢出去。”之后，他们各自回家。

白尔格有一个情妇叫赫尔伽，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白尔格回到家里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她。她认为白尔格和玢玻格都很蠢，竟要和殷厄蒙家的人比试。“你们不用头脑想一想，”她说道，“索尔斯汀是很有智谋的人。要是你这一次羞辱了约库尔，那么你们的关系就会雪上加霜。”白尔格说，约库尔的傲慢语气令他受不了。她回答说：“你的猪脑子对付不了这样的事情，还是让我来想办法让你在较量中占到便宜吧。”“你总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白尔格说道。

较量前的一天，天气坏极了，北风呼啸，漫天大雪，人们都出不了门。可是一大早就有人来敲霍夫庄园的门，索尔斯汀出来一看，是约库尔站在那里。约库尔问他是不是已准备好，可以出发了。索尔斯汀说应等一等，看看天气怎么样。但是约库尔不肯，要马上动身，这样一来索尔斯汀也不好坚持。走了一小程以后，索尔斯汀问约库尔有什么主意。“我记得这是你头一回问我有什么主意。”约库尔说道，“这一回听我的保管没错。我们先去找弟弟索尔。”傍晚，他们来到了约库尔的好友布兰的庄园。“我们今天就在这里过夜了。”约库尔说。布兰有一匹骏马，名叫弗莱法克西，布兰将之视若珍宝。弗莱法克西十分漂亮，鬃毛长长的，各个部位都长得很匀称。人们说布兰太偏爱弗莱法克西了，于是大伙儿把他本人也叫做法克西布兰。

第二天，天气更加恶劣。几兄弟说，即使天塌下来他们也要去。于是布兰在他的雪橇上铺上一层皮子，把他的宝马套在雪橇上。索尔斯汀和索尔坐在雪橇里，约库尔则和布兰走在前面。他们及时来到草垛旁，但是不见玢玻格和白尔格的踪影。等到晌午过后，还没有人来。草堆附近，有一群羊和几匹马在那里避风雪。约库尔觉得已经等得够久了，于是从羊群那里找来一根木桩，把木桩一头刻成一个人头的形状，还在上面刻上谴责那两个胆小鬼的鲁纳文诅咒语。他还宰了一匹母马，把木桩戳穿母马的尸体栽在地上，并把马头朝向玻尔格。之后，他们又乘雪橇到布兰的庄园，欢天喜地地过了一夜。约库尔很高兴，开玩笑地对索尔斯汀说：“你虽然足智多谋，但还是我的明友更胜一筹。法克西布兰帮了我们的大忙。”“他是个很勇敢的人，”索尔斯汀说道。“我很乐意帮像约库尔这样的人一点忙。”布兰说。之后，他们谈起了这几天的恶劣天

气，大家都认为这样的天气很不正常，他们认为是玻尔格的赫尔伽作法捣的鬼。

很快当地就传开了玻尔格的人没有按时赴约的事情，这可没给玢玻格和白尔格带来什么荣耀。之后玢玻格和白尔格开始找人，他们一共纠集了三十来个人。赫尔伽问白尔格要到哪里去。“我们去瓦特纳谷有点小事情。”白尔格回答道。“你们今天要去找殷厄蒙兄弟算帐？”赫尔伽说道，“不过我认为你们和他们作对的结果会一次比一次糟。”“等着瞧吧。”白尔格回答。“那就去罢。”她说道，“你们那么匆匆而去，也会更加匆匆而返的。”索尔斯汀知道信儿后，也派人召来了亲朋好友，当他看见玢玻格的人骑着马过了山口的时候，他说道：“我想我们还是出去迎接他们好些。我不愿他们到我们的庄园来践踏，刚跨上马鞍，约库尔就窜了出去，想趁来人不备，和他们死拼。但是索尔斯汀说：“不，让我们从从容容地去，问他们有何见教。也许我们用不着动武，不过，你作了各种准备，很好。”“我考虑得不够周到。”约库尔说道。“上次你的主意就非常好。”索尔斯汀表扬道，“不过，这一回我们用不上了。”

玢玻格看见霍夫的人骑马过来便下了马，让手下人把马拴住。索尔斯汀和部众也下了马，把马拴住之后，他向对方喊了话，问他们谁是头儿，玢玻格走向前来。“你到山谷来有何贵干，玢玻格？”索尔斯汀问道。“啊，你不记得我们有什么事要办吗？”玢玻格回答道。“是啊，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索尔斯汀说道，“不过你是否想过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我给你两条路：或者你们马上折回去，或者我们来比试比试，把我们的力量全都用上，完了以后，你们就从这个地区搬走，再也不要来和殷厄蒙兄弟们找麻烦。你把白尔格带走，这样，白尔格和我们之间那些疙疙瘩瘩也就一笔勾销。现在由你们来选择，不过，要快点。”玢玻格和白尔格一声不响地走回到他们的马前，骑上马灰溜溜地回家了。回到玻尔格，赫尔伽站在庄园大门口迎接他们。“怎么样啦？”她问道。他们回答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对你们也许没有什么特别的。”她说道，“可是，在他们认定你们是这儿不受承认的人以后，别人可不会这么想。你们活该！”春回大地的时候，玢玻格卖掉了他的庄园，和白尔格到岛外去了。

一年夏天，有两姐妹来到索尔斯汀这里，她们是索莱和格珞阿。冬天，她们仍住在索尔斯汀的庄园里。索尔斯汀帮她们在离霍夫不远的地方各买了一块地，索尔斯汀的妻子很不满，说格珞阿用法术弄昏了他的头脑。格珞阿安顿停当，就举行了一次宴会，请附近所有的人参加。索尔斯汀也答应出席，但是在宴会前三天的夜里他梦见家族已故的一位妇人来劝他不要参加这次宴会。后两夜也做了同样的梦，而且妇人的劝告

也越发恳切。当地的习惯是，瓦特纳谷的人要去参加宴会或者什么聚会的话，都要先在霍夫聚集，然后跟着索尔斯汀一起骑马去赴会。这一天，当大家到霍夫来找他一起去参加格珞阿的宴会时，他叫人们都回家去，说他不舒服。于是族人们都折回去了，格珞阿的宴会也未办成，只见她在太阳落山的时候走了出来，到她的屋后朝着落日的方向走去。她自言自语道：“就是无法和索尔斯汀的福运对抗。”之后她仰望着前面的山，把一件包着许多金子的衣服扔到山里，说道：“照原来准备的办吧。”说完，山体突然滑坡，巨石一下子吞没了房屋，里面的人全都遇难。索尔斯汀兄弟把格珞阿姐妹赶离了他们的地区，而格珞阿的庄园里再也没人建房居住。

有一次索尔斯汀去看望他的弟弟，索尔陪他走了一程。他们一路上谈起几弟兄的成就，索尔说：“不用说，你是我们几弟兄当中最聪明的。”“约库尔的勇敢超过我们。”索尔斯汀说道。之后索尔说自己是几兄弟当中最没有出息的，他常常会突然急躁暴狂起来，自己无法克制。“我希望你能帮我一把。”他说道。索尔斯汀说，他这样做的确很不好。今天来看他，正是想提出建议帮助他克服缺点，索尔说，他愿付一切代价来克服他的缺点。要是索尔斯汀能帮他，要什么报酬都可以。索尔斯汀问他是否愿意把他的议事庭主席的位置让给索尔斯汀的孩子，索尔答应了。于是他告诉索尔，他们喀恩索的亲戚索尔格里姆和他的情妇生了一个儿子，但迫于妻子的压力而遗弃了这个孩子。“我可以向制造太阳的主神祈祷，请他把你的恶习去掉。”索尔斯汀说道。“因为他是万能的。但是我们要为此把索尔格里姆的孩子养大，之后他们骑马来到那个发现弃婴的奴隶那里，把孩子带回家去。之后，索尔狂暴的脾气也就改掉了。

这样，索尔斯汀就把一切大权都揽到了自己手上，在他死时，又把大权交给了儿子殷果尔夫和辜兹布兰。殷果尔夫的性格很像约库尔；而辜兹布兰则随索尔斯汀，很有心计，但是，他不像父亲那样聪明和有远见。殷果尔夫长得很英俊，人们说，所有的成年姑娘都想嫁给她，而所有的小姑娘则都希望快快长大；但是两兄弟都早年殇亡。结果是索尔格里姆的弃婴索尔克尔·克拉夫拉拯救了瓦特纳谷人的荣誉和声望，随着他一天天长大，他越来越像殷厄蒙家的孩子，他见证了冰岛皈依基督教，活到了很高的年龄。人们都很怀念他，说他在力量、智慧和福运方面都十分像老瓦特纳谷人。



参考书目

笔者在写作本书时曾参考下书籍。括号内系该书的作者或编者的名字。

- 《北欧神话》（茅盾）
- DANMARKS DIGTERE 《丹麦文学家传略》（Hans Brix）
- DANMARKS KRØNIKE 《丹麦人行止志》（Saxo Grammaticus）
- DENMARK 《丹麦》（Editors of the Danish National Encyclopedia）
- DENMARK I & II 《丹麦（一及二集）》（Bent Rying）
- DANISH BALLADS, A BOOK OF 《丹麦民谣集》（Axel Olrik）
- DANISH LITERATURE, A HISTORY OF 《丹麦文学史》（P.M.Mitchell）
- EDDA 《散文埃达》（Snorri Sturluson）
- EDDAS AND SAGAS 《埃达与萨伽》（Jonas Krisdansson）
- EGIL'S SAGA 《埃吉尔萨伽》（Snorri Suirluson）
- NORDISKE GUDE OG HELTESAGN 《北欧神祇与英雄传说》（Anders Bæksted）
- NORDISKE GUDER, DE 《北欧神祇》（Georges Dumezil）
- NORSE MYTHOLOGY 《北欧神话》（Peter Andreas Munch）
- NORTHERN WORLD, THE 《北方世界》（David M.Wilson）
- ORIGINS OF ICELANDIC LITERATURE 《冰岛文学之源》（G.Turville-Petre）
- POETIC EDDA, THE 《韵文埃达》（Henry Adams Bellows）
- PROSE EDDA，THE 《散文埃达》（Snorri Sturluson）
- RANHAROK, EN GUDEFORTÆLLING 《饶纳诺克，神祇的故事》（Villy Sørensen）
- SCANDINAVIAN MYTHOLOGY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H.R.Elis Davidson）
- 《神话学》（戴维·里明、埃德温·贝尔德著 李培茱、何其敏、金泽译）

致谢

本书的最终完成是和许多方面对我的帮助分不开的。丹麦马士基航运公司、丹麦大龙基金会和冰岛文化教育部赞助我到丹麦和冰岛考察。在丹麦、冰岛期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丹麦皇家图书馆、丹麦外交部新闻司、冰岛阿尔尼·玛格鲁松研究所、冰岛阿尔尼·玛格鲁松文献所、冰岛西古都尔·诺尔达尔研究所、冰岛大学图书馆等重要文化学术机构为我提供了阅读研究的方便。哥本哈根大学古北欧语言文学学者克里斯·桑德斯，冰岛斯台藩·卡尔松教授、约纳斯·克里斯惕安松教授、西古都尔·布拉伽松主任也对本书涉及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很有教益的解释。

我的好友，丹麦著名作家和画家易卜·斯潘·奥尔森特为本书创作了3幅优美的插图。

在此，我对上述的机构和专家、教授、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

丹麦驻华大使白慕申、冰岛驻华大使汉纳松、参赞拉格纳尔，鲍德松、丹麦马士基（北京）航运公司董事长苏恩深对促成这本书的出版亦给予了大力支持。我在丹麦、冰岛的好友弗莱明·保尔森、汉悦仁、彼德·珀斯凯尔、约恩·斯蒂尔曼、顾迩素夫人、诺尔斯特朗姆夫人以及阿尔恩索尔·赫珥伽松多年来一直关心和帮助着这本书的编著。在本书付梓之际，我也向他们表示万分的感谢。

林桦

1997年3月3日